詳注野史搜奇

黃厳羅楚白箋

上海會文堂書局印行

上海舊書店
內 冊數
售价0.30

野閒詩

杜卿漁隱著
秦羽樵山樵注

丙寅夏
茶石山人題

中華民國十五年五月出版

版權所有

詳註野史閒談全一册
定價大洋六角
（外埠酌加寄費）

編著者 杜 漁 隱
註釋者 委 羽 山 樵
校閱者 會文堂書局編輯所
印刷者 上海閘北 會文堂印局
發行者 上海 會文堂書局

發行所 上海 河南路 會文堂書局
漢口黃陂街
廣東雙門底
北京楊梅竹斜街
奉天鼓樓北
海南西門大街
長沙南陽街
拋球場

叙

夫文章至左國馬班至矣。而得其分寸載者。亦足以壽世而傳之不朽。我朝著述林立。其經學史學訓詁學。足以蓋前哲而開來茲者。不知凡幾。即說部之留傳海宇。為雅俗所共賞。如蒲留仙之聊齋志異。紀曉嵐之閱微草堂五種。袁簡齋之小倉山房續齋諧。尤為人人所膾炙。較之正史。其得左國班馬之神髓者乎。八賢杜鄉漁隱。以名孝廉。頗懷經世之志。時於枕葄之暇。將所習聞之可驚可愕者。一一存其顛末。久之裒集得若干卷。出以眎余。余校而讀之。不禁躍然曰。天地之運。有開無已。而文章之運。亦何莫不然。今吾漁隱以悲憫之念。作褒貶之文。其深得留仙曉嵐諸先生之遺意者乎。吾願讀斯集者。勿作野史稗官倒觀焉可也。愧余謬為。謹就鄙意所及見者。叙而還之。以為紙貴洛陽之左券云。時維光緒丙申陽月晦冏僦生序於槐龍華堂之西齋

題詞

雅擅雕龍筆一枝。寫來世態妙言辭。恍從牛渚西江夜。燃到溫家照水犀。
雲泥頡頏判初關。嘆奕盡三場辛苦來。一紙元文誰竊換。可憐屈煞謫仙才。
口腹須知孽易叢。休將殺業惱天公。眼前果報潭無外。一一煩君入甕中。
六道輪迴事杳冥。寸心分別最通靈。人禽界限依稀判。記取浮生噩夢醒。
二氣流行自古然。倏生倏滅等雲煙。酆都不遠靈臺近。頭上烏紗湛湛天。
潛德幽光問熱知。清芬揚抗誦風詩。庸言庸行能傳世。若個天良發現時。
明鏡高懸抱智珠。亘棚圍聚一胡盧。又添近事多多少。不亞聊齋說鬼狐。
玉樣丰姿珠樣文。東坡去後聞奇聞。此編若與黃州見。定助狂談入五雲。

金沙後學徐震拜稿

近世小說。印雪軒序雅俗不倫。王鍊集序雲硯爛其文章。孫蓮叔詩集序深情。花園詩序都有品題。張憶娘墓誌銘書樓詩集序錦帶之書。王鍊集序雲硯傳眉眼不費胭脂。紅蓼詩集序為雕肝琢腎之辭。書樓詩集序徒留粉黛。王佛雲硯集序無非游戲。於語言之間。孫蓮叔詩集序人談助。印雪軒序累語刻香。孫蓮叔詩集序亦堪描寫。紅蓼詩集序供人玩賞。花園詩序擬啟期之三樂。反招魂論未敢當也。李春谷詩序偶然餔啜。碧山房雜著序豈以勸將來。花卿墓誌銘論乎子之四慈。廣志論集俞曲園太史

而亦可合為一集。廣志論今年壽。李春谷詩序予因搜而出都載。沈東江手卷記之。楊嘉橋集序仍重建任忘憂之館。廣志論結客之場。反招魂論逸興遄飛。挑平泉山莊序慈竹居詩集序慨然以諸君子。留夢園序好事者為將壽之於梨棗。雜以諧謔。

慈悲菩薩之心。孫蓮叔詩集序色色空空。紀遊修禊圖序盡是凡艷。潘修仙梅花詩序意在勸懲。孫蓮叔詩集序果熱得而熱矣。潘修仙梅花詩序

文時
光緒二十有一年也。

詳註野史閒談目錄

卷之一

先中中
汜水諸生
張某
玉虛宮怪
書喬古村先生事
冥遊記
笑孝廉
駱文忠公
銀手圈
造册
雷擊舟客
盱眙某甲
鼠食貓
趙某
雷震
科場舞弊
水煙筒
龍鬬
吳某
遵義罕
方孺人傳
飛血
棘闈題句
赤文
屠牛報
荷包
硬肉
投水婦

嚴晴秋
林四娘
鄧無影
石室虎
張將軍
劉秋崖
胡好好
紅裳女子
毛生
張小姐
鄒忠介公
梅花美人
荊州女
徐太保
甕中婢

卷之二

陸地行舟
夕芬
雲陽鬼
青州賈
譚襄敏夫人
錢氏女
西村頗常
蜀商
賣酥餅者
三官神
長春苑主
紫釵郎
竹冠道人

談犬

二客
鄒善人
紅粉骷髏
天雨金
梁氏女
二陽生
虐媳
楊柳枝
長壽縣
張剝皮
牡丹
神醫
車夫奇遇
冥業
宓妃
跨衛者
牧條
茯平令
荷葉
茶碗鈸
陶車仙
天愁
雷擊養鴨
定逆案
豈止
袁氏女
三孝子傳
二烈婦
撲燈蛾
紫溪洞長
周斯盛
白衣婦人

葛衣人
沈翹翹
廊下物
秦少府
大赤蛇
彭公子
市中巧者
吳士冠
青巾儒士
紫衣吏
紅紗燈籠

卷之三

周生姬
鼠謝罪
以石投水
亡羊

過陰
南墅社令
秋心山人
竹連環
紺霞
方先生
李癡娘
章琢古妻
阿惜阿憐
臙脂娘

飛天使者
鬼燕客
痘獄
醉狐被殺

黑毛人
第一知己
狐妓
粉蝶
遺扇
巨鰍
窖神修屋
女淵明
虎哺兒
王姓婦
陰騭
鬼祟
牛義
二皂役
我來也
香囊婦
夢中行雷
義僕
鬼假妖
舟女
周孝婦
魚怪
黃連致富
財神禦盜
夢驗
黑驢
拒奔報
黃旗
迂尼
碧桃
董公
青青

奎章道士
胡夫人墓
婉姑
東獄府掌簿
逆旅少年
借金人
美蓉館抻花女
壁蝨
河東巧者
蚊
貓言
秦某
奎光
葆翠
過期孝婦
卷之四
李氏婦
古瓶
王侍御
段生
朱克
虎
毛人
沈髯
寶劍
愛驢
瓜異
武侯碑
燕
西坡逸叟
三都人

雜貨鋪
妬婦津
獸怪
義婢
土地輸婦
蛇化龜
劉酒鬼
鬼事始
女化男
義騾
芋甌
梁節婦
俞氏園
賜緋羊
江公道
紅裳女
白頭花燭吟
黃衣女
竹雞
鬼妻
孝猿
鼠促登樓
友義
淫報
孝牛傳
蟻報德
池金
女妖
畢輅文
弱冠卅二子
街筐乞食
魏翁

女湘
狼狽
偷兒
龍蝨
陳着
鐵丸
鼈
易內
龍某
沈璧
章五
貓犬
癡女子
惡鼠
洪四大王
詳註野叟閒談目錄終

齊福喜
何生
柏秀才
華廣
張碧雲
廬山僧
韓五
瘋道人
徐元直
余時鏡
王黃鬍子
周英如
忘誤
惡蛇

詳註野史閒談卷之一

杜鄉漁隱著

委羽山樵註

先中中

甘泉曹霞屏太史名煒丙子典試山左。於八月十九日三鼓閱一卷不佳。擱之。滅燭就寢。輾轉不能成寐。忽聞几案間錚錚有聲。一若文房器皿互相擊撞者。疑有蜘蛛呼僕掌燈取前所棄卷閱之。猶不愜意。又掩卷而卧矣。甫交睫。忽案上之聲。聽其自然。則其聲愈大。疑懼交集。仍取前卷反覆誦讀。把玩再三。終不合式。怒曰。任爾作祟。決不能入吾彀中也。掩被而寢。言未已。若有人揭其被而曳其足者。大驚失色曰。先中中。由是寂然。考生姓名不復記憶。此太史親為少宗毋舅言之者。

雷震

家伊山叔嘗言同治元年壬戌四月初五日。雷雨大作中。一雷聲如裂石。及雨霽。無異也。次日佃李三。由大莊基來告曰。昨日有兩異事。詰之。曰。甲徑入乙家尋之。見門後雉毛狼藉。啟釜則雞在其中。甲怒。取乙器盛雞以歸。憤猶未洩。復往

註釋

甘泉縣名。清分江都縣置。民國仍并入江都縣。太史清時史館專以翰林任之。故俗稱翰林為太史。山左即山東。有以其在太行山之左。故稱。輾轉言反覆不已。如車輪之轉也。○詩。輾轉反側。入彀。入吾彀中矣。○按彀。引弓也。見新進士縋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也。言英雄為伊所籠絡也。故今人謂考試中

乙家。抱其牀上兒投釜去。乙婦歸。將餘其夫。視兒斃釜中。不詢何以。遽投河死。夫俟婦久不至。亦還。見之。隨自沈。少頃。霹靂入甲家。將甲夫婦並子俱擊死。火燒三面皮肉焦爛。後村一新產婦。親串饋猪肚肺一具。婦烹啖盡。姑欲分其甘也。乃轉入室。取所下衣脫煮。爛。謂姑曰。肚肺僅餘此。當以奉姑。姑嫌雙味未食。俄而家人見雷電自前莊來。直撲產室。婦忙取淨桶覆頭上。雷奮力一擊。人桶俱成齏粉。而雷神為穢氣所觸。竟墜不去。同人因與至寺中。神端坐。身如金鐵。龍額鷹喙。左手持椎。右手執斧。威猛通人。目光炯炯。若有所顧。後一夕大雨。遂不復見。

註釋

狼藉　狼藉。散亂也。○史記。杯盤狼藉。○蟬史。狼藉。草皆橫亂。故里語云狼藉。一名胎衣。又名胎盤。

生平游處。何事不同。

分甘均味。何珍不薦。

衣脫　即脫衣。一作狼藉。多起臥游戲。多急擊者為之。

人問其故。曰。苟捨此而去。人必以為分吾齏粉矣。

霹靂　雷之聲。霹靂。見爾雅註。

分其甘　齊吉。異己。達求出鎮以避之。既而中蜚。

汜水諸生

汜水諸生苟什。緘口腹之欲。尤好食鱉。以為水族中異味。無過於斯。所食不知凡幾。又惡蜥蜴。每見必計斃之。後其戚為之烹鱉招飲。甫下箸。見一巨鱉來擊其鬚。痛徹心骨。昏憒卒倒。舁歸數日而死。因理棺衾未殮。夜深忽兩足俱動。家人驚走。苟曰。汝等勿怖。吾再生也。渴甚。啜茶與飲。謂家人曰。吾初至一廟。跪神前階下。左右。鱉與蜥蜴以萬計。俱曰。苟某傷我等太多。求神為我索命。神曰。查苟某祿籍。應得一第。今以此削去矣。人物性命。究竟不同。今日不應償汝。再減壽一紀。以示懲戒。若猶不改過。准汝自行索命。鱉與蜥蜴猶啾啾爭鬨。神呼吏送我出。恍惚間。

已抵里門矣。從此戒殺放生。孳孳不倦。此幸亥年事。今猶見其人云。

註釋　汜水屬河南鄭州。今屬河南開封道。諸生　諸生謂學宮弟子也。近代猶稱生員為諸生。口腹　謂飲食也。孟子。則口腹並通。為尺寸之膚哉。祿籍　大禹誤天祿永終。註。言為天子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疏。祿謂福祿。籍謂名籍。言享天福。係大名也。第　科第也。亦以有甲乙次第而名焉。猶稱科舉中式者曰及第。應得一第者。猶言應該中式也。噦噦噦噦　噫噫語不已。悠悠聊而噦噦以害其生耶。孳孳　勉勉之意。。孟子。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舜之徒也。

科場舞弊

浙江某生。寡人也。工舉業。文名籍甚。每一藝出。紙貴洛陽。故年未及冠。門下士已實繁有徒。某科應試畢。友人某。將其稿攜去。許其必擢及榜發。名落孫山。同人共相扼腕。追闈墨出。元作即某生文也。惟籍貫與姓名不同耳。友人某。悻悻然。持闈墨告之。某生閱畢。心殊忐忑。自忖一行檢舉。斷送幾人之性命矣。遂說詞以對曰。拙作殊不愜意。前所閱之稿。係鄰號生文。聊以塞責耳。同人領之。越數日。訪解元家。買舟以往。至則賀客盈門。冠蓋輻湊。有戴紛陳。某生周旋於其際。迨至酒闌賓散。解元心知其異。長跪以請。某生即靦縷言之。解元曰。閨中三藝。出自房考之手。不知其他。某生遂偕解元謁房師。陳其顛末。房師悉然變色曰。僕作首藝。握管搆思。終日不成一字。偶繙一卷。見其筆意高超。文心靜穆。遂抄呈薦。不意其竟裒然首選也。為之奈何。某生曰。僕非福君也。若有所圖。不至此矣。房考某邑現任司馬也。感激涕零。延居署內。厚贈書籍金帛而遣。解元家資甚巨。約八十餘萬金。終鮮兄弟。有妹一人。與某生年相若。房考即為之作伐。解元復分家資一半與焉。解元文理猶遜某生。為之師。下科某生仍獲解。連捷成進士。入詞林。

此馬紹亭同年為余言者。惜某生姓氏。則予忘之矣。

漁隱曰。科場舞弊。例禁森嚴。此何等事。而乃任意為之乎。現任邑宰。亦以頭顱博一擲乎。矮屋經營。考生費幾多心血。張冠李戴。居心之叵測何如。幸而覆元。始知非戰之罪。不然。究終莫白矣。某生以一窮措大。驟而財祿豐盈。苟非一念仁慈。能有如此識量乎。吾願世之科場舞弊者。尚其即戒。千順天一案。反覆玩之。

註釋

窶人　貧陋之人也。漢書舉業　應試之文字也。金史籍甚　漢書陳平以奴婢百人。車乘。錢五百萬。遺貴　多寶貴以此游漢　諸儒生多窶人子。紙貴洛陽　晉書左思賦三都。構思十年。賦成。時人未之重。皇甫謐見其賦序。張華見之。嘆曰。班張之流也。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及冠　古男子年二十而冠。謂之成人。始行冠禮之年也。門下士　後漢書。通為人客。徐穉廬聽　答曰。辭名不受。第者曰名人之門。自明科舉時代。鄉會試。選列中式前列之作。謂之闈墨。自明科舉時代。鄉會試。選纂云。鄉試有錄。謂之小錄。日知錄云。稱傷制。凡民之著於籍者。平民曰民。籍貫　籍也。衛之兵。遣犯之子孫曰軍籍。他省人於寄籍之首。署俗言點頭。解元　科舉時代。鄉試第一名。為解元。明史。士不讀。若愚雇倒舟也。為國策。諸侯使客。舟冠蓋　冠。仕官之服。如雲。七相班孟堅賦。房考　科舉時代。撰閱試卷之人。員缺。則由督撫揀選各本省科甲出身之知縣。入闕分校。均謂之房考。觀縷　委曲也。左思賦。惡然　漢魏撰

寄籍　商人之弟子。准附於行商者分籍。曰寄籍。賈亦籍之。意。故本籍亦稱寄籍。悻悻　恚恨貌。孟子。悻悻然見於其面。故解試　鄉試之第一名。為解元。明史。士不讀。若愚雇倒舟也。為國策。諸侯使客。舟冠蓋　冠。仕官之服。如雲。七相班孟堅賦。房考　科舉時代。撰閱試卷之人。員缺。則由督撫揀選各本省科甲出身之知縣。入闕分校。均謂之房考。觀縷　委曲也。左思賦。惡然　漢魏撰

寄籍　商人之弟子。准附於行商者分籍。曰寄籍。賈亦籍之。意。故本籍亦稱寄籍。悻悻　恚恨貌。孟子。悻悻然見於其面。故解試　鄉試之第一名。為解元。明史。士不讀。若愚雇倒舟也。為國策。諸侯使客。舟冠蓋　冠。仕官之服。如雲。七相班孟堅賦。房考　科舉時代。撰閱試卷之人。員缺。則由督撫揀選各本省科甲出身之知縣。入闕分校。均謂之房考。觀縷　委曲也。左思賦。惡然　漢魏撰

寄籍　商人之弟子。准附於行商者分籍。曰寄籍。賈亦籍之。意。故本籍亦稱寄籍。悻悻　恚恨貌。孟子。悻悻然見於其面。故解試　鄉試之第一名。為解元。明史。士不讀。若愚雇倒舟也。為國策。諸侯使客。舟冠蓋　冠。仕官之服。如雲。七相班孟堅賦。房考　科舉時代。撰閱試卷之人。員缺。則由督撫揀選各本省科甲出身之知縣。入闕分校。均謂之房考。觀縷　委曲也。左思賦。惡然　漢魏撰

寄籍　商人之弟子。准附於行商者分籍。曰寄籍。賈亦籍之。意。故本籍亦稱寄籍。悻悻　恚恨貌。孟子。悻悻然見於其面。故解試　鄉試之第一名。為解元。明史。士不讀。若愚雇倒舟也。為國策。諸侯使客。舟冠蓋　冠。仕官之服。如雲。七相班孟堅賦。房考　科舉時代。撰閱試卷之人。員缺。則由督撫揀選各本省科甲出身之知縣。入闕分校。均謂之房考。觀縷　委曲也。左思賦。惡然　漢魏撰

寄籍　商人之弟子。准附於行商者分籍。曰寄籍。賈亦籍之。意。故本籍亦稱寄籍。悻悻　恚恨貌。孟子。悻悻然見於其面。故解試　鄉試之第一名。為解元。明史。士不讀。若愚雇倒舟也。為國策。諸侯使客。舟冠蓋　冠。仕官之服。如雲。七相班孟堅賦。房考　科舉時代。撰閱試卷之人。員缺。則由督撫揀選各本省科甲出身之知縣。入闕分校。均謂之房考。觀縷　委曲也。左思賦。惡然　漢魏撰

寄籍　商人之弟子。准附於行商者分籍。曰寄籍。賈亦籍之。意。故本籍亦稱寄籍。悻悻　恚恨貌。孟子。悻悻然見於其面。故解試　鄉試之第一名。為解元。明史。士不讀。若愚雇倒舟也。為國策。諸侯使客。舟冠蓋　冠。仕官之服。如雲。七相班孟堅賦。房考　科舉時代。撰閱試卷之人。員缺。則由督撫揀選各本省科甲出身之知縣。入闕分校。均謂之房考。觀縷　委曲也。左思賦。惡然　漢魏撰

寄籍　商人之弟子。准附於行商者分籍。曰寄籍。賈亦籍之。意。故本籍亦稱寄籍。悻悻　恚恨貌。孟子。悻悻然見於其面。故解試　鄉試之第一名。為解元。明史。士不讀。若愚雇倒舟也。為國策。諸侯使客。舟冠蓋　冠。仕官之服。如雲。七相班孟堅賦。房考　科舉時代。撰閱試卷之人。員缺。則由督撫揀選各本省科甲出身之知縣。入闕分校。均謂之房考。觀縷　委曲也。左思賦。惡然　漢魏撰

寄籍　商人之弟子。准附於行商者分籍。曰寄籍。賈亦籍之。意。故本籍亦稱寄籍。悻悻　恚恨貌。孟子。悻悻然見於其面。故解試　鄉試之第一名。為解元。明史。士不讀。若愚雇倒舟也。為國策。諸侯使客。舟冠蓋　冠。仕官之服。如雲。七相班孟堅賦。房考　科舉時代。撰閱試卷之人。員缺。則由督撫揀選各本省科甲出身之知縣。入闕分校。均謂之房考。觀縷　委曲也。左思賦。惡然　漢魏撰

寄籍　商人之弟子。准附於行商者分籍。曰寄籍。賈亦籍之。意。故本籍亦稱寄籍。悻悻　恚恨貌。孟子。悻悻然見於其面。故解試　鄉試之第一名。為解元。明史。士不讀。若愚雇倒舟也。為國策。諸侯使客。舟冠蓋　冠。仕官之服。如雲。七相班孟堅賦。房考　科舉時代。撰閱試卷之人。員缺。則由督撫揀選各本省科甲出身之知縣。入闕分校。均謂之房考。觀縷　委曲也。左思賦。惡然　漢魏撰

寄籍　商人之弟子。准附於行商者分籍。曰寄籍。賈亦籍之。意。故本籍亦稱寄籍。悻悻　恚恨貌。孟子。悻悻然見於其面。故解試　鄉試之第一名。為解元。明史。士不讀。若愚雇倒舟也。為國策。諸侯使客。舟冠蓋　冠。仕官之服。如雲。七相班孟堅賦。房考　科舉時代。撰閱試卷之人。員缺。則由督撫揀選各本省科甲出身之知縣。入闕分校。均謂之房考。觀縷　委曲也。左思賦。惡然　漢魏撰

寄籍　商人之弟子。准附於行商者分籍。曰寄籍。賈亦籍之。意。故本籍亦稱寄籍。悻悻　恚恨貌。孟子。悻悻然見於其面。故解試　鄉試之第一名。為解元。明史。士不讀。若愚雇倒舟也。為國策。諸侯使客。舟冠蓋　冠。仕官之服。如雲。七相班孟堅賦。房考　科舉時代。撰閱試卷之人。員缺。則由督撫揀選各本省科甲出身之知縣。入闕分校。均謂之房考。觀縷　委曲也。左思賦。惡然　漢魏撰

寄籍　商人之弟子。准附於行商者分籍。曰寄籍。賈亦籍之。意。故本籍亦稱寄籍。悻悻　恚恨貌。孟子。悻悻然見於其面。故解試　鄉試之第一名。為解元。明史。士不讀。若愚雇倒舟也。為國策。諸侯使客。舟冠蓋　冠。仕官之服。如雲。七相班孟堅賦。房考　科舉時代。撰閱試卷之人。員缺。則由督撫揀選各本省科甲出身之知縣。入闕分校。均謂之房考。觀縷　委曲也。左思賦。惡然　漢魏撰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治工之鍛煉諸金。使咸熟也。○
漢書。上泰畏却。則鍛煉而周內之。崖畧莊子。夫道難言。為汝言其崖畧。○註。崖邊際也。畧概畧也。曲蚓即蚯蚓。又名曲蟺。周禮疏。蟾衍今
蜿蜒也。

玉虛宮怪

歙吳汝祥新婚半載。遂館處州縉雲縣張某家。一旦思歸情迫。耿耿不寐。邑有玉虛宮。古名縉雲山。山有軒轅遺蹟。翔鸞、駐鶴、天池、鼎湖、丹井、珠巖諸勝。唐天寶戊子改仙都山。宋治平乙未改玉虛宮。吳與羽客周某善。時相過從。縱談玄理。甚得也。吳薄暮過訪。周適他出。徘徊庭際。題一闋於空院壁間而去。越日吳復往。見有和之者。詢諸周。周不知也。心甚疑訝。是夕即有郡麗妓嫻娉婷而至。戲曰。吳郎才子。乍幸辱臨。得瞻藻翰。妾偶效顰。望賜教焉。後頻至。唱和成冊。周見吳有妖氣。詰之。吳以實告。周於空院掘之。得骷髏一具。焚之。後亦無異。

註釋　歙縣名。漢置。歷代因之。清為安徽歙縣。處州府名。隋置。旋改括州。後又改處州。元改為路。明改府。清因之。屬浙江。民國廢。即今麗水縣治。縉雲縣名。唐置。明清皆屬浙江處州府。今屬浙江甌海道。耿耿不寐句見詩經。軒轅史稱黃帝生於軒轅丘。故曰軒轅氏。天寶唐玄宗年號。治平宋英宗之年號。羽客道士也。拾遺記。燕昭王名其良甘需。欲學長生久視之法。賜羽客簫史相逢。以羽客擅道士。○玉臺新詠。玉臺文詞之典雅也。○王勃文。藻翰何平叔之符彩。潘安仁之藻鬢。嫻婷婷。不嫁貌。○杜甫詩。不好逑以配後人。髑髏人體腐後所留之骨骼也。

龍鬬

喬疑菴先生曰。界首一村夫云。乙巳七月初三日。暴風大作。一龍從空墜下。潛入界首湖。湖波

陡起。瀰漫洶湧。若有物與龍鬬者。雷電交攻。半湖水赤。復有一龍亦自雲中下。與前龍夾輔。湖忽中裂。人皆見底。有一物狀如牛。素體肉鬣。二龍挾之而上。此界首湖事也。有人於初三日自高沙來。見大中丞是日觀水災。烈風洶湧。勢若山崩。城西巨津。浮屍蔽水。命人記其數。一千七百有零。其餘沈藻荇者尚無算。有會稽勞姓者。自山左至。云是日山東大風拔木揚沙。傷人甚衆。亂雲中忽見二女子。一持燈籠於前。一握箒掃於後。問之天文家。皆言彗星見象。又曰。陝西是日大風雨雹。狀如石子。傷人萬餘。傾民舍八百餘間。遼東以是日暴風城崩。傷人畜不計其數。

註釋

瀰漫　波濤相擊聲也　會稽　縣名。隋置。唐以後因之。明清時與山陰並為浙江紹興府治。民國廢。為紹興縣。　山左　見先中中。　彗星　凶星名。俗名掃帚星。　長尾如箒。故

書喬古村先生事

吾邑喬古村先生。聖任侍御之父也。家貲巨富。鄉居業農。一日入城。道旁見一袱。內有黃金。書信幾具。翁知是遺物。以草覆之。坐其上。頃見一騎來。行甚急。翁曰。行路人何皇遽乃爾。騎不顧。翁追呼之亦不及。又頃騎復至。翁謂曰。公得無失物耶。騎止。叩翁前。翁曰。所失何物。騎一一言之。俱不謬。翁起與視。且曰細檢之。問其故。騎曰。吾主以抗當道。逮繫孥屬。將以此致某相國。可以贖命。此吾主生死之關。今承翁大恩。願分半以報。翁笑曰。吾若欲此。寧取其半乎。不受。問姓名居處。亦不告。曰。子行矣。毋以我誤大事也。騎叩頭竟行。後聞騎主已出。旋以憂死。時翁已有

二子。俱三十餘歲。夫人年五旬。忽覺有娠。翁以年老。與女商買墮胎丸服之。竟無恙。再服亦然。將成。為犬踣碎其碗。乃止。及產。翁坐庭前。見前騎突至。復隨衣冠者一人。俱直入。翁隨之。倏不見。家人報曰。生子矣。即侍御也。生時兩手各執一丸而出。後官翰林。仕至侍御。明季以正直乞病歸里。子棻以康熙宏博科登翰林。官侍讀學士。孫崇烈。亦入翰林。至今科第不絕。

註釋　侍御　清時之通稱。御史　當道　執政柄者之稱。　對狼當道　安問孤貍　相國　宰相之稱。漢書蕭何為丞相。七年遷為相國。按相國本尊於丞相。其後丞相亦稱相國。相國之官。方授祿流啻與焉。明始尊以翰林院處文學之士。清因之。進士朝考得庶吉士。則稱翰林。科舉時代最清要之途也。　乞病　即乞身也。漢書。以病上書乞身。復漢宏博科　開元中。陸贄以博學宏詞登科。宋紹聖初。置宏詞科。紹興中。更立博學宏詞科。迄於宋末。　侍讀學士　唐初置侍讀學士。侍講直學士。宋時設翰林侍讀學士。及翰林侍讀之官。元明因之。清世翰林內閣並有侍讀學士及侍讀。

吳某

吳某謹愿人也。處館於親戚家。居停兄弟二人。一日晚歸。過一橋。石甚危險。心遽驚。竟墜下。起視無傷。因至館。見兄弟對奕。吳從旁窺之。若未見者然。由廳西圖門入書齋。齋中花木如畫。吳訝月下不應如此。前面隙地甚空濶。見一亭結搆華麗。中坐一老婦。戲言招之。吳大異。至門外。見內有美少婦。裸身將產。吳怒。走至廳。急呼居停告之。言畢。見二人躍起。滅燭閉門。聲言有鬼。舍家惶遽。吳恍惚出門。又至橋下。仍墜如前。驚悟乃一夢也。時已四更許。起俟天明。到館叩門。

閻人啟門。即駭仆地。吳至廳呼曰。我實人非鬼也。延居停兄弟出。曰。前夜有鬼叫。如先生聲。故一見驚駭。吳曰。前夜實是我來。道所見皆不謬。因同視此亭處。乃一猪圈。兩牝在內。少者夜產人猪。已死其一。吳始大駭。若其時一念禽獸。則不復為人矣。

註釋　謹愿　韓愈文。公入翰林為學士。三年出居停　即所居房屋之主人也。○宋史。今幕府稱其所館之主曰居停。閻人　周禮。天官之屬有閽人。司晨昏以啟閉。従刑人守之。後世概稱守門人為閽人。○韓愈書。是三及門而閽人辭焉。

冥遊記

儀徵吳刑部召涇。一日染病。自謂況重頃。見二蛇由窗隙直入榻前。與身相纏繞。盤旋而起。若出樓屋。漸能豎立。二蛇俱不見。且行且高。俯視都城。歷歷在足下。繼過黑暗地。見諸苦受刑狀歷歷。忽見大水瀰漫。一望無際。若江海然。中惟獨木橋。寬可容指。對岸一廟。翬飛鳥革。金碧燦然。可望而不可即也。吳飢且冷。呼號良久。有一老翁使人曳而過。熟視曰。汝不應來此。以書示之。厚二寸許。上標吳潮名。吳啟閱再三。乃吳自幼所行事。逐日登記。前半紅文蝟集。至鄉會捷後。間有紅圈。直至此日而止。吳誠惶誠恐。叩頭至地。翁曰。汝為刑部另有冊。入廟觀之。見冊籍高丈餘。翁檢示。潮名下僅有公過數條。餘多救人處。因令二童引之出。登船涉海。抵岸前行。入巨城。題曰補經所。中有僧人無算。二童曰。此在世得人錢而竊經句者。令自憶補出。忘則鞭之。補完乃已。又歷一山。雖懸崖峭壁。高逾萬丈。而行之如砥。頂上有字曰孝子嶺。其中人皆有仙趣。吳顧而微笑曰。有此等世界。不願復到人間矣。二童曰。此非汝能居者。急扯之出。忽至山下

未幾路復低窪見民間房屋及都城又在目前忧惚抵寓聞家人哭聲衷吳入見己尸停庭前稍坐見人衆將出二童阻之强令與尸並卧二童左右推挽若漸與尸合一久伸而坐起如常家人驚詫吳歷歷告之家人曰君死已七日因心頭微熱故未殮耳石涵名湖與家堂伯愛伯同部面言之時同治壬戌年事喬淡黃余祖姑丈也乙酉四月間亦嘗夜夢至一古廟見彫欒縷粱青瑣丹楹額立東嶽行宮四字旁植一聯題曰極天星斗千秋鑑大地山河萬里程長廊廣廡重門洞開衣冠往來者踵相接遇平昔所熟識之李君問何為曰考陰騭言猶在耳忽犬吠聲如織驚悸而出沿路石板其平如砥兩旁修竹陰翳涼風砭骨一跌而醒時四鼓燈光熒熒如豆周身汗涔涔下喘息猶未平也

註釋

儀徵縣名本宋儀真郡元為真州明為儀徵縣清屬江蘇揚州府後改為揚子縣民國仍為儀徵縣屬江蘇淮揚道刑部官名舊制六部之一掌刑法訟獄之事漢成帝時尚書三公曹主斷獄後漢改以二千石曹掌中都官水火盜賊詞訟罪法亦謂之賊曹晉為三公曹尚書宋以後為都官尚書隋始設刑部歷朝因之清光緒時改官制更名法部也翬飛鳥革詩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喻宮室之壯麗也金碧喻宮室之輝煌也鄉會鄉會試也舉人赴京會試者謂之會試皇恐謂惶恐也秦章邯恐之至也古時如此語如砥平也

東嶽　又伸

俗以泰山為五嶽之一東嶽即泰山也詩周天齊仁聖天齊即泰山之神也俗稱其神曰東嶽大帝又稱為東嶽天齊仁聖帝見封禪書又伸俗寫作申撰杜撰謂無所根據也如砥見前

彫欒綵棼青瑣丹楹

俱狀房屋之華麗也彫欒綵棼見前青瑣丹楹見前

鍾相接　魏父

鍾相魏父皆人名也

兄弟擕鍾而死于秦者百世不絕也

安。陰隲書。惟天陰騭下民。○言陰安定其民也。後人乃以陰德為陰騭。○夷堅志。如陰陽可憑。為後人利多矣。言猶在耳　自見駱口鐵喻聲多牧詩。麾事多虞。○杜甫　實王文。如鐵聲繁如織。○杜詩。涔涔雨多聲。○涔涔　蓋雨聲

遵義宰

蜀東王某。以翰林散館。銓貴州遵義縣。五官百職。蓋無處不鐫有翰林院三字者。黎公簡堂督學黔中。黔亂道梗不能進。乃僑寓於渝。貧苦未可言狀。亂少定。按試遵義。王以前輩禮倨之。供張草草。公忍之。試畢歲暮。院署中換窗紙。寫楹聯。將為度歲計。王持學政全書。與爭於庭。公無奈去之。王遺悍僕役阻於西城門。搜其上下行李。凡係遵義物。一毛不令攜去。會大風雪。公及從役顛僕泥海中。力疾行五百里。至烏江渡除名。試既竣。以編修署貴州布政使。明年署貴州巡撫。乃以他事中王罷官去。妻子流離死。嗟乎。王道本乎人情。未有出乎人情。以為廉悍者。且翰苑儀注。不過以詞林清班。未便為部曹統屬。而特以前後輩聯其親敬之意。至乃恃尊以凌之。則謬甚矣。

註釋

蜀東　四川古為蜀地。故四川之也。試後仍留翰林院。授編修等職者。謂之蜀東部之地。謂之蜀東主事。知縣等官有差。清初更有留館教習及改用為御史者。其次改留館。其次改為部曹。名額初置翰林院為內廷供奉之稱。清代有提督學政。一稱學使。亦稱學政。又稱督學使。唐復置。宋改恭州。後升渝州名。隋置。尋廢。唐復置。宋改恭州。後升渝州名。隋置。尋廢。唐復置。宋改恭州。後升渝州名。隋置。尋廢

庚辰會試禮闈內有廣東舉人王某。其洋煙具乃盜我煙具。其廉安在。且將我煙具盜去。其孝安在。聞者皆絕倒。大罵曰。凡我號中。誰非孝廉。今

笑孝廉

詞林 舞弊科場。

清班 清貴入仕之初官也。

翰苑 清代布政使司置布政使一人。掌一省之政令。

流離 窮居易困而轉徙。

道路 禮節道路也。

王道 偏無方。

草草 簡也。

草草 草率。

泥淖 泥淖。

行李 古謂行人曰行李。

行李 謂行旅所攜之物。

毛錐 毛而利天下不為我拔一毛也。

編修 官名。宋有史館編修。明時修撰、編修、檢討同掌修國史。

巡撫 官名。明初有巡撫地方軍事。

布政使 官名。明清因之。為一省行政長官。其後增置參政、參議、左右布政使。

除夕 舊歲也。

除夕 新歲陰曆十二月晦日。俗稱歲除夕。謂明旦不眠。謂之守歲

方孺人傳

孺人姓方氏。安徽人。父績學早世。母氏金。嘗封臂和藥飼夫。夫殁。遺腹生孺人。幼習勤勞事母盡孝。長歸歙鹽運司知事程君為繼室。先娶王孺人。生子浩。及長次兩女。撝家至皖為人理焉。旋悼亡。續娶孺人。生子坤。及三四女。其佐鹺葉也。節儉而不苛刻。精明而仍渾厚。人奉為法。內助之力居多。下世時。子女皆幼。孺人忍死撫孤。綜理家政。子就外傅。天將明即起。治水漿為之櫛沐。飲食次。即為諸女梳洗。米鹽瑣屑。無不躬親。日暮則篝燈督子讀書。別燃燈課女針黹。恒深夜不寐。子有過失。不事嚴譴。惟哀詞導之曰。兒曹無父。若不自立。其將何為。聲淚俱悲。必子悔改而後已。其撫前室子女。教養兼至。一如所生。尤恒情所難也。程君殁後數年。鹺業為人所敗。家計多艱。而故鄉廬舍什物。又為人所有。歸亦非易。孺人敬念夫家父母之邦。決計於嘉慶九年冬。挈子女回歙。夫與王孺人。匯厝於皖。亦奉還鄉。凡閱十年。婚嫁方畢。經營締造。備歷勤劬矣。程君殁時。方束髮。旋里。求二親葬地。先一日遘病終。孺人慟記之。道光八年。山水大漲。孺人猝聞舅姑棺逝於水。疾驟作。遂昏瞶。移時始甦。亟命子往覓。則棺在焉。或以棺逆水而上。疑其誤。驗題字乃信。孺人即與質稱貸。得地合葬。蓋孝思於是慰焉。徽俗女子晚嫁者。年歲或不實。當孺人之在室也。舅氏金君愛其賢。嘏嚴為相攸。遇才望異人。而其姻族有不類者。亦不與締姻。後以程君志行高潔。乃許配之。時孺人年三十矣。越六年而寡。以節孝著。而例不得旌。或以減出室之年歲請。孺人流涕曰。吾不減年歲以適人。忍以夫死為邀恩地乎。卒

不詮於戲。母誠賢哉。閨古人由賢母之教以立名者。多不勝紀。余識程君昆弟於揚州。揚故繁華地。而其昆弟言動皆篤厚。衣冠皆樸素。蓋不為習俗所染。而克自樹立者。皆賢母之教成之。其子若孫皆秀發。他日顯榮。正未可量。又母之賢所宜致也。余故樂為之傳焉。

註釋　孺人　命婦之稱。大夫之妻曰孺人。見禮記。宋政和中。改熙寧所置都轉運鹽使司於兩淮。置知事。直隸於本署之長官。明清時。職官妻七品以下封孺人。　歙　古縣名。元

州刺史。多以將軍開府都督軍事南北朝將軍名號尤多。唐以後。上將軍將軍。並為環衛之官。及武職官階。清於東三省及邊要駐防。並置將軍。皆以滿人為之。秩正一品。翡翠玉　按翡翠本鳥名。即翠鳥也。其色蒼翠美麗。故玉之蒼碧色曰翡翠。玉以作手釧指環等物。至珍貴。

童子佩　雜注。雜。染也。著右手大指。所以鉤弦也。

飛血

嘉定某姓女。幼字劉某。娶期已定。劉忽病卒。遺言令女蚤改嫁。女聞之悲慟不食。欲過門守制。父母不許。百計防之。稍懈。取菜刀自刎死。項無點血。時劉姓方停柩佛寺。夜將半。腥風過處。驟雨點飄之。則新棺濺徧。皆血點也。計其濺血之時。正在刎頸之時。兩家親戚乃議合厝而請旌建坊。真奇蹟哉。惜此中有不詳處。錄之待攷。

註釋　嘉定　縣名。宋置。清屬江蘇太倉州。今屬江蘇滬海道。合厝　見方鵬人傳。請旌　見方鵬人傳。

銀手圈

黃陂縣王姓子。將弱冠。讀書里中。以從朋輩博。負錢十餘串。不敢歸。而索負者甚急。乃就其岳母借貸。蓋幼婿而尚未娶者。岳母得其實。取衣服令典贖。其女憐不足給。陰以銀手圈藏其中。而王姓子不知也。持往典肆中司櫃工。問衣中更何有。曰無之。時色有前提督王軍門出征越南。家被賊刼。巨萬。素未獲。其夫單中有銀圈等物。疑之。執送官。不勝刑。遂服罪。死於獄。傳入女耳。女慟極。詣縣。自呈顛末。取刀自刎於堂上。縣官已撤任。而其詳則未之聞也。因憶蜀內江縣有世族王姓女。幼字富室鄧某。女體素豐。腹便便。鄉里不無竊語。謠傳至鄧。鄧羞忿。嗚之

官。並重賂求退婚。邑令王某呼女質。俾入內遣去。女歸而抱怨。女令再控。誓必明辨。從之。復訊女置辯。淌淌不休。暗解胸前衣。出利刃剖小腹。差役不及奪。腸肚齊出。並無所謂胎也。官遽起。父及兄攀左右袖。俾至女屍前。各掀開創口。抄查追贓。鄧傾家。穩婆瘐死獄中。王姓女題請建坊焉。

棘闈題句

同治甲子。四川闈中張生。以頭觸牆。流血死。自言于府試寓中淫一女。今來索命。且言家世積德。當得館選。由知府仕至禮部尚書。今盡削矣。女有詩十首。好事者爭傳之。詩曰。錯認冤家是

註釋

黃陂縣　北周置。清屬湖北漢陽府。今屬湖北江漢道。

腹便　便書。肥大貌。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懶讀書。

穩婆　收生婦也。每事就教指皆與教指同。

支吾　將與皆教指同。

內江縣　本北周所置中江縣。隋改名。故城在今四川內江縣西二里。尋徙今治。清屬四川資州。今屬四川永寧道。

瘐死　漢書。今繫豬或以掠鼻若。

弱冠　禮。二十曰弱冠。疏。二十成人。冠髻猶未壯。故曰弱也。

提督　官名。明時有提督京營戎政諸職。率以勳戚大臣及太監任之。清代于重要省分。設置提督。統轄全省水陸各軍。為武職最高之官。

軍門　軍務。或提督軍務。稱曰軍門。猶虎帥也。即今軍務。素廣西地。秦始皇取南越地。置桂林南海象郡。後為趙佗所據。漢元鼎六年討平之。

南越　亦作南粵。國名也。

夙因。嗚呼一別已三春。而今場屋仍相會。郎貌依稀認不真。憶君攜妾入羅幃。妾道親言不可違。君約終身為配偶。隨將六禮聘儂歸。誰識君心異妾心。妾心原未暫忘君。君歸一載將心負。視妾猶如陌路人。門前鼓樂鬧喧嘩。問是誰家嫁女娃。婢道去年張秀士。而今又娶郭三家。妾聞此語恨吞聲。自悔當年枉失貞。只待月明人靜後。青絲一幅了餘生。君居陽世妾居陰。恩愛成仇似海深。君道陰陽成永訣。誰知疑屋又相親。今歲巡神賽更盛。妾求方許入秋闈。七千號舍人多少。歷歷尋君遍揭幃。衆邊九號與君逢。為言君容慘妾容。昔日儂猶恨晚。如何今日轉愁儂。已從冥地結鴛鴦。妾亦何心索命償。只為冥王深惱恨。命奴親取薄情郎。君今隨妾入黃泉。漫道君愁妾亦憐。昔日濃情成底事。好姻緣是惡姻緣。道光庚子。南閩某生。首場被貼。卷面題集唐絕句云。重簷複道曲欄斜。遙指紅樓是妾家。燕子不來春又晚。隔墻閒煞碧桃花。此為女鬼詩無疑矣。某科江南闈中。有一生題詩卷面云。沈冤地下已三秋。矮屋相逢訴肯休。憐我孤魂常露宿。恨君巧語賣風流。蟾宮已隔何須問。鴛被雖溫莫羞羞。只好破瓜難折桂。待卿泉下勿淹留。又在墻上書數語云。予曾污一閨女。因予不至其處。抑鬱而死。今日謄錄二篇將終。忽疲倦昏迷。女掀帷入。卷為墨污。因作詩一首。不知女子所作。亦不知子之所作。錄出以戒同人。乙酉科寒字九號。一生自書絕句於號板云。薄采慈姑吟怨句。漫將益母寄相思。臨行五剪羅衫袖。珍重啼痕好護持。又書寬家已到。速速自裁。我死得好苦。惟其如此。所以如此。早知如此。悔不如此。又一生卷面書云。秋月樓頭夜正長。春風簾下花初麗。未完卷而出。又一生卷

上書云。迢迢萬里為何因。只為高堂有老親。哥語三江諸舊友。休將戲笑認為真。又一生眷雨書云。千里來觀上國光。春中旋被大油傷。辛生只為淫三婦。七試惟憐貼五場。信是紅顏為鬼蜮。悔從黑夜結鴛鴦。而今散告青雲士。休道殘花艷且香。此道光甲午科湖南竇慶某生事。汪凝大先生分校楚南。載于警枕錄。

註釋

同治　清穆宗年號。

闈　舊時試院曰闈。如會試曰春闈。鄉試曰秋闈。故又稱入闈。謂之春闈。多或置。牧井。今廢。

翰林院　古稱館閣。故又稱入館。選翰林曰館選也。

禮部　掌禮儀、貢舉之法。漢成帝置客曹。魏以後為禮部。清因之。

尚書　禮部長官。

六禮　謂有德行道義稱秀士。今道義稱秀才也。

秀才　禮。命鄉秀士。謂之秀才。

谷聲　言聲如谷。

恨晚　見史記。公孫弘在下邽。見翟公門可羅雀。下邽人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門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此態又安可見哉。

南關　其時南京富豪居住之地。

知府　官名。唐於京都及各郡置之。掌知府事。知府之名始此。明定為從四品。清因之。

教官　學校貢舉之法。漢成帝置。宋代增置一人。元明因之。今廢。

學校貢舉之法　漢成帝置。宋代增置一人。元明因之。今廢。

未政改為典試院。朱子曰。科舉之法。至宋而大弊。

清代因之。至光緒末政改為典試院。

六部　尚書、侍郎分掌吏、戶、禮、兵、刑、工六部。

并改尚書為大臣。

侍郎　官名。唐時試士稱侍郎。凡道士籍入選。謂之侍郎。

翰林院　唐開元時置。

史稱　凡道士籍入選。謂之春闈。

翰林　古稱館閣。故又稱入館。選翰林曰館選也。

翰林院　掌禮儀、貢舉之法。漢成帝置客曹。魏以後為禮部。隋以後皆為禮部中書。清有中書、侍讀、侍講、撰文、典籍、檢討等官。

中書　掌禮儀、貢舉之法。漢成帝置客曹。魏以後為禮部。隋以後皆為禮部中書。清有中書、侍讀、侍講、撰文、典籍、檢討等官。

侍讀　官名。

侍講　官名。

撰文　官名。

典籍　官名。

檢討　官名。

依稀　猶彷彿也。

劍南　唐劍南節制。治所在今四川成都。

錫詩　南國江山猶舊綉帝畿也。宋。

館選　翰林院稱館閣。故又稱入館。選翰林曰館選也。

禮部　掌禮儀、貢舉之法。漢成帝置客曹。魏以後為禮部。清因之。

尚書　禮部長官。

六禮　謂有德行道義稱秀士。今道義稱秀才也。

秀才　禮。命鄉秀士。謂之秀才。

谷聲　言聲如谷。

恨晚　見史記。公孫弘在下邽。見翟公門可羅雀。下邽人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門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此態又安可見哉。

南關　其時南京富豪居住之地。

知府　官名。唐於京都及各郡置之。掌知府事。知府之名始此。明定為從四品。清因之。

教官　學校貢舉之法。漢成帝置。宋代增置一人。元明因之。今廢。

學校貢舉之法　漢成帝置。宋代增置一人。元明因之。今廢。

未政改為典試院。朱子曰。科舉之法。至宋而大弊。

清代因之。至光緒末政改為典試院。

六部　尚書、侍郎分掌吏、戶、禮、兵、刑、工六部。

并改尚書為大臣。

侍郎　官名。唐時試士稱侍郎。凡道士籍入選。謂之春闈。

翰林院　唐開元時置。

史稱　凡道士籍入選。謂之春闈。

翰林　古稱館閣。故又稱入館。選翰林曰館選也。

翰林院　掌禮儀、貢舉之法。漢成帝置客曹。魏以後為禮部。隋以後皆為禮部中書。清有中書、侍讀、侍講、撰文、典籍、檢討等官。

中書　掌禮儀、貢舉之法。漢成帝置客曹。魏以後為禮部。隋以後皆為禮部中書。清有中書、侍讀、侍講、撰文、典籍、檢討等官。

侍讀　官名。

侍講　官名。

撰文　官名。

典籍　官名。

檢討　官名。

依稀　猶彷彿也。

劍南　唐劍南節制。治所在今四川成都。

錫詩　南國江山猶舊綉帝畿也。宋。

碧桃　桃一名碧桃。

集唐　集唐人之句而成也。

風流　狹邪女所居之地。

紅樓　為歸女所居。後世沿以為妓女所居之稱。

黃泉　謂人死後所歸藏之地。

南關　見前。

鴛鴦　鳥名。雄雌偶居。故以喻夫婦。

黃泉　謂人死後所歸藏之地。

南關　見前。

碧桃　桃一名碧桃。

集唐　集唐人之句而成也。

風流　狹邪女所居之地。

紅樓　為歸女所居。後世沿以為妓女所居之稱。

黃泉　謂人死後所歸藏之地。

南關　見前。

鴛鴦　鳥名。雄雌偶居。故以喻夫婦。

矮屋　見科場。

蠟宮　謂試士之處。

露宿　謂宿野也。

矮屋　見科場。

蠟宮　謂試士之處。

露宿　謂宿野也。

之戚。偶田鶯爲梯。未省稱鶯爲裨。破瓜年。情竇初開。破瓜年。見上。破瓜年。見上。破瓜年。見上

江南有鞠今江蘇安徽二省之地。故後遂以二省稱江南。孝廉見笑孝廉。舉人稱落第曰報罷。漢高共不足來者。報罷之。即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是也。臺灣為名。在福建省之東。而屬于日。後遂

赤文

家適庵叔祖嘗云。咸豐癸丑夏間。偶寫陶家林。見雷擊死一牛。牛上火燒成文。曰一隻虎專過。十一世為牛身。乾隆年間。又有買白魚一尾。剖去鱗後。腹上有赤字曰。秦將白起妻。

註釋　咸豐清文宗年號。李過明末人。李闖之健將也。即其兄之子也。後改名錦。自成亡。降于何騰蛟。唐王立。賜名赤心。永明王時。封興國侯。白起戰國秦將。善用兵。昭王用之。戰勝攻取。凡七十餘城。封武安君。

雷擊舟客

戊午夏秋間。一日迅雷擊倒對門榆樹。後陳宜卿廣文自江南來。云。是日丹陽塔上擊死一人。適過卻伯。人傳是日卻伯湖雷擊一舟。舟中十一人皆溺死。不知何故。

註釋　廣文。秩唐書明皇雜錄。鄭虔。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以處為博士。虔聞命。不知自君始。不事事。虔乃就職。江南見造船。丹陽。今屬江蘇金陵道。卻伯湖在今江蘇江都縣北。與高郵湖通。旁有故明清時均稱縣官為廣文。廣文博士有卻伯璋。胥潮安築堰以遏民田。民思其德。因名卻公湖。

屠牛報

獨寤子云。家有舊僕劉五。少時以屠牛為業。後雖改行。不戕牛肉。在于家十數年。忽得疾。臨

終如牛鳴數日。語其妻曰。我孽報甚深。現有鬼卒。以鉄索舁我入地獄矣。又邑有許九子者。素販牛入湯鍋。臨危謂人曰。有無數牛來。以角觸我身無完膚。號鳴數日而絕。又邑陳香東。嘗述幼時往咸湖張家集。道光二十八年。水荒草貴。耕牛多疫死。張牛病。鄰勸為食。不許。越日牛死。埋之。鄰跡其地。至暮聚衆往掘。陳亦竊遥觀之。鉄鍤甫下。忽穴中青氣欻然上冲。掘者三人立作。臭不可言。陳奉還。輦中未作者。走告其家。各舁歸。奄奄一息。摘呼曰。耕牛本不該食。怪我不好。怪我不好。遍身青腫。無復人狀。至午腎死。陳至此。皆咸食牛肉。

註釋　疴疾　久瘧也。○左傳。地獄　謂地下之獄。所以治已死之罪人也。○齊侯疾遂疴。李密陳情表。道光　清宣宗年號。奄奄　氣息僅續也。○文。氣息奄奄。

盱眙某甲

盱眙某甲與某乙均貧家子也。生同里。幼同塾。長同習賈于淮安。業既成。均各婚娶。仍同執事于店。甲識而乙黠。然兩小無猜。彼此照拂。甚相得也。店規。同事每年計回家一月。一歲甲乙皆思歸者。乙以家中有事。謀于甲。讓其先歸。甲頷之。乙欣然束裝。瀕行謂甲曰。此行當過君家。如有府報。當作寄書郵也。甲果有書託寄。乙持書匆匆就道。時值新秋。殘暑未退。登途數日。始抵故鄉。迎水柴門。即甲之居處也。乙先送書至其家。適甲妻在棚下摘豆。不虞乙之驟至。舉手向上。衫袖摺疊。腋下有瘢。如掌大。旁有數黑痣。已為乙竊窺。而甲妻未之知也。乙以書付之。立談三四語即去。適月乙還至店。視甲而笑。甲疑之。慰勞之餘。因詢及寄書事。乙曰。已面交矣。至君

家時。已夕陽在山。阿嫂留與共語。一時未忍相拂。回思與君至交。不能不以相告。甲正色曰。相好多年。何得相戲。乙亦正色曰。誰戲爾。爾妻腕下有瘢痕。旁有黑痣。然乎否乎。甲聞之赧然而退。乙察其見信。隱笑其癡。越數日。甲陰于市購昆吾刀一柄。亦告歸。途次自恨所託非人。搆此大釁。得暇即磨刀霍霍。欲得其妻而甘心焉。離家里許。停橈不進。追東山月上。始放棹歸來。則雙扉盡扃。其妻已睡熟。甲執刀叩門。門內有應門聲。即舉刀相待。意欲及鋒而試。及門開。當心劈去。見一人影仆地。入內則其門固仍閉也。不禁愕然。心旌搖搖。不知適所殺為誰。怒頓息。重復叩門良久。妻始執火啟戶而出。甲藏刀于後。舉火照地。杳焉無人。連稱怪事。相與入室坐定。不暇他詢。急問乙來寄書事。妻縷述在豆棚下情形。甲始釋然。知為乙所誑。妻見其神色有異。卯之。具以告。示以刀。彼此大痛。正悲苦間。忽舉首見堂前所奉大士神像。胸前有刀痕一縷。始知大士默救之。蓋其妻自幼慶奉大士。十數年未稍衰也。乙是夜在店。夢神責其狂妄。幾害人性命。自是形如木偶。黠者轉癡矣。

註釋　盱眙縣名。春秋吳善道邑。秦置縣。自漢至唐因之。故城在今安徽盱眙縣東北。又晉置為盱眙郡。陰廢。元移縣于此。即今治。清屬安徽泗州。今屬安徽淮泗道。許慎曰。張目為盱。盱目為眙。城居淮安。國發。今江蘇淮揚道。淮安府名。宋置州。元改路。明為府。清屬江蘇。民國因之。故城在今安徽盱眙縣東北。又晉置山。可以眺遠。故名。領之見科場。兩小無猜。同居長干里。李白長干行。繞牀弄青梅。兩小無猜。掾。見方技傳。寄書郵人。寄書百餘函。至石頭城下。悉投之水。曰。浮者自沉。沉者自浮。沉浮各自如其意。郵。傳舍也。柴門。以柴為門也。杜詩。相送柴門月色新。昆吾刀。治成鉄劍。切玉如泥。如曰。管仲曰。請受而甘心焉。言欲得仇人而戮之。以快其心。甘心。左傳。管仲名仇也。周穆王時西域所獻。刀霍霍。詩。磨刀霍霍向豬羊。

意也。停橈（橈楫也。陳子昂詩：停橈問土風。）放棹（棹舟旁撥也。成大詩：放棹松江花已遠。）及鋒（謂來其鋒銳之氣也。○史記：范雎說秦王曰：寡人聞楚王之用兵，見可而進，不可而退，不爭天下。）

心旗搖搖（卽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旗之搖曳也。○國策：楚王曰：寡人聞佛家之稱士之義為事，而無所終薄。）大士（佛家稱能運心廣大，以建佛事者也。今多作觀音菩薩之稱。）

木偶（木偶人與土偶人也。○史記：見語。）

荷包

江南有二家。一貧一富。同日嫁女。富女適王姓。貧女適李姓。喜輿相遇于路。江南俗以喜輿對面為不祥。必開門拂拭。富女見貧女痛哭。問之。貧女言夫家較母家更窮。將來何以為生。是以悲。富女即將袖中銀荷包一隻贈之。勸慰而別。貧女見夫勤儉。因出荷包銀約三四十兩。與為資本。生息十數年。富至巨萬。迨賊陷江南。李遷寓六合。王被脅。亦逃出至六合。李方娩子。雇乳母王婦。王來數月。見李堂上供一荷包。日日焚香禮拜。王自認此物係己手繡。顛頴當日贈貧女者。感愚舊時。終日流淚。李怪而問之。因自述前事。李大驚。叩頭謝之。即分家產之半。與王為業。後六合失守。不知二姓又移何處。孫鶴笙先生家六合。故知其詳。

註釋

江南（見進冊。）拂拭（李白詩：一朝君王垂拂拭。）荷包（通俗編：宋書禮志：朝服肩上有生紫袷囊。緻之朝服外。俗呼曰紫荷。或云漢代以盛奏事。負荷以行也。詩：西有長庚，有捄天畢。畢為掩兔網。荷為棨。歐陽修嚴：坟紫荷垂棨。棨曰荷包。亦得繫祀外凡尊上。或者即同于紫袷囊。而取其鼓鼓也。○史記：京兆尹今屬江蘇金陵道。）

鼠食貓

按此荷字當讀去聲。而能改齊漫錄載劉之荷之荷。今名小人貸金與人。取利息。謂之生息。利息一舉成名。是戴荷包裡物。生息先生家六合。故知其詳。

巨萬（師之錢累巨萬。）

六合（縣名。隋置。清屬江蘇江寧。）

幼往族叔家。見櫚杆下臥一貓。老而肥。擊之不動。缺一耳。問之。叔曰。是貓已老。食必以碗就之。偶人未起時。來一巨鼠。嚙其耳。貓呻吟不斷。比開戶。鼠去。而一耳盡矣。貓之壯也。鼠畏之。及其老也。不惟不畏之。而且欺之。雖食蜈蚣。蜈蚣亦食雞。天道好還。大率如此。

【註釋】呻吟　本咏誦之聲。○莊子。鄭人緩也。呻吟有疾發聲者。以有疾而緩為偽。○今以有疾發聲者。以鳥雞口津塗之。方能無恙。因雞能食蜈蚣故也。蜈蚣背光黑。緣色。足赤腹黃。有被蟹者。以蜈蚣嘴搦有毒鉤。被蟹者必以雞口津塗之。即愈。○按蜈蚣生大吳川谷及江南。頭足亦良。宗奭曰。

硬肉

錢張氏者。興化縣周家梁人。年七十餘。自三十二歲守節。撫孤子三。長坤次震三兌。皆授室分居。輪月供養。時十二月。值長房。二十九日。令長媳煮肉硬。可往二房度年。氏往二房。二媳曰。今日不派我。須明日再來。氏又往三房。三媳聞之。迎入備食以進。兌擲碗。轉毆其妻。氏大哭而去。遂投半江死。即夕雷電大作。將三子雨媳。挾至江邊。三媳知姑死。跪哭不止。氏旋蘇。子媳皆死。三媳得終養焉。次正呂祖乩筆。猶判此告人為戒。此道光十八年事。

【註釋】興化縣　五代楊吳置。清屬江蘇揚州府。今屬江蘇揚道。　呂祖　即呂洞賓。名嵓。唐咸通中及第。而棄去。調縣令。值黃巢亂。移家居終南山。得道。莫測所往。凡遇山唐詩鼓吹中。有呂洞賓詩一首。別號純陽子。亦稱回道人。即俗像之八仙之一。　乩　右丙人扶之。謂神降則為之。以畫沙。亦人吉凶者。俗謂之扶乩。　趙某　勞姑　降自西階。姊降自阼階。授室　娶妻曰授室。本此。　終養　孝養父母。　顧乞終養　見屠郎。

江都趙某。貧家子也。幼不喜讀。酷好拳棒。長遊工于技擊。以勇力聞于鄉。性極兇獰。所為多不軌。無賴子弟。爭來相附。黨與日衆。以販私鹽為業。人莫敢撄其怒。橫行一方。同郡李先生與之善。纔見其所為不法。因與疏遠。趙遂與之有隙。先是李妻某氏。趙訪李曹與相見而悅之。既與絕交。知其柔懦無能。遂糾衆往刼。掠得即揚帆而去。舟至中流。某氏知必不免。急投于河。順流而下。十餘里至仙女鎮關卡處。為水中攩木所阻。關中人見而撈救。已昏不知人。灌醒詢得其事。關上門政某。大怒。即自買舟詣李生所。令其控諸官。李畏趙勢大不敢。某慫恿之曰。汝但作詞。吾與江都門政善。為汝投之。必能伸理。李遂作呈。乞其交縣。縣令飭差提趙。均畏其人甚豪。一無敢往者。事將中寢。適是時趙因販私拒捕。傷毀多人。鹽局稟知都轉。都轉亦飭縣提人。令名衆役。促其往捕。衆曰。趙某武藝頗佳。其徒十餘人。又多亡命。我輩恐非其敵。如必欲致之。非陳某去不可。問陳何人。曰。陳居某處。素以拳頭著名。勇力更勝于趙。徒衆亦不弱。然是讀書人。恐不肯多事。或以重賞餌之。尚可應命。令延陳至。告以故。且謂如獲趙。當以五百金為謝。陳貪其利。不暇思索。遽諾之。歸遴衆徒中材藝最優者以行。素不識趙。聞李曹受其害。令其作線。至仙女鎮。適趙出門就浴。隨身護衛二十餘人。陳率衆趨至浴堂。俟趙出。李指而示之。趙見問陳曰。君從何來。豈率人來擒吾耶。吾與君無嫌。何必頻傷和氣。陳乘其不備。一頭撞去。趙即仆于地。不能復起。其徒往救。亦為陳衆擊走。遂縛之而歸。送縣。論趙如律。陳領賞而回。與徒衆瓜分。日假寐。忽見趙闖然而至。起逐之曰。汝已伏法多日。

來此何為。趙曰。吾罪誠不可逭。然應死于官。不應由汝致吾于死也。況汝以五百金索吾之命。吾之命吾能不取償耶。悠然。趙入內室。陳驚醒。而僕婢報生子矣。心知其故。抱而告之曰。趙某。我雖因汝得五百金。然我祇得二百金。餘皆分于眾人。汝既來索。自今日始。凡汝所用。我一一記賬。完汝此數。何如。子熙首會意。由是子用銀錢。一一記之。數年子已七歲。一日子正嬉戲。陳至謂之曰。汝勿憧閘。頃為汝算二百之數已將用盡。尚餘一千餘文。可以去矣。子聞之。瞋目視陳。不發一語。久之大叫一聲而絕。

註釋　江都縣名。漢置。故城在今江蘇江都縣西南。隋時移於郭下。唐以後因之。即今治。清為江蘇揚州府治。今屬江蘇。雅擅技擊。技擊之術。漢書。注。兵家之技巧者。荀子。齊人隆技擊。注。技擊。勇力擊斬敵人也。今專稱習拳法曰技擊。史記。大者無賴事動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逢人即殺。故今謂強暴妄為者曰無賴。敢攖。觸也。近迫也。孟嘗君傳。注。攖。觸也。關門政官也。關卡。按後漢書王常傳注。命者名也。言皆其名籍而遣之則開。關門政官也。關卡。關設兵主塘之處。或壘石為之。以危其命。無賴事動。漢書。注。不軌。叛逆。小者不軌於法

出八金。則事諧矣。同游者欣然應允。及至舟中二人議二人曰。江湖誰騙甚多。幌使傾囊恐亦應酬不暇。堅不與同游者聞言意泄解乃倒箧。得三十二金付之去。俄頃其夫與僧來叩謝。問解姓氏居里而去。歸即設長生祿位。而解不知也。解資斧罄。遂雇舟南下。同舟共非笑之。至家病足。十六年跬步不出戶庭。比足癒。復會試首場之名。忽聞鄰哭聲甚哀。視之。係二八少年。詢其故曰。吾母之恩人未報。且望我之成立甚殷。今卷又被墨污。奈何。解問恩人為誰。曰。廣東解某也。解曰。吾是矣。但不知吾有何恩于汝母。少年問其名及居址不爽。少年伏地觀縷告之。遂以三藝奉贈。方知少年即投水婦所孕之子也。少年另作三藝。草草完卷。幸墨跡尚濕。未登藍榜。發。解竟與少年同捷矣。

註釋

嘉應州　清置。屬廣東。民國改為梅縣。

會試　見笑孝廉。觀縷　見科場。

藍榜　清制。舉人一舉足曰藍。三人也。

嚴晴秋

鎮江嚴桂馨。字晴秋。鄉試夜。忽一女子奪其卷。嚴曰。吾與汝素未謀面。何冒昧乃爾。女曰。嚴某非爾父耶。余為爾家婢。爾父擬收房。被爾母凌虐以死。今爾父絕跡場屋。余不取償于爾。將誰償。嚴曰。父事余不親。恩第余初應鄉試。即登藍榜。家人不信有汝事。必責余粗率。俟歸白諸家人可乎。女曰。緣淵北上。必趨故來。嚴曰。今我不中。于報怨則得矣。究竟于汝又奚益。何不聽余

秦郵　即今江蘇高郵縣。秦時築臺置郵亭于此。故名。資斧　易。旅于處。得其資斧。○注。資斧所以斫除荊棘。以喻其含者也。○按釋文。資斧齊斧所以斷物者也。今則通稱行旅之費為資斧。跬步　凡人一舉足曰跬。跬。半步也。○禮。故君子跬步而不忘孝也。○類篇。司馬法。前清鄉會試。士子有犯規者。則貼其名於牆。以藍筆書榜。故稱落第者曰登藍榜。

言。立木主于我家。改葬汝柩于先人壟側。春秋祭祀何如。曰。果如是。我又何求。晴秋遂指天曰自誓。是秋果擢此劉曼卿太姻伯親見其人自言之。

註釋 鎮江屬江蘇。民國廢。今丹徒縣其舊治也。鄉試文策問。謂之鄉試。中式者曰舉人。清末改設文論時務論四書五經義。未幾亦廢。貢不妒偏房。偏房妻媵也。

陸地行舟

場屋見錄聞題句。

藍榜見拔婢。

吾邑西六十里曰黎城。即古黎王城也。黎城西北七十里曰張公鋪。屬天長縣。南去六合之竹鎮五十里。乙巳二月二日。張公鋪人。皆見平地中。忽擁數十官艦。帆檣高檣。無不具備。船首列戈殳梃戟。羽旗大纛之類。森然羅布。而所過之地。迅疾如飛。村中好事者。盡力追之。皆不能及。尋其過地。眾草犖伏。有首委地者。有葉解散者。有踩躪而無復存者。儼然行舟之地。此何以故也。村人具揭于撫軍。冢嗣州公過張公鋪聞其說。

註釋 天長縣唐置。清屬安徽。今屬安徽。滁州。六合見包荷。踩躪猶言踐踏也。漢書。奔走相踩躪。撫軍明清時俗稱巡撫。使皇太子巡撫陝西。為巡撫之始。當時本取撫軍之義。故後世遂以撫軍為巡撫之別稱也。

林四娘

閻陳寶鑰。以海上納款來本朝。許以監司用。順治辛丑年。分守濟南道。濟南道署。乃前代衛藩府第。衙府素甲于山左。而嵩聲枝。其姬變最盛。庚辰濟南破。衛王死之。有姬林四娘者。死于脅

井。壬寅春。寶鑰居守道署。旁午一婢衣青羅裳。年十八九許。修髮如雲。束長髻于頂。後則垂髮覆肩。衣紅袍。上加金繡錦半臂。腰繫赤綃帨。左右懸雙劍。著小紅靴。入室與寶鑰分賓主坐。曰。奴乃衡王姬也。家世河南人。姓林行四。宮中遂以林四娘呼我。國破殉節。魏于井。奴欲暫逃戮。而故宮春離。不堪入目。假使君之堂而避之。非降災于使君也。寶鑰驚悚。口禁不能答。薄暮衆賓至。寶鑰入座。有相識不相識者。大半皆閩人。其酒醴果脯之類。豐潔異常。洒未闌。四娘揮毫賦詩。落紙數千言。瞬息而就。不假搆思。鐘鳴漏盡。賓客散。林四娘亦去。從此寶鑰不疑。林四娘遂往來於其室。與其內人定交焉。終不及亂。一日者。攜二婢來。有離別狀。告寶鑰曰。奴將入終南山矣。特與使君別。奴攜一婢去。留一婢守故宮。其善御之。賦詩贈別。不知所往。後留一婢。猶旦暮至。不半載。婢亦不見。山東李五鹿手記其事。

註釋

閩　福建省古為七閩之地。故今稱福建曰閩。納款　謂降服也。宋周去非嶺外代答。乾道丁亥。金人計窮歸命。乃詔帥府納款。監司　監察州郡之官。曰監司。宋初置轉運使。掌一路財賦。而監察之。始有監司之稱。明按察使及按察分司。以按察為職。故亦謂之監司。清代則通稱監司。左　見先中。賀井　廢於賀井而掇之。左傳。目睹之。旁午　漢書。使者旁午。事物紀原。隋大業中。內官多服半臂。事物紛雜。共治也。清世祖濟南道　濟南府。清為山東省治。民國廢。今歷城縣其舊治也。赤綃帨　帨即赤色之生綃佩巾也。赤綃生綃也。悅佩巾也。赤綃佩巾也。連數　連數日。半臂。周大夫行役。至於宋。周。遇故宋廟。徵徨不忍去。而作是詩。閔宗周之顛覆。徵徨不忍去。連之客人。不速之客。招也。三　泰離　詩王風篇名。小序

篇有秦離離之句。離離分披繁茂貌。使君漢時稱太守曰府君。刺史曰使君。又凡奉使之官。亦以使君稱之。如古詩使君從南來。使君自有婦等語。鍾鳴漏盡三國志。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鍾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內人禮。公父文伯之喪。內人皆行哭失聲。○注。即鍾山。在陝西。南山。終南山。南山南有豸峰。東徼監田。凡起秦隴。東南西。西北盡南山。雍州境內。終南山南有豸峰。此一山。

夕芳

宜川張伊理。遂於學而不遇。家故貧。一子名露。年十三而伊理卒。露幼頗慧。善讀父書。伊理以不遇感憤。覓令露廢業。藉樵牧以奉母。三載矣。同邑黃生。伊理舊友也。以文學教授鄉里。憐而收之。令就學。露母泣而謂黃曰。公惠教藐孤。實起死人而白骨。雖然。露之勿學。夫子之志也。黃曰。嫂氏休矣。鬱而不發。豈理也哉。張吾軍者。非露而誰。故人有知。當亦首肯。卒教之。三年而文成。令就郡試。試有期矣。偶登城闕。興發高吟。得夕陽片石明羊角。芳草孤洲暗虎頭之句。一儒巾少年。神骨清迥。甫揖之曰。君非宜川張君者歟。余雲林鄭玉也。適聞佳句。不減義山錦瑟之調。露怪其擬議不倫。且問何以相識。玉笑曰。僕固識君。君自不識僕耳。露終茫然。陽謝之而心儀其人。漸與洽。日既暮。邀歸旅舍。偶及試事。玉曰。君程文太高。恐不諧俗。盍揣摩時好。以圖一當。露笑曰。伯牙不以里耳改絃。王良不為獲禽易轍。況文章不朽之業。安敢自貶。玉唯唯。比曉辭去。數日。杳不復至。試既畢。玉忽來。袖出露試卷擲案上。露失色。問所從來。玉指其卷曰。此豈利器哉。吾為君謀易之。已獲售矣。露愈疑。已而果售。始異其言。及視所易卷。文甚劣。然心德之。向玉拜謝。玉歎曰。吾非逐臭名場者。以君緣命太薄。又得文名。恐造物見忌。姑為此態。君先

世有清德。厥後必大。露由是愈奇之。居數日別去。露亦歸。往見黃。未言也。忽報玉至。僕從甚都。即執贄見黃。願為弟子。黃既以露為兄。容踧踖。玉至露家。升堂拜母。以金帛數事為羔雁。露及母堅辭不受。玉曰。以吾弟空乏。且當周贈無已。戔戔之奉。何乃却之。弟母即我母也。又何間焉。露始謝而受之。嗣是日用衣食之需。悉取給於玉。而贈黃者亦甚厚。居數月。玉曰。已為弟謀得佳婦。大禮無所須。吉期在邇。弟當往襄。如以惡母睽隔為辭。一月復俱歸可也。露問為誰氏之女。玉曰即去。當知之。問之再三。終不告。露疑以白母及黃。黃曰。鄭生固良士。其所謀當不妄。秘之故以示奇耳。否則為爾惜費也。爾第行。乃與玉俱。不三十里而至。未門洞啟。院宇軒舉。玉下馬徑入。使露候於外。須臾主人出。年五十許。儀服偉然。庸容入。露趨拜。主人熟視而稱曰。真英特也。既坐。主人曰。舊奉賢尊命。許與老夫結末隙。今以次女夕芳。侍君子箕帚。荊婦舐犢之愛。不欲弱女遽隔晨昏。故況君下賈耳。露起而謝曰。叨近冰清。極知欣幸。然露先人早喪。安得與大人聯姻。且露之來也。鄭兄實媒之。適奉尊教。誠所未喻。主人笑曰。未識鄭玉郎。老夫賤息也。數歲前受業賢尊。老夫心契。嗣是有婚姻之約。故令玉訪君。而君夕陽芳草之句。適隱道小女之名。故玉得相遇於城闉也。露再欲啟問。忽傳夫人出見壻。頗覩如三十許人。衣飾華潔。侍者數人。序坐少睫。多作家人憐惜之語。而堂角簾中。諸女窺客。吃吃笑語。露頗跼蹐。莫知措詞。已而玉整衣而出。笑曰。昔為盟弟。今則內兄矣。露亦笑。遂引入賓館。設食。有數女或稱青姑。或稱素英姊。或稱阿麗。往來戲樂。頃

膈其門風態妖冶。言詞謔浪。竊竊私語。露頗聞之。而莫敢支應。腹議而已。次日庭施供帳。工奏音樂。女僕執燭捧香。擁夕芳出。嚴妝袨服。珠翠煌煌。成禮於金碧之堂。同牢於綺羅之席。既成春屬。情好篤洽。玉相得之歡。亦更踰於往日。甫匝月。露乃告歸。將迎婦以覲舅姑。夕芳了無難離而玉父母皆有恨恨之色。露歸告母。母甚喜悅。黃閨之亦光采。宋問狀。既言及其父約婚授徒之事。露疑昔時人或為之毋悅然曰。爾父平昔家居。交接殊寡。安得有是。是必有異。翌日同往迹之。至則斜陽一片。秋草離離。愁白楊之悲風。唱空山之流水。知逢鬼物。舉家驚詠。露心傷目斷。殆若離魂。躑躅而歸。耿耿終日。一夜夢門外簿卤騶從。肩輿中一人。乃其父也。謂露曰。余向館鄭氏。獲訂姻事。今年蒙上帝授地府司憲。迫於公劇。未暇視爾。茲因鳳皇山芭元神君邀赴賞花之宴。故迂道來家。告爾以由。鄭氏偶為避難移家陽曲。新婦賢淑。終當合并。吾已使人籌畫。爾無憂也。爾師厚德。吾所深銘。玉前奉爾師金幣。皆吾俸餘之物。為吾謝之。匪以云報。亦故人之語。莫得而明。意謂非死不能也。露殆不永矣。及覺憂之。一日露徬徨郊外。遙見綠輿一乘。後一人。從數十騎。來甚速。既近則玉也。即下馬相持痛哭。語別後事。不勝嗚咽。云自君去之匆即為仇家所攻。幾投凶暴之爐。賴與府帥有舊。遣兵救護。老幼家口。僅以獲免。避患他州。極知爽信貽憂。無由陳達。比得尊人書諭。俾玉送舍妹歸。今已送至君家。君宜速歸。加意調護。玉亦從此別矣。幽明道隔。相見何期。言罷復痛哭。留之不可。上馬馳去。露踉蹌至家。寂然無所見。神

色黯。情徑投卧內。將以啼痕長漬衾枕矣。既入。乃見錦帳低垂。奩具盈室。亟呼母搴帷視之。一麗女卧於繡榻。氣息如縷。乃夕芳也。有頃目開四顧。見露而泣。半晌能言曰。妾形體初復。宜令人環坐。以受生氣。於是鄰女駢集。皆言國色。夕芳故善言詞。雖卧息寡言。而偶爾酬答。悉出意表。諸女咸悅之。晝夜更番守坐。爭以氣噓其口中。七日而起。至半月而能行。一月而飲食起居。了與人無異。乃言其父鄭氏。名洛雲。仕入。家頗豐。男女僕婢數十人。悉死於疫。妾時年十六。冥司言陽數未終。當再生為君妻。風雷啟墓。與馬護行。逮閨之閒。遂已至此。前者一月纏綿。猶能記憶了了。所謂仇家者。蓋疫鬼也。夕芳性質柔婉。伉儷甚篤。事堂上尤以孝稱。常念其父母凡弟不置。每歲寒食。輒與露掃其墓。痛哭而歸。後舉一子。仕至州刺史。此前明天啟時事。

註釋

宜川　縣名。隋義川縣兼置丹州。宋改宜川。明清皆屬陝西延安府。今屬陝西榆林道。

讀父書　禮。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能不感乎。

貌孤　貌小弱也。孤無父者之稱。

婦人稱夫之詞　婦人稱夫曰良人。以是也。

讀某父書傳　禮。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能不感乎。

不知合變　史記。藺相如曰。趙括徒能讀其父之書傳。不知合變。

不能存　左傳。臧孫辰告糴於齊。公使與之。庾。其人辭。曰。以是不能存。

亡國　孟子。無違夫子。

不分　詩。成仗之不分。

寫　書。寫足發吾畢。

錦瑟　李商隱錦瑟詩。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

不倫　禮。儀人。

程文　試文字之程也。

揣摩　國策。蘇秦為秦連橫以說諸侯。

義山　唐李商隱字義山。又號玉谿生。

雲林　雲林宮右元人。治滄浪山。

心儀　心心相印。

白骨　能肉白骨。

洽　洽。霑也。

琴以為無善賈者耳。

祿命　俗人不知命以為世有人生其祿命者。

逐臭　御史呂氏春秋貴人則能獲禽。射于里也。莊子大聲入于耳。里。里卷也。

獲禽里耳　左傳大田獵。射于里也。莊子大聲入于耳。里。里卷也。

改絃更張　隋書音樂志曰。琵琶之聲以為雅樂。變改其絃。更張其柱。

朽木糞牆　論語孔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

王良使造父　古之善御者。王良造父。

孟子　孟子曰。王良與嬖奚乘。終日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

周賜　周賜與所賜器。通重。周禮。

朱陳　白易微之居東小也。一易帛之村。

羔雁　羔。羊羔也。雁。鴈也。

六禮　大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決也。

易轍　晉而得書。凡兄弟覆車之轍。

先容　鄒陽上書。王左右才藝之士。未嘗不先容。

戔戔　詩。戔戔。衆多也。

造物　造物謂天之識。

不朽　論語。朽木不可雕也。

王良　孟子。王良。善馭者。

良士瞿瞿　詩。瞿瞿。顧視貌。

賚　詩。賚。賜也。

賚臨　賚。賜也。臨。下也。

賚予　賚。賜也。予。我也。

賚賚　詩。賚賚。厚也。

賚賚　詩。賚賚。舒遲也。

賚思　賚。賜也。思。辭也。

賚思　賚。賜也。思。語助也。

賚我　賚。賜也。我。我國也。

受業　俗謂人從師學曰受業。

受禮　禮。婦人見舅姑。質明而起。適舅姑之寢所。問安否。

受命　禮。婦人見舅姑。質明而起。適舅姑之寢所。問安否。

受胙　禮。祭畢。主人送尸。尸出。主婦受胙

鞠鹵簿之由。其說不一。或謂鹵大盾也。兵衛以甲盾居外為爾導。皆若之簿。故曰鹵簿。或謂天子駕出。例以鹵水灑道。取其不乾。足以清塵。儀衛之簿籍。以鹵為始事。故曰鹵簿。

從 四赤帷裳。騶騎導從。楊萬里詩。我行莫從之人也。晉書。謝萬為會稽內史。從事中郎。除著作郎。

司憲 官名。即御史大夫。為百官之司憲。詳我。皇朝職官分紀。要山嚴名。

芭元神君 未詳。

跟蹤 遮庇曰跟。遮蹤曰蹤。

地府 謂冥中地府。除籍天曹。錄名山嶽。

鬼 冲黃真鏤。

鳳凰山 在浙江杭縣城南。方輿紀要。山嚴名。

陽曲 治縣名。今仍為省會。應劭曰。河千里一亦太原府陽曲也。

肩輿 轎也。晉書。謝萬肩輿入府。

鳴咽 江聲行路也。亦鳴聲。

徬徨 與彷徨通。徘徊也。

跼蹐 俗以逢乱是為跼。莊子。無容跼。讀若鞠。

寒食 荊楚歲時記。冬節後一百五日。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日。禁火三日者。

掃墓 具酒餚及更剪桌木之器。用賜封樹剪除草。故掃墓。

天啟 明熹宗年號。

幽明 即陰陽也。冥土為幽。陽世為明。

國色 注。其傳曠姬者。國色也。國之選。鄭玄曰。選。善也。

總 詩。總以縫之。鄭箋。總猶聚也。

寒食 荊楚歲時記。冬節後一百五日。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日。禁火三日者。

州刺史 即知州也。所謂刺史者。以古名尊之。

掃其

鄧乙年三十獨處。每夜坐。一燈熒然。沉思欝結。因顧影歎息曰。我與爾周旋日久。寔不能少怡我乎。其影忽自壁上下。應曰。唯命。乙甚驚。而影且笑曰。既欲爾怡而反我哭。何也。乙心定。乃問爾有何道而使我樂。曰。惟所欲。乙曰。吾以孤棲無偶。欲一少年良友。長夜晤對可乎。影應曰。何難。即已成一少年。鴻鸞玉立。傾吐風流。真良友也。乙又令作貴人。儀頃少年。忽成官長。衣冠儼然。昵昵牀中坐。乃至聲音笑貌。無不逼肖。乙戲拜之。拱受而已。乙又笑曰。能為妙人乎。官長默頭

鄧無影

下牀。眵眼問便作少女。容華絕代。長袖無言。乞即與同寢。無異妻妾。由是日晏燈明。變幻百出。罔不如念。久之。日中亦漸離形而為怪矣。他人不見。唯乙見之。如醉如狂。無復常態。人頗怪之。因詰而知之。視其影果不與形肖也。形立而影或坐。形男而影或女也。以問乙。而乙言其所見。則又不同。一鄉之人。以為妖焉。後數年。影忽辭去。問其所之。云在離次之山。未此數萬餘里。乙泣而送之門外。與之訣。影凌風而起。頃刻不見。乙自是無影。人呼為鄧無影云。徐懋庵言之。

註釋　鴻鸘未詳。曹植賦。翩若驚鴻。宛若游龍。王立三國志。譙秀抗節玉立。譽不降焉。晉書。王獻之高邁不羈。風流為一時之冠。眵眼猶言轉眼也。張協詩。揚眉瞬小兒。詭譎厚。離次晉書。沈亂於酒。畔官離次。傳洗謂醉冥失次位也。

雲陽鬼

雲陽之東。有叢林。素傳多鬼魅。往往白晝搏人。一健兒過其地。心甚怖。忽一少年奔而逐之。健兒駭呼曰。鬼鬼。因疾走。為梗絆而仆。幾傷足。少年追既及。攘臂擊健兒。健兒正鬬。一人岸幘昂然而來。問二人何鬬。各應曰鬼。鬼。岸幘者笑曰。惑哉。是烏有鬼哉。理諭再三。二人始釋手。各通姓名鄉里。蓋平昔相知而未相識者。遂相視而笑。且曰。今三人同行。不復畏矣。不數武。岸幘者在後大笑曰。二公真雅量。如某之醜陋。猶不畏耶。二人回顧。見岸幘者身長丈餘。面大如方相。黑白各半。二人齊呼曰鬼。鬼。駭絕仆地。鬼亦遂滅。

非非子曰。甚矣鬼之難識也。當二人疑懼之際。彼此互觀。覺衣服手足耳目事事皆鬼。而實

則非鬼而為之居間而排難者乃真鬼而反親之而求助也。甚矣。鬼之難識也。使鬼不乘釁而出。或見於二人獨行之時。則毒手飽拳。鬼當之矣。此鬼之所熟籌。而萬萬不出於此者也。嗚呼。鬼亦狡譎矣哉。

註釋　雲陽縣名。本漢之朐腮縣。北周改曰雲陽。明降為縣。屬四川夔州府。清因之。今屬四川東川道。叢林　祖庭事苑。譬如大樹叢。故僧聚處曰叢林。從衆言風度從容也。蔣幹　字子翼。九江人。周瑜見馬援。憤本爲於雅量高致。三國志注。方相　古之像神以逐疫者也。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毆鬼。搜方相神像名。即今世俗所稱之開路神也。神像高大無匹。毒手老拳　晉書石勒載記。初勒微時。與李陽鄰居。歲常爭麻地相毆擊。陽至。笑曰。孤往日厭鄉老拳。卿亦飽孤毒手。

石室虎

里人陳獻。無賴子也。多陰慝。而外復無狀。人憚之。汝何人。曰。吾倀也。獻不覺隨之行。至一山。林木深邃。入一石室。一虎頭人踞石而坐。倀前白獻至。使跪於前。虎頭人曰。汝知我山中無食乎。獻叩頭乞哀。虎頭人曰。汝性獷悍。行復腥穢。實無人味。雖當果吾腹。而懼汙吾口。今名爾魂至。暫充庖廚。作蔬菜耳。若以為吾糧。非屠千刼不可也。獻惶懼不知所對。倀鬼已前褫其衣。執之繫室。斗刀縷切之。餘其骨而已。痛楚萬狀。哀呼終不顧。切既畢。盛以大盤。旁繫二封豕。虎頭人取食之。每食一蹄。或一臠。輒以盤中物少許下之。獻雖痛極昏暈。知識終不昧。食盡乃醒矣。次夜又夢之如初。如是將三年。無間夕。心甚惡之。未嘗告人。一夜虎頭人謂曰。汝千刼已滿。骨味當少佳。可以飯我矣。明日正午。可沐浴候我。獻請

曰某雖不善。當獲罪。而大王若此。不太虐乎。虎頭人曰。是猶未足為甚也。尚有萬劫數千劫者。下而至於數劫數十劫不等。皆天曹所命。視其惡而斟酌焉。因指倀鬼曰。此萬劫者也。以汝所為尚不止千劫。然汝妻婬賤。倡且二十年。醜聲四播。故汝得從末減耳。因取書一册令觀之。皆列當食者姓名。頗有平日相識者。而獻名亦在劫中。亦符合。獻遂執書辨曰。天下如某者。亦豈少哉。東村余阿三者。罪與某畧同。何不列名此書。而考終牖下。虎頭人曰。天曹之刑。不可備知。然所云余阿三。吾固聞之。彼已為豕矣。宰割千生。豈減于爾。獻又哀請曰。某令知罪矣。願改行從善。大王獨不能赦某乎。虎頭人曰。頗亦有所赦。奈汝孽太重。天曹有命。千劫已上者。例不赦。萬劫者例不減。吾哀汝一念之復。且佐吾盤餐者三年。豈得無情。當從例減汝。汝分於明日當食。今且覓一月。一月之後。汝當自經死。吾來啖汝屍。不致汝生受支解之苦。此所以減也。汝姑去。獻儉然已醒。自是神色沮喪。知死期將至。每為眾人言之。聞者皆股慄。一日晨起。縊于庭掾。妻驚見解救。已死矣。大呼鄰人。眾方集視。忽一黑虎銜門來。眾皆辟易。虎竟攫獻屍以去。

非非子曰。孚青逢先生自稱海上釣鰲客。謂以天下無義丈夫為餌。而辨之者曰。是餌也。魚且不食。而況於鰲哉。此巷伯之六章。詩人之旨也。然懸之絲。掛之明月之鉤。臨東海而漂之三年之久。則腥穢零除。氣味少變。以享鰲。鰲其吐之乎。斯虎也其知之矣。

【注釋】無賴見趙某。無狀史記。視絳之治水無狀。倀虎所役屬之鬼也。聽而記談人過。虎攴帶自解。皆倀鬼。猶言蠻橫也。桂海蠻志。其人物獷悍。相傳虎齧人死。魂不敢他適。輒隸事虎。名曰倀鬼。柔吾腹俗語。罷官。居和州雩縣。食菜數人。尤能風水。姑鬻麼之而已。

食鯰。嘗言鱠永。嘗聚賓朋。庵廚　袁子遠庵廚也。以君子遠庵廚之良。謙之曰。高岳鎮靈集仙宮。主表天曹。稱乃嵩岳仙人。掛酌　大系也。承　大系也。禮記。曾子曰。樂正子春之行。合自然。才任軌範。吾來觀汝。投汝天師之位。

而聽哀笛。對落月而聞斷琴也。既至青州。丁距丙居遠百里。邀丙三日後過其家。當相待。固執手歧途。勿言別。丙亦為之潸然。不知涕之何從也。三日往訪。丁妻子出見。枝淚而言曰。先夫捐館。已近四年。其沒也。在公南行之前夕。故不及訃。彌留之際。猶諄諄以失約於公為辭。昨夢至家。言公明日當來。宜難泰俟之。家以公方遠行。未信。今果然矣。丙聞大哭。命其子引至墓所。持尊酒而告之曰。故人故人。已至此乎。向猶謂君寒盟。不意已隔泉壤。而君不遠千里。省我而同行。故人於某。生死厚矣。形泯情親。千古所僅。今酹酒故人之宅。能使猿鶴舊侶。更望顏色乎。言罷大慟。子亦踊哭。行道見之。無不悵弟。忽陰風刺骨。山葉驚飛。見丁於塵霧之中。揮淚拱手。須臾而滅。

非非子曰。昔延陵季子。掛劍徐君之墓。曰。吾心已許之。豈以死而背吾心哉。君子曰。延陵季子之於信也。其至矣乎。然人之信於人也。丁之於丙也。其信乎死矣。而三年至焉。不可謂不信也。斯鬼也。其諸古張元伯之流歟。抑亦鬼之季札歟。

註釋

青州 本古九州之一。地兩廣。自後漢青州刺史治臨淄。歷代遂以其地為青州。金改名益都。治益都縣。明建為青州府。屬山東。清因之。民國廢。今益都縣其舊治也。

長沙 府名。秦置郡。漢置國。其地域皆包今湖南全省。明置長沙府。治也。

貿易 買賣也。○史記。爽約失約也。○李商隱文。郭汾陽功業。還朝尚不欺于廣人。

來何暮 後漢書。張騫與甘父俱出右北平。擊匈奴。而騫後期。友生 詩。金蘭之言。其臭如蘭。○易。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友。相投合也。○世說。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又雲仙雜記。戴宏正每得密友一人。則書於編簡。焚香造祖考。號為金蘭簿。

雲霞 南史。謝譓任達。使氣不營當世。與陽羨范泰為雲霞之交。

枝淚 也。○楚辭。悲秋。薄寒之中。雁雁南飛。送將歸之客。枝淚獨潸潸而自墮。

孤而收之。次捐館舍。（史記。今奉陽君捐館舍。謂死也。）病甚。（漢張敞語。）病日篤。（漢書。）病日臻。（後漢書。）既而病殆。（後漢書。）病篤。（後漢書。）病革。（後漢書。）病亟。（後漢書。）病劇。（後漢書。）病困。（後漢書。）病甚。（後漢書。）病危。（後漢書。）病亟。（後漢書。）病篤

曰。盜可服。不可捕也。盜能見將軍。將軍不能見盜。將軍之能乎。專制一方。揚威千里。長鞭所指。退賊恐懾。區區海盜。何足膏其斧刃哉。書生曰。將軍亦知海盜之能乎。將軍曰。海盜之能。解衝刀放火。夜趁叢泊。猝聞捕誅。潛竄數澤耳。書生曰。以某所聞。固不僅此。將軍問政何以知之。書生曰。以盜言盜。安得不知。姑請試之。將軍悵然。時毓星麗空。海波碎月。萬里無片帆隻舸。書生取簞箬自船頭吹之。不數聲。小舟千百。悉自波中湧出。明炬雪刀。須臾環集。將軍失色。書生笑曰。盜不可捕也。雖然。為國供職。自應爾爾。吾輩豈得犯將軍。聊與將軍戲耳。將軍無恐。復吹簞箬數聲。大呼曰。將軍珍重。某去矣。書生及小舟皆不見。將軍亟命回舟。喪魄者累日。自是不復捕盜。

譚襄敏夫人

註釋

聖人　天子之稱。唐書。蕃人。著白者山人。黃者聖人。

洗心革面　易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又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後因謂改過遷善為洗心革面。

虎穴　喻危險之地也。漢班超時至今猶稱其官。謂入虎穴焉得虎子。見後漢書。

農桑　農事及蠶桑也。經濟　即財政也。今稱經濟學經濟政策等是。

出風入雅　詩有國風大小雅。雅。正也。得書生晚　相見恨晚之謂。

俳優　雜戲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

括硯　陳興義詩。括硯為生題。

嘯聚　呼嘯相聚也。唐書。逐水草而居。每聚事畢去。

梗化　謂梗阻教化也。廣集詩。嶺南人間隙以作。反覆相尋。

謀　伺候敵人。俗稱細作。

諧謔　以言相戲也。

鼓澤　見韓昌黎詩。

簞箬　即箬篷也。軍中吹之以為生涯。

珍重　猶言善加保重也。見釋氏要覽。

宜黃譚襄敏公綸。夫人某氏。初配於李氏。于歸之日。遺矢轎中。臭不可邇。李氏醜之。即反諸其母家。與絕婚焉。由是鄉里聞之。無肯委禽者。時襄敏貧而未娶。夫人之父。使人喻意。願不索其聘。以女歸之。遂納為婦。夫人既淑且慧。不類愚嫗。叩其遺矢之故。終不肯言。後襄敏登嘉靖甲辰進士。歷官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夫人以事名至。宮中出而笑謂襄敏曰。數十年之夢。今日始醒矣。向嫁李氏日。中逢假寐。夢二女使。如內家妝束。導吾至一處。宮闕巍煥。歷門閾數重。忽覺腹漲。欲如廁。女使引至一室。因據一紅捐而遺。覺而穢物汙褻矣。心甚恥恨。然知所夢之必非無故。姑隱忍待之。向所以不告人者。懼人實謂我飾詞。而包其羞也。今至宮中。悉符所見。既而登溷。亦儼然。故處。使吾無當日之夢。不能有今日之事。然無今日之事。又安得有當日之夢哉。

月老弄人何狡獪也。襄敏嚮然。

註釋

宜黃　明世宗嘉靖之年號。今屬江西撫州府。

進士　見科場。

太子少保　舊制有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少傅不常設。授為加銜。

兵部尚書　掌中外武職銓選。不脫衣冠而寢也。

內家　內家謂宮人也。

遺矢　史記。

委禽　婚禮之贄。以為聘定者也。左傳。公孫黑強委禽焉。

于歸　見夕。

矢　尸也。

一飯三遺矢　史記注。江湖之間。謂小兒多。

假寐　詩。假寐永歎。唐韋固旅次宋城南店。有老人向月檢書。固問何書。曰。天下之姻牘耳。入市有眇嫗抱一兒行。

劉秋崖

校獪　史記作狡獪。無賴。猶言游戲也。

舊制。六部之一。掌中外武職銓選。不脫衣冠而寢也。

簡署　舊制。六部之一。掌中外武職銓選。不脫衣冠而寢也。

舊官　舊制。六部之一。掌中外武職銓選。不脫衣冠而寢也。

嘉靖　明世宗之年號。

進士　見科場。

太子少保　舊制有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少傅不常設。授為加銜。

兵部尚書　掌中外武職銓選。不脫衣冠而寢也。

內家　內家謂宮人也。

遺矢　史記。

委禽　婚禮之贄。以為聘定者也。左傳。公孫黑強委禽焉。

于歸　見夕。

矢　尸也。

一飯三遺矢　史記注。江湖之間。謂小兒多。

假寐　詩。假寐永歎。唐韋固旅次宋城南店。有老人向月檢書。固問何書。曰。天下之姻牘耳。入市有眇嫗抱一兒行。

校獪　史記作狡獪。無賴。猶言游戲也。

劉秋崖

宜黃　明世宗嘉靖之年號。今屬江西撫州府。

進士　見科場。

太子少保　舊制有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少傅不常設。授為加銜。

兵部尚書　掌中外武職銓選。不脫衣冠而寢也。

內家　內家謂宮人也。

遺矢　史記。

委禽　婚禮之贄。以為聘定者也。左傳。公孫黑強委禽焉。

于歸　見夕。

矢　尸也。

一飯三遺矢　史記注。江湖之間。謂小兒多。

假寐　詩。假寐永歎。唐韋固旅次宋城南店。有老人向月檢書。固問何書。曰。天下之姻牘耳。入市有眇嫗抱一兒行。

校獪　史記作狡獪。無賴。猶言游戲也。

舊制。六部之一。掌中外武職銓選。不脫衣冠而寢也。

簡署　舊制。六部之一。掌中外武職銓選。不脫衣冠而寢也。

舊官　舊制。六部之一。掌中外武職銓選。不脫衣冠而寢也。

嘉靖　明世宗之年號。

進士　見科場。

太子少保　舊制有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少傅不常設。授為加銜。

兵部尚書　掌中外武職銓選。不脫衣冠而寢也。

內家　內家謂宮人也。

遺矢　史記。

委禽　婚禮之贄。以為聘定者也。左傳。公孫黑強委禽焉。

于歸　見夕。

矢　尸也。

一飯三遺矢　史記注。江湖之間。謂小兒多。

假寐　詩。假寐永歎。唐韋固旅次宋城南店。有老人向月檢書。固問何書。曰。天下之姻牘耳。入市有眇嫗抱一兒行。

校獪　史記作狡獪。無賴。猶言游戲也。

劉秋崖

包羞　易。包羞。疏。言所包羞恥之事。

月老　詩。假寐永歎。唐韋固旅次宋城南店。有老人向月檢書。固問何書。曰。天下之姻牘耳。入市有眇嫗抱一兒行。

包羞　易。包羞。疏。言所包羞恥之事。

月老　詩。假寐永歎。唐韋固旅次宋城南店。有老人向月檢書。固問何書。曰。天下之姻牘耳。入市有眇嫗抱一兒行。

包羞　易。包羞。疏。言所包羞恥之事。

月老　詩。假寐永歎。唐韋固旅次宋城南店。有老人向月檢書。固問何書。曰。天下之姻牘耳。入市有眇嫗抱一兒行。

舊家　舊家看打內三歲女。來指曰。此君之妻也。眉間常貼小花鈿。問之。曰。昔在湖濱之祿。乳母陳氏抱以付奴。投於衆中。刺之而走。又十四年。相遇於秦中。為狂賊所刺。因述前事。相與感慨。

舊家　舊家看打內三歲女。來指曰。此君之妻也。眉間常貼小花鈿。問之。曰。昔在湖濱之祿。乳母陳氏抱以付奴。投於衆中。刺之而走。又十四年。相遇於秦中。為狂賊所刺。因述前事。相與感慨。

舊家　舊家看打內三歲女。來指曰。此君之妻也。眉間常貼小花鈿。問之。曰。昔在湖濱之祿。乳母陳氏抱以付奴。投於衆中。刺之而走。又十四年。相遇於秦中。為狂賊所刺。因述前事。相與感慨。

簡署　舊制。六部之一。掌中外武職銓選。不脫衣冠而寢也。尚書見棘闈題句。假寐。詩。假寐永歎。唐韋固旅次宋城南店。有老人向月檢書。固問何書。曰。天下之姻牘耳。入市有眇嫗抱一兒行。

舊官　舊制。六部之一。掌中外武職銓選。不脫衣冠而寢也。尚書見棘闈題句。假寐。詩。假寐永歎。唐韋固旅次宋城南店。有老人向月檢書。固問何書。曰。天下之姻牘耳。入市有眇嫗抱一兒行。

簡署　舊制。六部之一。掌中外武職銓選。不脫衣冠而寢也。尚書見棘闈題句。假寐。詩。假寐永歎。唐韋固旅次宋城南店。有老人向月檢書。固問何書。曰。天下之姻牘耳。入市有眇嫗抱一兒行。

舊官　舊制。六部之一。掌中外武職銓選。不脫衣冠而寢也。尚書見棘闈題句。假寐。詩。假寐永歎。唐韋固旅次宋城南店。有老人向月檢書。固問何書。曰。天下之姻牘耳。入市有眇嫗抱一兒行。

內家　內家謂宮人也。春風隨馬尾。柳花遍處。李賀詩。

內家　內家謂宮人也。春風隨馬尾。柳花遍處。李賀詩。

內家　內家謂宮人也。春風隨馬尾。柳花遍處。李賀詩。

臨川劉秋崖先生曠達士也。冬夜讀書甚勤。常忘寢。鄰有少婦。亦夜紡不輟。聲相聞也。一夕漏二下。聞窗外窸窣有聲。響於時淡月微明。破窗窺之。見一婦人徬徨四顧。手持一物。似欲藏置。恐人竊見者。屢置而屢易其處。卒置稿稊中而去。秋崖燭得之。乃一麻繩。長二尺許。腥穢觸鼻。意必縊鬼物也。入室閉戶。以繩壓書下。靜以待之。已聞鄰婦輟紡而歎。歎不已。復泣。穴壁張其狀。則見縊鬼跼蹐婦前。再拜祈求。百態慫恿。婦睨視數四。遂解腰帶欲自經。縊鬼喜極踴躍。急自攜飛出。婦則仍結其帶。有躊躇不行之狀。秋崖知鬼竟縄也。無繩必不能為厲。遂不呼救而還坐讀書。有頃。聞鬼款其門。秋崖叱曰。爾婦人。我孤客。門豈可啟乎。爾能入則入。鬼曰。處士命我入。我入矣。則已入。曰。適亡一物。知處士藏之。幸以見還。秋崖曰。爾物在某書下。爾能取則取。鬼曰。不敢也。曰。然則去耳。鬼曰。乞處士去其書。不然。恐處士且驚。秋崖笑曰。試為之。看吾驚否。鬼乃嘖血滿面。散髮至腰。舌長尺餘。或笑或哭。秋崖曰。此爾本來面目。何足畏。技止此乎。鬼又縮舌結髮。幻為好女。夭裊而前。示以淫媚之態。秋崖晏不動。鬼乃跪拜而哀懇。秋崖問欲得繩何為。曰。藉此以求代。庶可轉生。無此則永沈泉壤。幸處士憐之。秋崖曰。若是則相代無已時也。吾安肯為死者之生。使生者死乎。冥間創法者何人。執法者何吏。乃使生者有不測之災。而鬼亦受無窮之虐也。庸可令乎。吾當作書告冥司論其理。破其例。使生爾。鬼曰。如是則幸甚。不敢復求代矣。秋崖取硃筆作書訖。付之。鬼曰。乞焚之。乃能持。焚之。而書在鬼手。乃欣喜拜謝而去。還視鄰婦亦無恙。

註釋　臨川縣名。明清皆屬江西撫州府。今屬江西豫章道。曠達　任心自適。不拘束也。北史。魯識澤遠。曠達不羈。杜甫詩。幸未拆杖撐聲　憲軍　徬徨　見夕。憑憑本作蹭蹬。亦憑憑俗作。史。其義謂誘導他人行　憲憲事也。如漢書衡山王傳。日夜蹭蹬史王謀反是也。自經　見石室處士　躊躇　猶豫也。楚辭。孰安而躊躇。孰其門子。歎叩也。○晏子。前驅歎門。處士　清俟　不仕之士也。○孟子。本來面目　猶嫂　嫂。○處士橫議。本來面目。傳習錄。不思善。不思惡。時謂本來面目。嫂也。豹貌。○李賀詩。嫂裊裊帶金蟲。　衆壤　見青州貿　無憲　風俗通。上古之世。草居露宿。憲噬人蟲也。養食人心。凡相問曰無憲。○爾雅注。今人云無憲。謂無憂也。

錢氏女

郭氏子聘錢氏女。親迎之日。魚軒至門。得二女。相爭辨。其家驚怪。亟名其母家。既至。二女皆泣就母懷。與凡弟通款。皆曰請除妖妄。母家亦竟莫能辨。因令各疏母家事。纖悉皆知。其母曰。吾女左足跟有小黑點。就驗則皆有之。復各驗左臂紅印。印亦宛然。以至手足箕斗。無不符契。或私謂曰。是妖怪所為。形聲之間。何難盡肖。彼此互為姪媚而來。若於牀第間試之。則或莊或謔。或淫或貞。真偽立見矣。郭氏子挾二女就寢。觀其所為。亦竟莫能辨。試驗之法殆窮。母忽心設一策。命立機於地。約曰。能超過者為吾女。不能者殺之。因掣劍以俟。一女惶惑無策。漸泣自陳。一女閒言即躍而過。因前砍之。應手而滅。蓋深閨弱女。步履艱難。安能躍機而過哉。其躍者之非女明矣。此妖不及思。而為人所賣也。

註釋　親迎　親迎者。本壻親自迎娶之辭。○詩。親迎於渭。曰斗。不成斗曰箕。　牀第　牀第之言。不論閨況。在野乎。　魚軒　左傳。歸夫人魚軒。○注。魚軒夫人車。以魚皮為飾。　箕斗　人之手指紋成螺旋形者

胡好好

天津何生有別業臨河干。距所居三里許。妻張氏美而姤。生素狎邪。而懼為張覺。每託故居別業。乃得一宿妖姬。再納淫嫗。而張不知也。候值清明。天氣晴朗。花柳爛漫撩人。生河上翔翔。逢一少女。淡妝素服。嫋娜而前。生注眄。睨不移睛。女亦目成。生挑之曰。何處麗人。獨行何處。女低應曰。竟渡生曰。地非秦淮。人如桃葉。渡江不楫。烏能不畏橫流哉。女笑曰。既已知之。不解迎接。饒舌何為。生狂喜曰。迎接久矣。乞降芳趾。女以目示生。生會意。乃前行。女遙遙相從。逢人莫之識。既至別業。不暇問姓氏。成歡而後言。女自云胡氏。名好好。新寡。夫族單門。鄰童暴橫。懼為所辱。將逃之母家。不意阻影津梁。復見誘于吉士。幸勿見委。雖列身妾媵。所不辭矣。生心畏妻妬。囁嚅難言。不覺有負心之語。女頻蹙曰。薄命之人。不自持慎。湯情再辱。亦復何憾。誠恨既覩君子。旋復棄捐。遂如楊柳東西。客舟空繫。含寃茹歎。慙恚無窮。悵有赴長流以自潔耳。言罷淚零。不勝悲悼。生不得已告之故。女收淚言曰。郎誠見采。是亦何難。妾母家近在河西。一葦可杭。花月之宵。便與郎會。風雨之夕。便與郎離。以此地為王司空別業。富有犢車麈尾之清乎。生曰。計亦甚善。第一水盈盈。屢使天孫夜渡。奈羅襦之沾露何。女曰。君勿憂。家有漁舟。少習水性。伺家眾就寢後。便可擊楫渡江矣。既而期會數月。殊無失約。生自清明之遊。託以讀書辭家。長居別業。不復歸卧張所。張亦不往。唯一介往還而已。久之。生恐張見疑。晝日歸家。將圖薦夕。遥見一少年書生。形容都麗。徑入其室。生怪之。伏門外而窺。正念間也。遂聞共入寢室。嬌聲媟語。殆不可聽。生大怒。突入中門。求劍不得。求僕婢不得。乃隅

聲呼妻。問爾室何人。時張方與書生交歡。猝聞生至。股栗不能出聲。欲推起藏匿。書生堅抱張不令脫。且婬且笑。神色自如。事終仍抱張而臥。不令著衣褲。張窘極。因大呼有賊。書生亦大呼曰。吾爾夫也。賊安在。時生已衝入寢室。啟帷發被。將執書生而斬之。瞥視大驚。連曰怪事。第見抱妻而裸臥者。非書生。乃好好也。好好見生。迴眸微笑。仍抱張不釋手。張怖懼稍定。乃見書生化為麗女。轉復驚駭。生瞥視眾立。半晌無言。倏忽之間。好好又變書生矣。對生而婬張。張羞慚無地。婉轉嬌啼。生知是妖怪所為。攘臂登牀。從中擘之。書生舍張而抱生。張手足仍若束縛。舉不能運。而生眩惑之際。視抱已者則又好好也。謂生曰。郎乃忘我。不記別業共枕時耶。遂以一手接生胸。一手褫生衣。與交歡焉。生初力撐。竟不得動。而為好好所擬。顛復不自持。既而力竭偃臥。厠身於二女之間。恍惚如夢。左抱右擁。轉覺歡洽。而怖怒之情頓消。好好乃笑曰。與君同寢者半載。與君妻同寢者亦半載。數日之間。兩地酬酢。曾無休暇。雖泡彼注此。於我無與。然本同合內外。博兼寵。以為同類光。今既交惡矣。尚何留焉。我素性廉潔。不欲媚人而有所取。適所受于君者。願仍還之君妻。吾事畢矣。眸眼之際。復成書生。與張媾精。張無如何。唯有順受。生亦倦憊已極。眸視而已。夫婦相對。各有慙色。良久。書生整衣下牀。鼓掌大笑。舉手高揖曰。吾去矣。變為野狐。騰躍而出。遂不復至。初生以清明之遊而不反也。次日書生造訪其家。張見而悅之。三見而通焉。鄰人咸聞而醜之。而生不知也。至是狐乃自洩其事。

非非子曰。子與氏有言。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當生之如河上

也。邂逅絮者。即此抱衾於其室者哉。一身兩役。報亦巧矣。嗟呼。依古以來。定婁豬于閨中。活秦宮於花裏。而曾不顧者。又何多也。

註釋

天津　縣名。清屬直隸天津府。今屬直隸津海道。別業　田園之別置於他處者。修營別業。潛河上翔翔　翔翔。鳧鷖在涇。鳧鷖在渚。公尸燕飲。福祿攸同。采菽采菽。筐之莒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秦淮　水名。源出溧水縣東北。流經江寧縣南。至三山門入江。桃葉　因王獻之寵妾桃葉而名。渡在秦淮口。按歲和云。延尚之詩。洞簫聲怨。桃葉渡邊。簡文詩。桃葉映清流。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逸　逸。今本作佚。單門　單。音擅。孤寒之人也。今之閘尹也。韓愈文。止將也。詩。無羊。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犉。牛七尺曰犉。

遊無處　久。牛倡儒為淮南節度使。滑河上翔翔　翔翔。鳧鷖在涇。鳧鷖在渚。公尸燕飲。福祿攸同。采菽采菽。筐之莒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秦淮　水名。源出溧水縣東北。流經江寧縣南。至三山門入江。桃葉　因王獻之寵妾桃葉而名。渡在秦淮口。按歲和云。延尚之詩。洞簫聲怨。桃葉渡邊。簡文詩。桃葉映清流。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逸　逸。今本作佚。單門　單。音擅。孤寒之人也。今之閘尹也。韓愈文。止將也。詩。無羊。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犉。牛七尺曰犉。

參差　嫘。澧浦嬪娥　嬪娥。亦作娥嬪。目成　以目通意也。楚辭。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心交　謂背棄恩義也。何休公羊傳注。大夫尹氏之類。頻顧　頻顧。猶頻頻。與擊戚通。不安之貌。已既　已。語助。君子　女稱夫也。詩。緑衣。緑兮衣兮。緑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庭樹　庭。直也。詩。小雅。庭燎之光。南史。吳越王錢鏐。與梁武帝同日生。梁簡文詩。洞簫聲怨。桃葉渡邊。簡文詩。桃葉映清流。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逸　逸。今本作佚。單門　單。音擅。孤寒之人也。今之閘尹也。韓愈文。止將也。詩。無羊。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犉。牛七尺曰犉。

參差　嫘。澧浦嬪娥　嬪娥。亦作娥嬪。目成　以目通意也。楚辭。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心交　謂背棄恩義也。何休公羊傳注。大夫尹氏之類。頻顧　頻顧。猶頻頻。與擊戚通。不安之貌。已既　已。語助。君子　女稱夫也。詩。緑衣。緑兮衣兮。緑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遊無處　久。牛倡儒為淮南節度使。滑河上翔翔　翔翔。鳧鷖在涇。鳧鷖在渚。公尸燕飲。福祿攸同。采菽采菽。筐之莒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秦淮　水名。源出溧水縣東北。流經江寧縣南。至三山門入江。桃葉　因王獻之寵妾桃葉而名。渡在秦淮口。按歲和云。延尚之詩。洞簫聲怨。桃葉渡邊。簡文詩。桃葉映清流。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逸　逸。今本作佚。單門　單。音擅。孤寒之人也。今之閘尹也。韓愈文。止將也。詩。無羊。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犉。牛七尺曰犉。

參差　嫘。澧浦嬪娥　嬪娥。亦作娥嬪。目成　以目通意也。楚辭。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心交　謂背棄恩義也。何休公羊傳注。大夫尹氏之類。頻顧　頻顧。猶頻頻。與擊戚通。不安之貌。已既　已。語助。君子　女稱夫也。詩。緑衣。緑兮衣兮。緑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介　介與个通。謂一人也。左傳。都麗興麗都同。猶美麗也。介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都麗興麗都同。猶美麗也。酬酢　易。是故可與酬酢。注。酬酢猶應對也。把彼注此　詩。把彼注茲。注。取彼以益此也。睕眼　見卻影。嫮精　萬物化生。女陰陽相感。合其精則萬物化生也。子輿　孟子。名軻。鄒人。子輿氏。避逅　詩。邂逅相遇。注。邂逅不期而遇曰邂逅。不聚　詩。今夕何夕。見此聚者。注。聚會也。萬舞　左傳。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注。振動也。萬舞。武舞也。抱衾裯　詩。抱衾與裯。傳。衾被。裯牀第也。秦宮人名。後漢梁鴻適吳。依皋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其相敬。乃與俱歸。賓待之。數月。謂曰。吾欲隱居以求志。今將變節以從俗。非大丈夫所為。鴻曰。正吾志也。乃共入霸山中。耕織為業。詩。作詩二篇。章帝聞而徵之。鴻乃變姓名。與妻子俱之齊魯。後至吳。依大家

道上輿中。有穀數粒。忽翟然曰。積農人三時之勤。為人生日食之需者。奈何令棄污穢中。即命僕拾取。以水滌之。歸至家。其子迎謂曰。午晌時有數人衣服鮮楚。成隊自室中出。語我曰。爾家逐我。今去之西村顏常家。遂冉冉出戶。視室中財物盡亡矣。復見黃蚊億萬出倉中。頃刻蔽空。望西而去。而倉中無粒穀存矣。父子跌足懊歎。其家頓貧。數年間。田產鬻盡。死亡相繼。其子竟以饑寒委溝壑。蓋華侈素習。不能復以勤儉持其後。天禍又從而施之。以至於斯也。其父復夢人告曰。我穀神也。感爾昔日織中相救念之不忘。當以爾身之食給爾。乃有黃蚊億萬。飛來其家。盡化為穀。食盡復來。至死乃已。嗚呼。天地生財。本為人用。必撙節流通。而後不弊。近世窖錮之徒。至於父借鍵鑰。母取箕帚。猶不肯與。其貪吝之意。欲取錢神而囚之。錢神豈可囚哉。而紈袴膏粱之子弟。承襲餘蔭。肥田萬頃。廣廈千間。揮金如土。至於舉手一擲。輒費中人十家之產。是錢神既來而斧鉞逐之。錢神又豈可逐哉。夫曰錢者不智。逐錢者不仁。不仁不智。直不可以為人。區區用財之道。又無足論矣。

註釋

落拓　北史。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

青錢　舊制。錢以紅銅六成。白鉛四成配鑄者。謂之黃銅。五成。白鉛四成。配鑄者。謂之青錢。以黃銅一分。黑鉛六分。半。錫二分四配鑄者。謂之青銅。

白金　即銀也。爾雅。白金謂之銀。

錳　國語云。二十四銖為一兩。二十兩為錳。疏。見夕四馬一車四馬也。古人駕車。皆用四馬。兩服兩驂。故謂用財無節也。

鬻　賣。

奢侈　而任氏折節為儉。史記。富人爭貴所愛。恍惚視物品。無節也。力田富於陽十二萬戶。飛燕外傳。早有私。又穿其衣。見其私。

豪富　豪富之人。

暴殄　天物。所生之珠也。色白如銀。發五色光彩。圖者尤極珍貴。

綺羅　舊唐書。顏師古傳。綺羅之賓。私男女之陰。均曰私。

燦爛　光色。

珍寶　珍珠蚌及珠母所生之珠也。色白如銀。發五色光彩。圖者尤極珍貴。

瑟瑟　通雅。瑟瑟有三種。寶石如珠。真者透碧。燒者圓而明。

國之水料燒珠亦借名焉楚。鮮明潔楚也。冉冉行貌。楚辭。老冉冉其將至兮。懼修名之不立。本作趙。見禮記。趙於埴于溪谷也。華侈晉書。性奢靡。侈在華俗調掌財帛之神。俗法度解。今俗以節省為撙節。二字。見禮記。本作趙。

見殿角一敗鼓。米書宛然。遂破之。得血數升。及人骨若干。魅遂絕。

註釋

常德　縣名。清屬湖南省。治武陵。民國廢府。改武陵為常德。

滇　滇即雲南也。雲南古名。

館舍　客館也。王庭詩。千里就館舍。

日暮途遠　伍子胥事。見史記。楚辭。遠逝以流亡。

耳房　屋側小房。

鋼瓦　定陶王故宮及左右習知唱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

定陶王　漢書。元帝留好音樂。或買倡於市。或置鼓於殿下。自臨軒檻上。賫銅九以擿鼓。聲中節。後宮及左右習知唱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

曼　漢書。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也。

馬　曼澤也。言其質柔而色理光澤也。

盧鐶鐵　盧鐶鐵。持以淮賊。賊相告曰。畏楊公鐵星。不畏利槊堅城。惟畏楊公鐵星。

漆牀　晉束皙補亡詩。有客有客。亦既見止。有客有客。亦既抱止。有客有客。亦既留止。有客有客。亦既安止。

白月　杜甫詩。白月照高棟。

婀娜　與嫋娜同。

延竚　久立也。楚辭。延竚乎吾將反。

都曇答臘鼓　古今樂錄。都曇出小以小槌擊。名曰都曇鼓。似腰鼓而小。以羊皮冒兩頭。中設小絚。以小槌擊之。其聲甚震。俗謂之前卻鼓。

鐵星　北史。楊津除定州刺史。州人號為鐵星。嚴柔

蜀商

蜀有商人。某甲。居貨漢口。性誠樸。而不善持籌。每為同夥者欺。商知之。亦不較。一日獨立店門。有美人翩然而入。直上其樓。商疑為倡女。而同夥者之私之也。將召而詰之。美人從樓上語曰。君勿疑。吾乃狐也。欲傚此樓。故來耳。幸日以白飯一器餉我。當有以報商諾之。不復言。卧以飯往。寂無所見。信其果狐也。設飯而下。抵暮往取器。則磊磊者在椀中。視之白金也。商驚喜。次日復設飯。復得金如前。日以為常。同夥詢知其事。因先往取器。冀得金。至則椀中飯如故。乃笑

謂商誑己。傾其飯而下。及商往。則金也。同夥惡曰。金自樓出。公物也。當均析之。商未應而樓上語曰。吾以金予某。賞其朴也。若輩盜賊其行。每私其囊橐以欺某。不罰幸矣。復望得賞耶。敢言析金者。嘗吾石。語畢。有石擲地上。地為之裂。夥愈且懼。乃不敢言。後夥眾謀欲殺商。而分取其金。置毒酒中。邀商飲。商未識也。忽樓上叱夥曰。跪跪。夥不覺皆跪。又叱曰。拜。夥皆向商亟拜。商訖異。急扶之起。則皆膝屈不可伸。樓上又叱曰。好自陳其罪。夥皆涕泣向商曰。偶萌惡念。利君財。實欲圖君。設毒酒待君矣。又聞樓上叱曰。有毒酒何不自飲。於是數人趨起取酒將分飲之。商亟奪覆地。火光星爆。樓上大笑曰。公誠長者。姑為公貸此數人死。令長跽三日謝罪。然此輩不可與居。公宜亟去。吾亦從此逝矣。於是見美人緣梯而下。含情流睇。徐徐出戶而去。商追謝之。不復見矣。夥果跪三日而後能起。狐居樓凡三年。商得金無算。遂迫成都為富人。立狐仙祠焉。

非非子曰。快哉狐也。俠哉狐也。神哉狐也。商何以得此於狐哉。忠厚之報也。嗚呼。中孚可及豚魚。況狐之靈者乎。

毛生

前明熹廟時。天下多故。盜賊充斥。錦帆綠林之徒所在多有。洪州數舉子入都。挾資頗重。道涯

註釋

蜀見銀手圖。居貨居其貨以待價也。漢口地名。在今湖北夏口縣。史記。其奇貨可居也。漢水入江之口。故名。持籌計算也。七發。論天下之精微。理焉。孔叢子。博物之君。非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磊磊石衆多貌。楚辭。磊磊分萬壑爭流。白金顏見西村詩。囊橐于囊。長者漢書賈大長。睽睽視也。曹植賦。明睽睽。睽睽承歡。厲輔承歡。中孚豚魚。中孚卦名。中孚豚魚吉。中孚信也。成都府是也。

徐之間。一少年求附舟。叩其所自。自云施姓。蓋亦應春官試者。為獨行恐盜。故來。語作吳音。窺其行李衣冠。似是烏衣子弟。既入舟。取筒中佳茗。煎以江水。遍飲同袍。俊語名談。傾一座。衆皆悅之。以為良友。恐不得當也。已而江岸夕陽。亂流明滅。孤舟泊蘆葦間。少年進曰。江天暮景殊佳。某有短笛。願為諸君一奏。遂攝管。倚篷吹之。悠揚數弄。直使魚龍驚飛。蛺鼉欲躍。衆皆擊節曰。桓伊李牟。今復生矣。語未畢。忽一豪客躍入舟中。持一鐵柄傘。奮擊少年。墮水死。呵曰。悍奴不巧食村落。來此奚為。衆視其人。形容怪偉。鬚髮林林如蝟戟。皆駭極仆跌。結舌重呼曰。賊賊。客曰。公等非赴試者耶。曰然。有重資耶。曰有之。願獻賊。賊毋殺我。客笑曰。余不殺賊。賊真且殺公。適吹笛號衆者是也。衆皆起謝。客曰。賊衆且悍。夜將報余。是者可暫去前三里村高翁店一宿。無患也。不畏者留。更看余殺賊。於是去者半。留者半。客戒留者先寢。聞呼則起視。自引酒狂飲。連飛數十觥不醉。飲罷。取鐵柄傘杖之而臥。鼾聲如雷霆。衆假寐俟之。夜半忽聞客呼曰。賊至矣。扶傘踞船頭。時月黑星微。辨人影。一賊持刀奔客曰。若殺我弟。我今取若頭。客不答。即舉傘格之。賊應手而仆。刀槊環進。客從容揮傘。呼呼作風聲。與蘆葦瑟瑟相應。賊左右撲刺落水。鋒賊奔逃。客已奪得賊弓矢。連發射之。盡告斃。觀者股栗。汗流浹衣。稍客忽挾傘入艙坐。神氣瀟然。衆酌酒勞客。復飛數十觥。掀髯謂衆曰。公等窮年佔畢。足跡不出三里外。寧知世路之嶮巇哉。衆唯唯。又曰。國家求才待用。自惟有其具。則進。苟平平。胥坐牀頭弄稚子。無以父母之身。輕飲虎狼之口也。今第行無畏。衆羅拜曰。向者不敢啟問。今將單活我。恩厚矣。願聞姓名。以圖

報效。客感扶之起。舉拳扣舷曰。余亦非將軍。亦無姓名。亦不望報。吾去矣。一躍而逝。既而春闈一舉子逢客於號舍。心訝此君能挽兩石弓。復能識丁字。真異人也。趨前問無恙。客睨視若不相識。亦不答。即入號熟寢。窺其舍。錢硯斑管各一。別無長物。初不敢呼問。客直睡一晝夜不少寤。次日午晌。舉子文已畢。將繕寫。心德客慮其沈睡。將不克終卷。欲以己餘勇貢之。遂呼客。客大恚曰。豎子敗吾事。斷送會元矣。舉子跼蹐不知所對。既而客歎曰。毛生毛生。豈非命也。夫千金之璧。當首貢王廷。安能隨行逐隊。自居中後。為渴驥漢挪揄哉。今以吾丈與公。可獲亞名。亦不負公數千里冒險跋涉也。索紙書之。風行海濶。三藝立成。擲于舉子之前曰。吾去矣。即挾空卷投有司。稱疾而出。舉子閱其文。允稱傑搆。書法亦矯健非常。嗟嘆不已。因棄己作。書客文以進。果成進士第三名。

非非子曰。余聞鄉先生述毛生事甚悉。惜失其名字。嗟乎。天地奇氣。必有所鍾。畸人傑士。宜不絕于世。顧有幸有不幸。斯隱顯異焉。使毛生建高牙。擁大纛。虎賁鷹揚。立功萬里外。則班衛之勳。豈多讓哉。即不然。以彼其文。掇巍科而冠多士。秉筆詞翰之林。亦足與枚馬鄒揚輩爭烈。何至霧鱗雲爪。首尾不詳若是哉。昔宋景濂錄秦士。余紀毛生。文雖不逮。有同慨云。

註釋

熹廟　熹者熹宗廟號也。　**充斥**　象多也。○左傳注。充滿斥見。言其衆多也。　**抱甕之士也**　○秦申歲時記。進士下第。當年七月。俗獻新文。求援解試。故曰。挽花黃。舉子忙。雅俗共賞。　**徐閭其氣寬**　舒。東性安徐。故曰淮徐。春官試制也。故稱會試。秋閭鄉試。蓋沿宋制。　**行李**　見遵義寒。　**烏衣子弟**　烏衣巷名。晉時貴族如王謝諸多居此。故稱貴家子弟曰烏衣子弟。其巷在今江寧

洪州　隋時置。即今江西南昌。舊治也。　**舉子**　被舉應試者。

城。劉禹錫詩。來鴻去鴈洛陽城。擊節　晉魏時王謝之世。有擊節嘆賞之事。柜伊　晉譙國銍人。字叔夏。小字野王。官至尚書。及卒。中古稱有蠙珠。烏衣巷口同袍　詩。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蠙兜　謂月也。月中古稱有蠙珠。及卒。搗藥鼓吾　

田錢・呂穆公胡大監昌遇之甚厚客有舉詩曰捉盡寒燈不成熒胡曰一渴睡漢耳呂涉言行也亞名次名也即陞行曰跋水行曰涉路之難也○詩大雅云亞飢後世所稱之亞飢亞飯是也○詩小雅巧言云躬之阻遄已不大夫跋涉筆落九天傑作

高牙大纛　居高位者之儀仗也○歐陽公集古錄跋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唐書李愬傳愬之致仕者

進士見科場鄉先生　鄉中大夫之致仕者

畸人　莊子畸人者奇異之人也一說畸於人而侔於天畸人人之侔天也○陵川集畸人傳言威武奮揚如虎與鷹也○贊曰畸於人而侔於天畸人之謂歟

跋涉　路之難也○詩小雅巧言云躬之阻遄已不大夫跋涉

風行海澨　喻其文思之迅捷也○傑搆之文即傑作謂傑出之文也○陵川集畸人傳言威武奮揚如虎與鷹也○贊曰畸於人而侔於天畸人之謂歟

亞名　亞次名也即行曰跋水行曰涉亞飢後世所稱之亞飢亞飯是也○詩小雅巧言云躬之阻遄已不大夫跋涉

風行海澨　喻其文思之迅捷也○傑搆之文即傑作謂傑出之文

亞名　亞次名也

揶揄　謂嘲弄之也○晉陽秋羅友言首旦出門中逢一鬼大見揶揄

逢一鬼大見揶揄

揶揄　謂嘲弄之也○晉陽秋羅友言首旦出門中逢一鬼大見揶揄

風行海澨　喻其文思之迅捷也○傑搆之文即傑作謂傑出之文

亞名　亞次名也

揶揄　謂嘲弄之也○晉陽秋羅友言首旦出門中逢一鬼大見揶揄

逢一鬼大見揶揄

高牙大纛　居高位者之儀仗也○歐陽公集古錄跋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唐書李愬傳愬之致仕者

進士見科場鄉先生　鄉中大夫之致仕者

畸人　莊子畸人者奇異之人也一說畸於人而侔於天畸人人之侔天也○陵川集畸人傳言威武奮揚如虎與鷹也○贊曰畸於人而侔於天畸人之謂歟

跋涉　路之難也○詩小雅巧言云躬之阻遄已不大夫跋涉

桐城張小姐初從其父督學江蘇居江陰署中之大雅樓。牕外植一株高與樓齊。每日梳洗畢。從牕隙間傾盆水其下。一日亡金耳環一。遍覓不得。窮詰女使亦不得。終疑女使匿之也。後小姐歸某鉅公為夫人。復從夫督學江蘇。亦居大雅樓。一夕倚牕看月。見樹上一小枝金光爛然。心甚異之。次日尋視。則所失耳環在焉。始悟向者環落水盆中。倾水時掛於枝上也。舊地重來。珠還璧合。事亦巧矣。

註釋　桐城縣名。清屬安徽安慶府。今屬安徽安慶道。小姐女子之通稱。常州府。今屬安徽安慶道。小姐女子之通稱。江蘇蘇常道。鉅公尊者之稱。李賀文云珠還海出寶珠光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阯郡界。實到官。革易前弊。珠復還。今以喻物之失而復得者。

三官神

臨川吳甲。賈黔中。當與黔人之女私。女曰。郎家距此數千里。一旦遠歸。別還淑配。妾如殘秋敗葉矣。甲曰。某雖歸。必旋來。謀與卿偕老。何乃出此言。女轉嗚咽。甲亦愴然。無以慰諭之。乃曰。卿不信。立誓可乎。女頷之。地有三官廟。神素靈顯。共詣廟焚香。矢之曰。男某女某。為結私緣。願諸佳偶。千里同心。九原共穴。有渝此盟。神明殛之。既立誓。情好愈篤。將圖偕奔。女曰。無庸也。君鄉人客黔中。與妾父善者不下十餘人。妾父素重君。若因鄉人為媒修致禮而求娶。其誰曰不然。又何必以遷賄之行。為人哂笑哉。甲曰。甚善。然頃得嚴君手諭。令某暫回。以慰思念。某不敢違。計往返不及期年。某更得銜父命而通姻好。不亦善乎。女然之。臨行之前夕。謂甲曰。終始之盟。

固不忒矣。但早至一日。則多受一日之賜。若稽以歲月。將有子晳委禽之戀。妾雖捐骨泥泥。其如三生飲恨何。甲曰。吾已寓意鄉人。為某爺柯。當無他虞。某亦起期至矣。灑淚而別。既歸。甲父為聘封氏女。甲不能違已復得黔中鄉人書。言君議昏某翁。可不辱命。但當速來。完其好事。甲素畏父嚴。不敢以聞。進退狼狽。而背誓之念遂決。不復稅黔中之駕矣。將通女於封氏。先三日。台屬者割牲。將告祖廟。忽有三人從南來。形表偉異。遽奪屠者刀。擒甲而割其陰。擲于地而去。旁人奔救不及也。甲既闢。昏絕數四。傳藥半年。乃能起。親迎不果。封氏之女。亦別適焉。後父母物故。家道凋零。甲以腐疾。不任遠商。年六十餘。遂至乞食。嘗挈孫來余族。兒童見之。無不誚。尋以創發死。

非非子曰。桑濮之行。君子所恥。然始之以情。繼之以禮。終之以義。雖不可訓。猶有取焉。若唐元九所為會真記。始亂終棄。飾曰補過。幸崔氏寡廉鮮恥。轉眼憐人。不然。璧之破也。豈能再璞。崔氏之過。又將焉補。忍人之言。何其佞也。而人不之非。神奠之殛。甚矣其漏網矣。於甲也又何誅。

註釋

臨川　見劉秋崖。**黔**　見遵義軍。**偕老**　言為夫婦相偕至老。詩。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嗚咽**　見夕頷之。**三官**　道家以天官亦曰三元。後漢書劉焉傳注引典略。熹平中。漢中張脩。為五斗米道。以符咒療病。其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五斗米以為常。李商隱詩。三官箋奏附金龍。原。京當作原。地在九原。京同穴。詩。死則同穴。墓地曰穴。**渝盟**　渝。變也。左傳。盟無享國。**佳偶**　有女始笄。始選佳偶。**九原**　禮。以從先大夫于九原。晉卿大夫之墓。**憂修**　楚辭。吾令羲修以為理。羲修伏羲氏之臣。理。

通辭理言為媒也今人猶為媒曰蹇修本此遷賄以我賄遷崇哇笑大笑也詩以爾車來哇其笑矣遷命衛父命衛君命而使雖遷不閒禮不貳不過而不變也四時不忒易故日月遷也遷期限期也期俱至遷命傳咸表出征皆有死莫不飲恨而不得發洩也江淹賦江之右磐進退實為父親損益之文進答柯不克娶妻如何匪答三生三生即三世轉生之意也白居易詩世世生生不斷絕共疑巢前身後身至漢人始有此說親迎見舅姑之義夏也布葉秋落也也中冬亦聚也情實色會真記元稹自敘特假他姓以廟記傳奇所補過會真記張生賦一章以謝鶯鶯還鶯大笑也詩以我賄遷舉爾車來以我賄遷本此舉父命舉父命也禮不貳不過而不變也四時不忒易故日月遷也詩

能脫。遂羞痛俱死。死猶相黏。同棺而葬之。其靈異如此。鄒忠介元標微時。三至而三不得上。詢其故。於人。人曰。子之鞾。革物也。神必惡此。蓋易之。易布鞾乃登。既謁廟。見神旁有鼓。革鼓也。忠介詰神曰。我革其鞾。神惡之宜矣。神胡革其鼓。庸有說乎。言未已。鼓即從架上滾下。直至山腳。聞者異之。後每歲供布鼓焉。忠介既以理屈神。彌自持慎。雖曠途暗室。不敢戲笱。神使靈官隨之三年。欲伺其短。每聞鞭聲錚然。或日中燈下。見其舉鞭欲擊狀。而卒莫之擊。後偶過井旁。見修繩繫一膽瓶。有水甚清潔。蓋新汲之井中者。而汲者不在。忠介方渴掬飲之。乃見水中有靈官鞭影。急取錢投於水。乃滅。遂不復見。

註釋　崇仁縣名。清屬江西撫州府。今屬江西臨川。章貢。趙玄壇王靈官　道家以趙玄壇王靈官為監壇天將。位分左右。蓋二人為天官二十六將之一也。其說傳於方士。喑啞　口不能言之人也。管子。聾盲喑啞。苟合　晏子。道義不為苟合。徵時　賤時也。漢書。漢宣帝詔求微時故劍。布鼓　鼓過雷門。

長春觀主

友人余君。自號烏虛子。為余述元生事甚悉。元生不知何許人也。弱冠補諸生。才名甚噪。三戰秋闈不捷。遂結廬山間。絕意進取。戚營寡慮。詩文之外。唯嗜花若性命。然未嘗手折一枝。戕一蕚也。一日獨坐。有輿馬旌節。儕傔門外。二青衣進謁曰。夫人敬遣相邀。元茫然。問夫人云誰。青衣曰。長春觀主也。即促登道。元漫許之。不半里。便有香氣來迎。澤衣沁骨。又三四里許。城郭表裏。延望如錦綺。青衣曰。此觀城也。寄落花砌築。久而膠結。圄於金石。抵一城門。榜曰管春。謂天下之春。皆從此出。城內輝煌爛漫。不可目窮。皆四時之花。同時開放。顏色相間。掩映而蔽虧也。行

萬花中。逕甚繚曲。覺神明爽發。膚髮皆香。有頃而至。則宮闕亭臺。朱甍碧砌。鱗次而帶綺也。闕者皆韶豔女郎。馳報夫人。元降輿以待。第見紅英翠葉之間。飄輕裾。曳廣袖。美麗閒都者。無慮千百。私語匿笑。往來窺客。以問青衣。曰花神也。花一種。即有一神。疊約穠纖不一。花亦如之。已而闈者出。傳夫人請見。元肅容而入。歷門闥十數重。達一大殿。珠簾乍捲。翟茀斜開。嬪從如雲。左右環簇。夫人冠華玉之冠。履彩雲之舄。衣裳霞豔。環珮鸞鳴。神影仙姿。驚絕人世。降階而迎。元下拜。夫人命侍女曳起。賜坐。夫人向南。元東向。夫人斂容曰。此地衆美所歸。羣芳所出。秀方以惜花之心。成愛花之癖。故特迎致。蓋奇緣也。元遜謝。俄而設享。自殿中至於廊廡。綺席相次。凡諸花神。悉令陪宴。進飛英紅露之釀。陳調香和玉之羞。酒肴數周。衆樂並作。間歌疊舞。遍雪停雲。風調各殊。容華並絕。夫人曰。惜弄玉飛瓊諸姊妹。方宴瑤池。未暇遽致。使今日覓絃。未臻極盛。元捧觴避席曰。今日宴會。色藝極天地之選。聲容盡古今之妙。一介鯫生。躬際斯盛。皆夫人辱命之寵也。願借芳尊。為夫人壽。夫人起而受之。亦酌酒酬元。日晏罷宴。以笙歌羽衛。送居叢芳館。明日令下。以元為長春苑催花使者。並賜青旒絳節。綠仗雲輧。披服寶玉。出入府第。花神聞之。皆來賀。夫人命侍兒送花名玉冊至。元閱其姓字。皆往古美人。乃悟花神即美人也。出世為美人。離世為花神。元欲識其尤者。因謂衆美曰。諸卿芳名。心寫久矣。今鄙人願有以觀焉。敢請。衆皆笑曰。謹受令。元問蘇若蘭來乎。一女遽回而出。意度閒雅。元揖謂之曰。卿織錦璇璣圖。八百四十字。宛轉循環。有詩三千餘首。古今才妙。莫或右之。若蘭遜謝。次問紅拂。紅拂應曰。妾

是也。元視其貌。翛然絶塵。歎曰。識藥師於晉謁。結虬髯於逆旅。紅妝俊眼。真希有也。紅拂退。元目送久之。忽見一女於綃入中。俯而摩其足。若不勝其楚者。元戲問為誰。眾曰。窅娘也。元曰。以纖月之句。妙凌雲之舞。真不讓掌上人矣。窅頻頷而西。階一美人。輕盈纖弱。拂袖而唾。頗有不平之色。旁一女。手梅花一枝。眉目明秀。不可描畫。睨之而哂曰。燕兒燕兒。又作昭陽故態矣。美人聞言。愈且怒曰。何與爾梅情事。蓋飛燕與采蘋相詬也。楊妃亦謂樓東寂寥。則珍珠可慰。奈何以舌鋒刺人。采蘋未及答。一女姍姍而前曰。肥婢何知。欲為禍水興波。不記環上繫羅衣時耶。元問之。乃班婕妤也。恐其攻軋無已。亟為解之曰。諸卿往事。何足深論。譬諸花枝糾結。花片相撲。無害於花。徒令人可憐耳。於是諸女謝而退。他日。夫人命元定花神甲乙。元辭讓再三不獲。乃甄別其香艷。各為三品。香曰奇香、名香、幽香。豔曰雅豔、穠豔、狂豔。視其神以定品。而花隸焉。如西施、王嬙、卓文君、崔雙文之屬。咸列狂豔。西施聞之請見曰。妾雖鄙陋。君何至以狂豔見目。元謂卿泛湖之役。固當小貶。西子辯曰。沼吳之後。妾實從伍胥於江流。陶朱何人。妾當儷之。以負君恩。而喪婦節也。元矍然曰。微卿言。吾幾誤矣。有頃。王嬙亦來泣告曰。妾以薄命。為畫工所誤。遠嫁沙漠。以君命故不敢違。未嘗一日忘漢也。而後臣秉筆。誣以聚麈之行。妾飲恨黃沙。末由昭雪。故使冢草獨青。以明區區之志。而僧儒周秦行記。乃敢肆為狂言。深相汙衊。此妾之所痛心而茹憤者也。君其察之。元再三引咎。乃列二人於幽香。始悅而去。元既以六品位花神。報於夫人。夫人嘉歎。自是花神歲時各以花之顏色數目。具書於冊。聞於使者。使者以上之夫

人。如是三年。苑花愈茂。故事。每歲立春。臺陳天下林池苑囿之勝。乞令諸女散花以應春令。夫人乃名衆花神。對於臺下。使按圖布散。仍考其成於所司。衆花神銜命。歲出管春門一度。五日而返。亦有不返遂留人間者。即出世而為美人者也。元以久別山居。欲乞假暫歸。遂上書於夫人。其畧曰。竊惟芳草相思。王孫惆悵。垂楊惹恨。遊子踟躕。故富貴有鄉國之思。即神仙多別離之感。臣本芻蕘。辱在草莽。芝無田而蕙無圃。稅駕何鄉。岸有芷而汀有蘭。尋芳迷路。蓬心不改。自分老於蒿萊。羈魄無聞。誰憶采其對菲。朱關晝掩。忽驚小玉來敲。蓉苑春開。竟使飛瓊下請。鷺翰成行。鸞笙作隊。現空中之城郭。十二樓臺。訝世外之嬋娟。三千粉黛。身如柱樹。許近嫦娥。命占桃花。更依王母。既陪麟脯之宴。復長蛾眉之班。千古奇逢。三生前數。蓑簦傾陽而已遂。蒹葭倚玉以何求。然而玉杖遊仙。夢裏之蘼蕪莫採。金丹換骨。胸中之荊棘難除。憶阮客之曾歸。笑龐公之不返。東籬晚菊。定憶陶潛。南國秋蓴。倘思張翰。值此風迎杏靨。暫假歸鞭。會侍雪綻梅粧。重開舊閣。振衣華表。爭傳化鶴之人。墜髻雲端。竊比飛鳧之吏。夫人笑而許之。遂置酒祖行。名衆花神至。告以意。則皆惘然。有可憐之色。酒數巡。盧女抱琴而前曰。本不妙於音律。先生還去。願獻一曲。代渭城之唱。元稱謝。盧女撫絃動操。為鼓霓裳序。不數聲。梁塵欲飛。落花起舞。四座寂然無語。琴罷。夫人復謂衆神曰。諸卿妙技。各於今日試之。過此以往。則天上之曲。人間不可得聞矣。於是崔瑩筵。檀板玉簫。更番遞奏。歌舞紛沓。太鄰麗娟。絳樹飛鸞。輕鳳之儔。盡歡而罷。明日遂行。夫人及

花神。各以花片為贄。元拜而受之。送之管春門外而返。元既至家。妻子皆驚怪。魏舊閨之。咸來問訊。聞言莫不嗟異。明年復往尋之。則武陵之舊路迷矣。悔恨不已。自是愛花愈篤。花前多作傷心語。益無意於人世。後數年無疾而終。臨終謂其家人曰。吾始以花生。終以花死。死而有知。魂魄猶應戀此也。身沒之後。當以落花葬我。且吾以花隱。毋著我名。但題石曰故長春苑催花使者元生之墓。葬之日。棺輕如蛻。識者以為尸解云。

【註釋】何許　陶潛文。五柳先生不知何許人也。

進取　論語。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今稱人奮力向上曰進取。

長春苑　蘇軾詩。風花誤入長春苑。雲月長臨不夜城。

鱗次　鮑照詩。京城十二衢。飛甍各鱗次。

神司花之神也。月令。仲春之月。令豐約之宮。因宜適便。曲為之裁。俯仰情稱。纖縟有方。肥瘦相和。翟弟人之事飾夫人之車馬。

言以廣義女兔為也。前花神之後朝之。

障蔽也。詩。翟茀以朝。

衛　詩。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　詩。蒹葭淒淒。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蒼蒼　詩。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白露　詩。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為霜　詩。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采采　詩。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芣苢　詩。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薄言　詩。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有之　詩。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之　詩。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芣苢　詩。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樛木　詩。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樛　詩。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葛藟　詩。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纍之　詩。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樂只　詩。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君子　詩。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福履　詩。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綏之　詩。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瑤池　山海經。崑崙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處之。其下有弱水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所居。在崑崙之圃。閶風之上。或在流沙之西。

芳樽　繁欽曲。芳樽盛美酒。

赤霄　漢。王褒詩。駕龍乘雲。遊戲赤霄。

紫雲　漢。蕭史傳。蕭史者。秦穆公女弄玉之夫也。公為作鳳臺。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年。一旦皆隨鳳凰飛去。

清都　列子。天帝所居。

紅露　曹植詩。紅露晞朝陽。

日暮　古詩。日暮倚修竹。

惟憂　古詩。惟憂用讒人。

重弄　古詩。重弄雙鴛鴦。

玉勒　文選。古詩。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枕席生塵埃。文彩雙鴛鴦。裁為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文彩　古詩。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枕席生塵埃。文彩雙鴛鴦。裁為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雙鴛鴦　古詩。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枕席生塵埃。文彩雙鴛鴦。裁為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裁為　古詩。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枕席生塵埃。文彩雙鴛鴦。裁為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合歡被　古詩。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枕席生塵埃。文彩雙鴛鴦。裁為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著以　古詩。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枕席生塵埃。文彩雙鴛鴦。裁為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長相思　古詩。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枕席生塵埃。文彩雙鴛鴦。裁為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緣以　古詩。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枕席生塵埃。文彩雙鴛鴦。裁為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結不解　古詩。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枕席生塵埃。文彩雙鴛鴦。裁為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以膠　古詩。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枕席生塵埃。文彩雙鴛鴦。裁為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投漆中　古詩。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枕席生塵埃。文彩雙鴛鴦。裁為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別離　古詩。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枕席生塵埃。文彩雙鴛鴦。裁為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秋閨　見辣題句。

閨　結廬　唐書。仲長子光。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海之濱。

青衣　古詩。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枕席生塵埃。文彩雙鴛鴦。裁為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以青衣為賤者之服。

青衣　故稱婢曰青衣。漢墓高起。

碧瓦　杜甫詩。孤城西北起高樓。碧瓦朱甍照城廓。

朱甍　碧瓦　朱甍　照城廓　杜甫詩。孤城西北起高樓。碧瓦朱甍照城廓。

照城廓　杜甫詩。孤城西北起高樓。碧瓦朱甍照城廓。

青琴　宓妃之從。

宓妃　洛水之神。

綺縠　綺縠紛紜。

紛紜　綺縠紛紜。

輕裾　韓愈序。輕裾長袖。

長袖　輕裾　長袖　韓愈序。輕裾長袖。

嫋娜　上林賦。嫋娜委曲。

委曲　嫋娜　委曲　上林賦。嫋娜委曲。

嫋娜　俗妖冶嫋娜。

都雅　纖纖　都雅　梁武帝書。穠纖都雅。

纖纖　梁武帝書。穠纖都雅。

穠纖　梁武帝書。穠纖都雅。

翟茀　古諸侯夫人之車飾。

華冠　王明皇雜錄。唐持盈公主寶髻。

寶髻　華冠　寶髻　王明皇雜錄。唐持盈公主寶髻。

彩雲　曲　唐玄宗幸蜀。夢中見仙女數百。舞於庭中。音調清越。覺而記其半。為霓裳羽衣曲。

霓裳　霓裳曲　唐玄宗幸蜀。夢中見仙女數百。舞於庭中。音調清越。覺而記其半。為霓裳羽衣曲。

羽衣　霓裳羽衣曲　唐玄宗幸蜀。夢中見仙女數百。舞於庭中。音調清越。覺而記其半。為霓裳羽衣曲。

催花使者　鼓花神之鼓。

花神　常詩。催花鼓動百花香。

飛瓊　漢武內傳。王母命侍女許飛瓊鼓震靈之簫。

遏雲　列子。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

停雲　王勃文。歌遏行雲。

遏行雲　列子。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

鸞鏡　陳後主。

鸞　鸞生　漢書。顏生說武帝。

生　鸞生　顏生　漢書。顏生說武帝。

顏生　漢書。顏生說武帝。

說武帝　漢書。顏生說武帝。

催花使者　鼓花神之鼓。

催花　常詩。催花鼓動百花香。

花使者　鼓花神之鼓。

花使　鼓花神之鼓。

使者　鼓花神之鼓。

鼓花　鼓花神之鼓。

花神　常詩。催花鼓動百花香。

鼓花神　鼓花神之鼓。

花神之鼓　鼓花神之鼓。

鼓動　王勃文。

鼓震靈　漢武內傳。王母命侍女許飛瓊鼓震靈之簫。

震靈　鼓震靈　震靈　漢武內傳。王母命侍女許飛瓊鼓震靈之簫。

靈之簫　漢武內傳。王母命侍女許飛瓊鼓震靈之簫。

簫　靈之簫　簫　漢武內傳。王母命侍女許飛瓊鼓震靈之簫。

遏雲弄　列子。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

弄　遏雲弄　弄　列子。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

學命　漢。王褒詩。駕龍乘雲。遊戲赤霄。

節綠仗　今寫縱橫名曰綠仗　唐武后時織錦為圖文紅拂妓　即紅拂女也　姓張氏名出梁簡文帝有紅拂妓詩　虬髯客傳　李靖字藥師　唐書　李靖以高祖從子尚平陽公主　公主見而奇之　遂以身事靖　靖時為馬邑丞　有經綸大志　未為人知　公主亦以為非常人　乃盡出其家財　資給之　使交結豪俊　公主有紅拂妓　善識人　一見靖　即屬意焉　夜五更　紅拂乘小驢而去　公主聞之　不悔　曰　丈夫當如是　勿憂貧也　靖既至太原　以兵法謁文皇　文皇與語　大奇之　時天下方亂　文皇有濟世志　靖亦以王佐自許　會文皇將入關　而高祖留太原　靖以三千人歸焉　文皇遂舉大事　靖為謀主　定關中　高祖為唐王　以靖為相　封衛國公　靖既貴　紅拂亦自傷　因織錦為回文詩　以寄靖　靖得詩　即迎紅拂歸　夜有一人　乘紫髯而來　紅拂與語　呼曰　李郎可負心　我為君喜　既見心　為君慶　汾陽之家　不與侍兒計八百餘人　我一人　其一也　言訖　與紅拂俱去　見唐書　虬髯客傳　蘇若蘭　前秦苻堅時人　若蘭名蕙　字若蘭　善屬文　才思敏捷　嫁為苻堅秦州刺史竇滔妻　滔有寵姬趙陽臺　蘇氏妒　滔徙陽臺於襄陽　蘇氏思滔　織錦為回文旋圖詩　以寄滔　其詞宛轉循環　凡八百餘言　讀之　縱橫反覆　皆成章句　名曰璇璣圖　見晉書　列女傳　梁簡文帝　名綱　字世纘　武帝第三子　初封晉安王　侯景篡位　廢帝為太上皇　幽於別宮　帝憂憤　賦詩　有遺上陽宮女　早事梳頭　晚事妝　妝罷出門　不與侍行　之句　景聞而怒　遂弒帝　見南史　羽衣　唐書　楊貴妃傳　天寶中　貴妃浴華清池　玉環方出浴　上自捧其手　授之　貴妃醉臥　若不勝　上顧謂高力士曰　此豈妃子耶　妃子　蜀人呼女子之稱　上因名之曰羽衣　心寫　李賀詩　我心寫君意　君意不我識　寫字　見漢書　揚雄傳　雄好古　默而深湛　其心以為　言者心之聲也　書者心之畫也　聲畫形　君子小人　見矣　故曰　言心畫也　書心畫也　是日　書之為法　通神明　可不慎歟　雲輧　梁簡文帝有雲輧曲　輧車　可服　若雲輧海鶴　通羽衣心寫　既見君心寫　我心寫君意　君意不我識　寫字　見漢書　揚雄傳　雄好古　默而深湛　其心以為　言者心之聲也　書者心之畫也　聲畫形　君子小人　見矣　故曰　言心畫也　書心畫也　是日　書之為法　通神明　可不慎歟　雲輧　梁簡文帝有雲輧曲　輧車　可服　若雲輧海鶴　通羽衣　楊妃　玄宗楊貴妃　名玉環　小字太真　開元二十四年　冊為壽王妃　天寶四載　進封貴妃　十載　冬十月　幸華清宮　十一月　祿山反范陽　十二月　駕幸華清宮　十三載　正月　祿山僭稱大燕皇帝　六月　車駕至馬嵬　六軍不發　以貴妃縊死　見唐書　楊貴妃傳　珍珠可憐　梁簡文帝　珍珠可憐曲　珊珊　梁簡文帝　有詠珊珊羅敷行　珊珊　何敬容　字士珊　梁書　何敬容傳　敬容為人　貴重自矜　時人號為何珊珊　珊珊　其書　立而遲　詩　彼美人兮　立而望之　望　楊妃　通遷　上陽宮　明皇　不豫　楊妃　侍疾　上陽宮　明皇　不豫　楊妃　侍疾　上陽宮　明皇　不豫　楊妃　侍疾

史塵積居三致千金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鴻夫子言性之富著人腎陶為朱公謂公治生之聖也

雲蒙地貴青王昭君家在陽門之下漏泄天機不可不慎

家草獨青

首聯

立春節候名四五日號青春也

聚麋禮記夫惟禽獸無禮故麋聚麋

聚麋

注見上

汙畿

黃沙

貢性之富著人腎陶為朱公謂公治生之聖也

垂楊惹恨

李白詩離人愁緒正如垂楊千萬條

考其成

考校其績也

銜命

官名三品以上掌出納帝命

春臺

老子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春臺

老子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黃沙

貢性之富著人腎陶為朱公謂公治生之聖也

貴有鄉國之思

漢書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

即神仙多別離之感

神仙傳小兒怕人家有別離

遊子岸芷汀蘭

楚辭分芷與蘭遊於江潭

芳草……王孫

楊維楨詩芳草萋萋王孫遊

散花

不天雖摩詰經天女以藉花散諸菩薩也

蹔蹋知蹋

蹋知夫也

蹔悵

楚辭撥蹔悵而下愬

富貴有鄉國之思

漢書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

即神仙多別離之感

神仙傳小兒怕人家有別離

遊子岸芷汀蘭

楚辭分芷與蘭遊於江潭

芳草……王孫

楊維楨詩芳草萋萋王孫遊

散花

不天雖摩詰經天女以藉花散諸菩薩也

蹔悵

楚辭撥蹔悵而下愬

莽草

孟子在野曰草莽之臣

芝田蕙圃

漢書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

遺記崑崙山第一重有數百頃九層形漸小狀如覆盤

蕙圃

遺記崑崙山第一重有數百頃九層形漸小狀如覆盤

莽草

孟子在野曰草莽之臣

芝田蕙圃

漢書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

遺記崑崙山第一重有數百頃九層形漸小狀如覆盤

鴛鴦

見三秦記

鴛鴦

見三秦記

十二樓臺

漢書方士言黃帝時有五城十二樓

柴關

柴門也

柴關

柴門也

三千粉黛

白居易詩後宮佳麗三千人

蓬心

莊子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

麋鹿

麋鹿無禮

麋鹿

麋鹿無禮

小玉

李賀詩小玉雙成

小玉

李賀詩小玉雙成

鸞笙

王子晉吹笙鳳凰來

鸞笙

王子晉吹笙鳳凰來

飛瓊

注見上

飛瓊

注見上

繫馬

古樂府繫馬高秋木

繫馬

古樂府繫馬高秋木

桂樹

月中有桂

桂樹

月中有桂

婦娥

姮娥有過西海之論

婦娥

姮娥有過西海之論

鸞翮

舞者所執

鸞翮

舞者所執

封菲

曲禮士之封菲

封菲

曲禮士之封菲

嬋娟

月中有桂嬋娟高五百丈

嬋娟

月中有桂嬋娟高五百丈

桃花蛾眉

東漢武故事一首短事

桃花蛾眉

東漢武故事一首短事

驚鴛鴦

歌客約不驚鴛鴦

驚鴛鴦

歌客約不驚鴛鴦

萬葉

韓詩外傳萬葉同心

萬葉

韓詩外傳萬葉同心

蓬心

莊子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

麋鹿

麋鹿無禮

小玉

李賀詩小玉雙成

鸞笙

王子晉吹笙鳳凰來

飛瓊

注見上

繫馬

古樂府繫馬高秋木

桂樹

月中有桂

婦娥

姮娥有過西海之論

鸞翮

舞者所執

封菲

曲禮士之封菲

嬋娟

月中有桂嬋娟高五百丈

桃花蛾眉

東漢武故事一首短事

驚鴛鴦

歌客約不驚鴛鴦

萬葉

韓詩外傳萬葉同心

鴛鴦

見三秦記

十二樓臺

漢書方士言黃帝時有五城十二樓

三千粉黛

白居易詩後宮佳麗三千人

麒麟脯

神仙傳王母遣使者以麒麟脯賜漢武帝

蛾眉之班

漢書武帝梁孝王入朝有寵十二人

驚鴛鴦

歌客約不驚鴛鴦

柴關

柴門也

三千粉黛

白居易詩後宮佳麗三千人

麒麟脯

神仙傳王母遣使者以麒麟脯賜漢武帝

蛾眉之班

漢書武帝梁孝王入朝有寵十二人

蓬心

莊子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

麋鹿

麋鹿無禮

小玉

李賀詩小玉雙成

鸞笙

王子晉吹笙鳳凰來

飛瓊

注見上

繫馬

古樂府繫馬高秋木

桂樹

月中有桂

婦娥

姮娥有過西海之論

鸞翮

舞者所執

封菲

曲禮士之封菲

嬋娟

月中有桂嬋娟高五百丈

桃花蛾眉

東漢武故事一首短事

驚鴛鴦

歌客約不驚鴛鴦

萬葉

韓詩外傳萬葉同心

鴛鴦

見三秦記

十二樓臺

漢書方士言黃帝時有五城十二樓

三千粉黛

白居易詩後宮佳麗三千人

麒麟脯

神仙傳王母遣使者以麒麟脯賜漢武帝

蛾眉之班

漢書武帝梁孝王入朝有寵十二人

曲有蘇聲歌寰自注凡嫁娶送迓曲也初更以後人聲漸寂惟聞那得幾回聞上。

崔瑩奴理箏未詳。

宋禋吹笛梁塵欲飛劉向別錄魯人虞公發聲清晨歌動梁塵天上之琵琶語林宋禋是石崇奴善吹笛。

見適秋風起乃思共中孤菜以要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邀名爵乎遂命駕而歸。

盧女唱王維至明帝崩廢樂府詩書官屬之有變也祖行祖行云崔寶曲民今曰祖道也按文選注神也。

杏靨蘇軾詞杏靨勻酥花鬚排比。梅粧金陵壽志蕭遵之妻徐氏善梳飛髻為時所尚。

東籬晚菊定憶陶潛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龐公之不迫能屈德公拱手揖之而已。

南國秋蓴尚思張翰晉書張翰吳人為齊王冏大司馬東曹掾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

華表鶴化丁令威遼東人學仙於靈虛山後漢書王喬仙去三年後葬時有雙鶴從天而下集於華表柱上。

墜鳥飛鳥墜為葉令有神術每朔望輒自縣詣臺天門不開鳥伺之有雙鳧飛來舉網張之得雙鳧乃臺中鳥也。

宋璟開小紅奏琵琶語林宋璟開元中以菜蓴羹名鱸魚膾曰大司馬倘然之遂命駕而歸。

蘿晚菊定憶陶潛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龐公之不迫能屈德公拱手揖之而已。

南國秋蓴尚思張翰晉書張翰吳人為齊王冏大司馬東曹掾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

盧女唱王維至明帝崩廢樂府詩書官屬之有變也祖行祖行云崔寶曲民今曰祖道也按文選注神也。

杏靨蘇軾詞杏靨勻酥花鬚排比。梅粧金陵壽志蕭遵之妻徐氏善梳飛髻為時所尚。

東籬

琶琵工歌板押之玉簫樂器也李百藥賦玉簫之清管息瓊筵之雅韻徐月華彈箜篌為明妃出塞之聲擅板即拍板太真以檀板擊節李龜年名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二曲一字不亂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人

武陵舊路迷見陶潛桃源記尸解集仙錄死而不僵無異生人者尸解也有死而更生者有未斂而失也

梅花美人

如皋陳肖生嵩以畫名于時尤長於梅冷蕊疎枝嫩寒春曉見者輒作孤山籬落之想有金陵李某僦居京師內城齋壁紅梅一軸肖生筆也一日仰卧觀書童子侍焉忽有老翁出於畫中龍鍾傴僂俄而枝葉動搖花蕊怒放每一花現一美人步虛而下須臾次第入花去老人亦遽隱畫如故也後凡三見亦無他異李言之肖生述之吳茗香茗香述之余

註釋

如皋縣名清屬江蘇通州府今屬江蘇蘇常道冷蕊疎枝杜甫詩應接不暇共賞梅花詩嫩寒高啟梅花詩嫩寒江上杏花前孤山

離落詩話鶴林玉露林逋隱於武林西湖孤山之麓不娶無子多植梅蓄鶴公每泛小艇遨遊山園林棲水邊籬落間橫技疎淺相映幽香浮動人稱為梅妻鶴子之句雪後園林竦峭寒梅綻玉蕊數枝清絕可愛詩人聞之興到命駕必先以使者報逋逋或不在則留連竟日或徑造其室坐久而還逋不為迎送也逋卒仁宗聞其事嘆息賜粟帛仍詔長吏歲時賜羊酒以慰其孤山之魂

金陵地名即今江寧縣京師即北京也師者衆也京者大也

龍鍾杜甫詩何太龍鍾拯溺濟時解作難行趨蹌解作衰憊也言身體衰憊如龍鍾之老人體重如附會偃僂脊梁彎曲之病龍鍾石名言老人如石之累也皆近附會一日薄暮于林中見美人淡妝素服行且近前已白視清甚人童來且歌且舞雄雌而卧久之東方白視之有著色鼓名丹青圖畫特妙王丹麓洋人

紫釵郎

有馮生居郡城郊外閒步花木叢萃中一宅雙扉半掩門如不勝情生悵然而歸次日復往又見焉遂低徊駐足挑之以目女低語曰蛺蝶亦戀花枝耶生應曰蝶不戀花而更誰戀但未識花戀蝶否女笑曰蝶既戀花何不飛上梢頭栩栩何為生遂入而門遽掩閒館雲虛惟女獨處生問宅上無人乎女曰吾有新婦何謂無人生笑問卿安有婦女曰吾族納壻均謂之新婦今卿是也吾名紫釵郎宜即我勿得卿我乃得卿卿生笑頷之紫釵向壁曰新婦慧矣蘭奴茜奴可出侍俄有二青衣自壁中出嫵媚可觀生大驚知其非人矣疾趨欲遁紫釵追促其臂曰既為夫婦不啻骨肉何相棄之速也遂命青衣將酒來與夫人壓驚酒至連酌奉生每杯自飲其半兩頰盈盈然如桃花之冶豔矣生初甚畏怖亟是心動漸狎暱之紫釵復命青衣往請諸姊妹及魏姑姑來陪夫人花燭宴凡稱新婦及夫

人皆謂生也。生亦戲自稱曰妾。須臾青衣報曰。諸姑至矣。有自東壁出者。有自西壁出者。共四人。皆韶顏豔質。指生問曰。此新貴人乎。乃自巾領下及襪履。一一審視。咸斂衽向紫釵曰。賀汝得佳婦。生羞赧面赤。儼然如新婦之腆腆者。青衣又傳魏家姑姑至。則一美人自南壁出。年稍長。迎紫釵笑曰。偷香賊乃敢延客。勞我遠涉。紫釵亦笑問阿素何不教來。魏姑曰。小蠻女累人難行。已命小婢將餅餌餉之矣。於是敘禮就席。僉曰新人宜首座。生遜謝。諸女共挽生坐之。復挽紫釵坐於次。曰。新郎君宜此位也。紫釵亦謝而後坐。已而諸女以次皆坐。一女名小瓊。年最少。居婁尾焉。蘭奴捧盞。茵奴進饌。瓊醞雕盤。無復凡器。芳潔充筵。咄嗟而辦。酒數巡。一女執爵而起曰。吾觀夫人眉黛風雅。新妝妙咏。可得聞乎。一女曰。此吾輩事。奈何以苦夫人。生素自負不覺愾見曰。詩豈苦人之具乎。妾雖不才。願有所獻。請即席賦之。諸女微哂曰。願聆佳句。取牋筆授生。吟哦久之。不能就。雨汗浹兩頰。小瓊曰。吾為夫人解圍可乎。遂奪筆書曰。海內青蓮死誰為倚馬才。一言難反汗。點點落吟腮。蓋生姓馮氏。詩折其字以嘲之也。一座閧然。方譁笑間。南壁一婢。抱三歲小女兒出。曰。阿素尋母來也。魏姑抱置膝上。將乳之。諸女羣起弄兒曰。能作一催粧詩。便當乳爾。兒應聲而就。詩曰。妝閣整巾衫。菱花笑相見。脂凝杜子唇。粉傳何郎面。諸女咸喜曰。真慧種也。生驚愕愧赧。殆無人色。紫釵顧憐之。對衆曰。吾婦新來羞怯。故文思隔蹠。再言詩者。裸罰之。律無赦衆笑而戢。生亦少安。紫釵又曰。今日宴者。阿素之外。凡七人。適符竹林之數。吾有觴政。各占一籌。得五者勿飲。得三者罰一爵。惟鑽核兒最為污鄙。若得阿戎

當以大斗酌之。而能有辭者仍勿飲。衆皆曰善。青衣具牙籌書七賢姓名各一。以紫金筒貯之。紫釵探得王戎。生得山濤。諸女意在山公。薛曰。今日為二人合歡之酒。第一籌便是佳偶。宜行合巹。魏姑曰。新人欲入溫柔鄉。吾輩糾纏何為者。諸女皆起。別各向四壁中而去。生時已被酒不暇誰何。輔帳錦衾。爛設東閣。遂與紫釵繾綣焉。次日晨起。諸女以酒肴來會。復縱飲至暮而散。生既住半載。亦能行壁。中無礙。因過從諸女家。皆華屋幽閨。更無雜客。乃次第與諸女通焉。覺膩膚玉體。並殊凡豔。巫山洛浦不過矣。而小瓊與生情好尤篤。紫釵知之。亦不問也。如是數年。鍵戶而居。足不履閾。一日忽思歸。言於紫釵。紫釵黯然不言。而悲怨之容可掬。生慰之曰。歸即來耳。何不釋乃爾。紫釵強頷之。淚珠熒熒然落襟袖矣。將行之夕。諸女畢至。慘怛惆悵。無復歡容。時阿素稍長。鴉頭綠衣。隨母而至。亦牽衣喃喃敘別也。而紫釵及小瓊。執手嗚咽。斷腸哀怨之語。至不可聽。乃引滿一斗。令同飲各半。爵亦如之。飲訖。歌籌復探。生得王戎。酌大斗矣。一女得山濤者。棄筆戲書曰。臣山公啟事。臣以斗筒。猥竊鼎鐘。伏見王戎。瑤林瓊樹。風塵外物。臣不敢濫爵。願薦戎自代。舉爵向生。生無詞以報。遂并飲之。最後生復得王戎。不勝其虐。而紫釵得劉伶。生因謂之曰。妾聞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醒。郎當代妾飲。紫釵不欲忤其意。將飲之。時阿素方卧母懷。見之。亟代釵答曰。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也。衆皆夫笑。紫釵遂不飲。生怒甚。瞋目叱素曰。乳臭兒安敢爾。而小瓊得阮籍。白眼而起。揶揄曰。君等視濟沖雙目。真閃閃如岩電矣。衆復大噱。生是日雖置身雞絢間。而為衆所播弄。神氣沮喪。賴紫釵常袒護之。然

終覺口衆我寡。遂力求罷席。生雖不勝其悲。而私怪兒女之情。過於聲戀。謂數日便當重會。何至如木落水流相訣也。遂別而行。至家。妻見之。若不相識。但言此婦何來。生大駭。急言吾乃馮某也。妻亦駭曰。吾夫入出無蹤。而此婦假其名。得毋妖乎。將欲走避。生猛然追憶。恍惚如夢。記紫釵故戲我。曾以巾幗遺我矣。乞鏡自照。宛然好女也。亟白其故。妻不之信。生因笑謂曰。不記雙橋釣鯉時耶。妻曰。竿頭魚餌安在。答曰藏於獅山淺澤中。蓋當年閨中隱語也。語既符。妻熟視其狀。猶可識。遂納之同寢。牀第之間。固猶是芳蓀風度。明日重改衣裝。本來之面目始見。居旬日。往訪紫釵。風景不殊。道逢猶是。而仙村人面。俱不知何處矣。茂林叢莽之間。猿鳥悲鳴。若有彈指而泣者。生迴念當時情況。雨散雲飛。欲再求阿郎呼我作新婦。了不可得。而泣別傷離之狀。歷然在心目間也。遂悼痛而歸。感疾逾數月而卒。

非非子曰。焉生丈夫也。而女子婦之。紫釵婦也。不憶其嘗為丈夫也。方其為丈夫也。而女子婦之。不知其已為婦也。而男子郎之。以為戲耳。豈意易形哉。

註釋

低徊　史記。低徊留之不能去。　蛺蝶戀花　元稹詩。蛺蝶戀情曉。　翩翩　翩翩喜貌。　翩然胡蝶也　莊子。　閒館雲虛　司馬相如上宮閒館。寂寞雲虛。　新婦　梁書。閉置車中。門閣畫掩。　新婦　令人無氣。　卿卿愛卿　晉王安豐婦常卿卿我我。　卿卿　世說。卿婿也。是以卿卿。　不卿不卿　晉王安豐婦常卿卿我我。　顧之　見科場。　參寂　溫庭筠詩。夜看閒柴扉。　青衣　見長春。　嫵媚　本作嫵媚。　骨肉　如骨與肉。喻至親也。　骨肉之與子　庾子山信。於父母此之謂骨肉。　佳婦　通鑑。朕佳兒之婦。　花燭　謂新婚之夜也。　燭明　舞餘雙燕轉。　佳婦　韓翃美姿貌。買充女見而悅之。潛通音好。時西域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歇。

引滿大漢嚮。皆謂引滿舉白。笑如王戎見骨上臨沂人。

山濤見字上巨源河內。

恒悵也。悵悵如有所失。

溫柔鄉。

洛浦羲謂宓妃。

阿戎即劉伶阮籍。

鵝頭鵝氏女與之鵝頭同也。

啁嘀北人詼謔。

領之幕客。

佳偶三生。

合巹

但為下願賦。

老不晉不大貨。

白仁舉人得飲。

王先困幸。

好悭游高。

長雲而。

傳后進。

老在畫。

溺之寢。

濟同溺。

洛水。

陽高。

逢衡。

悅。

按。

即咸晉。

洛名之。

陽之浦。

神之。

宓妃。

洛水。

女。

武輔卿。

皇侖帝。

體。

求無。

所卿。

言年。

十月。

五時。

為與。

阿籍。

公拔。

啟人。

事。

各盡。

夫之。

庸平。

叔林。

何妙。

美陳。

河。

盡。

賦願。

立悲。

廟朝。

視王。

言。

去。

鑽孝。

出。

向延。

之有。

君。

詠。

阮籍。

詠。

按。

即咸晉。

非。

以。

效。

人。

丘人。

為賦。

其。

娜注。

來。

洛。

阻。

旦。

為山。

之。

朝。

雲女。

雲。

不。

廢。

也。

為。

高。

唐。

雨。

朝之。

雲。

暮。

為。

朝。

客。

旁見。

暮。

君。

陽。

臺。

之。

唐。

玉。

侯。

飲。

不。

盡。

見之。

書。

恐。

人。

得。

家。

有。

種。

好。

悭。

飛。

温。

柔。

燕。

鑽。

孝。

長。

其。

傳。

核。

出。

康。

顏。

延。

之。

有。

五。

君。

詠。

按。

即。

咸。

晉。

非。

以。

效。

人。

丘人。

為。

賦。

其。

娜注。

來。

洛。

阻。

旦。

為山。

之。

朝。

雲女。

雲。

不。

廢。

也。

為。

高。

唐。

雨。

朝之。

雲。

暮。

為。

朝。

客。

語斗筲言器小也。○論語。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瑯琊樹風塵外物

瑯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

劉伶

劉伶每飲酒。婦勸之戒。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命。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當具酒肉。陶然復醉。

白眼

晉書。阮籍能為青白眼。以白眼對之。

揶揄

見毛詩。

潛冲

晉書。王戎字濬冲。

嚴電

晉書。裴楷見而目之曰。嚴嚴如巖下電。

羅綺

羅綺。美衣也。

兜女之情

兜女。隋書。盛粉黛而執干戈。羅綺而呼譽。躍馬擊劍。數挑戰。司馬懿亦不能迫。其實。

乳臭兒

乳臭。漢書。漢王曰。是口尚乳臭。

木落水流

木落則不能歸其本。水流則不能歸其源。

瑯琊樹風塵外物

世說。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珊瑚林瑯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

劉伶

劉伶。三國志。功名蓋于竹帛。鼎鐘。三國志。鍾名稱垂于鼎。

斗筲

言器小也。○論語。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鼎鐘

三國志。功名蓋于竹帛。鼎鐘。三國志。鍾名稱垂于鼎。

瑯琊樹風塵外物

世說。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珊瑚林瑯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

劉伶

劉伶每飲酒。婦勸之戒。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命。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當具酒肉。陶然復醉。

白眼

晉書。阮籍能為青白眼。以白眼對之。

揶揄

見毛詩。

潛冲

晉書。王戎字濬冲。

嚴電

晉書。裴楷見而目之曰。嚴嚴如巖下電。

羅綺

羅綺。美衣也。

兜女之情

兜女。隋書。盛粉黛而執干戈。羅綺而呼譽。躍馬擊劍。數挑戰。司馬懿亦不能迫。其實。

乳臭兒

乳臭。漢書。漢王曰。是口尚乳臭。

木落水流

木落則不能歸其本。水流則不能歸其源。

巾幗

婦人之首飾也。諸葛亮遺巾幗婦人之飾以辱之。見上。天。豪砧缺也。諭夫山有隱語出也。

大刀頭

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豪砧缺也。諭夫山有隱語出也。

本來面目

見劉禹錫。

彈指

彈指。載詩一彈指頃去來今。

巾幗

婦人之首飾也。諸葛亮遺巾幗婦人之飾以辱之。見上。天。豪砧缺也。諭夫山有隱語出也。

大刀頭

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豪砧缺也。諭夫山有隱語出也。

本來面目

見劉禹錫。

彈指

彈指。載詩一彈指頃去來今。

荊州女

明末時。荊州有許氏。民生三子一女。子以射獵為生。女最幼。年十六。嫁北村盧氏子。甚敬其夫家。自舅姑以下。悉得其意。鄉里稱順婦焉。而父母甚數。每獵得麋鹿獐兎諸物。或鮮而饋之。或腊而致之。雖一割之甘。未嘗不共。女歸甯父母。歲輒數四。一日傭婦來母家。女忽發狂。走入室。閉戶良久。母於隙間窺之。忽一虎突門而出。攫母嚙殺之。父驚走。虎復攫父。又殺之。其壻在旁。震驚仆地。虎不之顧。時二子方游獵歸。遇虎於門。虎欲搏三子。咆哮而前。三子正持獵具。因共格虎。得不傷。虎復奔入室。三子迫視之。則虎方人立。其皮豁落。乃其妹也。三子哀號。并其壻執女以詣縣官。女自辨形變則心變。故不識父母。當無罪。今曰不然。心者身之宰也。心變故形變。而心不宜變。且真虎殺人。亦法所不貸。況

女而虎其父母者歟。遂置女於法。
非非子曰。令之言然。哉。大虎猛者也。亦靈者也。人而虎也。宜不猛而更靈。君子於是知女之處心積慮。而後成于虎。不然。何昧於親而辨於壻也。荊人之死於虎歟。荊人之死於女也。而牛哀之變。又不足言也。噫。

註釋 荊州 府名。明清時屬湖北省。民國廢。即今江陵縣。其舊治也。 留姑 人名。明之父母曰舅姑。 歸甯 女子既嫁。歸訊父母曰歸甯。 遊獵 謂遊行射獵也。晉張華有遊獵篇。 咆哮 獸怒嗥也。 不必勇 淳淡者不必怯。 牛哀 即南子。牛哀病七日。化為虎。其凡啟戶。虎搏而食之。

竹冠道人

樂安有士人。偶宿土地廟。夢土地飭其屬曰。明日仙人過此。宜灑掃滌除。以迓仙蹕。復謂其媪曰。爾我亦宜沐浴以待。勿以慢悞取罪也。士人趨問曰。仙人為誰。曰。田真人也。名半。曰。某亦願迎之。土地曰。何與爾事。且爾凡骨尸居。安得見真人。士人曰。某慕道亦有年矣。反遜於君之紀綱耶。王地宰不許。士人大嚷。土地命逐之出戶而覺。頗以為異。歸以語同學者。次日。同往廟前伺之。有竹冠道人。自西來。朗目修髯。丰度飄灑。葫蘆長劍各一。繫於腰下。過廟門而拱手焉。諸人私計。殆田真人也。徑前辱其衣。請大仙度我。道人笑曰。某姓宮名去疑。遊方道士耳。安知仙術。何子之誤耶。諸人請益堅。道人曰。既諸君欵留過厚。某漫無短長之人。安敢峻拒。聊且過予。諸人喜躍。導之以歸。共潔一齋而奉之。飲食器具。效致甚誠。居十餘日。諸人屢求度世。及黃白導引之事。道人泊然。畧無所答。忽染沈痾。淹淹欲斃。諸人始猶奉湯藥。漸見其疾不支。頗悔之。

咸咎士人之妄。士人亦自以為冒昧也。將謀遷之於他室。道人曰。念某客死他鄉。乞以此齋為葬地。飲食而祝我。則公等始終之德也。眾怒曰。我輩誤識爾耗費不少。此吾輩清修之所。顧以為爾宅兆耶。忽一童子造門請曰。吾師在此耳。爾師日望爾來。護病歸去。今始來耶。童聞之。掩耳而走。眾吁一聲。亦死榻上。諸人慌亂不知所為。攜人所睡。童大慟躃踊。嘔血數升而絕。道人見之。長嘆趨而入。見道人已不能言。但以目視童。淚隱隱承睫。童亦起。因擲其劍化為龍。攫葫蘆化為鶴。各乘其一。飛騰空中。再再而去。請人捐顧駭愕。悟仙人之游戲矣。其卧室有香。經月不散。壁間有五言古詩一首。七絕二首。寶墨淋漓。向莫之見也。抄而讀之。隨抄隨滅。五古云。瓊樹三千丈。種在流霞閣。朝汲瑤臺露。暮掛縴山月。風霜飽更榮。花葉無衰歇。梁洪花下傾。醉倒臙脂雪。七絕云。空山明月照莓苔。劍匣龍尊久不開。黃鶴未知塵世險。等閒載我出蓬萊。海雲千片散幽襟。呂老無心却有心。仙侶相逢好歸去。碧桃花下撫瑤琴。

註釋　樂安縣名。清屬江西饒州府。今屬江西豫章道。土地　俗稱里社之神曰土地。公羊傳社主也。土地之名本此。唐高宗詩。溫泉神已藏。不見應也。晉書。司馬公者仙歸。凡骨盡脫。凡骨無金丹。尸居言人之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見應也。真人　謂修真得道之人也。莊子。關尹老聃乘流。入於不測。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之謂真人。游方　于武陵訪僧。于三千人寶。及詩。綱紀之傳。秦伯送衛于晉。故稱僕曰紀綱。僕。猶言善惡。夷堅志。大戶人家飛上梧桐樹。自有帝老子。自西漢以來。未聞有張道陵于吉等。短長　無行跡。游方不遇。及堅志。大戶人家飛上梧桐樹。自有帝老子。自西漢以來。未聞有張道陵于吉等。短長　無行跡。游方不遇。及堅志。大戶人家飛上梧桐樹。自有帝老子。自西漢以來。未聞有張道陵于吉等。

人短長足身體輕舉也。從之至也。瞬而瞚也。昭瑩玉也。引不盡之意也。

黃白道士燒煉丹藥。化成黃金白銀。謂之黃白之術。俗人述神仙黃白之事。曰黃白之人。

淮南王安招募方伎怪迂之人。聚之八公山。伸手足使氣脈宣通之謂也。

張良病導引不食穀。從赤松子遊耳。

孝景時。梁孫好治宮室。作曜華宮。

漢書。張敞為京兆尹。畫眉深淺。時人傳以為笑。

漢書。流星之疾也。

漢書。揚雄作甘泉賦。夢吐白鳳凰。

漢書。相如病消渴。

漢書。相如病甚。上使所忠往取其書。相如已死。家無遺書。

漢書。東方朔上書。自贊曰。臣朔長八尺餘。目若懸珠。齒若編貝。

漢書。東方朔曰。臣生之初。母夢太白星入其懷。

漢書。東方朔曰。臣生之後。三日。西王母三偷桃。

漢書。東方朔曰。臣生之後。三日。王母三偷桃。

漢書。東方朔曰。臣生之後。三日。王母三偷桃。

漢書。東方朔曰。臣生之後。三日。

官至太子太保

註釋　太保官名。三公之一。位次太傅。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一說云保安天子也。人。夷猶　同夷由。○楚辭。君不行兮夷猶。凌波　步羅襪生塵。猶之笑。○徐彥伯詩。玉女獻青蓮。銀河　即雲漢也。亦名天河。又名天杭。亦名天漢。狀元　第科舉時代。以廷試天順　明英宗年號。進士　舉人為狀元。及冠　柳宗元詩。及冠足為涅。○冠謂男子二十加冠也。婷婷　美好貌。○陳師道詩。婷婷玉公子。花下共為期。

詳註野史閒談卷之一終

詳註野叟閒談卷之二

杜鄉漁隱著

婁羽山撰註

甕中婦

范二。農家子也。不治生業。日事賭博。幾無甯晷。故年近四十。猶鰥魚焉。有兄范大。分鬻合居。家畜驢一頭。毛色黃黑。光潔可愛。范二以博負鄰莊某家。越數日。驢忽得得來。騎一少婦。嫁某家。適阿弟歸甯。中途驢行迅速。以致與弟相失。午後大雨淋漓。莫辨去路。只得聽驢所之。故爾至此。但不知去某莊若干里矣。奈何。范二曰。嫂歸母家。屋閒無人。作一宿之留可也。于是婦驚魂甫定。檢點濕衣。臨風吹拂。范二即反扃其戶而去。時當薄暮。賭局恒滿。遂攜資歸。過鄰家雜貨鋪。有呼盧喝雉聲。遂推扉入。同人曰。子來何幕。范二將少婦一節述之。有店夥成某曰。我讓爾博何如。范二欣然諾之。於是店夥聞其言。遂潛往。至則門閭洞開。入其室。暗中摸索。得一人。奸焉。范大忽歸。聞其聲。疑婦有外遇。怒髮冲冠。以杖擊二人斃。斷其首奔岳家。時其婦已寢。聞范大深夜至。遂倒屣而出。范大見婦。神色沮喪。以火燭之。乃知成某與鄰女也。先是少婦暴衣時。鄰女見之。驟生盜心。乘婦睡熟。撬門入。婦聞聲。恐范二有他異。忙携衣服匿於甕中。故得無恙。成某遂得與鄰女遇焉。范大不獲已。自首於官。官賞范大四十金。以表其清正云。

註釋 晷日影也。○韓愈文。昆青以鰥寡。鰥魚、書。有鰥在下。因庶群。○按鰥魚昆也。昆明也。愁悗不寐。目恆不閉者也。故世以喻無妻者。分

爨凡弟分居而各自炊也。○仳吻支。未別火食。○注。未嘗分爨也。葦葦。令狐楚詞。細緣葦葦。得得何妨得得來。荊釵布裙。列女傳。孟光。荊釵布裙。淋漓見竹冤道人。呼盧喝雉擲骰盧雉犢塞。意咸陽客舍裡。呼盧喝雉花燭底。倒屣三輔決錄。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自往迎之。曰。既自白於官也。自首自白於官也。

說犬

邑有紀姓者。年四十許。以販魚、鬻蝦為業。一日暮歸出城。城闕一犬生子四頭。哭出齧其足。憤極。次晨攜一木棍。將犬擊斃。犬子悉餓死。越數日。忽發狂吠哮。如犬狀。舉室驚惶。百般祈禳。勾言曰。傷我五命。償以一命。豈不討便宜耶。祈禳奚為。言訖而逝。今歲六月間。有本匠高姓家貧素裕。畜黃犬已歷年所。性極馴良。鄰右一五六歲幼孩。往高家嬉戲。犬忽齧傷其手。鄰人興師問罪。勸解方休。高恐犬來索命。見之者畏如虎。醫家束手無策。越日而亡。漢陽陳某。設燒臘鋪。一次日高病。聲言犬來索命。見之者畏如虎。醫家束手無策。越日而亡。漢陽陳某。設燒臘鋪。一犬入鋪覓食。被打而逸。已而犬又至。值陳據案割肉。隨手一砍。誤斃其命。將犬屍置陰溝中。再數年。亦忘其事。陳一日見老者坐門前。陳詰之。答以特來尋爾。旁觀者見一犬張牙舞爪。異之。陳頭眩目暈。論次大言曰。吾乃南京人。周姓。因生前罪罰為犬。不料被傷。棄屍陰溝。四年於茲。始得出訴冥王。又以誤傷不許償命。今不索爾命。但求多給冥錢。並將此事親口喊叫。使人盡知。刻板送人。以為勸戒。使我得轉輪迴。幸矣。語畢。陳囁然醒。後遵行之。竟無恙。甯波南門

外涼亭下有丐者善屠犬。生平宰割。不可勝計。一日獲黃犬一頭。繫之以繩。懸于樹。行將霍霍秦刀矣。不意誤斷繩索。犬即躍而反噬。聳厓嗾聲。鄉鄰姓者。妻外交。懼夫覺。一夕夫睡熟。割其陽物而死。詭言暴病平。無知者。家畜一犬。奔嶂聲甚哀。里人異之。以其夫急死鳴諸官。犬嗾婦衣至公庭。隨自齧其物。廉得其情。遂伏辜。咸豐癸丑秋。會匪踞上海。邑令袁公殉焉。署有二犬。終日哀號。卧守屍側。邑人哀之。具衣冠殮袁公。犬乃自餓死。事平。胎邨如例。建專祠于縣治之西。祠壁繪二犬。以旌其義。春秋時享奠餘馨焉。

註釋

吨嗦　見荊州女師問罪齊桓伐楚曰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曰問罪之師見左傳。

東手　史記。父子老矣。係胠來手。漢陽時清江蘇松江海道。咸豐清文宗年號。會匪即髮賊。洪秀全為之首。旌見方孺人傳。

二客

明徐華亭階有二客。楊豫孫范惟丕也。嚴世蕃將擬大辟。託之居間。以重賂進。徐欲弗受。二客曰。公若不受。彼將疑公。受之以釋其疑可免。人將疑公。殺之以絕眾疑可也。明日命下。世蕃赴市矣。已而楊至湖廣巡撫。夫人為其弟所殺。楊又正弟于法。死者二人。范至雲南副使。一子舉于鄉。北征死。舟中與尸而歸。人以為陰報云。

註釋

嚴世蕃　明分宜人。高之子也。世宗時。高為太子太師。世蕃為太常卿。父子朋比為奸。貪賄親仇。殺戮忠良。後為邨應龍所劾。世蕃下獄論死。高亦被放。

大辟　謂死

刑也。○禮。刑人于市。與衆棄之。○史記。有戮偶語詩書棄市。與尸戮而以事載尸也。易。師或與尸。大无功也。

收條

王崇德。湖南人。家積富。為淮鹽票販者已有年。性誠篤。一日有貧士操中州音。出一紙相示。王未及視。即曰有之。約五日後來取。至期如數與之。衆疑叩其故。中州人笑曰。我父客死漢皋。悵目皆是。我豈知有此欠項哉。今年迎父柩歸葬。沿途求乞。狼狽不堪。葬前一夕。夢父謂余曰。汝苦矣。尚可生活。他帳非汝所能詐。惟湖南王君處存有銀三千六百兩。雖曰無據。僅一收條。然王係長者。持信去。當無不還。信在幼學某本某頁內。次日即檢得之。故來。王聆言未畢。拍案曰。尊公如此陰靈耶。我于月前某日。家人不戒于火。幾致延燒。忽尊公來救我起。曰。速救視之。火已撲入簷際。倉卒間見尊公手一銅盆授我。並呼急救。我已忘其死。一聲甫震。形影頓滅。因此家人羣起。得免于災。次夜又夢見之。當君未來時。籌之久矣。我敢昧心耶。

註釋 淮即兩淮。今江蘇淮揚道之地是也。漢皋。韓詩外傳。鄭交甫見漢皋臺下遇二女。珮兩珠。交甫悅而挑之。二女解珮贈之。交甫受而懷之。十數步。探懷中珠已亡。二女亦不見。皋。水曲也。在今湖北襄陽西北。鹽票。商民輸課行鹽之券也。清制。山東浙江兩淮等處。均票引並行。由部印頒者為鹽引。由鹽政等填給者為鹽票。中州俗稱河南為中州。謂其居天下之中也。漢皋。狼狽。官神。長者。見蜀三老傳。幼學。即幼學瓊林。宋程登吉編。唐末嗣卿編。共一卷。今則稱漢皋為漢皋。

鄒善人

長洲茂才鄒某。家資素封。祖父時。遠近之士。登其門者如市。凡有所求。無不盈其願以去。人皆有善人之稱。生與人謀。緩急輒力為籌措。或值囊空。則典質以足之。坐是日困。附郭之田。斥賣

殆盡。生計無聊。思作遠游。生父在日。有秦中客李遠。曾假萬金購辦貨物。以官事猝起。未及償遽去。檢諸舊篋。其券尚存。乃賣屋得貲。束裝入秦。既訪得所。登堂奉謁。自展邦族。客若不相識者。生繼述家負之意。出袖中券。客詭不符。自生手取之。遽裂為二。而立驅生出。生返逆旅。懊喪萬端。一籌莫展。欲控諸官。則券已失。欲整歸裝。則資已盡。對燈坐歎。殊難為情。方擬就枕。忽聞門外有剝啄聲。起問為誰。則曰但啟自知。及入則嫣然二八女郎也。生驟遜立詰其所自。女曰。妾逆旅主人之妹。此來非作卓文君奔相如計。憐君長者。而受誣于駔儈。以致進退為難。今妾奩中薄有所蓄。敬以持贈。藉助行資。即出白鏹置几上。翩然而逝。生出追之。則已杳如。權其銀約八十餘兩。生念此何可受。不如還諸主人。明日向寓主人白其故。主人曰。君誤矣。寒舍並無姊妹。僅一幼女。年止七齡。且微薄生涯。安得有巨金贈客。小人雖貧。然亦不欲含糊取利。君現居涸轍。即以此聊潤歸裝。亦計之得也。後日訪其人而報之。未為晚也。生可其言。遂返吳門。居無何。貲益蓋藏。盡散去。生年已及壯。世族無與之婚者。生本曠達。不以為意。一日有友送牡丹二盆至。色極嬌艷。持之。盆小而重。心異之。方安置花架。驀有貓犬相戲。誤觸墮地。則盆底裂。翠黃金也。視彼一盆亦然。諸友人詢以花所從得。友曰。余僕市于山塘花肆。因往詢之。一老翁在焉。鬚髮皓白。容貌清古。布袍革履。飄然若仙。見生至。即起相迎曰。賢壻至矣。生訝其言之不倫。翁曰。入談自知。因肅生入內軒。翁曰。子昔入秦中訪李遠。取宿遇有之乎。曰有之。翁曰。夜閒玉旅舍贈足下銀者。即賤息也。彼時以老夫有事至燕。未得相從。兼以李遠一項。不及往取。故

遲遲耳。遂呼女出見。即燈下所見女郎也。昨賣呈花盆中。有黃金百兩。以半饋君。以半葬屋廬。自當送新婦至也。李遠之倩。已代索得。計本一萬。利倍之。明日當還至。生歸依其言。鳩工庀材。大興土木。門閭煥然。墻色至期。徧召戚友。具盛饌。翁送女至。儘飾之華。一時無比。成婚。侑饌閒極相得。生細詢顛末。女曰。妾父慨然解囊相贈。是以感之刺骨。今故委曲相報也。賣藥。偶負數金。為一道士所窘。蒙君祖父

註釋

長洲　縣名。清屬江蘇蘇州府。民國並入吳縣。

市　訂犀臣至進諫門者也。門庭若市。國策。

秦中　為地名。謂今之陝西省。陝西省簡曰秦。陝中。

東裝　見史記。使我有能佩六國相印乎。生計不仕而富。與封君比者。命曰素封。素封之事也。白居易詩。約奉為生計。白居易詩。約奉為生計。

邦族　以吳邦族所懷。逆旅子客舍也。宋。宿於逆旅。一籌　見方孟傳。

素封　謂不仕而富也。史記注。無秩祿爵邑之人。而富與封君比者。命曰素封。

登門如市　見史記。信陵君傳。

生計　易繫辭。

白鏹　白銀也。即銀色白且潤。

翩然　翩飛貌。

驚鴻　曹植洛神賦。

翔輾　於莊周惴然而車中有水。輾轉於監河侯貸粟。監河侯曰。諾。我且南游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

剝啄　叩門聲。韓愈詩。剝啄有客至門。

媽然　媽然。賊。柔家之子。媽然。美好之貌也。

長者　見史記。信陵君傳。

駔儈　見史記。貨殖傳。駔儈。會兩家之貨物。而評其價錢。以中其間。而收其利。今人謂駔儈者。賤之事也。

潤轍　莊周監河侯貸粟。監河侯曰。諾。我且南游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曰。鮒魚來。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游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之水。而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我即枯魚之肆。見莊子。

卓文君　見史記。司馬相如傳。

奔相如　見史記。司馬相如傳。

吳門　即今江蘇省吳縣。

臧獲　臧。男僕。獲。女婢。

一籌莫展　一籌。謀也。宋史。而一籌不吐。

一笑　一笑。見晉書。羅友傳。

二八　詩。正女子年方十六歲也。李白詩。妾年十五。八年。李白詩。

宿逋　積久未還之債。

山塘　在蘇州閶門外。一曰山塘。自閶門至虎丘。

足下　見史記。高祖本紀。

剝啄　叩門聲。韓愈詩。剝啄有客至門。

媽然　媽然。賊。柔家之子。媽然。美好之貌也。

長者　見史記。信陵君傳。

駔儈　見史記。貨殖傳。駔儈。會兩家之貨物。而評其價錢。以中其間。而收其利。今人謂駔儈者。賤之事也。

潤轍　莊周監河侯貸粟。監河侯曰。諾。我且南游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曰。鮒魚來。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游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之水。而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我即枯魚之肆。見莊子。

卓文君　見史記。司馬相如傳。

奔相如　見史記。司馬相如傳。

吳門　即今江蘇省吳縣。

臧獲　臧。男僕。獲。女婢。

一籌莫展　一籌。謀也。宋史。而一籌不吐。

一笑　一笑。見晉書。羅友傳。

二八　詩。正女子年方十六歲也。李白詩。妾年十五。八年。李白詩。

宿逋　積久未還之債。

山塘　在蘇州閶門外。一曰山塘。自閶門至虎丘。

足下　見史記。高祖本紀。

足下。今多用作稱人之敬詞。賤息　息者子女也。國地名。今稱女曰息。燕策。老臣賤息舒祺。燕策有曰。冰上人　晉書。今稱媒人曰冰人。語出索紞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紞曰。冰上為陽。冰下為陰。陰陽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為陽語人。為陰媒介事。君當為人作媒。故今稱媒人曰冰人。新婦　見玉臺新詠。古樂府。古詩為焦仲卿妻作。仲卿母欲遣之。仲卿不忍。婦誓不他適。仲卿又固請。母終不許。婦臨去。舉手謝姑。誓天自誓。仲卿聞之。亦自誓。婦還家月餘。縣令遣媒人來。太守又遣主簿來。仲卿母逼之。婦乃誓死不從。仲卿聞之。徘徊庭樹下。自縊死。婦聞之。亦自縊死。新婦即仲卿妻之稱也。鳩工　集工作之人也。鳩工聚工。謂聚集工作之人也。土木　程建築工作之總稱也。解囊　解開私囊也。謂以己之私財濟他人之緩急也。

莊平令

山左侯補縣某。聽鼓多年。偶補莊平。其人性純謹。懷慨好施與。凡親戚故舊。有所求。無不滿其願以去。由是遠近趨之若鶩。有弟某。家貧無以為生。仰食于兄。兄為之納貲為縣丞。又游揚于司道之間。保升知縣。最為中丞所親信。由知縣而知府焉。凡在任日久。虧空甚巨。忽奉查抄之命。監追繫獄。以為其弟必為之斡旋也。時時盼望不至。一日晨興。弟攜洋藥貿貿然來。相問而哭。不交一語以去。招之掉頭不顧。兄長歎累日。仰藥而亡。嗚呼。弟之宮。皆由兄之力也。兄之命。送于弟之手也。人心若此。時事尚堪問哉。

註釋

山左　見光中中。**聽鼓**　舊時官衙。以卯刻鳴鼓。名集僚屬。故謂赴官所伺候上官為聽鼓。李商隱詩。嗟余聽鼓應官去。走馬蘭臺類轉蓬。今多作候補解。**莊平**　縣名。清屬山東東昌府。今屬山東東臨道。應劭曰。在山之平陵故曰莊平。水經。**懷慨**　用財無所吝惜也。**趨之若鶩**　言趨之者衆也。鶩與騖通。舊制。官吏犯侵蝕貪贓或假公濟私。而致人戴罪者。名曰參劾。即俗稱題參。明清時命巡撫為中丞。巡撫事繁。故又出任巡按御史之屬。明清時置於各省。即古之刺史。清順治間。每府知府一人。今廢。**查抄**　

之洋藥。以其可以為藥也。貿貿日不明貌。貿貿然來。仰藥天焉之決者。仰藥而飲刀。

紅粉骷髏

某甲好打生。一日歸自朝陽門外。吕祖閣。時已曛暮。見城下一草屋中。燈光熒熒。一扉半掩。探身窺之。見美婦獨坐。匡頭笑容可掬。以手相招。甲喜而入。甫跨一足即仆。次日為人救活。則一足陷古塚中。問之。泣曰。初以為奇遇。纔入門。即見骷髏也。南邑某生。忘其姓氏。其封翁五十餘。方得此子。愛如掌珠。少而慧。既長。倜儻風流。尤喜聊齋文字。年十八。尚未結婚。會當暮春之初。散步郊坰。竟迷歸路。遥見二女郎。躑躅前途。斜睨之。美而艷。約里許。竹籬一帶。掩映雙扉。女郎導生入內室。生詢閥閱。曰。劉姓。姨妹二人。言語蹀躞。于是神志顛倒。少頃。酒肴羅列。女郎殷勤勸飲。簡靡氣熏入骨髓。生樂而忘返。其家以生未歸。偵騎四出。迄無音耗。有田夫荷鋤返。路過塌間。見一穴微露衣角。異而窺之。似有人與骷髏同寢壙中。乃呼集衆侶。牽出觀之。一田夫云。此某封翁之公子也。急白翁舁歸。則生已奄奄一息矣。將骷髏燃諸火。臭達數里。生未十日竟死。此非孽由自作哉。積幻想于居恒。乃幻遇于一日。苟能破除色界。心地清明。又何至沈溺而喪其身也。

註釋

打生　射取生物也。與射獵同。

朝陽門　北京城門名。

封翁　即封君。漢書。秦漢之道。章封翁。制到侯封君食租稅。

掌珠　遥異記。掌珠兒。白居易詩。掌珠一顆兒三歲。喻珍貴也。

倜儻　不羈也。猶言不拘束也。倜儻不拘細行。風流無賴。聊齋聊齋志異。清施松齡著。凡十六卷。所記均狐鬼之事。聊齋者。松齡之別號也。

骷髏　人死腐敗後見硬骨骼也。

南邑　即南城。清屬江西建昌府。今屬江西。謂之珠娘。生男謂之珠兒也。

吕祖　見硯雲甲乙編。

見夕　閥閱　冊府元龜。正門閥閱。一丈二尺。二柱相去一丈。柱端畫瓦。桷畫藻。飾烏頭染。○後世因謂巨室曰閥閱。

芳。本書以喻言重複也。　顛倒　詩。顛倒衣裳。　蘭麝　薰香之物。○語。東郭墻間之祭者。　壙中　壙。墓穴也。○禮。若從柩及壙。皆執紼。　奄奄　半晌。　擘由自作　擘。不可活。　色界　佛家分世界之上有色界。

荷葉

上海姜某。設藥肆于小南門外。翁素行謹厚。藥必手選。遇貧病者與之無稍吝。數十年如一日。某歲元旦。進邑廟熱香。遇一丐。以鮮荷葉包羊肉。捫蝨而啖。顧姜翁曰。要食否。翁不應出。丐者尚在。異而索之。羊肉已盡。分荷葉一角與之。瞬息不見。自是合珍膏丸散。入荷葉少許。無不奏效。遂獲大利。左右鄰遇火者。皆及垣而滅。一念之善。彼蒼尚鑒佑。施藥之功。足以回生起死乎。

註釋　上海　見談。　謹厚　謹厚者。謹慎忠厚也。　元旦　一年之第一日也。○晉書。顓以酉春正月為元。其時正朔旦立春。○元旦之稱本此。　捫蝨　晉。桓溫捉虱而詢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見晉書。　回生起死　復生也。

天雨金

朱氏翁。年週甲。為米市豎。其為人也。嚴以正己。和以接物。有礙足物。必去淨而後已。見棺槨之暴露者。必為之掩蓋。一日索逋至野。見破塚內。有巨甕。白鋥滿中。翁恐目迷。方檢閱間。塚旁農人見之。奔而前曰。此我祖父墓也。為雨所破。汝徘徊其間。得無盜我墓中物也。翁謝過曰。原物歸君。我未動毫釐也。農人識翁。故擇之去。而呼其兄弟子姪來曰。塚中不知誰氏物。天其富我

乎。盍共取之。衆合力起出。視甕中盤旋蠕動。皆毒蛇也。農人恚曰。翁先見此。而曰原物戲我。實甚。我其還戲之。衆曰諾。共舁甕至翁宅後。候其寢息。舁屋撥瓦而傾之。翁夫婦躍起。曰。天雨金矣。姑趨避之。雨定後。檢較得數千金。家以是富。彼農人傾畢。負甕歸。方詡詡然自以為得計也。

註釋　週甲（俗稱六十甲子為花甲。趙甌北詩。手掐六十花甲子。唐人謂年屆六十曰花甲。週甲謂花甲已週也。）徘徊（流連往復也。）史記。徘徊往來。詡詡（快樂貌。）易。詡詡林。紡𨦟詡詡。索逋（即索取欠賬也。）白鏹（見鄒魯人善

茶碗針

徐海。江西廬陵諸生也。父經商西蜀。素敬奉呂祖。數十年如一日。一日船泊巫峽間。有道人附舟。諾之。越日。聞前途颶氣大懼。道人曰。君不必憂。吾有術可以避。戒舟人屏息勿言。撰囊出黃土三撮。置諸鷁首。俄頃賊至。往來江岸。曰。向見貨舟泊此。何忽逃遁。遂去。道人拾黃土入囊。戒舟巫往漢口。後徐海妻黎氏生二子。婢撫之。以斷針置茶碗。游嬉閒。閨主婦喚。遂去。忘却碗中物矣。至夜。黎氏渴甚。舉茶碗吸之盡。針梗喉中。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勢瀕危。往呂祖殿乞籤歸。至中途。見一人問倉卒何為。徐告以故。其人曰。速以羅漢豆為糜。和以寸度韭葉。用豬脂油熬熟食之。三日後必無患。如法制服。甫下咽而痛止。越日針隨韭葉大解下矣。此神之靈感也。

註釋　廬陵（縣名。清屬江西吉安府。民國改為吉安縣。）西蜀（見手指。）呂祖（見硬肉。）巫峽（在湖北巴東縣西。與四川巫山縣接界。因巫山為名。其間首尾一百六十里。與西陵峽。屏藏其氣。不敢息也。）屏息（論語。屏氣似不息者。）鷁首（謂舟也。船頭畫鷁。故稱。）漢口（見蜀商。）倉卒（急遽貌。）李陵（文。前書倉卒。未盡所懷。）羅漢（亦曰阿羅漢。佛家謂比丘修行得道者也。地位次於菩薩。）華言無學。謂其生死已盡。無法可學。

梁氏女

陝西白水縣村民妻死。遺子女皆六七歲。復娶同村梁氏女。少艾。為所惑。日虐子女無完膚。某不能庇。際夏月。梁憑窗閒眺。忽見一婦人相向而歎。戚眉黃顏。滿面淚流。梁驚悸發狂。自批其頰。鄰人環救。梁大罵曰。淫婢奈何毒如蛇蠍。殘我子女。眾始悟為前妻所附。亟灌以硃砂。踰時始定。遂自此病癲。往往自褫其衣。令兒女極力撻之方快。或引錐自刺。遍身流血。尚不滿意。一日燒火筯自烙其陰。深入數寸。大叫而絕。白水今即公嘗述以戒人。

【註釋】白水縣即漢粟邑縣。後魏改白水。清屬陝西同州府。今屬陝西關中道。少艾。少年少也。艾。美好也。。批其頰以掌摑人之類也。唐李正己祇四紇大尚之頰。見唐書。硃砂一作朱砂。舊稱丹砂者最良。故又名辰砂。以出湖南辰州。眼之能定心。

陶半仙

陶先生成。字懋學。號雲湖。成化辛丑舉于鄉。骯髒不羈。有米芾郭忠恕之風。而豪蕩過之。嘗聞故老云。先生少時。醉卧邑之嘉定橋。聞空中語曰。詰旦有仙至。先生守至日晨。見一丐者。貌奇古。異之。絮其衣。丐者與先生筆一枝。先生自是握筆畫翎毛。有從紙上飛去者。里人稱為陶半仙云。

【註釋】成化明憲宗年號。舉於鄉韓愈文。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骯髒高元婷直貌。亦作抗髒。趙壹詩。抗髒倚門邊。米芾宋襄陽人。字元章。號鹿門居士。又稱海嶽外史。為文奇險特妙。於翰墨得王獻之筆意。郭忠恕宋洛陽人。字恕先。太宗名光。知淮陽軍。世亦稱米南宮。為國子監主簿。畫師關仝。又善書。兼作篆。能辨魏晉以來字學。後謫江都。踰旬失所在。翎毛畫鳥曰翎毛。翎鳥羽也。故稱。

二陽生

順治間。李參將某。癖好男子。蓄伴富。忽懷孕。從左肋下起一瘤。久而爛潰成孔。遂產一男。其孔愈潰愈巨。見五臟。備受苦楚而亡。男後隨參將鎮守福建。參將撫為子。夫男子生產。又從肋下。異哉。此南安洪少卿語人者。

註釋　順治　見林四娘。參將　官名。明置為總兵副總之貳。清因之。仕次副將。伴當　猶言奴僕。亦作伴檔。徽州甯國等處有此稱。亦謂之細民。南安　縣名。屬福建泉州府。今屬福建廈門道。

天愁

乙巳二月十八日夜。水聲撼天。如萬丈瀑布。從空而墜。或曰此天愁也。非水之聲。後亦無他異。此家秋崖公親聞之。載入秋舫日記甚詳。誌之以俟博物君子攷證焉。

註釋　瀑布　水由峭壁直下。或由高處斜下。其勢洶湧。水沫飛濺。遠望之如匹綠下垂。故謂之瀑布。

虐媳

邑有蕭家園胡氏。年六十。先是娶媳某氏。媳之母賣盧家為妾。身金六十千。以付女。因攜至夫家。助胡氏取去。因虐使其媳以所不堪。不從。輒縛梁上。解衣以火炙之。每日雨次。遍身焦悴。復以刮投水。或往告之。仍不信。終不覓尸。有鄉人盧其側以拾糞。數日辭去。勒索五百文。不得。令脫兒衣鬻還之。次年其子死。秋其夫死。今年六月。胡氏忽得惡疾。謂人曰。汝等勿效我作孽。我子

足已經桎梏。項下復有桎搯。言不能動。少頃鞭交作。痛苦不堪。上下青腫無完膚。數日自嚼其舌。血流滿衣。口中喃喃呼其媳。又數日而斃。此家族孀親見之。

註釋　浪蕩　放浪遊蕩之義。今稱人跳跡無定。及無職業者曰浪蕩。　桎梏　以支撐之具見禁諸嘉石。桎搯支撐之也。　喃喃　低訝。

雷擊養鴨

楊柳枝

己未二月初三日。金家莊佃某。養鴨為生。死後子年十九。世其業。每小鴨出。即以蛆和飯喂之。是日雷雨。子趨鴨避張車蓬下。為雷擊死。風車折碎。鴨亦震死大半。子屍旋化為蛆。餘鴨就食。至夕俱瘟死。共一千七百餘頭。張佃亦有數十與焉。

註釋　佃　即佃戶也。代耕農。五代史。家佃佃戶以公貴顯不力農。

邑之東鄉。離治二十里。曰蛤拖溝。有民婦年二十許。淫蕩性成。其夫靦碌。鞭扑時加。婦憤自縊死。遠有一子一女。往往見其母。以楊柳枝撻其父。父不覺也。但見被上有楊柳枝而已。由是不敢居家。買舟往江南作貿易焉。越年七孔流血而亡。莊鄰有賀氏婦。晨起操作。陰霾迷人。忽見朱氏婦。掮一木頭。迤邐而來。已忘其死。避之不及。偶碰右眼角。青腫匝月始愈。詢曰。鯤鬼掮木頭。其信然歟。幾令吾索解人而不得矣。

註釋　治　所都之處曰治。漢書。吏王勝東治即墨。今稱地方長官駐處亦曰治。如謂縣城曰縣治是也。　楊柳　楊柳本是二物。楊枝硬而起曰楊。枝弱而垂流曰柳。今

通稱柳曰楊枝。說二物為一物也。買舟　稅舟而來之也。○秦觀詩。便欲買舟江北去。盧照鄰賦。野淦霞而自晦。逶遲旁行連延也。○梁簡文帝詩。逶遲觀鵝翼。索解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不可得。

定逆案

金陵朝天宮後萬歲殿。塑帝后二像。傳謂明太祖與馬后。然而不可考矣。順治初年。有試士寓廊下。月明如晝。閑步。覩殿內燈火熒煌。帝后據龍案坐。文武諸臣侍階下。械男女二囚。跪伏聽鞫。暗詢門者囚為誰。曰。魏閹客氏。異甚。就窺見諸臣傳帝旨。向囚訊詰。語聲低小。都不甚明。旋聞帝曰。逆閹竊窺神器。未有顯迹。然戮忠良。斲元氣。此為大罪。宜世世作牛。受屠割之厄。客氏淫惡。禍忠賢。固難逭。而墮后胎。斬帝嗣。尤為首惡。宜世世作豕。償昧心之報。案定。二囚俛不見。眾官舞蹈而出。士懼為所覺。走避歸寓。以告同人。共往燭之。扃鑰如故。詫曰。陰律難逃。其此之謂與。其此之謂與。

註釋

金陵　見梅花美人。

明太祖　姓朱。名元璋。濠州人。

馬后　馬皇后也。郭子興之義女。

順治四娘　見林逆元順帝而有天下。

龍案　天子所用之案也。

魏閹　明之宦官魏忠賢也。原名進忠。肅宗時。與帝乳母奉聖夫人客氏通。擅朝政。專橫無忌。副都御史劾忠二十四大罪。反為忠賢所殺。復大戮衆林黨人。黨羽滿朝。生祠遍于各地。思宗立。眡于風陽。遂自縊。○客氏定興人。神器　帝位也。○老子。天下神器。不可為也。墮后胎　通鑑。客氏肆惡。慮嬪妃白其罪。矯以別宮。娩育皇后數于帝前。舞蹈　先得疾。詔朝會再拜。勿舞蹈。

長壽縣

蜀長壽縣令任某直隸人。由供事部銓。貪殘暴虐。其妹諭堂斷。動至五六百字。顛倒錯亂。如桃符然。一日當堂簽喚一人。名殷大順。殷書作因。書吏非之。乃改作因。書吏又非之。以手畫殷字于案上。乃改之。順又書作川。書吏復非之。任大怒。命重責二百。枷革示眾。其盜案。則於堂訊盜口中追索贓戶。隨喚諸役。各挾鐵繩。陸續奔走。其于買賣田土案。則兩造同繫一鐵繩。押令中證調處。候成交時開脫。被繫者同寢同食。受困既久。不得不自願和息。倪某是年館城中華氏冬杪散學。見滿街同繫而上下行者。殆五六百人。至除夕半夜。方各保釋回。度歲後。聞其同母兄實係供事多年。既銓蜀。挈妻女二子一壻就道。至黃河暴卒。任某乃冒兄名。與嫂與子及壻同居一院。令壻管內外帳房。所得均分。任某出宿外間。名為夫婦。實則並無所染。外人不知。遂傳為夫婦反目而已。癸酉被劾落職。其嫂偕子壻等纍纍走閒道歸。而任某繫案追贓。雙目病瞽。妾及二子皆歿焉。

註釋

蜀　見銀手圈。

長壽縣　明清皆屬四川重慶府。今屬四川東川道。

供事　清會典。設在官之人。以治其房科之事。凡京衙門。則例館者皆曰供事。

部銓　揀清制。許應選者自行呈請。分發外省試用。試用有年。得由外補者。與部銓者分為兩途。挑門者。謂之挑符。見荊楚歲時記。今則以春聯為桃符矣。

除夕　見義寧。

遵　循。

纍纍　史記。纍纍若喪家之狗。

豈止

劉生某讀書不成。然而惟其豈止等口頭語。往往錯亂安置。後以遇槍獲雋。有同門友謀娶張

氏女。女與劉同居。因訪劉曰。聞張女貌佳藝厚。但愛看演戲有之乎。劉漫應曰。豈止。訪者遂默然去。此女待字幾十年。然後嫁。後劉鄉試遇成文。已入薦。二場貼出。通篇皆豈止二字。聞者笑之。

註釋　讀書不成　句見史記。捨為稱場屋中代人作文者曰捨手。亦謂之捨替。同門友　同師而學者。○後漢書虞詡少見嚴晨秋。

張剝皮

琦侯總督四川時。隨員張某令某邑。日數下鄉。見游民罵蝦蟆。大怒。時值伏日。赤其體。以厚皮紙。用麵糊徧附其體。曝令乾。而使惡役層層揭之。其人徧身皮脫以死。而捉蝦蟆者頓絕。人因呼之為張剝皮。余謂傷害物命。罪固應得。而仁民愛物。要有輕重。抑責示衆足矣。存心刻酷。終以貪敗。宜哉。

註釋　總督　官名。明初有軍事。命京官總督軍務。本非定員。其後各省因事增置。亦遣文武最高之官。有稱數省者。　蝦蟆　蛙屬。亦作蝦蟇。　伏日　事物紀元。曆忌釋日。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秋以金代火。而畏火。至庚日必伏。故謂之伏日。○初學記。從夏至後第三庚為初伏。四庚為中伏。立秋後初庚為後伏。謂之三伏。

袁氏女

鹽鐵使李遜之姪。游於長安東市。見一犢車。侍婢數人。中有白衣妹。綽約絕世。李子求問。侍者曰。娘子孀居。袁氏之女。又詢可能再從人乎。乃笑曰。請隨至宅中相商。李子大悅。遂逐犢車而行。夜方至。白衣妹下車。侍婢擁之而入。李下馬盤旋。俄轉云。屈郎君。李入。見青服老女郎。

立於庭相見。曰白衣之姨也。中庭坐。少頃。白衣方出。辭氣閑雅。轉盼華煥。畧序款曲。命酒慇懃。一住三日。飲樂無所不至。第四日。姨云。李郎且歸。恐尚書怪遲。後往來亦何難也。李亦有歸志。拜辭而出。上馬。僕人覺李子腥臊氣異常。遂歸宅。覺身重頭旋。擁被而寢。先是婚鄭氏女在側。云足下調官已成。昨日鬼公不得。其二兄驂君去已。李答以愧佩之辭。俄而鄭兄至。責以所往。時李已漸覺忧惚。不對。謂妻曰。吾不起矣。口雖語。但覺被底身漸消盡。揭被而視。空注水而已。唯有頭存。家大驚。呼從者訊之。僕者具言其事。及去尋所在。乃空園。有一皂莢樹。餘無所見。問彼處人云。往往有大白蛇在樹下。更無別物。姓袁者以園為姓爾。此松筠閣集所載。同邑劉紀軒明經。閔至此。不禁有感。遂作遠色賦以為投斜者勸。賦曰。有魯男子謂楚國登徒子曰。嗚呼。世之惑色魔者。何盈千累萬也。爾其愍海蒼茫。愛河汗漫。風弄幽芳。露滯野蔓。拈紅豆兮枝枝。採素梅兮瓣瓣。好之者多心曠而神怡。樂之者故魂消而魄散。豈非罪不勝誅。事堪浩歎。清操有愧于睢鳩。貞節不如夫孤雁。盼仙娥之奔月。未許塵污。憾神女之行雲。祇形夢幻。人心狂蕩。陽臺方抱錦衾。天律森嚴。陰府已成鐵案。謬託因緣。頻萌禍患。敢竭愚忱。用抒直諫。登徒子莞爾而笑曰。甚哉。先生迂矣。僕聞東牆有姝子。則宋玉所愛憐。西廂有美人。則張生所邀約也。窺簾之賈氏。則韓掾之交通。留枕之宓妃。則魏王所歡洽也。司馬氏琴挑求凰。臺牛郎橋猶渡鵲。或溱水秉蘭。或台山採藥。或游廛野而包茅。或入鳳台而贈芍。凡此猗旎香閨。玲瓏畫閣。綢繆乎瓜葛之聯。繾綣乎絲蘿之託。人非木石。誰得無情。春有煙花。足為至樂。祇偶逢其風流。似無

傷於輕薄。獨先生之說拘墟。乃竟以為首惡乎。是何言也。夫乾坤之定位。則曰有常。男女之別羣。厥惟有守。故深閨未可踰閾。中冓不容含垢。犯之者失身。談之者污口。信如子言。逞恣我後。是禮義不必循。而淫奔可亂其偶也。是廉恥不必存。而燕婉可忘其醜也。是品節不必端。而野合堪狗苟也。是因果不必知。而顯報終烏有也。要之野陌尋花。章臺折柳。戕狎人妻。人姦我婦。狗彘之行。為天地所誅。虎馬牛之風。亦人神所擊捨。殺人三世。劊腸則利於鸞刀。毒我一生。爛骨則凶於鴆酒。何殃害兮不知。偏甘心而投首。嗟嗟。誰無天理。誰無人心。處女之侍字。猶璞玉也。而忍使貞者喪其貞乎。寡孀之守潔。猶冰水也。而忍貽吾婦以醜聲乎。戚友之妻。猶吾婦也。而忍動吾女以私情乎。姑道姑。則修行而善者也。忍令善者敗德于空門乎。乳婦僕婦。則服役而困者也。忍令困者見偪于主人乎。他如倡妓之娓。則勾攔遺孽種矣。願甘于賤同羣乎。優童之寵。則帷薄多內亂矣。願甘以表裏宣淫乎。至若以長亂幼。以卑犯尊。與夫平輩相戕。滅絕大倫。則又閨室畜類矣。願甘于人而獸。人而禽乎。數幾希之已失。尚何知有規箴。然而正人之色不二。君子之戒有三。曾坐懷兮不亂。無同夢之可甘。窗易補而陰德難修。我心慄慄。種欲借而上天可畏。神目眈眈。貓任傳呼。一塵不染。魚堪擊碎。雙玉無貪。孫子閉門。早忘情于春茗。林君就榻。忽絕意于秋蘭。騎墻者其機善轉。下樓者厥德何慙。介貞辭美。女之書。堅心似石。嚴毅免主人之刃。峻節如山。鳳簫之吹。季公毀之而長嘆。狐裘之褒。聖帝判之為美。談不因紅拂之來。有懷徒美。方遂青雲

之志。無愧奇男。觀于名動太清者若此。亦何樂而不打破色關也。吾則寄興簫櫳。恣情粉黛。玉樓之籍旋除。金榜之名不載。青衿襤去。應遣豺獄嚴刑。朱筆勒來。空有魚池佳話。陸季夫狀元之選。那得叨榮。鍾馗進士之科。幸猶持戒。芳魂飄泊。題情詩而錯認為緣。懼夢沈酣。登鬼籙而自罹其害。鴛鴦碎鏡。謝祖蒙羞。狼狽乘輿。汪生病瘵。婢傷季氏之寒盟。尼了韓家之寃債。張天成見誅于盜女。赫赫明明。王心漢受報于喜娘。奇奇怪怪。轟雷作火。大書怪獸之亂倫。踏雪回舟。曲演妖狐之醜態。刖足拔手。即風月間淫歌艷唱者也。倒吊投身。即不顧倫常而婚娶者也。灌藥破頂。即不講禮讓而笑言者也。毋曰情深。而卻姊之游魂曾為變矣。毋曰緣重。而汪姑之惡魄且尋寃矣。毋曰王法可逃。而或笞杖。或絞斬。或徒流。刑誅嚴厲矣。毋曰人身可保。而為騾特。為羊豕。為蛇鼠。軀殼變遷矣。乃子猶多方漁獵。刻意流連。侈談嫖嫚艷說婵娟。徒以誨淫為樂。不以過慾為羞。此其綺語之罪。不浮於煙鬟穢史童癡蝶編也哉。登徒聞之。長跪變色。瞿然驚。憬然惕。爰求戒謹之方。以警色荒之失。魯男曰善。而今而後。爾宜雪浣其身。日新其德。淫書淫畫。勿事觀瞻。淫戲淫朋。莫相親暱。積陰功以贖前愆。銷風孽以除惡習。雖執迷不悟。徐生之現報無窮。而改過何難。項氏之榮名復得。蓋禍淫者。天道不加悔罪之人。故克己者。聖功自獲。閑邪之益。怕怕怕。存鬼魅想。持之以敬心畏心。防防防。作虎狼看。拒之以慧力定力。休休休。及早回頭修己。僻路勿由。醒醒醒。還須苦口勸人。迷津共出。苟不視為迂談。庶同登夫善域。

註釋

鹽鐵使　官名。唐中葉始置鹽鐵使。掌收鹽鐵之稅。或兼兩稅。或運鹽鐵之稅。或曰鹽鐵轉運使。宋因之。屬三司使。今則鹽史兼之。

綽約　柔美貌。○莊子。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

欵曲　猶委曲。

尚書　題見棘圍句。

長安　即今陝西省治。

足下　見晉人。

明經　漢以試明經射策。

魯男子　魯有獨人男子。惠情善柔。武仲范汗。

長安足下明經魯男子

長安　即今陝西省治。

足下　見晉人。

明經　漢以試明經射策。

魯男子　魯有獨人男子。惠情善柔。武仲范汗。

欵曲　猶委曲。

尚書　題見棘圍句。

鹽鐵使　官名。唐中葉始置鹽鐵使。掌收鹽鐵之稅。或兼兩稅。或運鹽鐵之稅。或曰鹽鐵轉運使。宋因之。屬三司使。今則鹽史兼之。

綽約　柔美貌。○莊子。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

欵曲　猶委曲。

尚書　題見棘圍句。

鹽鐵使　官名。唐中葉始置鹽鐵使。掌收鹽鐵之稅。或兼兩稅。或運鹽鐵之稅。或曰鹽鐵轉運使。宋因之。屬三司使。今則鹽史兼之。

綽約　柔美貌。○莊子。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

欵曲　猶委曲。

尚書　題見棘圍句。

長安足下明經魯男子

長安　即今陝西省治。

足下　見晉人。

明經　漢以試明經射策。

魯男子　魯有獨人男子。惠情善柔。武仲范汗。

欵曲　猶委曲。

尚書　題見棘圍句。

鹽鐵使　官名。唐中葉始置鹽鐵使。掌收鹽鐵之稅。或兼兩稅。或運鹽鐵之稅。或曰鹽鐵轉運使。宋因之。屬三司使。今則鹽史兼之。

綽約　柔美貌。○莊子。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

欵曲　猶委曲。

尚書　題見棘圍句。

鹽鐵使　官名。唐中葉始置鹽鐵使。掌收鹽鐵之稅。或兼兩稅。或運鹽鐵之稅。或曰鹽鐵轉運使。宋因之。屬三司使。今則鹽史兼之。

綽約　柔美貌。○莊子。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

欵曲　猶委曲。

尚書　題見棘圍句。

長安足下明經魯男子

長安　即今陝西省治。

足下　見晉人。

明經　漢以試明經射策。

魯男子　魯有獨人男子。惠情善柔。武仲范汗。

欵曲　猶委曲。

尚書　題見棘圍句。

鹽鐵使　官名。唐中葉始置鹽鐵使。掌收鹽鐵之稅。或兼兩稅。或運鹽鐵之稅。或曰鹽鐵轉運使。宋因之。屬三司使。今則鹽史兼之。

綽約　柔美貌。○莊子。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

欵曲　猶委曲。

尚書　題見棘圍句。

鹽鐵使　官名。唐中葉始置鹽鐵使。掌收鹽鐵之稅。或兼兩稅。或運鹽鐵之稅。或曰鹽鐵轉運使。宋因之。屬三司使。今則鹽史兼之。

綽約　柔美貌。○莊子。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

欵曲　猶委曲。

尚書　題見棘圍句。

綢繆新婦來女蘿施木兮三揚孔子適周曰。謂男女合。奔女也。

瓜葛瓜瓞綿綿。葛藟纍纍。風流。無見古雜斷葛引蔓之物以比此。故謂世交親戚先後相繫者曰瓜葛。

狗苟狗彘之物。以喻不潔。苟且也。言苟且從事。

燕婉燕婉之求。燕婉。注無見鄭詩也。

中冓中冓之言。冓。內也。

蒹葭蒹葭采采。白露未晞。注蒹葭。水草也。

終鮮兄弟終鮮兄弟。鮮。少也。

花萼萼花。詩棠棣之華。

淫淫。過也。

野合野合。不安司馬遷傳。

綠綠。王也。

煙羅煙羅。女詩。

傳與傳。

縭縭。結也。

芳芳。見夕。

絲蘿絲蘿。詩。

夙興夙興夜寐。

靡盈靡盈。詩。

青蠅青蠅。詩。

衿衿。詩。

纓纓。詩。

佩佩。詩。

瑛瑛。玉。

琚琚。玉。

瑀瑀。玉。

組組。詩。

紃紃。詩。

鞶鞶。詩。

帶帶。詩。

厲厲。詩。

帷帶帷裳。詩。

裳裳。詩。

翟翟。詩。

茀茀。詩。

簟茀簟茀。詩。

魚貫魚貫。詩。

雝雝。詩。

和鳴和鳴。詩。

鏘鏘。詩。

鳳凰鳳凰于飛。詩。

翽翽。詩。

萋萋。詩。

雲漢雲漢。詩。

昭回昭回。詩。

倬倬。詩。

雲漢倬彼雲漢。詩。

章臺折柳章臺。異聞錄。韓翃將娶柳氏。柳氏歸。置都亭。使復去也。

鴆酒鴆。毒酒也。鴆本青色。今集解。陶隱居。易。幕重門。擊柝。

優童優童。高僧傳。注高僧名景長。下來。韓本蛇拘也。

不果不果。燕。注燕。安也。

中冓中冓。非知者不覺。中冓。中石之間。獨物貪。

蠆蠆。蠍也。

蛇蛇。詩。

蜴蜴。詩。

蜮蜮。詩。

蜚蜚。詩。

蠹蠹。詩。

螟螟。詩。

蟘蟘。詩。

賊賊。詩。

蟊蟊。詩。

貪貪。詩。

殘殘。詩。

賊賊。詩。

螓螓。詩。

首首。詩。

蛾眉蛾眉。詩。

巧笑巧笑。詩。

倩倩。詩。

盼盼。詩。

素以素以。詩。

絢絢。詩。

素絢素絢。詩。

禮以禮以。詩。

將將。詩。

將將。詩。

鏘鏘。詩。

鴛鴦鴛鴦。詩。

交頸交頸。詩。

頡頏頡頏。詩。

關關關關。詩。

雎鳩雎鳩。詩。

鷺鷺。詩。

鷖鷖。詩。

鳧鳧。詩。

鷗鷗。詩。

鵻鵻。詩。

鴛鴦鴛鴦。詩。

鴻鴻。詩。

鴈鴈。詩。

鶴鶴。詩。

鳴鳴。詩。

鶴鳴鶴鳴。詩。

鸛鸛。詩。

鵜鵜。詩。

鵜鵜。詩。

鵜鵜

淫蝶之書也。敬心敬仰鬼神之心。畏心畏懼神之心。慧力獨孤及文。大悲而持以堅定之心。曰定力。佛教謂信仰佛法。由專思慧力。定力迷津

李白詩寶筏渡迷津。

牡丹

鹽城縣有地曰亢倉。乃亢元亨之故居也。元亨為張士誠之大將。蘇州破。元亨遍歸故里。明太祖徵之不應。名其子孫猶世居其地。相傳宅中有牡丹一株。無著花。花不以時。隨其宅有吉凶。則花以兆之。無閏冬夏。此與化高秀才設帳于其宅而親見者。

【註釋】鹽城縣名。清屬江蘇淮安府。今屬江蘇淮揚道。張士誠。元末泰州人。業梟舟運鹽。元末起兵。陷泰州。據高郵。稱誠王。國號大周。據有吳中。又稱吳王。後為明將徐達常遇春擒送建康。在舟中不食死。蘇州。為吳縣。屬江蘇。民國改蘇常道。明太祖。見定逸業。牡丹。見鄭善夫。興化。縣名。清屬江蘇揚州府。今屬江蘇揚道。設帳。漢馬融嘗坐高堂。施絳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故後人謂教書曰設帳。

三孝子傳

王氏名鳳。字朝陽。少孤。事母鄭氏至孝。母病癰。極潰爛不可近。朝夕揩拭膿穢。奉湯藥。憩禱誥篤。母病竟不起。孝子十七歲。哀毀骨立。既葬。廬其墓側。一夕雷雨作。母弟鄭綱往視之。孝子猶號泣墓上。聲巳出林莽。有聲盜夜入其廬。見孝子容色憂戚。嘆曰。噫。此孝子也。去之。墓上忽生青松慈竹。日就叢茂。又有白兎馴擾其中。人以為孝感所致。成化十二年。貢入禮部。授山東平度州同知。有廉聲。嘗輸租稅于京。羨餘千兩。歸貯之公帑。辭不受。當道考覈。有昔聞孝行。今著廉聲之語。致政而歸。終其身。廬于墓。同時孝子曰孫。著者。父鬻。嗜酒。著先置錢于酒家。令酒家

招飲。婆其飲。不取。儼鸞病中。滿。醫云。百蝦蟆納豬肚中。煮食可愈。時冬月。著覓之。野得百蝦蟆。里人異之。著曰。以父疾傷此百命。吾不忍也。乃盡放之。自割股肉。納豬肚中。父食尋愈。又有張仁者。自幼寢食未嘗離父母。既長不娶。母既終。復不娶。曰。無親可養。何娶為。遂終其身不娶。

註釋　湯藥　凡藥多煮為湯而飲之。故名湯藥。漢書。淮南王安傳。寢人即不起。此病後損之極。若僅以骨支拄其體也。如世說。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言毀其身。瘦削

熟食。惟日飲冷水數石。醫者不治。公曰易治也。縛郎中于柱上。注水大甕。令童子擊水恒躍郎中渴欲死。三晝夜吐一水蠱出。狀如龍。疾即愈。嘗告省歸。入縣郭門。見棺尸棺而出血綫綫下。公止車。命啟棺視之。曰此婦人可活。令反居。公至。以針刺婦心。婦忽隔簾。產子亦下。婦與子俱活。里人詰之。公曰此初產孕婦。穩婆不察。使其以針刺非刺婦心。乃刺產子手。欲其知痛趁生也。視其子手果有血孔。公之識鑒高朗類如此。

子本。宏治三年進士。改西按察使。裴。成化三年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改禮部主事。孫言。永嘉靖乙酉舉人。秦安州知州。承祚。嘉靖丁酉舉人。

註釋

太醫院　秦漢有太醫令。主醫藥。歷代因之。隋置太醫署。宋改為太醫局。元改為太醫院。明清皆因之。院中太醫有院使院判等名。

外傳　見方孺人傳。

中書舍人　官名。始置於魏。歷代因之。屬中書省。南朝權任極重。明革中書舍人。嗣復但稱中書舍人。宗正　通政使　官名。明置。掌受內外章奏。祇達等官。清因之。光緒二十六年改為通政使司。職掌同。有通政使一人。左右參議各一人。經歷一人。知事一人。

寺卿　大司農少府諸寺大小九卿之名始此。

用世　出詩。用世為世用也。

水蠱　逐瘀血融頑痰。乃命壺漿驅水蠱。

告省　告歸者。告假之義。即辭官親之也。

進士　見科場條。

按察使　官名。明置。按察使司。為一省提法司之長官。清因之。永樂中始置。設庶常館。使翰林官及吉士學優者為之。清因之。

翰林院　官名。唐有此官。掌詔誥。宋改為翰林院。以進士文學優等及善書者為之。清因之。設庶吉士。六科及中書皆有之。永樂中始置。

庶吉士　專隸於翰林院。以進士文學優等及善書者為之。清因之。設庶常館。使翰林官教習三年。則試其文翰之職。謂之散館。

禮部　見綠頭牌條。

主事　官名。明置。為六部屬官。清因之。

穩婆　見陶子本。

成化　年號。

御醫　即太醫也。以其為帝之醫。故稱御也。

中書舍人　官名。始置於魏。歷代因之。屬中書省。南朝權任極重。明革中書舍人。嗣復但稱中書舍人。

寺卿　大司農少府諸寺大小九卿之名始此。

用世　出詩。用世為世用也。

水蠱　逐瘀血融頑痰。乃命壺漿驅水蠱。

告省　告歸者。告假之義。即辭官親之也。

進士　見科場條。

按察使　官名。明置。按察使司。為一省提法司之長官。清因之。永樂中始置。設庶常館。使翰林官及吉士學優者為之。清因之。

翰林院　官名。唐有此官。掌詔誥。宋改為翰林院。以進士文學優等及善書者為之。清因之。設庶常館。使翰林官教習三年。則試其文翰之職。謂之散館。

禮部　見綠頭牌條。

主事　官名。明置。為六部屬官。清因之。

嘉靖　見譚襄敏夫人。

舉人　見鄉試條。

庶吉士　專隸於翰林院。以進士文學優等及善書者為之。清因之。設庶常館。使翰林官教習三年。則試其文翰之職。謂之散館

見笑　清屬山東民國改為泰
孝廉　安州　安縣屬山東濟南道　知州官名知一州之長官始于明清因之民國廢

二烈婦

咸烈婦者。其夫姓咸氏。相傳為咸家婦。甫入夫家。合巹禮未行。而夫暴死。婦哭之哀。投門前汪水死之。留詩云。畫虎難成未類狗。百年夫婦一宵難。歡聲方舉哀聲動。賀客纔臨吊客參。孔雀屏前燈影冷。鴛鴦枕上淚痕潸。從來未識兇夫面。空惹虛名到世間。至今人稱其汪為咸家汪云。又有杜儉妻曰周氏者。年二十歲。儉死。周哭泣徹晝夜。夜起更衣。以白練帶自縊于儉側。有見其面者。淚痕叢積。猶有生氣。

註釋　合巹見水煙筒。畫虎後漢書。效伯高不得。猶為謹飭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李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孔雀屏唐竇皇后之父毅。畫二孔雀屏開。請昏者使射二矢。陰約中目則許之。高祖射各中一目。遂歸帝。見唐書。鴛鴦枕取其成偶之義。與鴛鴦被等同。更衣如廁也。更論衡。夫更衣謂之溷。

車夫奇遇

車夫戈五。山東之黃縣人。在都中拉趟。從未至他省。戈遇士人曰余姓福山人。與論價。云將之江南。戈以不識路。未即允。余曰。但遵大道行。我曾知之。戈欲回店結帳。余曰勿須。爾行則行耳。余上車甚速。戈亦不知其然。出都門至通逆旅。戈問何無行李。余曰。在前途。戈索錢。予銀一錠。次日天明。已易地。戈未知車何以駕。門何以出也。如此已數程。戈識字。見驛站似河南境。以問余。余曰。但前行。無多言。余車中一無事。日弄二鐵丸。如彈子大。有時塞鼻孔中。下垂若筆管。長不

及尺。又數日。戈大感。每任窓酒食紛列。騾之草料亦豐足。從無向索錢以問。余曰。後再算。又數日。大水湯湯。岸上肆樓櫛比。帆檣如林。更不知為何地矣。余謂曰。明日即渡江。只以騾行。寄車旅店中。回時仍以取用。舟中如遇警。無恐也。戈唯唯。聽其所為。果登舟。戈掌甚。將抵彼岸。上游來一船。執刀者十餘人。呼余。若欲得甘心者。余不理會。從容驅騾行。一手攜戈走。驚悸中。只見四圍如電繞。白光數十道。上下圍一無少停。至日晡。余始問飢渴。戈亦憊不可支。下騾坐石上。出蒸頭乾肉以食。不知何自來。謂之曰。賊子送盤纏來。無所用。悉以奉贈。因于騾上取一囊。有銀廿餘錠。令檢點收存。并告曰。途中如有事。無懼亦毋言。只堅守二騾。勿令逸去。少遲。各騎一騾行。昏黑。中更不知是何路。遥惟聞風聲樹聲。與騾蹄蹴踏聲。至晌午抵一村。似在深山中。男女十數人。皆白衣冠伏地哭迎。或相抱持。迤邐十餘里。至一門。中堂停一棺。白衣冠者拒不令入。余怒甚。出二鐵揮且行。至堂上。拍棺大哭。手提一幼孩。白衣冠者與爭奪。余置孩素上。取胸膛一物。出擲棺前。血淋漓。拋尸屋上。舉室辟易不敢前。鄰家皆閉門。無一人觀者。少定。驅白衣冠悉入內。余出門指二樹。與戈共拔之。去其枝幹。夾棺馱騾背。令急行。至山下。抬棺路旁。屬少候。余復回。戈遥望之。山中火起。樹木亦延燒。余迫扶棺行。途中問車騾價甚悉。至江邊。舟人相助下船。登岸後。騾行稍緩。不數十里至店中。主人若先知者。卸棺縛車中。按站行。余一路不言笑。亦未見其易錢。而資斧不乏。廿餘日入山東界。戈知去黃縣不遠。一旦過辛家居。萬山叢雜。行人稀少。歇大樹下。余謂曰。相處數十日。同行數千里。可謂相好矣。今將到家。無勞伴送。但車

驟不能還。價值短少。如命相償。戈私忖此人可交結之。因答曰。車騾儘可用。前承厚贐。實已過多。勿須較量。余笑真大解事。相君之面。十年內無大財氣。今餘薄資。亦以贈子。回家守田畝。卅歲後再出謀事。後會正有期也。至僕此一舉。亦勿輕以語人。速去速去。不可回頭。又于腰間取銀一包付之。戈叩謝。尚欲有言。而風沙蔽日。微聞車行轔轔聲。偶回頭。但見白光二道。閃爍射人。急飛步前行。及暮抵家中。合計其銀。二百餘兩。足付車騾原價。此道光十幾年事。至咸豐初。戈五又出門。方以告人。正不知余姓俠客也。劍仙也。惜未問其名字。當訪于崑崙之累卵。

註釋　黃縣縣名。明清皆屬山東登州府。今屬山東膠東道。福山縣名。明清皆屬山東登州府。今屬山東膠東道。江南見造逆旅見鄙吝善人。行李見遺疏。言檝之比。帆檣舟梳也。三國志。有鵲巢於帆檣。唯唯恭敬之辭。漢書。對曰唯唯。甘心見貽笑甲。逸遷見楊柳枝。辟易見宦虎。資斧見投水婦。轔轔車聲也。杜甫詩。車轔轔。馬蕭蕭。閒見後漢書。兄子劍俠。俗稱劍仙。閒見後漢書。兄子劍俠客。而通俠客。不死。亦或剪髮。或傷面。似不死。亦或傷他人。或云劍俠為戲耳。崑崙。吉日辛酉。天子升崑崙之丘。訪黃帝之宮。俗傳崑崙為仙人所居之地。之累。地名。在山東。子虛賦。觀乎渤海。射乎之累。

撲燈蛾

濮某為蜀金堂令。媚上虐下。貪酷之極。綽號撲燈蛾。督某以察吏自命。巡閱至其地。百姓將得而甘心焉。具稟輿控詞者以千計。濮預遣門子數人。冠服扮隨員狀。于總督輿前百餘步外。高喝收詞。百姓皆匍匐跪。門子悉收之。遂皆散去。濮某取而盡焚之。是役也。惟金堂無上控呈

詞。濮以是調首縣。置直隸州焉。

漁隱曰。濮某之徼幸。即金堂之不幸也。焚詞以徵。濮之貪酷。尚堪設想。而濮將來之結局。尤不堪設想。六條察吏自命。其心先不虛矣。又何怪濮之設計以蔽之也。今之邑令。等于濮者。不乏其人。安得為上司者。一一加意提防哉。噫。

註釋　蜀　見銀手圖。金堂　縣名。明清皆屬四川成都府。今屬四川西川道。甘心　見時貽某甲。總督　見張剝皮。匍匐　見虞初。直隸州　明制有不屬於府而直隸於布政司。其知州自領一州之地。而有屬縣與知府同。清因之。民國廢。徵幸　險以徵幸。六條察吏　漢法。刺史以六條察二千石。一豪強占勢。二侵漁百姓。三刑賞猥濫。四阿私蔽賢。五子弟請託。六骫法納賕。談何容易　非有先生傳。

冥案

讀山陽王君癸丑日記。載楊亦慶病中赴冥府審案。其事甚奇。方病甚時。舟載入吾邑城內就醫。寓白蓮巷。一夕正昏睡間。有已故家人劉老者。遽入云。有客請相公午飯。相公當往。應之曰。可。所謂保子者。亦劉家子。已物故數年矣。須臾有人入。面黑瘦。鬚虬而輒張。非保子也。扶之行。身不覺隨出。所歷之處。不甚了了。止見一處禾稼在場。旁有碌碡特無牛。其究也。行至石牌坊甚巨。字跡若有若無。莫之辨。內列大榜十數。俟已就坐其上。心疑不知此是何境。既蒙客邀。何無肅客之人。忽聞內呼已名曰楊某。壹似院試唱名狀。方欲急應之。而聲莫能出。俄而內傳呼迓。乃隨虬鬚者迓。遠見階下數十人。整冠束帶。燦列兩邊。近公案旁侍立者。衣冠更偉。俱本朝服色。坐堂上者。年可三十許。面白而瘦削。森嚴可怖。

侍立者低喚曰跪。即跪案前。堂上官府問曰。汝是寶應學附生楊某乎。曰是。問梁大同梁大春兄弟析居分書。是汝寫否。曰是。又問後門公合否。汝記得否。曰記得。隨將分書背出。官府又曰。後門既係公合。梁大春遺命業。花費千餘金。梁大同何以不肯分任。曰。此是丈人應分主之事。與生員不干。官府拍案大怒曰。讀書人當明義理。汝既至戚。又作中證。梁大同不孝不弟。汝不盡言規勸。奈何反助為惡。只此一喝。堂下聲聲百應。亦慶蒲伏股慄。不敢仰視。舉見衣綠袍補褂者。跪公案下。不知作何語。仿髣為己祈免者。有頃。官府色霽。跪者乃起。亦慶從旁偷視。雖不識。見紙尾二行。即書當時所供語。冥官批梁大同八字。陰險狡刻。殊非人類。狀詞前字尚多。不敢窺記。另標一牌曰。楊某發學戒飭。前跪者又為跪求。官府色不豫。跪者乃起。不敢復言。已而退出大門外。見所標牌。已挂於石牌坊前。別有牌數十面。不識一字。於是前虬鬚者導之他往。適值已故叔祖某公來。將虬鬚者逐去。向亦慶左肩一掌。跌落於牀。大叫而醒。冷汗徧體。今雖愈。肩背間猶隱痛也。

漁隱曰。孝弟之人。鬼神敬之。福之。不孝不弟之人。鬼神惡之。殃之。而不孝不弟。不愧於人。不畏於天乎。若梁大同者。可以鑒矣。野史稗官。談狐說鬼。人皆疑為亡是公之語。非盡亡是也。大學所云。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中庸引抑戒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孔子作大傳。亦曰知鬼神之情狀。要其所以不語神者。恐人昧顯即幽。必至於窮高極遠。流入於

異端而無所止。學者當知幽獨之中無處不有鬼神。斯操之則心存。自可以對上帝。此慎獨之旨也。即孔子敬鬼神之說也。又知斯民之質。當求諸日用飲食之實踐。為子則孝。為臣則忠。而不惑於不可知之說。自不至聽命於鬼神。營情於禱媚。幾見有不能事人而能事鬼乎。此又孔子敬鬼神而遠之之說也。知敬而不知遠。則失之瀆矣。知遠而不知敬。則流於縱矣。是必兼敬遠二義。乃免瀆與縱之失。故周王君紀亦慶之夢。而備論鬼神之道。

【註釋】山陽　縣名。清為江蘇淮安縣。民國為淮安縣。冥府　即冥間也。禮。主唱名　點名時高呼其名。寶應　縣名。清屬江蘇揚州。附生　農政全書。見平場圖。見附學生員之稱。名始于明。清代初入學者皆稱附生。沿明制也。丈人　漢以女妻單于。故有此稱。是為妻父稱丈人之始。生員　科舉時代。凡入學者統稱生員。蓋謂有廩膳增廣附學三者之分。蒲伏　與匍匐同。左傳。懷綿　即磁石。以石為圖形。中級于章服之前後心。以所繡之物分其等級。文臣以鳥。武臣以獸。私家記載之史。陸龜蒙　詩。自愛垂名野史中。

野史　主。名曰大學者。以其記錄為政也。眾以後為四子書之一。

大學　禮記篇名。子思所作。朱子撰章句。為四子書。

禱媚　又。與其媚於奧。竊媚於竈。論語。禱而于上下神祇。論語。攻乎異端。斯害也已。道者。道路也。引申為事物當然之理。

中庸　禮記篇名。子思所作。朱子撰章句。為四子書之一。

大傳　疏引鄭目錄。禮記篇名。禮大學論語孟子合為四子書。禱而于上下神祇。論語。攻乎異端。斯害也已。道者。道路也。引申為事物當然之理。

上帝　薦之上帝。

紫溪洞長

金陵李翁　逸其名。有城南別業。多妖異。鍵其戶有年矣。一日。故人子黃生來假寓。李告以異。而黃固言不畏。不得已從之。居數日。有鬼自內出。鬚髮皓皓。衣冠甚古。黃知其妖也。語之曰。若何

人來此何為叟曰以君獨處欲來共破寂寥耳君固解事者何乃效稊生滅燈耶我紫溪洞長也君第安之無所苦自是輒與談論終日詞義風騷語多奇臭黃甚厚之而秘不以告李李使僕覘焉及其門無所覩但見黃端坐語剌剌不休若與賓客偶談狀歸以告李李名黃詰焉則曰無之李曰是必有異不去且有患贈以白金遣之歸黃不欲至謂李無主人情乃下逐客令殆厭我不輸僦屋資故反以金誚我也乃辭其金并益以己金還之求僦別業以終歲李固長者辭而謝焉然觀其詞氣之間頗若迷罔益患之乃預買一舟約舟子曰客登即發而名黃醉以酒遣二僕昇之行并束其裝置舟中即解纜遲去比黃覺已數十里矣黃念叟甚急欲返舟舟子知其故勿聽也行數日叟忽至舟中讓黃曰我與若好友即去何得不告我黃謝之以情訴叟笑曰固知之欲迫乎易易耳舟子聞之揣知妖妄舉篙將擊之叟忽與黃登岸飛騰而去他舟及岸上見者無不駭絕也舟子急回棹白李使視諸別業闔其無人焉叟既偕黃至舊所曰此地殊擾吾已別僦一室盍遷焉黃從之行二里許至一處榛莽蓬蒿寂寥荒穢復前行入一小門越曲巷三四則迴廊曲榭雕題畫壁廣廈數十間便有童子二人出迎容而笑語之聲自簾幌間出者復嬌韻可聽也叟曰此老夫菟裘非佳客良友未許至此黃謝之居數日款留甚厚是時黃年三十餘所遇多侅傥觀此豪華而無聊不平之慨不覺形於顏色一日酒後談心叟謂黃何鬱鬱不樂第言所欲某悉能為君效一臂黃笑曰吾屢試不售而願望頗奢若得今科狀頭足矣叟躊躇曰不可若次科亦即無難黃曰君適言之何遽有難詞得毋詛乎叟良

久乃曰。往朝南海或有濟。然終不敢必也。久之未有行意。黃促之。與俱往。及半途。過一神廟。叟驚懼變色。慘然曰。君累我禍至矣。速反避。黃方欲問故。忽陰霾障天。雨電如矢。雷霆交作。砰訇若崩山塌谷。黃急避入廟。而叟不見。既而雨收天霽。出跡之。見巨蟒長二丈餘。死於廟門外。踉蹌而逃。

非非子曰。蛇之於友誠善矣。而卒以妄舉觸法。君子惜之。嗟乎。名之不可以倖覬也。一衿之青。猶關祿籍。況於魏科首選乎。以是惡蛇之險。而嗤黃生之愚也。

魏科首選

金陵　見梅花美人。**別業**　見胡好好。**寂寥**　寂寞也。○寂寥無聲。**嵇生**　即嵇康。字叔夜。唐書。張鷟之上書說。乃止逐客令。見史記。**長者**　見前。**迷閭**　心病也。○列子。秦人有迷閭之病。**買一舟**　見楊柳枝。**舟子**　舟人也。○詩。招招舟子。**蒐裘**　地名。在今山東左傳。使營蒐裘。本左傳意也。**倪傑**　見前。**狀頭**　南部新書。第一仙人許狀頭即狀元也。**南海**　即浙江普陀山。**逐客令**　秦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令。見史記。**長者**　見前。**閨其無人**　句見易。鼎。寂靜也。**蒐裘**　泗水縣今名。鼎於此鑄之。**狀頭**　頭。猶狀頭即狀元也。**蜂**　大蛇也。身上有鱗。背黃。腹白。**禍色**　有禍色大班。**砰訇**　則砰訇聲也。○沈烱。滯趾。或寬或疾。**蜂禍**　見楊柳枝。**砰訇**　大聲。**一衿之青**　詩。青青子衿。○傳。青衿。青領也。學子服。○俊人。謂士子曰青衿。本此。**祿籍**　見前。**首選**　謂當選第一也。科舉時代稱第一名為首選。○宋史。宜擢首選。

宓妃

有書生家洛水之旁。好義任俠。書齋假寐。夢青衣來告曰。洛神宓妃。使下妾致命。以君之高義。

將申不量之誠。已至門外矣。生亟趨出迎。見洛神飄然降車。服飾姿容。果有如曹子建所賦者。侍者十餘輩。率皆妍麗風華。捐見禮成。生啟曰。塵凡下士。久企仙顏。無由屢謁。何幸淩波之步。竟賁蓬廬。將何所命。妃低鬟斂袂。貌若含愁。半晌乃言曰。妾以鄙陋。蔘處鮫宮。每慮滄海瀰狂。自防如玉。黃初三年。偶隨東阿。不及掩避。初未嘗流連盼睞。致蹈解佩之嫌。乃東阿詞人。好為誇飾。妍詞豔語。備局抒才。致驚鴻游龍之談。為輕薄者所藉口。而臨濟劉伯玉者。竟雒誦於其妻段氏明光之前。加以褒語。遂觸怒悍婦。捨命通達。欲數介氏之尤。憑泉漢而為厲。陽侯長者。任其作威。竟得竊據漱漪。役使鱗介。而應以美人得渡者。咸數容莊。乃占既濟。自太始以來。千有餘年。皓齒青蛾。未有收娶其妒鱗者也。魚腹餘妖。不自愧恥。漸乃遷怒於妾。飛語橫加。初無睚眦小怨。竟成骨髓深仇。妾惟是風馬牛之不相及。未虞寇至。曹不以龍武三軍。當此之時。剪除凶牧。優容過當。養禍蓄奸。致滋蔓之難圖。悔噬臍之無及。段婦嘯聚日多。悍流蜂起。延平六虎。盡為爪牙。獅吼鳩盤。所在響應。蹂躪我邊陲。殘傷我將吏。河洛之間。安瀾日久。刻期徵調。惶惑奔逃。采旄桂旗。無以敵虎狼之眾。遂使憑陵所至。鱗介之屬。靡有孑遺。往者發使遮須。告急於國王。曹植且責以文壇不戢。厥口興戎。曹王愧謝。大詰戎兵。傾國之眾。赴期赴擾。妬賊自度不支。聞風宵遁。援師既返。乘間復來。雖曹王念鄉黨之由已。卹與國之多難。一介乞師。無役不赴。而寇情詭秘。竊發無時。勞師遠來。無功而返。彼既戲渡于奔命。我亦虛糜其供億。頃聞羽檄馳告。臨濟之師。又將壓境。妾欲募名義勇。濟師益甲。乘其無備。先發制勝。

義旗久建。赴難無人。而海內鵰鶚之徒。多為敵用。疾風暴浪。可為寒心。事之成敗。身之安危。在此役也。先生心存濟弱。義在鋤凶。故敢特布腹心。覩面之羞。所不能避。惟先生圖之。生曰。凶悍之惡人有同心。惜玉書生。尤所深嫉。苟能佽助。敢憚勤勞。第恐水陸殊途。顯晦異迹。雖眾無所用之耳。妃曰不然。昔涅川節度周寶。遣鄭承符將兵赴九娘子之難。使朝郎受縛。善女奠安。古今稱其俠烈。柳生仗義。寄書洞庭君。錢塘奮怒。吞噬涇陽。骨肉再合。柳生獲盧女之報。書傳所載。不可誣也。誠能捽三寸之舌。乞一旅之師。屯戍水濱。為犄角之勢。相機策應。進可以攻。退可以守。是先生以齒牙餘論。安全弱懦。而有大造於巾幗也。妾雖不慧。其敢忘德。生問所需甲馬之數。曰。得輕騎三千足矣。皆軍帖除名。無所復用於人間者。生故與戎閩相善。計可借兵。遂許諾。妃謝而去。生倏然而寤。深以為異。先是水中常有黑風捲浪。勢若山崩。歲輒數四。乃悟妒婦之相侵也。遂請總帥言之。帥素重生。不以為妄。生復思曰。妃言須輕騎三千。皆已除名軍帖。當是已死者。不然。生人赴水。將何所用之耶。帥亦以為然。遂籍已歿軍士得若干。牒送洛水。越數日。風浪如前。生復夢妃遣青衣來曰。妃主蒙君卹患。賜以貔貅。悉隸於虎賁將洛子淵戲下。洛君將略。非其所識。又兼新集之眾。未經簡鍊。驟遇狂氛。倉卒逆戰。不能指揮將士。參用機權。夜屯無備。為賊掩襲。三戰三北。挫折軍鋒。妃主憂危。計無所出。故遣下妾請命於先生。抒茲大難。知先生素優韜略。用策如神。久欲斬毒龍。搏脩虎。旁雪不平。為天下快。此正用武之秋。建功之日也。幸勿以他詞委焉。生聞之。怒甚。奮衣而起。謂青衣曰。有是哉。吾往矣。誓當竭其微力。縛臨濟

么麼致之階下。以雪妃主之恨也。遂隨青衣出。已有旌節甲馬之屬在門。須臾而至。翠擁虹棟。臺閣玲瓏。見妃泣容可掬。生前拜。妃亦答拜。坐生於賓位。而陳詞曰。選將不慎。挽敗新軍。故收合餘燼。以待先生。為破釜沈船之計。以先生瓌才勝算。當此妖狐。如掃塵振落耳。因間勦賊之畧。生曰。我以新集之衆。當遠涉之師。宜警守以待其弊。子淵意在速戰。已違戎經。又防禦不周。為賊所乘。是以有前日之敗。今寇已深入。不可復緩。緩將失機。蓋新敗之後。彼料我怯。謂將退保窮城。防我必急。若以精卒宵加于彼。可以得志。妃深然之。因命金甌取酒。為生壯行。生飲訖。即躬擐甲冑。精選士馬。初更之後。犯其前軍。人不及鬬。遠拔之。次日復整三軍。將與決戰。賊聞新帥善兵。盡皆膽落。使諜來偵。為邏騎所執。因盡吐彼軍虛實。於是分布要害。設伏誘之。偽以羸師搦戰。詐敗而南。賊輕敵無謀。并力前逐。鼓噪一聲。伏兵雲集。轉戰夾攻。賊師披靡。斬首數萬級。乘勝追襲。猝臨賊境。時賊全軍盡出。堡戍皆空。所至城守。莫不望旗歸命。段婦遣使請降。生不許。親率吏士亟攻。意在生獲。圍其三面。故解其西。誘其出而擒之。段婦果棄城而奔。匹馬潛逃。飛騎前遮。縛於郊野。遂大索其巢。餘黨盡獲。露布馳聞。臨濟波臣。率衆稱賀。大犒兵士。振旅而還。宓妃率侍女百餘人迎于郊。笑靨歡顏。手韻愈絕。揖辭慰勞。感謝再三。並轡還宮。與生登樓受俘。引囚於樓前。數其辜罪。惟叩頭嗚哀。搖尾乞命。妃殊不忍。遂欲待以不死。生笑曰。真神仙之度也。雖然。挑兵首禍。天有常刑。無滋敗類。實逼處此。宜論置極典。以彰法紀。遂命押赴市曹。車裂以徇。其餘兇黨悉宥伏誅。段氏臨刑而嘆曰。向恕伯玉。冀得為神以報之。豈料為神反猶

有今日。臨濟晚渡。可得見乎。聞者嗤之。論因既畢。飲至第勳。欲封生以三萬戶。寶玉之贈。不可紀極。諸將士賞賚有差。生辭曰。排難解紛。而無所取者。魯連之義也。某激於區區之志。攘臂而來。豈為此乎。妃曰。義哉。雖然。恩之不報。人其謂我何。生不得已。受珍器數事。餘悉却之。妃復以白璧二。水犀一。驪珠四。鮫綃六。託生致總帥。以報其假師之惠。於是開筵張樂。極其豐備。妃捧觴而起。為生壽曰。先生義勇所加。窮淵立涸。泉雄授首。維澤國萬世之安。雪玉臺千秋之恨。恩同再造。舉世莫酬。生曰。上帝彰美刑淫。假手於人。儒者任之。故巫峽之雲。瑤臺之露。藍橋碧洞之花月。率皆見於文章。形諸歌咏。天下後世。罔不知聞。雖以妃主之幽貞。無從伺影。而陳思忽然。觀止。作賦留傳。翠羽明珠。恰傳阿堵。此皆天假之緣。使昭其美。而欲世間之知有妃也。至於妬忌之流。役夫若僕。嫉美如仇。持杖窺簾。奏刀發襆。呈醜于廣衆之地。揚穢於遠近之口。頓使正士興歎。詞人發忿。口誅筆誚。怒及枯骨。雖決西江之水以洗穢。持南岳之山以包羞。豈能喻其萬一者哉。若斯之故。是謂天刑。然或由頑鈍無恥之夫。薄倖無良之子。激發其豺狼之怒。釀其蜂蠆之毒。以至於斯極。固未有遷怒神仙。宣威津渡。直以一妬。上下千古。如段婦明光者也。負固水鄉。已歷千霜。未遭譴戮。而猶不戢思逞。幾欲瀆羅襪之塵。罪實貫盈。正宜殲滅。故某得上藉妃靈。下資兵力。搗其巢穴。殲厥渠魁。一鼓而平。無亡矢遺鏃之費。天之所命。非人力矣。且身隸幅幀。曾不能投鞭拂劍。預截橫流。掃蕩腥穢。而使搖撼帷薄。震恐環堵。皆某之愆也。敢自功乎。乃亦酌酒奉妃。妃為連引數觥。紅妝數百人。皆次第奉生酒。獻酬歡暢。俄傳江妃湘君

湘夫人等。來賀戰勝。皆颺車羽輪。雲衣霞佩。咸向生斂衽。美譽之詞。不可勝紀。已而瀟灑江妃為起舞。極音節神態之妙。真使蒼梧雲停。漢皐月白。殆非語言所能喻矣。及暮別去。生次日亦辭歸。妃知不可留。徘徊眷戀。悽然淚落。顧視諸女。亦皆神意酸楚。生於是亦惘惘有恨別之色。妃謂生曰。後二十年。君當厭棄富貴。服食還仙。此妾與君相見之秋也。君但誌之。無深憾於此行。遂以旌旗甲仗。與馬侍從。送生還家。耆然一聲。生乃驚寤。家人環泣。言已昏睡七日矣。呼之不醒。惟氣未絕耳。生具告之。家人復報東軒有寶物無數。耀目充庭。視之。即妃向所贈蓋妃以生廉。不欲多取。故俟其歸而盡致之也。生後仕至郡守。頗思宓妃言。乃棄官歸。行導引之術。一日訣家人。大笑投洛水死。數年後。有人見生與數麗人遊於水上。

註釋

洛水　見紫釵郎。按洛水在陝西。

任俠　史記。以公子之尚義。為鄰能急人之困。曹子建所賦。即曹植。曹操第三子也。有洛神賦。見紫釵郎。

宮連　宮居處即飯流下宮。而忘返。謂之連。

黃初三國魏武故諱帝年號。

鷺鴻游龍　曹植洛神賦。其形也。翩若驚鴻。宛若游龍。

臨睇　睇。斜視也。

眄睞　睞。目精也。

江皐　皐。澤也。

遺芳　遺。留也。

解珮　漢書。鄭交甫與二女遊於漢皐臺下。見二女佩兩珠。交甫與言。願得子之佩。二女解與之。

漢濱遊女　漢書。鄭交甫。字子忠。齊王田儋之後。

漢皐解珮　見譚襄。

素衣　見長恨歌傳。

洛神　見紫釵郎。

凌波之步　太保。洛水神女。

高義　史記。鄭莊為人。

假寐　見譚襄。

素衣　見長恨歌傳。

洛神　見紫釵郎。

凌波之步　見紫釵郎

有所傷害因謂之陽侯之波。長者見蜀鱗介及介類也。鱗介浮沈。既濟作本卦名。此處渡鱗。魚腹太始南北朝梁之稱。皓藍青遷北處湘尤南之後二處之地。

鐵怒杜甫詩。青蛾皓齒在樓船。橫笛遠吹怒不遷。雕瞅張目視也。其怒必償。睚眦之怒必報。

妬鱗張鱗妒忌制赴湯蹈之。忽史記一飯之恩賤鱗介。

龍武骨髓喻入之秩。鱗犯深也。骨髓入骨。

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注。風放也。馬牛牝牡不能相誘也。

優容猶姑息也。

滋蔓草之滋長使蔓延。吳氏妹引蔓則難圖。

獅吼蘇軾夜讀柳氏傳。有妻妒悍。河東女兒身姓柳。名氏驄。即河東獅子吼。

噬臍左傳。無及臍之悔。

龍驤騎入之選。飛寡騎入關。

太始南北朝梁之稱。

皓藍青遷北處湘尤南之後二處之地。

既濟作本卦名。此處渡鱗。

魚腹屈原流放於江魚腹中。

馬牛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言兩地遠隔也。牝牡不能相誘也。

風馬牛海濱若之選。飛寡騎入關。

龍武骨髓喻入之秩。鱗犯深也。骨髓入骨。

既濟作本卦名。此處渡鱗。

魚腹屈原流放於江魚腹中。

太始南北朝梁之稱。

皓藍青遷北處湘尤南之後二處之地。

怒鐵怒杜甫詩。青蛾皓齒在樓船。橫笛遠吹怒不遷。雕瞅張目視也。其怒必償。睚眦之怒必報。

妬鱗張鱗妒忌制赴湯蹈之。忽史記一飯之恩賤鱗介。

長者見蜀鱗介及介類也。鱗介浮沈。

既濟作本卦名。此處渡鱗。

魚腹屈原流放於江魚腹中。

太始南北朝梁之稱。

皓藍青遷北處湘尤南之後二處之地。

龍武骨髓喻入之秩。鱗犯深也。骨髓入骨。

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言兩地遠隔也。牝牡不能相誘也。

優容猶姑息也。

滋蔓草之滋長使蔓延。吳氏妹引蔓則難圖。

獅吼蘇軾夜讀柳氏傳。有妻妒悍。河東女兒身姓柳。名氏驄。即河東獅子吼。

噬臍左傳。無及臍之悔。

龍驤騎入之選。飛寡騎入關。

鳩盤婦人之老醜狀。名形。史醜柳謂能參禪也。

延平六虎延平。吳氏妹引。

嘯聚見將軍張延平六虎。

鳩盤婦人之老醜狀。名形。史醜柳謂能參禪也。

延平六虎延平。吳氏妹引。

嘯聚見將軍張延平六虎。

遯須晉書載束皙記。東北陰陽指南。

文壇會人集。

興戎口蔵。

憑陵有所憑。

遯須晉書載束皙記。東北陰陽指南。

文壇會人集。

興戎口蔵。

憑陵有所憑。

采旄旗洛神賦。左倚采旄。

鷹鸇喻記。且以猛鷹之人也。秦。

師曠左傳。齊吳以而憑陵人我也。

躁躓行見陸地。

供億左傳。我相供能與君置為交好。

子遺詩。周餘黎民靡遺。

河洛謂黃河與洛水間之地。

采旄旗洛神賦。左倚采旄。

鷹鸇喻記。且以猛鷹之人也。秦。

師曠左傳。齊吳以而憑陵人我也。

躁躓行見陸地。

供億左傳。我相供能與君置為交好。

子遺詩。周餘黎民靡遺。

河洛謂黃河與洛水間之地。

義旗不左勝子。必孟。

義旗不左勝子。必孟。

羽檄好文書也。駱。

羽檄好文書也。駱。

斧命謂聞命奔走之所人集。

斧命謂聞命奔走之所人集。

興戎口蔵。

憑陵有所憑。

采旄旗洛神賦。左倚采旄。

鷹鸇喻記。且以猛鷹之人也。秦。

師曠左傳。齊吳以而憑陵人我也。

躁躓行見陸地。

供億左傳。我相供能與君置為交好。

子遺詩。周餘黎民靡遺。

河洛謂黃河與洛水間之地。

義旗不左勝子。必孟。

羽檄好文書也。駱。

斧命謂聞命奔走之所人集。

文壇會人集。

遯須晉書載束皙記。東北陰陽指南。

羽檄好文書也。駱。

斧命謂聞命奔走之所人集。

文壇會人集。

遯須晉書載束皙記。東北陰陽指南。

柳生洞庭君錢塘盧女惜玉洞庭君小女也。可嫁以遠。因人素寄託。陵娶于盧氏。言因話于昔洞庭人即取洞書華庭進於君之洞女庭乃也。君殊下為君居日也。南毅還女按俗海鼉誌洌色俗四歸之瀆之時

辭賓謂億能供必一介使命可以專對。

助雲笈七籤。助君小女也。

贈遺珍寶怪不也。

欽王起文義之舉師也。

欽助雲笈七籤。助君小女也。

贈遺珍寶怪不也。

辭賓謂億能供必一介使命可以專對。

欽王起文義之舉師也。

庭。十年容狀不衰。關元中歸洞庭遂之孔鮮。一為野言。夜郎可記。以輕舟過戈傒。為詳見異聞錄。

犄角　左傳。譬如捕鹿。晉人以角。待之平原君曰。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論一旅之事。康有謝玄淮田五百人。為一旅。

巾幗　木蘭歌。欲見敵之兵。脫我戰袍。著我舊裳。著諸舍門。當窗理雲鬢。對鏡貼花黃。

總甲　漢百官公卿表。執金吾。掌宮門衛屯兵。有總甲。注。總領甲士。

帥馬　特特。於角之。總給鎧馬。

茲貔　良與牙。師以一旅。

餘一　田騎。

軽才　胝好。

騎　華。

人家　也。

一夏　少。

三寸之舌　東三寸記。平原君之舌。諸舌。原君曰。我強於百萬之師。論一旅之事。康有謝玄淮田五百人。為一旅。

巾幗　木蘭歌。欲見敵之兵。脫我戰袍。著我舊裳。著諸舍門。當窗理雲鬢。對鏡貼花黃。

總甲　漢百官公卿表。執金吾。掌宮門衛屯兵。有總甲。注。總領甲士。

帥馬　特特。於角之。總給鎧馬。

茲貔　良與牙。師以一旅。

餘一　田騎。

軽才　胝好。

騎　華。

人家　也。

一夏　少。

再造　漢。一為德解不綿水者難連月。秋鄭滋臣我無疲子也。漢日祐糧怠者么磨害。總甲帥馬特特於角之。總給鎧馬。

藎臣　忠雄於廷取為傳功。此周軍披。擒無一船色春禪玉。以記備。顎南旅一康有謝玄淮田五百人。為一旅

之感雲乃獲思之之言箇婢妒青之骨枯人蜂載之絆月骨骼　填恩五　這令臚予見玉圭英生雲見玄釵郎紫霜搗瑤臺之見雲露
千霜　古樂府越人歌　天傳太史公司馬遷尾　薄西江　窺簾　翠羽　秦刀　枯骨　藍橋　太平廣記磨裴航詩與裴曰一飲瓊漿百
晉墜注之神女王
皇逸舜博稱環曰石
為以之士。佩以
舜湘妻對杜佩吾誅延歌
正君而曰莆玉之曰年今
妃為葬聞詩也衆晉壽日
故水此之環。旅有千樂有
曰神　兒佩後投長霜相　有雘　揚薄　見鄒　善人　南岳　賈盈　湘妃　豺狼　包羞　阿堵　天刑　蜂蠆　陳
君而湘夫羅襪之塵　毒而毒揚薄澗　輒鄒　法善　人　南岳　賈盈　湘妃　豺狼　包羞　阿堵　天刑　蜂蠆　陳
其湘夫人　月為江陰　況故州情　國以羨　乎　瞰。　　　　　　　　　　　　　　　　　　　　　　　　
二夫人劉洪庾婦凡來　惡得杜　青牧　詩　岳　書　五　按　月　南　一　南　巡　守　至　於　南　岳　即　衡　山　也　
女人為向興魂女斷宜湊見　青牧　詩　岳　書　五　按　月　南　一　南　巡　守　至　於　南　岳　即　衡　山　也　
英二鄭祖紅其動波徐　宣威　楼詩十　。　乃　其　一　崔　巡　守　至　於　南　岳　即　衡　山　也　
自妃玄楚披流師註太　威猶薄十　年　　　　　　　　　　　　　　　　　　　　　　　　
宜以亦辭苑見拂　保　沙揚傳　一　南　　　　　　　　　　　　　　　　　　　　　　　　
降余皆注主長劍　賈　漢威名　覺　岳　　　　　　　　　　　　　　　　　　　　　　　　
為考以春　春霜李　盈　書右也　湘　妃　豺　狼　包　羞　阿　堵　天　刑　蜂　蠆　陳
夫之二將士妃為湘始皇曰湘君而九歌既有仙通鹽王又有湘妃之二女舜妃者也。
人也。長女　　　　　　　　　　　　　　　　　　　　　　　　

瓊華之闕光碧堂其山之下弱水九重非鳳翔不可到也雲衣霞佩羽軿一重非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矣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使

水。泮然。有聲。疑鄰婦忿而自溺。亟呼家人救之。果曳一人起。視之。乃數年前其家傭工也。猶囁語曰。聘金五十。已在腰纏。但欲一見新婦何久不出。既而恚曰。誰敗吾事耶。既而則又拱手作揖狀。黯然睡去。乃撻其面而醒之。則四顧徬徨。驚起駭走。曰。何遽在此。此何處耶。陳語之故。且詰其自。傭恍然曰。吾昨過艾家橋。見友人某乙。跨黑衛而來。蓋去冬溺死橋下者。吾殊忘之。渠問我欲得婦否。有少婦欲嫁。須聘若干。吾為君媒之。遂與俱至一人家。而跨衛者忽怒曰。豎子敗吾事。即其故不答。憤恨而去。吾逐而送之。乃竟問諸水濱。殊不覺耳。憶所聘者。即君東鄰婦某也。陳亟使人覘之。則婦已投繯垂絕矣。救之得甦。是夜陳既寢。聞跨衛者來窗外。且哭且詈。陳怖不敢出。雞鳴始去。

非非子曰。君子之惡鬼。宜哉。溺而求代。幾死者二人。不已多乎。吾聞古有鬼媒。以人為之。其事甚怪。始譎者託以射利耳。今鬼也而媒人。使自委禽焉。譎斯極矣。

註釋

東鄉　縣名。明清皆屬江西撫州府。今屬江西臨川。

諸生　見凡譜生。

投環　謂自縊見也。以衛地出驢。名衛。又名長耳公。後漢書。鴻都門也。

新婦　欽見紫。

徬徨　見夕。

黑衛　清異錄。驢一類。上揚州。欽兼三者。後因稱隨身之資財曰膠纏。于文字未詳。

豎子　見毛。

鬼媒　以人為之。豹為鄰令。

白衣婦人

臨汝之東。一水湛然。游鱗可數。然深淺莫測。雖善泅者不能窮其底也。嘗有少年偕數人出游。見二白衣婦人。甚娟雅。立於水旁。鼓掌大笑。因往就之。欲詰其故。二婦人遂推少年入水。婦人亦入。衆皆惶惑。半晌。少年復舊波而出。婦人亦出。皆鼓掌大笑。少年遍體淋漓。婦人白衣累累不沾濡。又推少年之兄入。婦人亦復入。久之。竟不復出矣。衆駭甚。皆大哭。少年獨笑不止。謂衆曰。彼甚樂。尚何哭為。問其狀。終身不肯言。

葛衣人

註釋　臨汝　即汝州。唐時郡名也。民國改為縣。屬河南河洛道。　淋漓　見竹屋人。

江甯江進士之京師。止逆旅小飲。時密雪嚴寒。折鵝冰凍。忽見戶外一葛衣人過。頎然而長。跣足行雪中。了無寒色。江異之。前叩其姓氏。不答。又問客寒乎。亦不答。又問客飲酒乎。乃點首者再。遂引入旅舍。飲至無算。不醉。復進食。食至無算。亦不飽。而終席都無一語。狀類喑啞。江愈奇之。次日將行。請客偶。揖首勿許。遂辭別行三日。至一處。葛衣人忽至。謂江曰。君見大寬衣大袋短棒荷燈籠。遥立道旁者乎。江曰見之。一僧也。彼何為。曰。今夜三鼓。飛刀取君首者即渠也。江膽喪伏地求救。客曰。吾在固無畏。渠果來。膏吾斧矣。乃戒江熟寢勿驚。至夜半。客提僧頭擲地上曰。莽兒無禮。吾已殺之。然亦君挾貴太重。為渠所覘耳。江初諱之。客曰。君囊中白金若干。黃金若干。封識何狀。藏置何所。胡乃欺也。江大驚失色。連曰唯唯。客曰。挾此何為。江曰。欲往投某公門下。以此為贄耳。客蹶然怒曰。咄。汝固蠅營若此哉。吾目睹談識爾。悔不教和尚殺爾。言罷

提儒頭趙屋而去。時星光黯淡。頃刻無蹤。江憨且懼。遂不復至京而返。

註釋　江甯今縣名。清之府也。屬江蘇。即省治也。進士見科場舞弊。京師見梅花美人。逆旅見鄒善人。折綿釋惠洪詩。霸威折綿寒入頰。永酒謂擲刀空中以殺人也。昔時左道有煉飛刀之術。多見於說部。正史未有也。膽喪言懼之甚也。膽。深服之能兵。收其所部。不戰南下。唐創業起居注。突厥喪公。詩。嗜啞見鄒忠公。腆然長貌。頎而長兮。蠅營見西村大語。僧徒之尊稱。其義謂親謂如蠅之往來營營。極言其貪濁。不顧廉恥。驅去復還。和尚梵教師。謂能教人學界定慧也。韓愈文。蠅營狗苟。

過陰

野老常言。陰牒勾人。往往有生人為之者。謂之過陰。其人言語飲食。了不異人。但就睡則啥馬若喪。呼之不能覺。蓋其過陰時也。榻下雙履。必一仰一覆。盡覆其履則覺。盡覆其履則死。不復返。故每寢必扃其戶。懼為人所弄也。後一月。誰當死者。輒先弄之。預見陰牒也。有村民周氏。役此有年矣。一日獨坐。注然出涕。家人怪問之。曰。吾弟某日死矣。吾欲生之而不能也。弟婦跪而請曰。伯固忍勾其弟耶。蓋謀所以代之。民曰諾。然必得生辰符合者。使冥司不及察。則弟可生而吾不獲譴。婦喜曰。得之矣。數日喜曰。得之矣。同邑某生是也。方讀書山中。吾弗能入其室。聞某日夜歸。當俟於逵而要之。數日又報曰。無能為矣。吾三前而三踣。重為所困。吾憊矣。無能為矣。期至。吾弟果死。有知其事者。舉以叩某生。生曰。誠有是。曩昔之夜。吾行亭下。而寒噤者三。毛髮皆豎立。其殆是歟。後十餘年。生補弟子員。今年五十餘矣。友人徐君能舉其姓名。姑逸之。

註釋　野老　應劭曰。年老居田野。故號野老。嗒然若喪　喪氣也。○莊子。嗒然似喪其偶。疇昔　猶前日也。○禮。疇昔之夜。弟子員　猶生員也。漢書。丙弘請為博士弟子員。學者益廣。

沈翹翹

河南韓生遊都下。薄暮獨行。見高樓隱隱。粉壁紗牕。有婦女笑語其中。駐步聽之。一女曰。前日葉子戲。阿姊獲幾何。一女曰。三百緡耳。昨復為阿翠掇去。一女曰。連日張公子不來。想醉眠鄭九娘處矣。一女太息曰。錦綺纏頭。金錢買笑。大都冷烟寒月。不足復記。憶近有薄倖郎贈吾二詩。尤可笑也。豈知吾輩多情。乍離眼前。已置腦後。況于形銷骨化乎。不然。墓門相思之樹。行且成林矣。諸女皆失笑。問其詩云何。女乃誦詩曰。舞衫如蝶鬢如鴉。醉倒城南碧玉家。一霎紅樓嫌夢短。酸風苦雨送梨花。眉斂秋霜冷畫屏。崔娘卷裏太零丁。紫蘿紅杜都尋遍。何處空山墓草青。韓聞大驚。而其弔亡妓沈翹翹詩也。瞬息間高樓已失所在。惟白楊蕭瑟。夕照燐林。歎息而返。亟搜篋中二詩稿焚之。終身不復幸妓。斯亦逮香洞之閒門義也。

註釋　葉子戲　文獻通考。葉子格戲一卷。不著撰人。世傳葉子婦人也。撰此戲。晚唐之時。永未詳其術也。至以紙牌為葉子。則始于明。末詳其術。傳續事始云。葉子之戲。其術不傳。蓋取投擲之義。和漢三才圖會。葉子。加至六百。蓋取投擲之義。和漢三才圖會。葉子。加至六百。蓋取投擲之義。和漢三才圖會。葉子。加至六百

雖慈愛異何氏美康王舜之惡自投棄異投臺而死里人理之寨相望也宿昔有大拌木生二家之端有鴛鴦名一坂樓拌上交頸悲鳴聲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舞彩陰鏗詩鷺啼歌扇後花落舞袂翩翩

簪如鶴插又恐驚飛鬢欲向釵頭似鶴

碧玉樂府有情人碧玉歌一云汝南王妾字羅敷又云洛陽無限紅樓女章莊詩云到一紅樓家愛之愛不足又云洛陽無限紅樓女皆屬紅樓女名稱秋霜庚信詩定知劉碧玉偷嫁汝南王

南紅樓西陽襖記昭陽殿木皆以紅樓為之紅樓家在蕭時舞榭又其時富貴家宅亦多紅樓為章莊詩云紅樓宴罷月明歸

秋霜庚信詩昭君怨重以秋霜

畫屏西京襖記如姊妹無異相從者累月敬崔嫣

紅杜春草杜蘭若

迷香洞雲仙襖記史鳳宣城妓也得有差等

最下者不相見以開門羹待之

南樓社令

桃江之濱有漁者一人一舟往來烟水賣魚得錢沽酒獨酌一夕明月滿江欸乃既息有客過舟求飲漁即引與共酌問其姓名客詭以對於是談風說雨相得甚歡天將曙客始辭去至夜復來漁是日得魚倍於往日沽酒亦倍之復與客暢飲無少怯色客笑曰君可謂得魚而不忘筌矣雖然君貶我酒而不貴我貢君魚而不勞可謂相須亦復相濟漁悵然不解所謂客從容曰君勿怖吾溺鬼也今日之魚我所致所以報昨夕之惠也此後當日日為之少佐盛觴耳漁素豪曠聞而樂之自是捕魚輒盈網罟鬼力也晝則捕魚買酒夜則與鬼豪飲雞鳴而罷近半載矣一夕飲半酣鬼色不豫詰之乃曰明日受代行與君別矣詞甚悽惻漁亦惘然明日何之有一婦人携幼子而來既及河干自投于水子戀母亦從之漁心知鬼之所為殊為之悲惻

欲救之而無從也。少頃。婦人復携子衝波而出。遥遥上岸去。若有自下捧之者。心轉訝之。謂鬼之不能禍也。比夜。鬼復來。曰。吾今日本當得代。然斃一婦人。并戕其子。吾不忍為。甯終處水國。隸於波臣之籍耳。故復得盤桓於君前。漁益敬之。謂其已死。而仁心特厚也。因縱酒歡呼。訂莫逆交。又數年。鬼復辭去。曰。吾前者一念之善。冥王嘉之。已為轉奏上帝。得投南楚某村社令。明日走馬赴任矣。君倘念故人。宜來相訪。雖不能復見之故。鬼曰。此非吾所能主也。遂殷勤灑淚而別。越數日。漁棹舟龍南。至某村。求社令之祠而造焉。則村民相待於路。聞漁至。則皆訝且喜。漁問故。村民皆曰。昨夢社公言。明日吾故人來訪。爾迎于郊。為吾作東道主人。慎毋慢客也。故先候於此。亦叩漁所以訪社令之故。漁具告之。莫不嗟異。既引漁至祠。設香楮蠟炬茶酒雞魚之供。漁捧香酹酒。拜祝曰。故人別來無恙。今受祀茲鄉。不憂餓。而故人仁厚受物。亦宜有大造於茲鄉也。唯是澄江靜夜。孤岸扁舟。無復素心人來共杯杓矣。言訖。不覺泣下。忽有香風起於神座。拂漁衣袂。飄飄舉動。他人則否。於是觀者感異之。競邀至家。勞以酒食。數日不能留。且各有錢帛之贈。皆體神意也。漁將歸。辭于神。復有香風送之至舟而後散。漁每數年一往。神異如初。

註釋

桃江　在江西南康縣境。

烟水　溫庭筠詩。旗解乘舟尋烟水。

敦　洪駒父詩話。敦音窩。乃音襖。乃音靄。掉船之聲。

忘機　五湖烟水獨忘機。

敦乃　敦乃曲注。敦音窩。乃音靄。掉船之聲。

山集而妄為之說耳。　柳宗元詩。欸乃一聲山水綠。

忘筌　莊子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

相濟　易。比。必有所畜。注。比非大通。孟子。夫道。則各有所畜。以相濟也。

豪曠　豪爽而曠達也。

不豫　不樂也。

行船橹聲也。

漁隱叢話。元次山集

迤邐見楊柳水中之別稱。○孟浩然詩。水國無邊際。舟行共使風。波臣見妃。宓盤桓而且俟。盤桓班固賦。躊躇。○盤桓猶躊躇也。莫逆謂同心相契也。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莊子。上帝案。南楚縣名。明清皆屬江西贛南道。社公土地神。古稱社神曰社公。○禮記。社五土之神。能生萬物。以方。古。○左傳。燭之武見秦伯曰。若陶人。樂人。潛詩。聞多素心人。素心人潔白之人。○陶潛詩。閒居三十年。所交盡素心。

廊下物

某甲晨起。見一物狀如人。一身兩首。自項而分。杖擊之。物驚覺而起。視其兩首。耳目口鼻。並與人同。但一面衰老。一面夭少。老者慘悴。少者歡愉。衆咸駭異。物兩口並言曰。我不足異。落觚山有尰尰者乎。尰音腫。大如拳。狀亦不一。有嘻笑者。有哭泣者。有喜者。有怒者。有憂者。有閉目睡者。有傾耳聽者。有言語者。有靜默若凝思者。既見人。亦不驚避。亦不近身。而兩首者立其旁。伺之甚恭。若厮役然。九面者謂衆人曰。我不足異。何不請吾頯頯來。於是俱去。衆方嗟訝間。見前二物導一物自門而入。其首乃多至無數。叢生側出。若花瓣。或仰或俯。或側或欹。悉大如桃核。妍媸雜見。奇正互出。語言嘈雜不能辨。少頃變形易相。則衆人之貌悉具。無異纖毫。衆相顧各錯愕。嘆傳一里。忽廊下有雙足自地仰出。須臾及手。又須臾及肩。躍然立起。首大於齊。並無七孔。於是三物見之驚走。此物逐之。疾於隼鳥。頃刻失所在。竟不

知為何怪。

註釋　廝役　給使之人也。漢書。共養廝役。賓客廝役。皆天下俊傑。妍媸　美醜也。見宋玉賦注。嘈雜　嘈鬧也。衆聲齊作。不能辨別也。錯愕　後漢書。二人錯愕不能對。七孔　即面上之耳目口鼻也。隼鳥　鷹類中之最小者。性鷙善飛。

秋心山人

呂生者。名並拘。維揚人。少貧而孤。遂於學。有中表余高甫。其妹玉簫者。國色也。且善屬文。與生同歲。兩人自幼相處。為兒嬉戲。聰穎絕人。而相得亦迥異於他兒。玉母嘗笑曰。好一對能言鸚鵡。時兩人方九歲。閒而解之。相愛因愈篤。儼然雌雄之依倚也。十二三歲。便各能詩。唱和酬答之間。每有多情語。年十五。玉父母約之甚嚴。生至其家。不使復見。兩人之怨。自此始。玉每於簾下窺生。動至永日。生亦為之神魂離合也。屢託媒者致辭。而余氏以生困弱。堅不許。積半載。生以文會過高甫。玉徘徊簾下。乘間以團書投生。於密處拆視之。其畧曰。自二年來。會絕蹤疎。眼中千里。每恨歲月飛馳。妹將笄而凡且冠。不復如垂髫時。旦夕左右。形影無猜也。向使此身常童年稚齒。則相見相依。亦何至避若仇讐。視同行路。豹以文章而深隱。翠以毛羽而高飛。吾兩人者。何以異此哉。乃者臨風獨歎。向月孤吟。甲影無端。賞音誰是。詩思逐搞木同枯。人面與落花俱瘦。回憶鬻錢堂下。總髻牀前。言笑宛轉之時。殆恍然如隔世矣。使妹而虎頭麟角。便可訂筆硯之交。兄而蟬鬢蛾眉。亦可作閨房之侶。安見韓張不可並攜。而革昭不可嗣響乎。奈何勢異松蘿。嫌防瓜李。天實限制。夫復何言。彼讒言間北山之鳥。精衛填東海之波。亦何以喻此懷

抱也。願與有心人共鳴之。小妹王籍敏祇言。生肖書揮麈。亟具回牋。其詞不記。大約以徐圖之言相慰喻。而音甚悽愴。後屢以詩詞自簾下擲遞。其家微覺之。防愈密。生不得意。怏怏而歸。而玉乃自此病矣。生聞之。愈增愴切。悲緒百端。臞鶴哀鴻。強支風日。託故造余氏。訪其病狀。則已沈睡衾帷。斷漿絕粒矣。生悲惻之情。形於顏面。而玉父母兄弟顧厭之。於是梅跡不復去。聞有秋心山人者。善君平之術。能前知。因往卜之。山人曰。爾兩人皆散仙也。偶涉花月之戒。上帝怒。謫於人間。捐慕悅已三世矣。第一世君為臨海人。姓白氏。玉為郡人。姓伍氏。兩家同官於粵西。伍因上巳踏青郊外。與君相見。兩人俱感情而亡。第二世君與玉同生於豫章。君姓允。業商。玉為賣粉者王某之女。君嘗市粉其家。見而相悅。屢過之。得通辭焉。玉坐是而殞。君亦以鬱結死。今兩人之算亦垂盡矣。然尚有一見之緣。若君忍而不見。君可延三年之壽。生曰。吾當憚連死。而割情於彼美乎。願何由得見。願先生教之。山人曰。三日後巳午之間。待於某村佛寺。玉當以禱病而來。可得一晤。此後即長別耳。生如言。果見玉偕母同輿而至。羸質嬌姿。神韻酸楚。生前拜母曰。柏亦以祈病至此。詎意相遇。因攝玉曰。阿妹珍重。不覺相視涕橫。言詞嗚咽。母大怪。怒促女歸。遂吞聲登車而去。生肝腸寸裂。飲泣歸家。淚沈巾數四。卧不能起。已而傳玉訃音至。不覺撫膺大慟曰。玉妹玉妹。一至此乎。妹先我而死。我何可以後妹而生。雖然。一息尚存。不可無一言以告妹也。乃力疾攬筆。書憶秦娥一闋云。誰能補。蟾魚蝕。斷姻緣簿。姻緣簿。珠樓人去。彩雲黃土。此身不作芙蓉主。三生石上相思苦。相思苦。琵琶凄斷。數聲鸚鵡。投筆而絕。兩人贈答之詩。不

下數十言。不能盡記。今錄其數章。玉贈生七律云。萬丈愁絲一寸心。暮雲庭院冷花陰。縱橫玉筋燈前淚。怨亂宽裳月下琴。紫燕巢孤春寂寂。青鸞信杳夜沈沈。上宮獨處東鄰老。命薄神傷自古今。生和之曰。嬌鶯啼亂惜花心。日轉西樓落晚陰。豔曲未調風月笛。朱絃欲斷鳳凰琴。那堪路遠天難問。祇覺情深海可沈。懊恨十年空倚玉。豈知遼澗似如今。生七絶二首云。隔面垂簾兩地孤。洞庭雲水渺蒼梧。分明簾是湘妃竹。猶帶當年血淚枯。自從冷淚化啼鵑。倏忽黃花九月天。一枕新愁不成夢。秋風秋雨夜如年。五言律云。才子休名玉。佳人莫姓蘇。淚流白雪曲。塵汙綠綺圖。自昔愁如此。於今恨更殊。盈盈傷一水。牛女望河烏。又有憶玉滿庭芳詞云。粉蝶韓憑。金蟬齊女。飛來梓澤平泉。春花秋樹。伴侶過年年。一旦縛蟬驅蝶。傷離恨。冷露淒烟。空惆悵。闌干曲處。魂夢永相牽。堪憐。猶記憶畫眉低偃。恰趁花鈿。更一捻纖腰。斜倚風前。別後知他愁絶。嬌模樣。曾否依然。肝腸斷。昔時兒戲。也算好姻緣。玉五絶二首云。郎莫聲紅絲。妾莫題紅葉。媒妁倩勝王。畫為雙蛺蝶。消恨桃花紅。忘憂萱草綠。翻驚憂恨多。結在相思末。絶筆七言斷句云。笑容祠謝可憐秋。一霎西風下玉樓。認得舊時王母鶴。來迎侍女返瀛洲。又有警句。如花緣才子落。月向美人殘。佳句兼愁寫。深情倩夢傳。贐綠燕草亂。層黛楚山攢。世間大恨歸兒女。天上飛仙怕別離。心似沈檀爐內火。人如桃李鏡中花。云云。皆可喜。

非非子曰。古稱才子數奇。佳人薄命。未有甚於兩人者也。積三生之遇。無一笑之緣。而世之愚夫愚婦。共衾同穴者。比比皆是。豈天之厄仙人歟。抑厄才子佳人歟。

註釋

類宋見兩史也。齒雋年少。聰悟有即江蘇維揚州也。因書稱揚州故人。能言鸚鵡。即俗所稱公能言將之表兄弟也。文會。後國色見夕聰穎聰明拔俗徘徊雅步。

有憶秦娥或即出此宜來城不城芙蓉樓下唐音癸籤太白老注。

珠樓 宋襲詩香擁珠樓乞巧棚。見月下面樓要玉此別宮所也。

雲石黃玉 雲石在二年浙江杭州相見天琥之雅蟾魚白也。

蟾魚 即蟾魚白魚。

綢緣簿 綢緣居易有句人見譚襄敏太月老注。

芙蓉主 六一詩話作芙蓉主者悅如善言我今為仙主見桂棚。

彩雲歸 俞美人酬劉卒役禹錫詩有新桂棚。

蟬翼玉筋上宮獨處 面白淚雙垂即上宮上。

慕雲才子 杜甫詩江舊將亡約源於十風后秀。

蒼梧風月 別宮玉此要蓉樓下面見憶秦娥或即出此宜來城不城芙蓉樓下唐音癸籤太白老注。

笛湘妃竹 湘妃竹成斑人。

帝鵑 蜀王望帝死化為鵑。

洞庭東鄰孝 山海經西次二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

白雪曲 宋漢妃獨有寵於上進幸大宮人。

倚玉 見長安作。

暮雲 東日句用暮雲當是字。

玉筋上宮獨處 面白淚雙垂即上宮上

為數酌二姓也。

滕王　宣和畫譜。滕王元嬰。唐宗室也。善丹青。喜作蜂蛺。朱景元嘗其粉本。謂能巧之外。曲盡精妙。不敢第其品格。唐王建作宮詞云。傳得滕王蛺蝶圖者。

桃花紅見上人　忘憂萱草　詩傳。萱草可以忘憂。馬如玉。

燕草　南越志。薰草主人名燕草。即零陵香也。

秦少府

蒲郡秦少府。官常州。其子秀。少而能文。與常州殷生者相善。殷妻美而早卒。葬之郭外。殷感傷不已。冀其魂見于夢中。禱之三年而不應。會少府卒於官。官囊蕭索。秀無力奔喪。移櫬佛寺。託家口於殷。殷而自往求親舊之官。姑蘇者。長洲令張。秦之內兄也。於秀為舅氏。張女名小慧。有姿容。年十七歲。死。旅櫬未歸。武弁黃某。秀之從姑之夫也。黃子綸。與秀同生時。年月。故自幼投契。是時年俱弱冠矣。並豪宕不羈。自秦登仕籍。秀與兩家眷屬不謀面者。凡八九載。至是相見益親暱。秀往來兩家。任無常所。久之漸與綸為北里遊。黃知之。名綸切責。并責秀。張聞之。亦謂秀奈何與賤倡為伍。秀與綸俱不聽也。一日薄暮。共遊隘巷。見數女姝麗。倚門盼客。兩人私語曰。必倡之居也。試挑之。女郎皆笑。呼客入。紗燈錦障。華麗逮人。飲酒既酣。各選一女就東西室

同穴　詩。死則同穴。謂夫婦合葬也。

燕草　南越志。薰草主人名燕草。即零陵香也。王褒詩。楚雲裝共薄。燕草與同斑。燒畫鏡中花可解。若鏡花水月。勿泥

秦少府　秦山來百丈。不可往來。惟飛仙能到其處耳。洪波百丈。謂大婦合葬也。

忘憂萱草　詩傳。萱草可以忘憂。馬如玉。

相思木　連理相思記。戰國時。魏國苦秦之難。有民瑤。為其妻思之而死。既葬。上生木。枝葉皆向夫所在而傾。因謂之相思木。王母侍女　侍婢也。或稱侍兒。

楚山　舒楚詩。楚山真叢叢。

瀛洲　史記。徐市言海中有三神山。名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十洲記。瀛洲在西海之上。

飛仙　十洲記。瀛洲不遠

五十四

寢皆諳妓之尤者。夜半綸大怒呼秀。秀驚問。則曰。賤婢譎詐。乃敢以紀信誑我。於是殘燈映帷。秀未及答。忽諦視共寢者。亦一醜女。殊非寢時所選者也。將應綸。醜女急掩其口曰。慎勿聲。禍及吾夫。秀懼不敢再言。綸亦為其妓所止。寂然不相問。秀私叩醜女禍及之故。答曰。郎君年少。當大用。故特相告。主人異姓兄弟五六人。皆獷猂無賴。常以諸美詭客。醉後就寢。則易之。妾所以得侍君子也。玉杯之詐有年矣。覺而嚷者則殺之。坐是死者。不可勝數。今幸主人未聞。不然。危矣。少頃辭別。宜若為勿知也者。以示彼不疑。則可免于難。明宵主人飲他所。若再來。彼美可圖也。秀謝而起。呼綸出語之。而綸之醜女亦云。須臾主人出。果五六人。皆身長七尺。狀貌猙獰。各怒色相向。綸秀心悸。辭以有事欲早歸。解金而予之。詈不及夜來易女之事。主人乃喜。且卻其金曰。兩公一宿。拜惠多矣。余無所用金。綸秀強之受。諸女在旁。咸以目相視。綸秀會意。乃懷金而出。門皆扃鐍。主人啟鑰。乃得行。綸謂秀曰。夜來美人。吾見亦罕。當再來以畢風願。且覘其實。秀然之。薄暮又往焉。諸女仍延客於門。問主人果赴飲他所。兩人喜。各攜所選妓而幸之。秀將寢。女忽自陳乃常州殷生之婦。秀驚曰。殷生吾友也。其婦死已久。何妄乎。女曰。君勿怖。吾鬼也。吾姊妹輩皆鬼也。芳魂無依。為强鬼所劫。望乞救援。言罷嗚咽。雙淚闌干。秀不覺悽然。為之悲愴。反忘其為異物矣。因問鬼亦能淫乎。女曰。甚于人。秀問妍媸有擇乎。女曰。鬼之好與人同。鬼之淫與人異。秀問其異云何。女曰。鬼純陰而無陽。不能行人道。恆使醜者媚人。取精而食之。然後選色而御之。其具倍於人。而妄輩之辱且虐。亦甚于有生之日。秀不覺怒而起曰。嫂氏勿憂。警

當召武士。提利劍。斷此數賊頭。女曰。如是則無濟。君第走告殷生。使投牒兵縣城隍。則此輩盡殲矣。城隍非他。君之府君也。生平居官廉潔。上帝嘉之。故有是命。秀悲喜交集。方絮語間。綸忽啟門呼曰。君知其異乎。秀曰知之。綸曰。君知張妹小蕙在此乎。秀聞言急呼蕙妹安在。蕙掩泣而出。嬌魂楚楚。欲訴欲語。愁怨難明。秀亦灑涕曰。別來多時。竟不識爾。妙齡弱質。不意遭此慘橫。良可憫憐。亦出殷生婦以語綸。四人相對悲哀哽咽。至於失聲。綸秀復相與私幸。雖冒奪下之嫌。未涉桑中之刺也。諸女聞之。咸來自訴。且曰宜速去。遲將有變。殷妻囑秀曰。必告殷生。陰律非親睹不得控私事。君慎勿置詞。授狡童以反噬之隙也。蕙亦以告父母。牒城隍囑秀。并囑綸。綸亦知秦少府官城隍之事。蕙先告之也。二人別而行。迨曉驗宿處。數冢纍纍。白楊衰草。信夜來之非謬矣。秀即以白張。張叱其妄。綸又來言之。張夫婦乃不勝悲痛。秀復遣介賫書。馳召殷生至。告以故。殷搶地長號。悟三年之無夢者。強鬼之制其妻也。遂與張共詣城隍首之。綸秀亦往。並宿廟中。是夜乃聞城隍升廳事。銀鐺鈕鐐諸具擲地聲。次聞脊役吆喝聲。喝到聲。書吏點名聲。城隍問曰。誘良善。侵孤弱。淫橫不逞者。誰為首。秀察其聲音。宛然父也。因幽咽。俄聞羣鬼供曰。是萬德為首。一鬼辨曰。小鬼非毛三周喜兒等慫恿。亦不敢肆行。一女鬼訴曰。鬼婦是趙七所劫。一女鬼曰。辱妾者。余小猴金午及萬德也。而萬德為甚。聲似殷生之妻。殷生泣下。旋聞城隍曰。蕙兒可言狀。蕙曰。兒為衆賊共虐。兒苦也。願置賊極刑。城隍歎息。命至後堂。與阿姑相見。蓋張之姊。秀之妹。先少府沒三年矣。張及秀皆暗哭。綸亦哭。其時衆鬼紛辨。鞫訊雜沓。聽

不甚徹。已聞拷掠聲。衆鬼呼痛楚聲。女鬼感謝聲。畢讞聲。繫犯入獄聲。久之遂寂。於是秀上堂呼父。張呼女。殷生呼妻。綸呼舅氏及蕙妹。慘語千端。哭聲一片。卒亦無有隔窗而應者。後殷生夢婦來曰。狂徒雖則授首。妾已蒙垢。羞見郎君。且近奉秦公約束。豔婦不得外行。慮招謗辱。情不能已。暫得請命來見。為謝秦公子及黃生。蒙其仗義相援。他生圖報。蕙娘亦寄聲張府。言已得所依。嗣當寢門問安也。郎君好自重。妾從此別矣。言畢涕泣而去。殷生挽之。倏然已覺。唯殘缸熒熒。射枕上淚光而已。自是杳不復至。小蕙屢見夢於張。少府亦屢夢於秀焉。秀遂反常州。奉父櫬葬之姑蘇。

註釋

蒲郡　即山西蒲州府。今永濟縣。其舊治也。**常州府**　名。明清時皆屬江蘇。民國廢。即今武進縣。其舊治也。**姑蘇**　即今蘇州。今之吳縣。上有姑蘇山。上有姑蘇臺。說見銀圖。**豪宕**　謂任俠而無行檢於他也。**長洲**　見卻善人。**旅櫬**　停柩他鄉曰旅。**蕭索**　蕭條索寞也。**玉杯**　玉杯狀貌與容貌相似。**淚闌干**　詩。玉容寂寞淚闌干。**絮語**　如絮之多而連綿不絕也。因其常刺刺不休。故謂之絮語。**城隍**　斯城。**楚楚**　見周之夫婦事。**芳魂**　曹植詩。芳魂悲且清。**北里**　史記。使師涓作新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楚之邊邑也。今稱妓女所居之地曰北里。**陋巷**　陋隘也。詩。在彼陋巷。紀信　史記。漢王得紀信與乘王駕。詐為漢王出西門。遁楚。楚皆呼萬歲。因圍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出女子東門。求降。楚王觀以故漢王得脫。信名。**大用**　將大用之也。**扃鐍**　扃。關也。鐍。鎖處曰鐍。**人道**　人道之大倫。**吳縣**　清時與元和長洲同為蘇州府治。即今江蘇吳縣。為蘇常道。**上帝**　見書。**于**　詩。玉容寂寞淚闌干。**絮語**　如絮之多而連綿不絕也。因其常刺刺不休。故謂之絮語。**尊親**　考記。**上帝**　

詩。衣裳。妙齡。猶少年也。○宋史。禮樂志。妙齡秀發。聰穎絕人。哽咽。悲聲也。劉琨詩。哽咽不能言。成楚楚。孝友。桑中之刺。見桑濮注。牧童。詩。不見牧童。乃見牧童。刑具也。○漢書。以鐵鎖琅璫。當其頸。○琅當與鋃鐺同。鋃鐺。繫罪人之具。以鎖者。脰史。掌案牘之吏也。○唐書。脰史商賈之妻。幽咽。陳後主詩。登山一回顧。幽咽不能言。援首。被援而仰首。

悤悤。見劉秋崖。禊飲。漢書。禊飲多貌。皆作逞。○儀禮。主人迎於廟門外。○注。廟門內門也。

竹連環

邑中八九月之間。四鄉賽神演劇。農商士女。及遠近諸葛亮文。舉兵北伐。夏侯拔苞。寢門。

趙舍。散衣跣足。以竹扶荷竹連環二。蓋截竹為之。互挽而無端。人不能為也。獨坐場隅三日。而眾莫之識。有一士人察其異。俟其去。潛尾之行二十里許。至一山。巖谷聳然。石壁千仞。道人以杖叩石壁。石即洞開。石屋數重。戶牖階墀悉具。道人趨入內。士人隨之入。至前庭。窺其內。昏黑不辨物。裴回不敢進。亦不去。其前庭一柱聯云。雲藏石室虛無地。風捲泉簾小有天。字皆石鐫。吟誦不已。不覺饑甚。呼道人覓食。道人出訶曰。誰教爾來此。此豈有食耶。無已。以栽丸啖爾。探袖出一丸與之。道人則仍趨入內。丸大如山查。堅如石。深黑色。士人嚼之。齒力既盡。不能碎。念必仙藥。強吞之。咽中如物噎。而饑仍不止。乃復呼道人。百呼不一應。將入內視之。第見一巨蛇據內戶。雙目閃閃如電光。士人駭絕辟易。汗流氣喘。迴視石壁已閉。孤松倒挂。蘿蔓垂垂。野鳥啼嚶其上而已。士人歎曰。叔夜未應得道也。歎罷。咽中丸哽。俟已消下。還家數月不飢。

李下之嫌。見秋心山人風鑑。

銀鐺。

註釋　游方　見竹尼道人。　裴裒　與徘徊同。　虛無　史記。道家無為。其術以虛無為本。　小有天　茅君內傳。大天之內有洞。洞圓萬里。名曰小有清虛之天。　山查　本草。山查一名赤瓜子。一名鼠查。又名茅山查。　辟易　見石室虎。　咿嚶　楊萬里賦。犬雞夜鳴兒女咿嚶。　叔夜　晉書嵇康字叔夜。

大赤蛇

豐城有娶妻而美者。甚戀之。數年之間。足跡未嘗離房帳。其妻亦情好至篤。琴瑟伉儷。至有長坐夜半之約。友人好事者。故以酒招之。強之醉而止之宿。必再三而後可。既宿則終夜不寐。呻吟牀榻。輾有憶妻詩及詞以示友人。雖詰詢之不顧也。坐是招飲常不赴。人知其如此。亦無有過而問者。雖其至親。終歲不獲一面焉。後病瘵將死。執妻之手涕泣曰。本圖百年完聚。豈意中道解攜。君尚青春。能終居燕子樓否。妻泣而誓之。且曰。羽族失雄。猶不再匹。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夫乃訣而瞑。妻哭之三日。盡哀。慶欲自經。舅姑救而免。稍稍勸慰之。乃不哭。有傳生者。弔其家。傳夫友也。美丰儀。妻窺而悅之。傳請見。妻綰素而出。雖銜哀慘語。四目往來。如流星之相照也。時傳方喪偶。妻遂有去帷之意。往往殷勤於舅姑之前。或無故虐其婢。使夜施華帳。旦飾明粧。風流顧盼。自好也。舅姑不能堪。告其父母。父母亦不能制。知其貳心。命之再醮。傳聞之。旋以媒來。遂歸於傳。成歡之夕。有大赤蛇出於牀下。繞牀三匝。夫婦驚呼。家人破戶視之。已垂死矣。蛇蓋婦心食之。須臾而滅。

非非子曰。吾邑李甲。未娶時。讀書外舅家。與妻兄同學。戲請曰。令妹可得一見否。妻兄曰。吾家惟妹寢最後。吾夜半歸。呼其啟門。可從吾後竊窺之。非是則無由矣。如其言。果見之。蓋國

色也。次日馳歸告父母。明日必迎婦。父母憐而從之。請於婦家。以期太迫辭。使者返。甲曰。後日亦可也。又請之則又辭。次日又請之。婦家曰。至近亦須一月後。惡有請期三日而親迎者乎。使者既返。甲已病。父母憂之。將復請。次日而告以病。甲曰。無庸也。疾不能待矣。次日遂死。其妻未期年竟別適。余嘗聞而惡之。然以視豐城之婦。其輕重蓋迥不侔矣。

註釋　豐城　縣名。明清時屬江西南昌府。今屬江西豫章道。琴瑟　詩。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又。妻之好合。如琴瑟。○故後人以琴瑟比夫婦之和合。仳儷　見夕芳。長生殿半無人私語時　白居易詩。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呻吟　食貓鼠聲。解攜　杜甫詩。異縣驚虛往。同人惜解攜。青春　人當少年。故謂少年曰青春。猶青草之在春時。故謂少年曰青春。燕子樓　白居易詩。自經燕子樓中見。十餘年。自經燕子樓。盼盼　舊不嫁。居是樓十餘年。自經燕子樓。勞姑　見荊州女。勞勃　莊子。室無空虛。則婦姑勃磎。反成爭鬪也。華帳　華帳者。華美之帳也。明妝　鮮明之妝飾也。李白　風流　見卸妝。再醮　再婚也。即重適也。一門女不再事二夫。故別曰外姑。國色　見夕芳。親迎　見錢氏女。

紺霞

吳仲子蘭雪。少多詩夢。今記其一。年十五時。夢行溪上。春水揉藍。落花如繡。心豔之。欲窮其源。行里許。見短垣一帶。籬門半掩。側足而入。園中桃花數百株。芳菲彌望。穿樹而行。徑甚繚曲。花片打人。絳雪滿衣。已而亂紅深處。露一大角亭。畫簾蹁地。隱隱有墜釵聲。吳故文怯。止不敢前。覺鬢雲眉翠。依約可接。方徘徊間。有寡簾微笑者。望之如朝霞和雪。與桃花爭麗。吳癡立久之。

聞簾鈎響。始驚其去。啟簾窺之。竟杳矣。亭中綠窗斐几。筆硯甚設。衣香縷縷。尚縈畫屏綢幔間也。惆悵如失。感成絕句。於几上拾得淺碧箋書之。詩曰。新綠重重樹。鶯啼自愛春。桃花紅作雨。愁殺隔簾人。擲筆遂覺。心異而誌之。他日又夢至其處。遊聞亭中笑語。遂隱身花叢中。俄見麗人從數鬟。竟自亭中出。綃衣玉佩。向之簾間人也。數鬟爭拾落花。以衣襟裹之。聚而較量。拔簪摘翠。小語呶呶。麗人綽約臨風。對花不語。恍若有思。數蝶依依繞其左右。旁於是目眩魂消。殊有花蝶之想。遽折花枝逐擲之。麗人覺。謂鬟曰。人間劉阮再來矣。盍歸乎。遂遲延避去。異悵然。尾至亭中。竟不復見。几上詞箋一幅。取觀之。墨瀋尚濕。儼與前詩意相答。末署紺霞二字。詞不盡記。有溪上桃花紅杏何。春風吹又多之句。方擬袖之。為啼鳥所驚。憮然而悟。

註釋　詩夢　戴復古詩。江山花草生春夢。風雨樓臺不斷雲。　眉翠　李白詩。長門不掃。綠雲髻。陸瓊詩。非愁眉翠揚。　徘徊　見天几也。惆悵　見長恨歌。　淺碧箋　陸游詩。弄筆閒題小碧箋。綽約　見長恨歌。　劉阮　見長春。

彭公子

東鄉艾生善卜日。凡鄉里婚嫁喪葬。及一切動作瑣碎事。多就卜焉。遵其所謂宜者則吉。犯其所謂忌者則凶。往往奇驗。鄉之人以是神之。有彭公子者。豪而愎。素不信艾。買得好絹。將製衣。偽卜期於艾。艾選某日可。某日必不可。公子心嗤之。故以不可之日製焉。且多召衣工。務觀成於一日。艾聞而往戒之曰。公衣犯大忌。必不可服。即服。當以明年之某月某日某時。庶無患。公

宜信之。毋謂鄙人之言畧不驗也。公子陽諾。次日即衣之。方挈領。忽有人影出衣中。欻然逸滅。公子始疑懼。然轉念一衣之微。何關休咎。或目眩所致。卒衣之。以事如岡上者。小市廛名也。事畢而歸。道逢擔者負棘薪。過之甚疾。棘端勾其衣。衣為之裂。乃止擔者而呵之。擔者不遜。公子怒。三掌其面而去之。是夜擔者歸。號痛語妻子曰。彭公子擊我傷甚。我死矣。爾曹不可忘。言畢遂死。妻子嗚於里正。夜奔公子。聲以斃命。明發將詣縣訴之。當公子之掌擔者也。里正在焉。乃謂公子曰。日間之事。余實見之。公子奉之亦太甚。動中歐會。是以速斃。公子知其誣證。而莫能辨也。私許里正金。求其排難。願以萬緡歸擔者妻子。且經紀其喪。以求毋訟。里正主之。遂息訟。計公子所費不下三萬金。而家藏頓盡。或以語艾。謂不聽公言。果至於此。艾嘆曰。未也。猶有甚時。公子憤怨不已。乃過擔者家。撫其棺而大哭曰。吾與若何仇。爾裂吾衣。不吾償而薄責爾。亦其宜也。爾之死。病也。命也。爾妻子因以為利。破吾家。蕩吾產。爾死有知。當獨無媿於心乎。其妻聞之。大慙曰。爾本吾殺夫之仇。僅傾爾產。亦大幸。今既若此。吾豈以夫之死市者乎。且爾非實斃吾夫。心有所惡。何為輸吾金而營其喪事。即命其子訴之縣。令驗屍。得死傷五六處。乃抵公子法。里正亦以受賄黜。卓比於同謀。降一等議罪。夫破吾衣而不遜。擔者則有罪矣。從而薄責之。亦人情所時有。未應遂得慘報。然必其平日暴橫不遜。有以取鬼神之怒。逃於彼而償於此也。不然。亦其前生孽冤也。至卜者之言。本不足信。然人生有吉凶悔吝。亦當隨地自警。況有卜者之言哉。此與陸次雲北墅奇書所載推車者破衣

事。初相頗而後相反。蓋彼能忍而不較。此屢警而不悟也。又嘗有一人出遊通衢。一無賴漢迎而毆之。非醉非顛。不可理解。其人猛悟。此漢無故而辱我。非前生仇。即今生孽也。再拜而謝之。拂衣竟去。市中見者無不服其量之宏。而怒此漢之狂也。次日此漢無故死。其人以是故得免於累。善乎哉。君子克己以全身。達人見幾而遠禍。斯人有焉。此可以為法矣。

方先生

註釋　東鄉　見跨者。休咎　吉凶也。漢書。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市廛　市肆也。神仙傳。或隱山林。或出市廛。里正　一里八十戶。其有辨護伉健者。為里正。北史。凡干事。欺會　欺得機宜也。排難　見經紀。朝野僉載。勑曰。滕叔蔣遷。官江陰知縣。有惠政。著有江集。玉山詞詠書。庶人在官。○里正古之鄉職也。欺會　宋史。凡干事。欺會。排難　見經紀。自能經紀。○經紀幹運也。凡跬步　見投水婦。陸次雲　清錢塘人。字雲士。康熙時名士。博洽淹通。著有湖壖襍記。澄江集。玉山詞詠書。

明萬歷間。有方先生者。西江人也。性頗端嚴。舉孝廉。至京師。館於宗室府。第一日偕主人徧遊諸宅。見後苑一室。華麗軒敞。棟樑指雲。而扃鑰甚固。時方盛夏。炎威熾人。心念此地清曠。欲避暑其中。請于主人。許之。為掃榻焉。先是宅素傳有異。人不敢居。亦絕無所見聞。主人雅不欲拂方。故未之告也。方秉燭觀書。至更餘就寢。將欲寐。忽聞簫管雜奏。環珮之聲。琤然發於戶外。戶既啟。歷遊諸房。達於寢所。則女郎數輩。容態妖冶。舞衣歌扇。紅燈翠葆。共擁一麗人。方意必主人諸姬。為長夜之遊。偶至於此。又念直達寢所。何無閽閽禮。得無以己新遷。而諸姬故來之識耶。噭以驚之。麗人遣婢問噭者誰。方以姓名對。麗人謂侍從曰。方先生正人也。安得褻之。笑語而去。翼日欲以所見語主人。恐冒瓜李之嫌。而貽諸姬罪。乃託他詞還舊居。而洩於其戚屬。

戚匪人也。竊幸之。潛往窃焉。冀有所遇。果聞鼓樂聲自樓而下。急於門隙間窺之。見簇仗至廳事。一麗人中坐。奏樂既闋。兩行班衛甚肅。無敢譁者。中坐麗人忽怒曰。聞方先生已去。誰何至此。邪氣逼人。乃爾。連為勾致。須臾。二女郎破門而入。以銀鎖繫戚頸。牽出堂下。麗人數之曰。穴居鼠子。欲隨公房雞犬不可得。敢犯神仙眷屬耶。其心可誅。亟斬以徇。戚叩頭乞哀悔罪。麗人曰。若殺爾。實污吾刃。今貸爾以死。爾宜舉以告人也。若秘之。是爾心叵測。終當殺爾矣。乃命杖一百而去。次日人來。見戚宛轉於地。血肉狼籍。氣息僅屬。病一月而後瘥。馬每自遠其狀云云。

註釋　萬曆　明神宗之年號。孝廉　見笑孝廉。京師　見梅花。美人　見宓。掃塵也。○陸游詩。南臺中夜掃塵回。北門學士倒屣迎。環佩　見笑。吳融詩。天曉宓雲開。亭亭翠葆來。瓜李之嫌　見秋心。山人　見桃。銀鐺　見秦少游。府　見秦。鼠子　公房雞犬　水經注。智水川有麋公祠。唐君字公房。城圃人也。學道得仙。入雲臺山。合丹服之。白日升天。雞鳴上。狗吠雲中。唯以鼠惡留之。鼠乃感激。以月晦日吐腸胃更生。故時人謂之唐鼠也。叵測　見科場。猿籌　見雷。

市中丐者

昔通州市一丐者。一瓢一杖。衣不襟。鞋不底。腹患瘡。臭惡。一市皆掩鼻。逢人則呼曰。肚裡飢。肚裏飢。人與之錢則辭。與之食則不受。如是三日。人咸怪之。謂其飢而不受飽。殆狂人也。及其再呼則呵之。且惡其臭。議逐之境外。丐者笑曰。我自肚裡飢耳。與公等何與。於是呼更急。忽米肆一少年。跪於丐者之前曰。師度我。師度我。丐者大笑。舉手對眾曰。我今真度矣。機矣。遂挾少年凌空而去。少年姓李名機也。其隱語云。丐者去後。市中喬三日。又宛陵市一丐者。衣百結之衣

袒其腹。腹患癰潰。膿血被踵。腥穢不可近。大呼市中曰。誰人舔我肚者。丐仍呼不止。一判官扇與而出。遇於市。即降輿跪而舔之。丐及判官皆失所。在仙人遊戲往往如此。以正道論之。殊不近人情。吁。此其所以為仙人歟。

註釋　通州　清為直隸州。屬江蘇。因直隸省亦有通州。故別其名曰南通州。即今南通縣。　宛陵　縣名。今改宣城縣。屬為安徽省岡府治。今屬安徽蕪湖道。

李齊娘

桃源羅敬之。弱冠客岳州。夜有女子。款關而入。自言君獨處。情不能已。故來相視。敬之茫然不解。既同寢。向晨而去。次夜又一女子來。年更少於前女。相見之際。一如前女之言。敬之愈疑。意必非人也。序屆殘秋。太守李公。台客張宴。敬之與焉。廳廨菊花盛開。座客各賦菊花詞。敬之詩最佳。太守愛之。欲妻以女。而未言。敬之酩酊歸。是夜二女同至。敬之大恐。女曰。吾姐妹與君。皆訂百年之契。雖未及結褵。遽隔泉壤。安忍冷疎君。既不安。便當晦迹。李齊娘者。君之佳偶也。彼已有意。宜求之。慢恨而別。敬之獨坐凝思。不得其故。孤燈短檠。泫然不寐。迨曉而父手書至。乃知作客之後。曾聘同邑崔氏女。小字松翠。年十八而卒。崔不欲與羅斷昏。復以次女筮翠字焉。句日而筮翠又亡。夜來二女。蓋其魄也。敬之悲慟。遺書別太守。即日束裝歸。求二女之墓而哭焉。陰霾冷霧中。二女形見。他人不見。惟敬之見之。宛然。岳陽晤對時也。有頃而滅。敬之感其情摯。不欲再娶。即取亦必李齊娘。而又不知其何許人也。父亦令訪之。遂浪遊吳越。李太守越人也。聞已罷官歸。敬之以舊誼往謁。太守甚讙。詢知敬

之猶未娶。夜使媒者道意焉。敬之固辭。因以齊娘之喜躍。遂允之。蓋太守在岳州時。實欲以長女妻敬之。至是長女已他適。故及齊娘云。即其家成昏。昏之夕。既寢。聞妝臺之畔。有相對歎息之聲。敬之驚問。則答曰。翠翠。敬之知為二女。乃謂曰。二卿既來。何不登吾牀。吾不復畏也。一女應曰。燕爾新昏。豈得相擾。齊娘聞之。悸怖淚汗。急抱敬之於衾中。畧不敢動。又一女曰。阿妹且去。薄命之人。在此奚為。即不棄。庸不取憎。新人乎。言罷寂然。再問之。則不應矣。由是遂不復見。

註釋　桃源縣名。清屬湖南常德府。今屬湖南武陵道。弱冠見銀手圖。岳州府名。清屬湖南有民國廢。太守官名。即秦之郡守。漢景帝時改稱太守。宋以後改郡為府。故知府亦稱太守。醞酊醉甚也。白居易詩。歸鞍醞酊騎。結褵見青州貫。結縭之所蓄。承繫屬於人。故今稱結婚曰結褵。泉壤見秋心山人。晦迹見三官神。束裝見方孤傳。陰霾見楊柳枝。執柯見三官神。新人見紫釵郎。

吳士冠

吳生求。字士冠。豫章人。僦居沈氏別業。院有小池。池上桃柳各一株。淡日微風。吟咏其下。悵然有碧雲日暮。佳人未來之思。一夕。鏡月初懸。遙見人影徘徊桃花下。促視之。乃一麗人。雲鬟霞臉。衣淺綠衣。見生欲避去。生引其裾曰。天風吹來。復任其吹去耶。綠衣曰。妾非能無意宋玉者。然此時羞顏。所不能及。此夜景彌佳。故來游賞。生求與俱至室中。綠衣且恐家人見跡。當俟諸他日。生不得已。與之盟而縱之去。自是日掃榻整裀。以待佳期矣。越三日。夜初有扣鐶聲。急啟門。一女郎徑入。綠衣翠袖。並非前日所期者。而容態冶豔。不相下。生訝

之。方欲啟閉而女郎遽驅曰。此非阿姨之家耶。吾悞耶。即欲去。生持之笑曰。誰為卿阿姨。即此是也。女不得已從焉。謂生曰。妾家去此伊邇。因阿姨遣婢相召。倏至君所。殆亦夙緣。今當赴阿姨招矣。生請後期。女答以有便當至。遂送之出門。時生僦居未久。且足跡不甚出門戶。固未悉鄰氏之誰何也。但覺餘情賸馥。描寫中懷。竟不成寐。夕頃。又聞扣鐶聲。竊意綠衣復至。喜而納之。映燭而觀。則宛轉低鬟。絳衣長袖。向者之花下人矣。生益喜。私心竊謂一時頓得兩佳人。從容撫之曰。待卿日久。今夕乃來。然真信人也。絳衣不語。而眉黛間微有愁怨之色。卯之亦不言。終宵而去。次夕綠衣者復至。曰。昨得侍君子歸而心醉。因成拙詩一首。以志幸。可呈教否。生狂喜索觀。綠衣袖出一碧牋。字畫端麗。詩曰。小院春愁聽子規。風前舞斷小腰肢。韓郎忽走章臺馬。烟散紅樓月上時。生贊賞不已。筒而藏之。若獲至寶。是夜綢繆繾綣。倍覺風流。綠衣臨去謂曰。妾父母頗不威。得恣往來。然恐過擾君子。當定期而至。生正念兩女頻來。必且相值。豈得晏然。乃訂以越宿一至。次夜絳衣復來。妖嬈諧謔。不復如前之緘默。而舌鋒銛利。多含譏刺。若知有綠衣之事者。雖百端隱秘。終不釋。將曉臨去。亦請期。生陰幸其言。因為請連夕。而女不許。遂亦訂以越宿。蓋奇日也。而綠衣之約乃偶日。故便紅倚綠無虛夕。而竟不相值。生一日晝坐無聊。出綠衣詩觀之。即于紙尾屬和。既畢。壓置硯匣下。是夜絳衣至。談次屢繙閱案頭書。嫩復玩弄其筆墨不休。生曰。美人亦解吟咏乎。絳衣曰。誠恐貽羞大雅。然郎人之志。不可默也。遂索牋書二絕去。鎮日無言憶玉真。天台明月是前身。芳聲孤

員襄陽賦偏讓靈和殿裏人為誰消恨助誰嬌紅雨丹霞自寂寥惆悵劉郎并阮客斷魂翻在灞陵橋生覽之雖覺諷已而驚其才藻乃亟贊曰雅豔名芳真掃眉才子矣絳衣笑曰謬賞所不敢當第比章臺柳何如生愕然曰何謂也絳衣即于硯匣下取綠衣詩讀之曰謂此耳生不勝慙遂告之且求相容絳衣曰非有他意直以此賦詩非人耳恐傷郎君宜遠之生猶未信忽有排閤而入者乃綠衣也指絳衣罵曰汝本妖妄乃間我乎絳衣亦罵曰顛狂婢子只合向長安道上覓行人衣袂何得撞入武陵源誘人漁郎耶綠衣曰吾先人九烈君好獎士類曾以藍袍贈李秀才李遂登第詞人學士往往稱之即清風亮節如陶彭澤猶心折焉安所謂顛狂為汝輕薄隨流者口實也且即有是於汝何與而妒若此豈猶謂阮宣之婦劍鋒不利耶是時生意驚魄駭莫知所云但曰不佞之罪不佞之罪二女爭辨殊不息久之乃相謂曰郎君何罪皆汝我之孽既已言洩安可復留自後當相戒絕跡再至者宜嘗斧鉞生淒然曰二卿何相軋之深也鄙人方圖聯芳乃遽作此斷腸語吾將何以為情哉二女曰君勿戀緣盡矣世間繁華無不撒手而況嬌花弱絮乎遂趨出俱失所在生籍殘紅柳線含烟飄搖慘綠尚有灑淚含聲之態二女殆桃柳之精也歎息永日禱請終宵每當淡月微風雙影搖動輒疑嬌魂麗魄翩然而來卒亦無有舉簾而入者而生亦自此病矣思念之誠至於心死乃賦醉春風一闋以自傷云柳外倉庚喚花間蝴蝶散東風吹老豔陽天歎歎歎前度劉郎當年張緒一般淒斷獨倚雕欄畔情根誰剖判相思相見定何時算算算除是

來生。現身花柳。纔完公案。久之移疾歸。

註釋

豫章　見秋心山人。

別業　見胡好好。

碧雲日暮佳人未來　江淹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

徘徊　見天雨金。

雲鬟　杜甫詩。雲鬟香霧濕。

霞臉　祿事秘辛。時日晏晨。粧照鏡窗。光送著瑩面上。如朝霞和雪。

天風吹來　本事詩。天風吹下步虛聲。

妾非無意　宋玉賦。天下之佳人。莫如東家之女。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窺臣者三年。至今未許也。

掃榻先生　見南史。

子規　禽經。江右曰子規。蜀右曰杜宇。漢書。走馬章臺街。

諧真　見天雨金。

靈和殿裏人　若絲縷。帝命植于太昌靈和殿前。嘗嗟歎曰。此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耳。

紅雨　三輔舊事。武帝時。劉嶠之為益州刺史。獻蜀柳數株。枝條盡長。狀若垂絲。

舟霞　春掛丹霞。起暮陰。

寂寥　見蔡洞長。

惆悵　見長春苑主。

劉郎阮客　見長春苑主。

瀟陵橋　輔黃圖。瀟橋在長安東。跨水作橋。漢人送客。至此橋。折柳贈別。

掃眉才子　謂女子之有文學者。薛濤詩云。掃眉才子知多少。不讓須眉見丈夫。

章臺柳　見袁氏女。

排閶　排閶送青來。

武陵源　陶潛桃花源記。晉太原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

九烈君　三峯集。李固言之未第前行。古柳府君銘。貞元科第無疑。得盤桃當以棗糕祀我。固言許之。未久。狀元及第。

清風亮節　傳亮傳。府君風亮節。流聲累葉。

陶彭澤猶折心馬　柳先生傳。五柳先生不知何許人也。嘗為彭澤令。故稱陶彭澤。陶潛五柳樹因以

為娠馬。顛狂便大舉使婢取刀斫折其花。不佞也。○左傳。寡人不佞。倉庾應妙故事。艷陽天將明媚色。偷眼艷陽天。競注。公案載俊古詩一段現成公案在。請君判斷費分明。

章琢古妻

友人朱青谷述一事。有林甲者。素有心疾。心之所向。心羨之。入室而病。忽覺魂遊舍外。旋有一人導之去。見一王。長頸烏喙。旁立者皆肖其形。王謂甲曰。聞有神天之志。凌雲之想。甯欲羽化乎。因命一人持羽衣衣之。甲方遜讓。自視其身。則已雁矣。遂與羣雁俱翔。海碧天青。唯其所向。寫彭蠡之烟沙。宿瀟湘之蘆葦。忽有持弓挾彈。追而弋之者。羣雁皆善避。唯甲不習。遂中左翅。嗷然而墜。昏痛之際。倏已魂返。呻吟牀褥。躍然而起。問諸家人。言已死半日。唯其氣尚未絕耳。猶記弋者為族子某。使人告其故。則主人之雁。已為其不鳴而烹之矣。又一日。臨淵羨魚。既歸而魂離。遂往浴於淵。有一魚頭人引之至一處。宮殿皆水晶所搆。其中人語云。子非魚。何以知魚之樂。今當使爾為魚也。甲已戀羽族之苦。不欲更為異物。急辭不願。忽一人持一衣覆之。投之深池。覺五官百骸。都非其故。悟己身已魚服矣。游泳清流。依躍淺渚。侶蝦蠏而戲萍藻。乘風雨而駕波濤。頗謂潛鱗羞勝飛翼。然苦飢無食。唯唼水吞沙耳。閒過岸上垂綸。綸端之物。芳香可味。熟視猛有。知其餌也。即掉尾不顧。後饑甚垂涎。

杜甫詩。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阮宣之婦姚記。武陵女嫁阮宣。武絕姚。家有一桃樹。花葉灼爛。宣嘆美之。即於李白詩句。倉庾詩。春日載陽。有鳴倉庚。摸此暗用梁武帝詩。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去復來。當年張緒見上靈和

聊一呑之。則鈎挂其腮。已上七尺竿頭矣。視垂鈎者。乃鄰人之僕。因大呼舍我。我乃林某也。僕罔不顧。欣然有喜色。脫其鈎。以楊柳貫之。復大呼勿賣。即又不聞。提之以歸。過鄰人於門。遂呼公速救我。鄰人殊不識。但曰尚鮮尚鮮。速剝而烹之。可用佐午膳。甲窘甚。大罵曰。我與爾比鄰有年。今不相救。反烹我乎。何凶殘若此。亦無應者。乃取以界其妻。甲又連呼曰我也。奈何烹我。其妻則又不答。乃携之庖厨。百端哀號。皆不省。既被刃。大叫一聲。乃從牀上驚覺耳。視諸鄰人魚。固儼然在釜也。云。向見魚口嗼嗼不已。實不聞聲。甲因自思一心之動。便已易形。致受弓刀湯火之苦。以後遇物。絶不敢生殺想。然而化龜化鶴化牛化犬。仍不一而止。蓋動心既滯。畧動則應之。不必美也。而所化無不被禍者。被禍乃得返。唯無知之物。雖炙之亦不能化。家人知其如此。每見其淹欲絶。亦殊不經意。因是或數日。或數月。似死非死。而卒亦不死。其友人章琢古妻陶氏。麗色也。以病死。經日忽活。親愛有加。而驗其性情嗜好。聲音舉動。絶不類向時。閨閣中多作友朋契濶語。而牀第之情或寡。章每謂重訂三生。便成隔世也。妻亦言不自知其故。並不記有向時情事者。時或來帶加冠。作男子容狀。見賓客常不避。或見他姓女流反避焉。章頗患之。一日甲之弟乙來訪章。妻見乙。急前抱持。痛哭呼吾弟無恙。乙甚駭。而章甚怒。意其病狂也。章而開之室中。妻仍呼不止。乙恐犯嫌。即辭去。妻慟哭至暮。章素憐之。尋當不欲忤其色。至是恕其辱已。切責之。聲色俱厲。妻畧不辨。唯求死不已。章無如何也。反以温言慰之。妻曰。吾死志已決。欲我不死。須共如林氏乃可。詰其故。仍不肯言。章不得已。從之。即至林氏室。

妻忽僵仆於地。氣已絕矣。章驚悼而呼。觀者環集。共相嗟咄。章既不知其妻暴死為何故。衆又不知暴死之人為何人。莫不以為奇絕矣。忽一人自內鼓掌而出曰。吾友欺人太甚。乃使友人薦枕耶。視之乃甲也。章亟叩其說。甲笑曰。君妻久死。其復活者乃我也。我向嘗見君妻。心驚其豔。一日晝寢。畧憶之。則魂已離殼。直至君家。見其屍在地。遂憑之而起。至為君帳中人數月。亦宿緣也。向所以不自言者。懼相對懷慙。衾影且惑吾友耳。今乃得免是役矣。言訖大笑。章亦失笑。時甲死已數月。至是復甦云。章聞其向有是疾。信其言之不謬也。舁妻而歸。是夜妻乃見於夢曰。妾死之後。不意竟有替人。雖身有生死之分。而人無新故之別。妾亦克領其情。故久不欲洩。今行與郎長別矣。慟哭而去。身沒數月之後。始賦永訣。亦可異也。甲疾自是亦頓愈。以他疾終。

註釋

翬翔　見胡好好。又詩。將翔將翔。戈鳥與雁。

翀天　翀與沖同。飛而直上也。史記。一飛沖天。

羽化　晉書。好道者皆謂之羽化。蘇軾文。如羽化而登仙。

羽衣　漢書。使衣羽衣。立白茅上。

凌雲　史記。司馬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

彭蠡烟沙　書。彭蠡既瀦。傳。彭蠡澤名。按即今江西鄱陽湖。寺商隱詩。二帆彭蠡月。數雁塞門寒。陳子昂詩。烟沙分兩岸。又琴調有平沙落雁一闋。宋迪有平沙落雁圖。為瀟湘八景之一。

瀟湘蘆葦　山海經。處瀟湘之淵。按瀟湘在湖南。古有衡陽歸雁之語。衡陽亦在湖南。且雁多宿蘆葦中。故云。

臨淵羨魚　漢書。臨淵羨漁。不如退而結網。

水晶宮　楊漫詩。清光合作水晶宮。

五生　見錢氏女。世說三生即世轉生之意。白居易詩。是前身。

無恙　見劉秋崖。如不謬。共巢許

薦枕　見紫釵記。巫山注。

青巾儒士

昔鄉人某生。以名士自負。自謂能讀萬卷書。而最不服艾千子。至焚毀其遺集。唾罵不已。他人置之。纔頭見之。亦必擲之地。投之火。每為人言。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脫千子遇我。當奴僕命之。猶懼其無能為役。一日。有青巾儒士來訪。議論古今文獻。辨若懸河。生舌戰屢屈。最後及艾千子。生作色曰。此僕平生所最惡。奈何薦之。儒士曰。古今才人如海。文派不同。安能盡投吾所好。但隨其性之所近。才之所逮。以為宗尚耳。安見溯江者必廢河。渡淮者必輕漢哉。千子即不足學。置之可耳。滅裂詬詈。毋乃不廣。生復攻擊不已。時案上有春秋一部。儒士因指而問曰。子之學贍矣。春秋見於經傳者。一百二十四國。能枚舉以相示否。生茫然。轉叩儒士。儒士愍數。如指諸掌。生亟稱其博。儒士笑曰。此特艾公之餘事。君已不能。由此觀之。古人亦未可輕也。即拂衣而出。歎然不見。生且慚且驚。遂得狂疾。七竅流血死。

註釋

艾千子　名南英。江西東鄉人。好學。萬曆末。中舉于鄉。崇禎時。兩京覆。入閩。見唐王。授兵部主事。改御史。有天僅子集。豎子成名　見史記。孔子刪定之。自魯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凡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編年之史也。文獻　論語。文獻不足故也。獻賢也。文典籍也。獻朱注。文獻猶言賢才也。懸河　郭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舌戰　以舌作戰。即互相辨難也。春秋　本魯史記之名。孔子刪定之。自魯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凡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編年之史也。

阿惜阿憐

蕭生者。詞人也。僦居金陵。有妓胡媚娘。甚麗。與生素好。生為賦媚娘曲。有南國佳人嬌于玉。攏亂風前腰一束。蛾眉輕黛螺新。照得秦淮春水綠。小樓西角斷雲飛。莒蔻春香猶在衣。東風乍起庭鶯喚。楊花一曲送郎歸。云云。一日。有少年造訪。飄巾麗服。丰采翩然。自言胡姓。盛稱生

此詩之佳。坐談久之。頗相契洽。少年謂生曰。君獨處無緒。敝廬伊邇。屈往住幾時。早晚促膝。更為深幸。生慨然從之。既至。房宇不甚高敞。而繚曲精雅。頗稱幽居。有一園屋數十楹。不施丹堊。而花木之盛。幾與平泉金谷埒。處生其中。設供具甚備。少年日至。生所劇談酬酌。風雅橫生。亦能詩。詩多俊語。生由是益愛之。一日有小婢詣生。出片紙書曰。願錄胡媚娘曲一讀。字畫端麗。生問此何人書。婢笑曰。主人之妹阿惜也。年十七。愛詩詞。朝來主人探親城南。故命至此。生喜極。取碧牋小玉家遙情聚旅夢舊句感春華忽聽能言鳥來傳解語花。願調湘水瑟。彈和洞庭霞。付婢持以去。頗為縈念。延頸至暮。音耗不至。次日午牕獨立。遥聞窗外低吟。漸步出聽。見緋桃花下。一女郎荷花而立。手折花枝而嗅之。且嗅且吟。聞末二語云。莫誇顏色好。能伴阮郎無。生戲謂曰。誰家玉人。在此羞花乞以手中一枝見贈。看他能伴阮郎否。女郎迴身。斜睇微笑。即以花擲之。低鬟轉避。生素狂蕩。徑前持其衣曰。阮郎非桃花可伴。伴阮郎者乃卿也。遂曳以行。女雖拒之。而步已姍姍移矣。詢之即是阿惜。遂成眷屬。由是得間即至。綢繆婉孌。恩情日新。偶語及媚娘之事。生問卿凡妹何以知之。惜曰。媚娘吾從女兄。比來音問雖絕。彼處舉動。未嘗不知。生因笑曰。媚娘非媚。惜娘真有媚珠耳。惜不覺慍見曰。何相譏也。從而謝之。猶未解。少年忽至。見之怒曰。相待不薄。何亂吾妹。生慚伏不敢言。少年亟呼將吾拄杖來。惜前批其頰曰。但許爾臥榻上。抱阿郎睡耶。少年笑。因謂生曰。戲耳。吾妹憐壻太甚。便以妹歸君。於是開正室。進寶服。焚香熱燭。設五色纏綵。令行交拜之禮。美

婢成行。諸姑畢至。閙筵列宴。酒肴絡繹。琴瑟鏗鏘。引至洞房。椒蘭四壁。錦帳繡幙。衾枕既具。舊事新翻。愈覺歡洽。生謂惜曰。今日之事。可謂轉敗為功。但卿抱郎一語。使令兄前倨後恭。此何故也。惜笑而不答。生愈疑。詰之再四。惜曰。今幸託絲蘿。當不復以異類見攖。妾兄妹皆狐也。婢及諸姑亦皆狐也。兄亦能為女。我亦能為男。有李郎者。兄曹夫之。今已遠遊。妾所言觸其舊事耳。生以情親。竟不懼。乃更戲之曰。卿試為男。惜曰。是何難。但以被覆我。呼乃啟之。如其言。果作翩翩孌童也。施雙角髻。衣綠羅衣。淺絳吳綾袴。美如冠玉。楚楚動人。生撫之曰。古所稱奉餘桃泣前魚者。殆不予過。惜曰。是何足道。但犬子輩所為。每不屑耳。彼既具男子之形。復享婦人之奉。陰陽淆亂。雌雄倒置。莫此為甚。妾之以女見。不以男見者。誠羞恥而賤惡之也。欲以信君。姑為此態。固已辱矣。願還本形。生然之。覆被如前。復成阿惜。翼日晨起。少年來揖曰。夜來吾妹漏言。惟君盛德。勿棄為感。生指物天心為。且附惜耳曰。能教若兄作女耶。惜囘謂少年。少年笑而頷之。趨入帳中。須臾而出。花顏雲鬢。淺黛低顰。立於惜旁。瑩然雙璧。生囘矌阿惜媒之。併妻焉。比於厲戴。字之曰阿憐。因惜名也。閨門之內。頗稱柔淑。生每偕兩女出遊。臨雨花渡桃葉。見者羨慕之。以為神仙攜偶。下瞰塵寰也。有道士見之。引生私問曰。君擁此豈不懼乎。生色變。問其故。道士曰。君妖氣賊神。不治將死。生固疑二女或害己。乃以實告。道士書一符與之。令持歸繫於私處。交接之際。乃能勝之。則妖氣可除。而元氣可復。言罷飄然竟去。生信之。夜將寢。懸符於兩股之間。二女已知。故詰之。不以告。惜怨曰。久同枕席。何太無情。而使妖道竄入閨中乎。阿

憐笑曰。妹勿怒。當擒此野猪。遲則無及矣。巫令生解符。符已不可解。令卧而燭之。則豕鬣蠕動著胯下。將咬其勢矣。生大恐。乃巫呼二卿救我。阿憐曰。郎君負心。合受此禍。然我輩芳潔。安肯作烏將軍婦哉。阿憐已袖刀即胯下割之。生楚極。痛以問生曰。是此物教爾否。生方怨道士賣己。起而撻之。道士佯不語。二女曰。此野猪魅也。潛以隱身符授郎君。欲作郎君胯下物。犯吾姐妹。而飲其元精。淫狠極矣。當令復其形而宰割之。為郎君取酒。道士哀求。二女以水澆其首。倏已化為一豕矣。命婢殺而烹之。味殊甘腴。生飲酒既醉。求二女與寢。二女曰。郎體已為豕氣所中。妾等義不可再辱。請從此逝矣。彼媚娘者。為淫媚過多。為神所怨。責令受生女體。墮入烟花。不復能自變化。竟失本來面目。此吾前車矣。生聞言慘然。深自悔恨。并問此後能見否。二女凝思久之曰。三十年後。相見於少室山下。所以報伉儷之情也。言罷洒淚。舉家望空而去。生坐至天明。視所居乃半首山也。松柏陰翳。人跡杳然。因所熟遊。故能識之。旋造媚娘述其事。媚娘亦罔然。不復記憶。

註釋

金陵　美人。

南國佳人　韋莊詩。西園公子忌南國。家人字莫愁。

秦淮　兩水名。在江蘇江寧府。其左域為古樂府。楊花飄蕩。落南家。

促膝　謂對坐膝相接也。

平泉　山名。在河陽。

蛾眉　見長春苑主。

黛螺　畫眉墨。

豈蒭　蒭。草名。無用。

金谷　晉書。石崇有別館在河陽。

風雅　見張將軍落拓顛倉。

楊花　古樂府。楊花飄蕩。落南家。

促膝　謂對坐膝相接也。

平泉　山名。在河陽。

金谷　晉書。石崇有別館在河陽。與歐陽詹之二月初

如此解。湘水瑟。元好問詩。胎仙不比湘靈瑟。參看宓妃湘靈注。洞庭霞。見宓妃。又琴調有湘妃怨。許渾詩。朱弦已斷湘靈怨。韋莊詩。寶瑟湘靈怨是也。洞庭語花也。延頸。呂氏春秋。堯立天下。皆延頸舉踵矣。緋桃。歐陽修詩。緋桃一樹獨芳菲。阮郎。見長春苑注。玉人。晉書。衛玠本角乘羊車入市。人以為玉人。姍姍。見長春苑注。綽約。見袁氏女。婉孌。獨親愛也。見後漢賛注。媚珠。狐有媚珠。舊說狐珠雅。見梁武帝信公花詩。

羅敷。見秦氏女。羅敷。明艷無輸。舞餘。國獻五彩羅紈以籍地。新羅。水經注。婆娑。童美。童。弱年也。子瑕有寵于衛君。與君遊于果園。食大桃而甘。以其半與君。君曰。是故當吠我。以餘桃。忘其口而吠寡人。及彌子瑕色衰于君。君曰。是始得罪于君。君曰。忠乎。忘其少府。奉餘桃。韓非子。昔龍陽彌子瑕而啖寡人。甚多。閭臣得幸。趨者爭矣。臣亦猶前得之魚矣。今夫子孫仲謀。劉景升豚犬耳。如頷三國志。曹公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豚犬耳。泣前魚。國策。昔者龍陽君釣魚而泣。王問之。曰。臣始得魚。甚喜。後益多。臣亦棄前得之魚。今得罪于君。君曰。是故當吠我。以餘桃。忘其少府。奉餘桃。韓非子。昔龍陽彌子瑕而啖寡人。甚多。閭臣得幸。趨者爭矣。臣亦猶前得之魚矣。今夫子孫仲謀。劉景升豚犬耳。如頷三國志。曹公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豚犬耳。泣前魚。國策。昔者龍陽君釣魚而泣。王問之。曰。臣始得魚。甚喜。後益多

感其厚。訓牖百端。十年不能卒一册。雖尋常字義。莫能解也。師不得意。辭去。復請他師亦未就。不得已暫自督之。不使少懈。每夜三更。自携粥及果餌。往助其勤。至則書聲琅琅。或對書默視。翁竊幸無師而其勤如此。雖愚可教也。後頗聞人言。其子實欺父。每夜假寐。聞父至則覺。父去則仍隱几耳。翁初不信。細察其故。蓋緣任宅與書舍稍隔。未至數十步。有石當道。置未安。翁經其上。輒砉砉作聲。子乃闢而覺之也。其夜密從他道行。擊棒伺牖外。子果睡凡上。翁氣塞。謂不肖如此。留之且辱己。痛決之。夜深無救者。其子竟斃于杖下。翁迫內。亦不告其妻。經兩日。將使埋之。忽其子趨入內。叩首翁前。自陳祭上萬卷書已盡讀。大人何責之深也。翁驚其復甦。叱曰。爾不死。猶敢妄言。取數册試之。背誦如流。不失一字。皆平生未嘗誦及者。翁喜極。復令出與諸儒試。則皆莫能及。於是皆慚伏流汗。匍匐稱弟子。靡知其天授。非人力也。向時輕翁者。皆願納交也。翁詳叩其由。子對曰。是日杖死後。便有二神來相引至一處。室宇如宮闕。中座一神如王者。指兒謂紫衣吏曰。是為某翁子。其父教之頗篤。惜是子太愚。宜為易其心。吏乃剖兒心出之。別以一心置兒胸。仍引還故處。兒得復見天地。書亦無所不記也。後舉進士。登仕籍。天下仰之。蓋吾鄉先輩之擅名於世者。以傳聞異辭。不能確定其為誰。

註釋

銅臭　後漢書。崔烈入錢五百萬為司徒。論者謂為銅臭。○釋常談。將錢買官。謂之銅臭。○今識富者亦曰銅臭。書香　林景熙詩。書香劍氣俱寥落。

相如賦　司馬相如賦。碔石　見孟子。隱几　見莊子。隱几而北。

擊琅琅　磕磕　見虞初新志。

假寐　見禮記。

夫人　婦人。

進士　見科場辨弊。

王氏為雲林巨族。家蓄名書古畫。累世寶之。美人一幅。化工筆也。妖姬數人。倚闌撲蝶。掛于齋壁。王氏子韶年十六。蓋風韻之士。而驚於情。每注畫神移。向壁癡語。殆有叫活真真之想。乃題二絕于幀首云。何處花間撲蝶妹。芳姿窗許畫工摹。桃源女伴尋夫壻。走入滕王人五圖。立望姍姍來未來。雲跋留滯楚陽臺。東風誰遣能輕薄。羅縠衣裳吹不開。題罷。書數曰。二八王郎題罷。書數曰二八王郎題贈美人。諸姊妹一絮。父見之而哂。取藏之。韶不敢問。父死。家稍落。韶舌耕於他姓。有族子無賴盡竊其家書畫賣之。美人圖卷。亦未知流落誰手。韶油然。懊恨如喪拱璧。他日客洪都館於許氏西齋。其東齋主人之所偃息也。通於內室。容不得入。一夕月明。松下若有紅裳素簟。倚而招之者。就視之。一十七八麗女也。與至西齋。低鬟無語。而情意殊厚。數叩其名。始答曰胭脂娘。天未明別去。韶意許氏姬妾。惟薄不成者。次夜。又偕兩女來。皆靚妝麗服。妖嬈非常。一曰絳花。一曰雲碧。縋繞而去。次夜絳花復送粉憐至。亦平韻天然。前後共四人。承值無虛夕。相見之際。忱若熟識。終不記會遇何所。意四姬曾或共遊。相見于柳堤花徑間。未可知也。一夕以問胭脂娘。曰。郎向者贈妾等珠玉。何乃忘之。韶惜然。不省。亦弗深究。久之。四姬情益密。韶期以晝見。則皆不可。曰。無使射工伺影也。韶信之。後微以叩之。容不敢問。一夜四姬並至。皆鎖眉斂態。有悲怨之容。韶怪之。曰。與郎緣分盡此矣。韶驚問其故。不肯言。固泣下。韶亦泣。四姬曰。妾等各有新詩。願酬佳什。雲碧詩曰。恨殺畫眉人。將儂作年少。凝妝曉夜新。不向青荷照。粉憐詩曰。素靨低含笑。弓鞋左右看。碧霞裙上蝶。猶自避齊紈。胭脂娘

詩曰。曉起傍紅欄。口香花上唾。遲回不敢唇。恐汚寫照真。明晨尊酒畔。慢斷卷中人。韶曰。諸卿妙才。圍香鏤雪。今夕始露。鄙人方寸已亂。不能屬和矣。但未識此後猶得相見否。四姬曰。在相見不相見之間。韶不解其語。問之仍不肯言。遂灑淚訣去。次日主人謂韶曰。君居此久矣。未嘗一至吾東齋。遂置酒其中。邀韶飲。韶入東齋。舉頭周覽。忽見向所題詩美人圖。懸於齋中之西壁。而卷中人儼然所遇四姬也。驗畢消紅。眼波送碧。猶似夜來帶笑含顰之態。一一呼之欲出也。韶始而驚。繼而悟。久之凄然淚落。纍纍然和於酒樽中。主人怪之。韶秘不敢言。但言此畫吾家舊物。其上小詩。蓋韶作也。撫今追昔。是以悲耳。主人亦豪士。毅然與之。韶拜謝。供之於衾帷之側。將之以神明之敬。而禱之以夫婦之私。花月之朝。風雨之夕。飲食未嘗不祝。夢寐未嘗不懷。而楚楚相對。寧亦無有心痛而從者。韶自是感疾。咏青蓮詩曰。相見不相親。不如不相見。遂大慟而卒。時年二十一歲。命以美人圖殉葬焉。

【註釋】化工　李隱商詩。固是待真宰。從勞讓化工。真真　閒奇錄。唐進士趙顏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顏曰。如何名曰。畫夜不絕。即必應。應則以百家彩灰酒灑之。必活。顏如其言。遂下步。言語飲食如常。真真呼其名曰。此亦有名。曰真真。乃對曰。妾南嶽地仙也。君今疑妾不可住。天台山兎亦曰桃源。君愚甚。真真不相見。採藥直入桃花源。陳摠詩。天台山下桃花源。一入仙家不計年。春來誰是看花客。空自教人憶阮郎。注。遇滕王　見秋心畫山水人。滕王。名元嬰。太宗子。高祖時封滕王。善畫。見圖畫見聞志。桃源　見上。珊珊　見長恨歌傳。楚陽臺　見上。紫釵郎　注。輕薄　安輕薄兒。沈約詩。長安輕薄兒。拱璧　戎璧也。左傳。洪都　即今江西南昌縣。王勃文。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荊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雄州霧列。俊采星馳。臺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都督閻公之雅望。棨戟遙臨。宇文新州之懿範。襜帷暫駐。十旬休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青霜。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餞。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騑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天人之舊館。層巒疊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回。桂殿蘭宮。即岡巒之體勢。披繡闥。俯雕甍。山原曠其盈視。川澤盱其駭矚。閭閻撲地。鐘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舳。雲銷雨霽。彩徹區明。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遙襟甫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纖歌凝而白雲遏。睢園綠竹。氣凌彭澤之樽。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二難并。窮睇眄於中天。極娛遊於暇日。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目吳會於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閽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嗟乎。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歡。北海雖賒。扶搖可接。東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嘗高潔。空懷報國之情。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慕宗慤之長風。舍簪笏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鄰。他日趨庭。叨陪鯉對。今茲捧袂。喜託龍門。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鸞鶴交飛。共得蕭閑之趣。蓬萊文章。建安骨。嘉會勝友。如列坐其隅。騷人墨客。並皆才子。四美二難。俱為君子。欣奉帷於今日。悵捐館於明時。白雲既盡。青山猶在。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慕宗慤之長風。舍簪笏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鄰。他日趨庭。叨陪鯉對。今茲捧袂。喜託龍門。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鸞鶴交飛。共得蕭閑之趣。蓬萊文章。建安骨。嘉會勝友。如列坐其隅。騷人墨客。並皆才子。四美二難。俱為君子。欣奉帷於今日。悵捐館於明時。白雲既盡。青山猶在。

昌故郡新府洪都見士人畫眉綰髻見漢書張敞為京兆尹多作畫眉深淺入鬢人爭效之謂之張京兆眉長安中復有人為遠山眉細而長也。扇子方言。扇自關而東或謂之箑。自關而西謂之扇。自閩而南謂之在之文揮扇毫。古詩。羅扇掩香羞玉面。注。羅扇紈扇也。紈素也。出齊魯間。腰扇詩。腰扇動微風。月為誰從此詩。裁箋雲作是一箋。箋小幅紙。簡。如詩風雨所漂維其深。深從水。簡非竹簡義同。方寸心謂心方寸也。楊子方言。扇自關而東或謂之箑。自關而西謂之扇。自關而南謂之在之文揮扇毫。古詩。羅扇掩香羞玉面。注。羅扇紈扇也。紈素也。出齊魯間。腰扇動微風。月為誰從此詩。裁箋雲作是一箋。箋小幅紙。簡。如詩風雨所漂維其深。深從水。簡非竹簡義同。方寸心謂心方寸也。

陶生訓蒙本里。每夜自塾中歸宿。妻輒知之。使婢預啟關以待。陶以其常然。謂臆揣之也。亦不問其由。一夕歸而門闔。呼之。其妻詐然曰。殆非郎君也。何其異乎。審聲而後納之入。其妻見之。熟視而無言。若有不懌之色。陶怪之。妻曰。今日何所為。必有損德事。不然。何以君至而妾不知也。陶愈怪之。問其故。妻曰。妾每夜倚樓盼君。君歸或囊火。或步月。或腊中孑然。必有紅紗燈籠二。藥前行導之。及門然後滅。妾知君未嘗自見。故久不敢洩。此誠非常之兆也。今夕君歸而紅燈不見。妾是以訝之。敢問致此者曷故。陶默然久之。瞿然汗下。曰。有是哉。吾過矣。隣人之嫂今將嫁。使我作啓帖。吾漫為作之。鬼神怒我其是故乎。妻驚曰。然矣。過莫大於破人節。而文書為憑。君不熟籌。肩此過矣。然速往視之。若猶未行。尚可悔也。陶即造隣人之室。問啓帖去否。答言

其期在明日。陶乃說曰。幸甚幸甚。是有憾。當改作。隣人以為信。因出帖。陶即於燈上焚之。拂袖出門外。隣人大駭。追而詰之。陶正色曰。公嫁嫂已不義。吾豈助公為不義者乎。隣人媿而退。其嫂竟以無人作昏帖。事不諧。陶自是每夜歸。紅燈之見如初矣。後仕宦屢歷清顯之職。非非子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春秋之責。賢者為重。甚哉神明之可畏。而士君子之宜自惕也。陶生以不知慎微之道。幾遭冥冥之遣。而貽士林羞。然即能悔咎自省。泯其過於終食間。君子稱之。乃其妻者。深心遠識。亦豈尋常巾幗哉。青樂羊子捐遺金於野。激於其妻之一言。陶生之事近之矣。

註釋　訓蒙書。具訓于蒙士。○疏。蒙為蒙雅卑小之稱。○今稱教授幼童曰訓蒙。○仆。見賣瞰歷職清顯　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高明謂富貴也。春秋　孟子。孔子作春秋。士林　猶言士類。○羅隱詩。巾幗見女子服飾。樂羊子捐金　後漢書。樂羊子常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賢者不受嗟來之食。況遺金求利以汚其行乎。羊子大慚。乃捐金於野。而遠學。

詳註野叟閒談卷之二終

詳註野史閒談卷之三

杜鄉漁隱著

委羽山樵註

周生姬

康熙初。成都周生。故世家子。有才調。薄游襄陽。過衙衙。見鄭姬憑欄立。姿容韶秀。以目瞧生。生感焉。揮鞭比隣。則遠方僦居者。母女同棲。來三四年。尚鮮締納。生益喜。囑賣花媼示意。姬往。姥出應。旋以女見。姬故嗜稱好女子。謂姥曰。有此掌珠。不患無專房寵。幸毋暗投。使作章臺柳也。姥曰。倚門衒鬻。非所願。顧旅逢孤弱。安得金屋以藏耶。姬乘機誇周生家世。兼致思慕。姥曰。頗耳才名。事良佳。但僦居為王天官業。主人有公子頗垂盼。以仆期有待耳。別議恐非宜。姬謂不諾。逡巡欲出。女忽頰赤曰。配匹慎耦。王天官便唉人而畏之甚耶。姥曰。非畏也。如強弱不敵何。女曰。安見周秀才無發跡期。姥聞轉笑向姬曰。痴婢子見亦良是。我不過拒。第囑周家郎要有終始耳。姬銳身自任。訂期去。以報生。生喜出望外。至期厚贅往。姥妝女出。衣飾閑雅。嬌艷動人。結褵之頃。姥覷生都雅。意亦良慰。而竊慮王之見難。無統等伉儷。毋何。成都書至。盛道生父病。促生歸。生啟緘魂魄飛越。涕泗莫知所為。女曰。此人子大節。急歸靡他策也。生不獲已。分金付姥。約期兩月返。遂滌草治任去。去之明日。忽偷兒入室。席卷一空。毋女窘迫。而王家徵租僕至。姥懇所苦。析緩頰以期生還。僕瞋目詈曰。游魂飄泊。惡有定蹤。無全當以女償。語次。聲奴蜂擁入。竟奴女去。姥以文素激烈。懼有變。號泣從之。比

至。女殊自若。顧妓曰。屋值固宜償。況責家郎不愈於窮措大耶。旋向公子曰。辱公子愛。終身惟命。老母薪水。須見煩也。公子大喜。整精廬舍。女命妓與送姥歸。給金帛。構醪甚夥。夜共女寢。女陰戒私處。詭云病疽。公子擇之良醫。趨外舍宿焉。旦朝夫人。夫人素奇妒。見女恭順。稍刮目。及聞與公子別寢。乃大欣悅。慰藉良殷。女遽依夫人不去。公子無如何。夫人益厚遇女。惟其所欲。女託購珠翠。招賣花嫗至。囑曰。婦人從一而終。奴不即死。以身未污。且周郎未迎。姥無託耳。郎來當報我。嫗諾之。未匝月而生返。蓋父故無恙。亦無寄書事。頗涉疑怪。姥以女被劫告。乃悟寄書遣盜。皆出公子謀。憤極莫能發。嫗適來詢耗。便達女言。生曰。侯門如海。策焉出。嫗曰。且告之。遂報女。女曰。聞公子父性嚴厲。每惡公子所為。頃官京師。郎如不憚修阻。哀之合有濟。生聞策。即日趨行。及都。因所親以愬於王。王果怒。移書責子。飭送女歸。公子迫父召。姥引女出。而深仇生。生復得女。氣甚囂。略不為備。一日偕友飲市肆。羣無賴突入。強侵生座。生不能堪。與之校。無賴怒。捽生於地。榜無算。友力救得解。夜歸。氣已絕。女竭飾殮之。倩成都人扶櫬去。生故游客。又鬻由公子。無敢道其冤。女亦絕少介意。公子謂女怯。走媒議聘。料事必諧。女果慨然諾。謂媒曰。奴固知公子待吾厚。不忍拒。然老母將就木。隸身婢媵。則事奉難自由。願終母年。不更悔。公子鑒前轍。不敢強。未幾。姥死。葬甫畢。媒來申夙約。遂涓期逆女歸。夫人故嬖女。閨禁頗弛。公子因得止女室。女預喪短从。方及寢。哭以及剸。公子驚。胸洞腸出。死。女大呼羣婢告曰。為我謝夫人。吾所以為此者。為周秀才報讎耳。遂自殺。蓋生死時。女已矢志。恐為母累。故遲之久而始遂

也。先是生父得子耗。將構訟。至是聞報。釋事。悉乃解。請於官。舁女柩同周生寧焉。一時頌女義烈。兼服其智云。

註釋　康熙　清聖祖之年號　成都　見蜀　裹陽　清為府。今改縣。屬湖北襄陽道　衙衙　音杭。院。○字象補。俗謂縣人曰衙衙　嗜嗜　嗜雖。行廡嗜嗜。○本書作耆。耆。稱贊之解。　掌珠　猶言寵也。○晉書。胡貴嬪名掌珠。見紅粉骷髏。　專房　猶言專寵也。○晉書。胡貴嬪名掌珠。見紅粉骷髏。　章臺柳　見袁氏女　倚門術　謂淫也。史記。刺客最衆。獨以荊軻為稱首。倚門而望。倚門而市。　金屋　漢武故事。武帝為太子時。長公主欲以女配帝。問曰。得阿嬌好否。帝曰。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　逡巡　見袁氏女　及瓜而代　逡巡退遁而不敢進。　逡遁　猶言逡巡也。○通俗編。朱子訓學齋規。寫字未關工拙。如聊率也。○北史。容貌雅覽厚得衆心。　燕婉　見袁氏女　成笑　兵。奉時而往。曰。成笑。　草草　猶言率草。謂率一筆畫。嚴正分明。不可草草。今言率草。乃老草之音訛。　治任　猶言束裝也。○孟子。門人治任將歸。　偷兒　竊賊也。○世說。王子敬夜卧齋中。舉盜入其室。盡取家舊物。可特置之。　綴頰　以綴言相曉譬勸阻之也。　寤寐　見夕濕　反側　見科場　薪水　謂俸給也。　肩輿　見夕濕　芳。　奇矜　奇。言矜　妒也。○楚語。弭其讒慝。　無恙　猶言另眼相待也。○三國志。呂蒙答魯肅曰。士別三日。即當刮目相待。　侯門如海　崔郊詩。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　京師　見梅花美人。　就本　左傳。晉公子重耳奔狄。狄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注。言將死入木。不復成嫁。

飛天使者

同邑王公諱有容。令泰和。清廉多惠政。既卒。子幾人居家奉母。母疾。卜乱功曹。先降批云。整爾壇飛天使者至。問使者何官。曰。廵察人間善惡者。問何人。曰。王某。蓋即公也。諸子肅然。而季君獨以為誕。嗤諸兄之惑也。俄神降。呼諸子謂曰。而母之疾。庸醫誤也。幸易治無虞。惟我積堅執。

膏痤水中。殊未覺。先塋左擴良吉。可遷焉。然非江右某師。弗堪任也。又呼季君名斤之。乃大驚。叩頭任咎。未幾師果至。請視父墓。曰水也。及先塋。曰可矣。葬之左側。鼎甲可必。從之。至孫式丹以狀元官修撰。

註釋 秦和縣名。清屬江西吉安府。今屬江西廬陵。道亂卜以問疑也。今日術士以盤盛沙。上置形如丁字之架。懸兩人扶之。謂神降則憑之以畫沙。示人吉凶者曰扶乱。功曹官名。漢有功曹史。北齊有功曹參軍。按本書之四將也。江右魏禧日記雜說。江東稱江左。江西在左。江西在右。蓋自江北視之。江右耳。○故今稱江西為狀元所產之職。

鼎甲科舉時殿試一甲之三人為鼎甲。狀元見徐修撰官名。元時翰林院置修撰。明清因之。其後修

鼠謝罪

廣陵程午橋太史。祖母江夫人。性仁慈。夕必掬米一盂。置牀側以資鼠啖。以是絕不為耗。一日忽上嵌珠。為鼠嚙去。怒而革其食。即夕群鼠奔騰。諠聲如沸。及明。一死鼠置罏上。蓋即嚙珠者。衆覺之。以謝罪也。因復其食。從此無敢嚙物者。

註釋 廣陵見碗茶。太史見先中中。

鬼謀客

寂城張生逸其名。國初才士。父官陝西某邑令。生將試京兆。便途省焉。次商州。天已暮。四望平野。絕少人烟。僕曰。與其露處。不若策騎行也。生然之。乘月光行二三十里。暨見舍宇在望。暮謂僕曰。宿處不遠矣。比至庭際。門未闔。窺庭際燈燭方張。僮僕整肅。若待客狀。生縛馬於樹。命僕

達旦民假宿焉無何門者出延客生入有叟揖階下生趨為禮叟意良懃生定叩姓名叟曰窮鄉野人無足道也生不復問回見盛筵問何事宴客叟曰一二知己將相過耳今得佳客不應與尊矣俄報客至生起窺見三老相攜入叟迎之兼為生道來歷客盡喜揖生上坐固讓而就座酒餚紛進味殊珍美聆其言論皆史冊所未覩生驚異無敢攙一語宵深客去叟命童子執燭導生達寢所既就枕覺衾席殊令捫之細草棘人手大驚眼開四顧見斗轉參橫已與僕露眠古墓側馬繫樹如故也急起呼僕詢夜來所見僕曰承命假宿甫入門惛而仆地實無所覩生告所遇共相詫訝天曙問諸逆旅皆云此東園公墓因憶夜來所揖始四皓也生作詩紀異有長安道上人愧作商山客之句穀城人迄今道其事

【註釋】穀城縣名清屬湖北襄陽府今屬湖北襄陽道京兆猶言京師即也京師內過至河存伯舂斗轉參橫宋史斗轉參橫將旦將旦時斗星起轉參星橫斜也東園公史記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各言姓名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所謂商山四皓也長安氏見袁女商山見上四皓注

以石投水

雍正初里民汪百富毒瘡纏兩足蔓延尻睢膿血潰腐孔如蜂房困蓆積年矣有道人過門自詡能治問所酬曰蔬食一飽耳其妻喜延之堂中入白富富曰誑也今邪之妻不聽具食進食已求藥則拈地上小石一枚授之妻大窘回顧道人已徑出門去富聞詈曰痴婢宜受誑乃無故耗吾飯耶妻無言而意殊不服取石試磨之香氣撩人鼻心稍稍異夜來富熟寢研石

塗。患處將潰。富覺惡其惡。奪石向窗外擲之。墮池中。怒而睡。口喃喃然罵未已也。明日。石塗處膿血淨如洗。膚肉生焉。未及處若掌大。腐如故。然自此能行。始識道人為仙。悔失石。竭水求之。不復得。

註釋　雍正　清世宗之年號。尻　尾閭骨也。喃喃　見榮郎。

瘖獄

江芝亭太守。官刑部時。熱河牙儈王姓。毆斃一人。誣指高某。衆證成讞。置大辟矣。部以犯鮮實。供奏請嚴鞫。奉旨往。拘囚覆訊。高惟點首。殊無一言。吏曰。彼固服罪無辭矣。公察其狀。戾楚似受其欺也。奏聞釋高。抵王於法。吏役以從誣論。時盡稱快。

註釋　太守　見李齊飯。刑部　見冥遊記。熱河　滿洲地名。清初置熱河廳。升承德府。後設熱河都統於其地。民國改承德為縣。屬熱河。為特別區域。牙儈　即買賣之居間人。○唐書。張文新嘗買婢。遣媪為牙儈。搜索陵突。大辟　見二客。

亡羊

周再白先生言。雍正間。績溪吳景脊。齎官文赴雄德。至翠嶺。天未明。有女呻吟道側。詢所苦。言前途鎮頭人。自外家歸。暴病卧此。已竟夕。其不死狼虎者幾矣。幸乞拯援。詰其姓氏。故姻婭也。脊以女稚而家且遠。負之行。未半里。覺背甚重。寖弗能勝。捫之毵毵然毛人也。大懼。力擲弗脫。默

念官印却邪。潛出文書裹其子。負頓輕。物覺求自行。胥曰。家不遠矣。須負若歸。物固請下。而手莫能舒。哀辭求免。繼以啼號。胥皆不聽。至鎮頭。天漸曙。回顧所負。一白羊也。縛至屠肆鬻之。得銀八錢去。歸偵諸肆。羊已亡矣。暮抵嶺上。方忘忘而女子仍然在。胥恃符戲曰。昨宵甫歸。今又往耶。如不我鄙。當負若行。女慍曰。曩遭而誑。一已甚矣。思再得銀八錢耶。遑遽而遁。胥歸亦竟無恙。

註釋 雍正見投水。石績溪縣名。清屬安徽寧國府。今屬安徽蕪湖道。脊見泰少府脊吏注。旌德縣名。清屬安徽寧國府。今屬安徽蕪湖道。呻吟見鼠外家母之父母家也。○史記。倶宗室外家。故廷辨之。姻婭詩瑣瑣姻婭。毵毵陸璣詩疏。白鷺頭上有毛十數枝。長尺餘。毵毵然與衆毛異。忘忘見科場舞弊。

醉狐被殺

汪貢璧錬字心治。漢陽諸生。工詩精書法。而資性誠篤。勸人節慾。嘗言漢口有狐。恒為人祟。居民苦其黠。莫能制。有西人周翁。家甚富。門戶不啟。失銀甚夥。翁疑其子。子無以自明。每向人道屈。或以疑狐。子然之。焚香暗禱。無何其銀竟自乃父笥中出。事以白。子感狐德。陳醇酒雞卵於樓上以酬狐。其弟不知也。偶升樓。見黑狐卧樓上。龐然類巨犬。獠牙迸露。尾修垂數尺。駭極。旁有巨梃。取擊之。狐驚竄起。醉莫能遁。搖身頓縮如貓。將穿櫺去。周又擊之。遂仆。翁聞奔至。狐人立向翁供手乞命。翁不聽。抽刀殺之。無血。剖其腹。空如也。蓋修煉既久。陰氣已盡。變化人形矣。竟以貪飲見殺。哀哉。

註釋 漢陽見詼犬。諸生見汜水諸生。漢口見蜀商。龐然柳宗元文。龐然大物也。

黑毛人

王公見川閩人。由詞垣宰歙。公掌有創痕。洞然如貫。詢之。云少時入山掃墓。既事。野飲。忽狂風陡作。一巨人乘風來。長數丈。黑毛被體。張口如箕。同伴十餘人。駭而走。巨人舒二手圍之。逼至樹下。以爪雜入掌。貫以籐。挂樹上去。衆負瘡顫懼。莫知所為。公念此去必偕其類至。則十餘人果其腹矣。乃解佩刀力斷其籐。率衆奔逸。南出山。大風自後至。數巨人追焉。急登舟。巨人已及岸。放之中流得免。

註釋　閩　見林四娘。詞垣　蔡肇文。臣昨由省戶。擢置詞垣。歙　縣名。清為安徽徽州府治。今屬安徽。蒸湖道。掃墓　見夕果腹　見石室虎。

夢中行雷

婺源儒生董姓者。性剛直。遇不平事。奮爭不少貸。有董霹靂之號。一日晝寢。夢神手紅旗招之去。抵一殿。若帝者居。拱衛甚嚴。俄傳詔曰。樂平朱氏婦不孝於姑。敕董某掌雷事。往誅之。董未及應。一神遽以斧鑿納董袖。忽兩臂翅生。白雲起足下。電光繞焉。自視真雷神矣。至樂平界。有神來迎。衛者白曰。此土地也。導董往。朱方虐其姑。董見大忿。出斧鑿擊之。轟然一聲。譬震百里。驚而寤。耳畔猶隱隱雷聲。異甚。以告家人。婺與樂故接壤。因往覘之。聞某村有朱婦果為雷殛。時日悉符。明年董入膠庠。後亦鮮他異。

註釋　婺源　縣名。清屬安徽徽州府。今屬安徽安慶道。霹靂　見雷。樂平　縣名。清屬江西饒州府。今屬江西鄱陽道。土地　見竹冠道人。膠庠　同學校。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後因通稱學宮曰膠庠。

第一知己

江楓原先生諱雲錦字行九。歙名諸生。伉健有氣節。而性耿介。館某中堂家。中堂公忠自矢。先生能體厥意。相得甚歡。顧行止兀傲。鮮依違。府中奴隸頗厭之。羣譖於中堂。都管王某。獨識先生。向中堂毅然曰。相公無輕信。相公所惡。衆所惡也。奴視幕中賓。能共苦樂。相公所喜。衆所喜也。無何。中堂坐事。對質大理門。客烏獸散。鮮有如江君者。他日當有驗。中堂頷之。未以告先生也。無何。中堂復相位。執先生手曰。予固重先生。今並重王某矣。為語其故。先生始知其人。恒與人言為生平第一知己。

【註釋】歙見黑毛人。諸生見汜水諸生。伉健孤健也。○漢書。倪健從軍。耿介有志節而不與人苟合之意。○中堂唐制設政事堂於中書省。以宰相領其事。故後世稱宰相曰中堂。公忠龐籍為相。以公忠便國家為事。幕中賓晉書。謝安可謂入幕之賓矣。○名臣言行錄。公正而忠蓋也。○漢書。今無兵符。脫歸報天子者。大理即大理院也。烏獸散謂如烏獸之散去也。○漢書。今無兵復戰。天明生受縛兵。各烏獸散。酋有

義僕

葉秋老。洋鄉孫大猷僕也。大猷故貧士。復多疾。所居破屋。不蔽風雨。日兩餐。胥出僕力。無怨離。某歲疫。大猷夫婦相繼死。僕竭力營其喪。遺孤兒數月。需乳而妻適產。令同哺之。未幾妻又死。乃向鄰婦乞乳。先飽兒。後及子。以飢死。弗惜也。鄰婦旋厭其煩。漸弗與。僕窘。飼以糕糜。兒苦嗆莫能下。夜啼達旦。僕益無措。姑以己乳搪兒口。啼頓止。聽之。孺嚙有聲。探之乳出矣。大驚。繼

念為神佑。轉喜。遂自乳之。兒賴長大。

註釋　萍鄉　縣名。清屬江西袁州府。今屬江西廬陵道。孺嚅　謂手撲而口咪之也。唐書。孺嚅道真。

狐妓

長洲過君欽顯言。元和顧生。某科省試。僦居東花園。偶於僻處。見一家門徑迂曲。竹木蕭森。意甚閒雅。時籬內秋卉方華。信步入。草屋數楹。極精潔。有女郎年十五六。臨窗理髮。艷絕倫。方注目。老嫗自內出。見生笑曰。不鄙微賤。願少憩息。生遜謝。嫗曰。我家全仗賓客。何讓為。生聞知為狡猾。意頗好之。偕嫗入。坐良久。女郎始出。手進香茗。言詞婉媚。生夜必過焉。一夕。嫗以他客在室為辭。生悵然返。念如此佳麗。未審所交伊何。反側不成寐。天未曙。往伺之。少選。嫗送少年出。及戶外。化為犬。投荒野去。生驚異。叩扉入。以所見告。嫗色沮喪。反走入室。尾之。已杳。搴帷詢女。女亦逝。大駭。出門行者。皆云此某氏廢園。狐據其中。人無敢入。生不信。往驗之。扃鑰已久。塵封宛然。竟莫測向從何入也。始悟女郎殆孤而娼者。其嫻嫪乃犬精耳。生後臥病月餘。形銷骨立。竭力醫治乃愈。

註釋　長洲　見鄒善人。元和　縣名。屬蘇州府。治民國并入吳縣。並為吳縣貳。絕倫　謂倫類中無可與比者。○三國志。未及冀之絕倫逸羣也。狹斜　見好。少選　須臾也。○呂氏春秋。少選。發而視之。嫻嫪　讀若顧勞。謂好婦人所私之段夫。

鬼假妖

雍正初。錢塘許生。有丈藻。佚宕多情。寓淨慈寺中。方夜讀。聞人呼許郎。四顧見女子飄然來。以

為鬼叱之。女曰。我非鬼。白雲山仙也。閉雷峯塔下多年。郎前世故。故許宣。來此良宵。願償夙因耳。生始訝訝。既覩貌良都。頗好之。遂訂盟好。定情夕。女賦詩云。十里西湖黯淡烟。羅浮風雨阻良緣。南屏寺冷鐘聲靜。勝斷雷峯五百年。古木森陰鎖夕陽。峰南峰北思茫茫。春來送得梅花信。又恐孤山一夜霜。生黏諸壁。自此屆夕必來。達曉乃去。一日有客過齋。見詩驚異曰。此鬼語也。從何來。生曰仙也。非鬼也。詢何仙。生語故。友大嚇曰。君痴矣。雷峯塔為錢王妃建。志乘足徵。妖蛇事乃假託。非真有也。生頓悟。比女至。接之如初。臨去以麻纏縞衣角。質明跡之。及西廊。有棺停焉。纏入棺縫中。視其題名實白氏。大疑。以問僧。僧曰。此白參將女。以遷去未葬。聞已戰歿。方謀瘞而資無出。生始信為鬼。其假妖也。緣生許姓。已復白氏。故託以相惑耳。生感其情。捐緡以瘞。從此祟絕。

註釋

雍正 見以石投水。

錢塘 縣名。明清皆為浙江省治。杭州府亦治焉。民國廢府。改錢塘縣為杭縣。

寺 古刹名。在杭縣西湖旁南屏山北。

白雲山仙 即今俗所演為義妖傳劇本中之白蛇精。稱白娘娘者是也。

雷峰塔 名山記。鎮蒙遊五雲山禪祝西湖如帶。凡南之大麈樓雲峰菴雷峰雷峰者。因昔道人雷就居此而得名。塔則更以山名也。明末建。見徐逢吉清波小志。一說塔為吳越王時盧妃所建。名盧妃塔。音訛為雷峰耳。見咸淳臨安志。至若俗傳為法海所建。當日用以鎮壓白蛇之語。則本之義妖傳劇本也。

許宣 即義妖傳劇本中與白娘娘為難之人也。

定情 結髮恩愛深。曹植詩。與君初定情。

西湖 在浙江杭縣城西。周三十里。三面環山。亦名錢塘湖。又名明勝湖。又有外湖裏湖後湖之稱。為中國著名勝境。

羅浮 羅浮者。蓋總稱焉。羅浮山記。羅浮山。在增城博羅二縣之境。舊說羅浮高三千丈。有七十石室。七十二長溪。○參看梅花美人。

南屏 為臨西湖春日尋南屏山色。參看烟路接南屏。北有淨慈寺。雷峰塔。

孤山 見梅花美人。

錢王妃

建（見上雷峰塔注。○錢王名鏐。唐末杭州臨安人。字具美。唐昭宗時封越王。又封吳王。唐亡受後梁之封。稱吳越國王。改元天寶。是為十國之一。卒謚武肅。參將陽生。）

粉蝶

康熙丙辰。瓊州楊生。泛海。颶風覆舟。生抱桴。木飄泊島上。見巖石壁立。勒神山兩字。穿林越澗。抵深邃處。有廣廈一區。如宮苑。正瞻顧。小鬟採藥林間。見客。却入。俄一美丈夫出。詢生來歷。挽手升堂。情意真摯。生叩姓名。自云晏某。旋入趣夫人出。以姪呼生曰。我爾楊十娘也。不因顛覆。惡得覿面。設醴慰藉。生故年少。不辨往事。態示端緒。但笑不言。曰。歸白祖母自知耳。宵深筵撤。寢生別室。留婢伴燈焉。生竊婢美。試挑之。欣然就。忽聆唤粉蝶名。婢起奔去。生懼事洩。躡而察之。聞姑語曰。婢子塵緣已至。合遣去之。生怏怏歸寢。嗣是不復見婢。意甚慚恧。向姑告別。姑曰。非不相留。防門閥倚望耳。晨為設祖宴。援琴作歌。音節淒絕。名其操曰雲仙謠。生素嫻音律。默識之。既送登舟。姑脫湘裙張檣杪曰。兒但閉目。保無虞也。頃刻風生。舟行如矢。生若坐烟霧中。惟聞耳畔風鳴。竟不知幾千里矣。忽人語嘈吽。類鄉音。開眼舟已抵岸。果瓊境也。趨而歸。祖母方愁切。見生喜且駭。蓋離家已十六載。謂無復生還矣。生覩鰥以告。祖母曰。是真爾姑也。適晏氏。隨壻採藥不歸。今其仙耶。視其裙。固嫁時衣也。時生已壯盛。急為納婦。得錢氏女。却扇相覷。宛然粉蝶。而年恰十六。方悟姑語有因。質以前事。莊不記憶。但聞生鼓雲仙謫一曲。便悽然心動。事頗載他書。此為最確。

註釋　康熙（見周生婚）瓊州（府名。即瓊州島也。明清時屬廣東。民國改為瓊山縣。屬瓊崖道。）颶風（即龍捲風也。○南越志。颶風者。具四方之風也。常以五七月發。小

鬟婢女之稱。俗稱孌。言其嬝稚。飾髮為鬟也。○白居易詩。欲買小鬟使教之。

望國策。王孫賈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祖宴餞行之筵席也。見長春苑主祖行。

生還後漢書。班超妹上書。為超求代。曰。超久在絕域。思生還。

嘈囋音薛。嘈囋。聲也。

雲。嘈囋呀呷。玉篇。嘈嘈。呀呷。聲也。

靨。輔頰也。

輕扇。搖紅。教。又唐中宗嘗從一婦人以老乳王氏嫁之。令從一婦郎扇。詩戴首。故後遂謂郎扇曰。

舟女

臨江營兵耿桂者。故將門子。弱冠美丰儀。之長沙附萍鄉朱某舟。子女方笄。有殊色。見耿悅慕篤。耿不知也。比返。女已死。舟人遮諸岸曰。吾女以思君死。有言囑君毋急娶。十五年後。可復聚也。耿聞訝甚。曰。吾齒已二十。再十五年。不幾老。笑而去。自是議姻多不諧。心稍稍異。遂緩其事。後從征西陲。以戰功官成都守備。先是。王將有女。生即能言。曰。我舟人耒某女。耿桂妻也。家以為異。謀覽之。女懼從此默然。比長。韶秀而慧。父母愛之。將擇壻。以初生語難釋。然。耿至投謁。將大駭曰。果有耿桂耶。入白夫人。夫人曰。年幾何矣。曰。壯盛。曰。然。則娶久矣。吾女豈能為下官治蓋室哉。將曰。是誠不可。但其貌良都。吾意頗愜。徐當探之。明日宴耿。詢家世。使問泰山伊誰。曰。無有也。曰。何遲遲得毋有夙約耶。耿頰赤。將曰。所約維何。耿不語。將笑曰。無關也。某舟人女非耶。耿驚起。問公何由知。將曰。女固在。實白我。當為君圖之。耿吐實。將點首。向使者咕嚅。以達夫人。夫人妝奩急窺諸屏。曰。佳婿也。趣急成之。顧耿隸麾下。締姻為嫌。乃竟託朱女名。遣媒

說合焉。合卷夕將為耿述其異。耿詢女。女泫然。蓋意念鬱積。初生未泯。及來因已洩。久漸昧也。然見耿依稀認識云。

註釋 臨江 府名。清屬江西。民國後。今清江縣。其舊治也。 將門 謂將帥之家也。○史記。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 翁冠 見銀手釧。 長沙 州見青見紫。漢屬荊南。 方笄 見荻心洞長。 西陲 史記。秦襄公既侯。居西垂。○注。漢隴西郡西縣。見本書作國之西邊解。○晉書。吾憂西垂。 成都 見商賈。 守備 官名。明置南京守備等職。華以勳戚太監任之。其後軍事日繁。一城一堡。亦置守備。清代以守備為綠營武職。位次都司。 蓬室 秦左傳。衆立人有女傳子。僖子使助簡子。簡子使說。女辭志。姒姒說文。辭也。○姒姒。猶言部下。○史記。李廣廉得賞賜。下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 合卷 見水烟筒。

遺扇

福建廖生。逸其名。康熙初。避耿逆之亂。走江南。僦居白下。一夕偷兒入室。攫之。哀告曰。兵阻異鄉。資生靡策。藉為養母計耳。生憫之。贈錢數百文。釋之去。生堅辭。縣擲一扇曰。脫非而殺。焉得而扇。置屍旁耶。視之。果友人書贈者。郊遊遺去。不知何由至此也。以情白縣。不之信。生不堪刑鞫。誣服焉。擬大辟。繫囹圄者年餘。會院試。銀鐺戟門外。忽一卒向生熟視。驚曰。君非我恩人耶。胡至是。詢之。則向所釋賊。因以冤告。卒聞喜曰。果王姓事。恩人生矣。殺人者某吏也。是夕我實先至王家。遇吏出。疑為姦。比入室而婦已纖。驚竄出。後始詣君。荷厚惠。愧悔改行。旁役卒焉。初未敢洩。竟不知君之受誣也。當拌一死酬大德。乃奮勇

入。撾鼓鳴冤。拘吏至。一訊服。蓋圖姦致殺也。閒扇所從來。則拾諸郊外。與生供符。獄遂定。生得釋。感幸義。訂為兄弟。相往來焉。

註釋　康熙　見周生姬。耿逆　即耿精忠。清遼東人。先世自山東徙蓋州衛。祖仲明以明官降清。從世祖入關。封靖南王。戊戌。襲鎮福建。與吳三桂尚之信孔有德為清初四藩。精忠嗣立。與三桂同叛。旋為清兵所敗。降。仍統所部。後又謀叛被殺。江南　冊。見生姬。白下　地名。故城在江蘇江寧縣北。唐武德時更金陵為白下。徙治其處。故今亦稱金陵。偷兒　謂周白下。大辟　見二立戮於門。謂梟衢及顯貴之家也。○元稹詩。步廊知合戮門深。

周孝婦

孝婦張氏。儀徵樸樹灣農周祥妻。事姑真摯。姑老寢疾。婦行止坐卧。恒掩涕。值道人過門。婦問能愈老疾否。曰。得人肝立愈。婦訝曰。人肝可得耶。曰。人孰無肝。婦霍然趨入室。探盎粟酬之。及出。東西望無有也。喜曰。神人命我矣。祥有從弟文顯。曾割臂愈父疾。婦從容問割狀。文顯曰。割即割耳。何定狀之有。婦陰取利刃藏之。趣夫早耕。遂剸左腹。開三四寸。血湧出。而肝蔽於黃腩。乃手探而劇之。忍痛結束。羹而薦諸姑。羹盡退卧私室。祥歸。責其晏起。說曰。腹疾也。小姑趨視。見血溢牀蓆間。啟衾大駭。遽白母。母曰。吾固疑羹味之殊也。驚而起。病已霍然。而婦亦竟愈不死。事聞於令。月賜錢粟。請於朝。得旌建坊內外。久且圮。里老姚思孝醵金建祠祀之。歙人程鎣記其事。傳為明末時人。

註釋　儀徵　見異聞記。姑　見荊州女子霍。然　牧豕丈。霍然病已。雄　見方孺人傳。歙　見黑毛人。

巨鰍

雍正間鄱陽謝生應省試乘夜渡湖泊鑼鼓山側舟隘苦熱升岸閒步時際新秋月朗如晝意甚適忽聆笑語聲出山後悄窺見數人飲月下一白衣少年類秀士一葛衣叟餘皆衣黑不甚明了賭勝猜枚觥籌絡繹叟忽揮手曰止止何物生人氣少年曰始舟中試士耳叟曰盍邀之少年曰可遽使童子召生生故狂客欣然入座叟至不辭不覺醺醉語涉戲謔少年諷曰君非榜中人徒勞奚益生曰文戰未興焉知勝負何輕薄也叟曰不然秋榜春定水陸諸司久經畫諾我輩窺之熟矣生曰然則元為誰曰有母人問其次曰有父人生謂嘲己曰然則誰無父母耶掀筵震怒諸客紛然而沒僅捉一童應手仆地化為巨鰍疾入水生大駭歸舟榜發省元乃一節婦子次則官號生也始悟有母有父之謂是科生果不捷

註釋　雍正見以石投水。鄱陽縣名。清為江西饒州府治。今屬江西淨陽道。湖即鄱陽湖也。揚貢稱彭蠡。隋時始名鄱陽在江西新建餘干鄱陽都昌星子諸縣間。鑼鼓山在鄱陽湖岸。秀士見林閒題句。觥籌酒器。籌所以行酒令者。來請入場考試也。秋榜秋試之榜也。○唐澳詩秋榜才名標第一。畫諾猶今之簽押也。後漢書南陽宗資主諾。省試猶言貢試。○唐書閻元七年教州縣學生八品子若庶人入四門學為俊士。即省試揭曉之第一名。官號三國志愚為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

魚怪

錢塘汪碩朋有別墅在丁家山側門臨湖汊境殊幽邃嘗夜誦閒舍外吟哦聲啟戶窺之一書生徘徊月下汪素豪邁以其為道中人便邀過齋宿茗夜話自言水姓字子靈吐屬閒雅氣度

爽豁汪大成悅訂盟焉對酒聯吟宵深始返累夕皆然閒詢栖止以僦居對而恒阻汪之往訪也如是半載值中秋節同硯數生載酒就汪書生適至汪大喜拉與共酌既酣辭去衆遮留夫以達旦書生堅卻一狂士力牽其衣遂絕裾遯視掌中所握乃巨鱗數片耳聲駭而散汪心快快明日醵酒湖濱祝而還之希其復至嗣竟杳然

註釋 錢塘見鬼假妖別墅園亭游息之處亦稱別業昔書與幼度園棋賭別墅○湖汉即西湖之港汉也吟哦吟咏也○華愈詩六年兩蠲空吟哦徘徊俚見天金同硯俗稱同學曰同硯言同筆硯也○初席絕裾而去漢宣帝微時與張彭祖同硯席絕裾晉書温嶠為劉琨右司馬琨使嶠至江南奉表勸進嶠欲將命具母止之

窖神脩屋

江楞山先生名肇棟嘗言歙西古關塹工某五明寺僧與之善工役咸任焉一日天未曙聞叩門聲詢為誰曰寺屋苦漏急倩修整遲則防雨至矣某起匆遽攜具往路經河西村瞰物而躚起視路石凸起而中裂體窄行者聊治焉甫去石白光騰上露一巨甕有物纍纍盈其中探視之金也喜極取其一懷之時天漸曉恐為人覺思入夜取之乃更甕石填土標記以去比至寺屋固未壞僧亦未嘗召私念曰殆神使我獲金耶歸途物色蹟已滅疑為夢而懷中金固在殊不服屈夜率妻孥共見之竟不可得始悟請修屋者窖神也石裂甕露恐遭竊發故使治之金一錠償其值耳財有定數豈不信哉

註釋 歙見黑毛人物色後漢書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訪之○注以其形貌求之也物色

黃連致富

襄鄖總鎮劉公應標雅州人言其鄉人張某入山採藥見虎銜狼走張習獵事腰挾毒弩發弩斃虎狼得脫一日經絕壑閒無人煙方掬水澗間出裹糧以食有女子濯於澗見之曰君非張將軍耶曰然曰太君方道盛德思一見申謝弗得胡踽踽於此耶張怪詢故曰曩破虎銜者太君也居處伊邇幸得過存張從之既至洞宇修潔一老嫗扶杖蹩躠而出若負創未瘳者揖待良殷自云毛氏婦三十孤居如齋戒殺上帝嘉其善封良太君今五百歲矣以少時惡叔當厄於虎幸君援我否則剚其牙矣大恩也慚無以報出黃連一囊以贈曰此千年靈根宜寶之送之出回顧洞宇已失見徑歸出所贈黃連數十斤世所罕覯售之獲金數千因以致富

註釋　襄鄖即湖北襄陽與鄖西也。總鎮即總兵所轄之地曰鎮故曰總鎮。雅州府名清屬四川民國廢今雅安縣其舊治也。太君古時婦女之封號也。踽踽無所親也。踽踽獨行貌。故曰踽踽。蹩躠疲行貌。躠躠踽踽張衡賦躠躠行貌。黃連木草黃連一名王連二名支連三名連別錄道書黃連久服長生。

女淵明

汪本字以正歙之西沙溪人工吟咏嘗外游妻程氏性幽靜好讀書愛菊抱甕灌溉盈圃爛然寄本詩連朝底事最關情坐向籬邊對落英一卷陶詩一壺酒碧琅玕上月初明本答詩近來閒說閨中友辛苦終朝灌菊英里社他時清論在定應呼作女淵明後本舉鄉科未仕卒程紗慢傳經訓族鄰子弟躋高年終人欽其淑範以女淵明目之

註釋 歙見黑毛人。抱甕莊子。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落英陶潛文。落英繽紛。淵明即陶潛。見按陶潛明性喜菊。如周惇頤獨愛蓮也。舉鄉科舉見陶淵明傳經晉書。韋逞母宋氏。父授以周官音義。氏誦不輟。晝則採樵。夜則教逞。後苻堅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為宣文君。賜侍婢十人。

財神禦盜

程元鳳性仁厚。世業高載金八千市米於楚。舟子故積盜。次彭澤。夜泊荒渚。以計醉程。將殺而有其金。操刀入。見神甲胄持矛衛程。櫜鞬不能前。一盜曰。我曹意在金耳。殺之奚為。苟得金。舍舟去可也。乃競啟笥。綸堅不可開。欲舁去。若重萬鈞。八九人弗克舉。羣相嘆嗟。咄邪念以息。而程不知。既抵楚。盜魁笑謂曰。公得神庇。必膺後福。往後丐揆藩詰之。以實告。程曰。分中之財。不容叔去。非分之物。可篡獲耶。是可悟矣。盜聞驚服。叩頭謝。自此改行。程時尚少。後舉五子。孫數十人。享資巨萬。以壽考終。其家嗣萬珣弱冠貢成均。往來吳楚間。其魁猶操舟江上。雖近龍鍾。而公直和平。商賈倚重。程每任以裝載。

註釋 楚楚湖南也。參看棘闈題句注。舟子見紫溪長。彭澤縣名。明清皆屬江西九江。今屬江西。澤陽道。楚盞楚盞不能行也。嘆嗟大笑為嘆。大呼曰嗟。史記。晉鄙嘆嗟嗟宿將。與家嗣廣摘長子也。○唐書。帝曰。大學也。○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按圖南為成均。北為上庠。東為東序。西曰瞽宗。中為辟雍。龍鍾見銀手圖。成均古之。

虎哺兒

鄖陽某山民種樹為業。翦茅築屋。負巖而居。衛以短垣。一日。有虎子墮垣中。某呼妻覓梃將殺

之妻曰居鄰虎穴懼相仇害不若釋之某然其說藉以販棗置垣外日耿虎毋銜之去明晨有鹿一頭擲門外某取之嗣以為常知為虎賕充厨外恒窩於帝獲利甚奢閒向人誇其事未幾某染疫死妻旋殁生子數月棄牀上地僻山重人無知者虎旦夕過見門閉不啟踰垣入就子乳之子得不死越時其戚訝棗不出入山探問闃寂無人及門一虎躍垣出驚而逸糾衆往見二屍橫榻上膚革潰腐兒臥積薪中無恙也悟為虎所哺取鞫之乾隆丙子五月事。

註釋 鄖陽 府名。清屬湖北。民國廢。今鄖縣其舊治也。閾寂 見紫溪長。無恙 見劉敍崖。乾隆 清高宗年號。

夢驗

乾隆乙亥秋江某官侍衛外選之前夕夢青衣吏傳刺入視其名徐庶也方錯愕間見戟冠博帶人昂然入急迎焉南坐定遽謂江曰鄖鄉千百戶若其庶之江未及答閽雞聲寤明日授南漳游擊即古臨沮地為司馬德操徐元直兩公隱居處暗符所夢默思仕宦有方初未之異也戊寅春有匿名帖投縣門外謂馬匪匿跡閻坪謀集衆邑宰倉皇請兵勦襲江以首告逆犯無庸匿名閻坪淺露非集衆地必挾仇栽害計脫遽爾興戎事虛則無故蹂民事實恐聞風免脫惟藉門牌江令察其戶口而以能事官弁截要徑庶事機密而民不擾如江言行之果無實乃鄖邑木工因怨報復遂抵誣者於法閻坪一帶免蹂躪之慘而其地則元直先生遺廟在焉始信曩夢所屬之驗。

註釋 乾隆 見虎哺兒。侍衛 官名。清時侍衛之官。均以王公勳舊子弟及武進士任之。掌宿衛扈從。有門侍衛及一二三等侍衛諸名。以領侍衛內大臣領

之。剌名片也。○梁書。三國時頻川長社人。字元直。嘗爲諸葛亮於先主。及母為曹操所獲。遂歸曹。母自縊死。終身不為操設一謀。南漳縣名。屬湖北襄陽府。今屬湖北襄陽道。司馬德操。名徽。德操其號也。三國時潁陽鞏人。清雅善知人。昭烈訪士於襄陽士元。時龐德公亦善品藻。稱徽為水鏡先生。因薦諸葛亮龐士元。時龐德公亦善品藻。稱徽為水鏡先生。游擊官名。即游擊將軍。為軍營之將官。看得游擊擬改參將。臨沮漢時縣名。故城在今湖北當陽縣西北。三國時司馬徽徐庶龐德公等隱居於此。兒脫言如兒之戲。○蘇伯衡詩。神光兒脫無霜雪。躁躍行貌。

王姓婦

南漳劉方祚廣文。荊州人。言康熙初。同鄙王某。故貧士。妻早喪。遺子三歲。而母且老。俯仰需人。不得已。繼娶某氏。頗孝謹。撫前子猶己產。踰年。亦舉一子。吳逆之亂。荊城陷。居民奔竄。王謂婦曰。事急矣。我負姑。若抱子。兩男須棄一。庶有濟。婦曰。幼兒方襁褓。非人無以生。長兒能行。從自適。死生任命。可耳。否則賊至。駢戮無益也。婦曰。否。我可再育。長兒母已殂。戕其骨肉。不仁。矧兒失情。而賴有我。今乃棄之。不義。吾甯舍己子也。乃囓指血書姓名。繫兒臂。鄰諸道上。竟抱長兒去。王悵悼不及顧。負母行。比亂定。歸廬舍蕩然。幼兒已不可跡。王大慘惻。而婦殊迺然。蓋恐滋王戚也。如是二十載。長兒賢。椎魯。固克家。王甚倚為臂。幼兒在。詎至是。婦曰。數也。幼兒在便如何。一日有傔人馳書至。啟緘則幼兒名。蓋棄攀時。有軍官收之去。鞠為子。父歿襲職。位總戎矣。覩血書。陳情迎養。時王母尚存。王夫婦奉以就養。膺封如子官。長兒仗弟力。拔入戎行。亦官守備。

註釋　南漳見夢驗。廣文見雷擊舟客。荊州見潮女。康熙生姬。俯仰俯以奉妻子。仰以事父母也。吳逆即吳三桂。三桂明末高鄉人。字

長白。崇禎時為總兵。鎮山海關。孝自成陷燕京。三桂引清兵入關。破自成。封平西王。鎮雲南。西之地。馭精忠等皆聽應。圍翦周帝。置百官。旋病死。其孫世璠奔雲南。為清所滅。

母卹恃。卹恃父母也。故今無父母卹恃。○恬恃父母也。故今無父母曰失恃。本此。悱惻心亂也。

種田。商人營財。但能不墜父業。即為克家子。

共說總戎魚鳥陣。○

俗稱總兵為總戎。

守備　見舟女。

黑驢

南漳把總夏君正履。湖南人。言同里某生訓讀常德鄉間。齋臨曠野。有黑衣道人。頻過齋。詢厥居址。對以鄉鄰狀貌。奇偉。鬚毛橫出。若蝟然。動止豪邁。語言爽豁。所談多明末羣寇戰爭事。攻城屠邑。言之極詳。生奇之。謂才智而隱於道流者。敬禮甚至。積年餘。未見易衣。間進飲食。輒却謝。屢欲報謁。則堅阻頗疑焉。訊諸東人。鄉鄰殊無其人。他日客來。潛呼東人辨之。不識也。乃大驚異。俟再至。撒灰於門。故驅之。夜始今返。質明循灰跡去。里許。至一冢而沒。集衆往驗。僉云此地有驢塚。傳獻賊兵過。瘞一黑驢於此。殆即是耶。發之。中有巨骨。果驢骸也。餘金鈐一枚。衆以奉生。生以交往有年。請於衆。復封其塚。售給得十餘金。修梵事以報之。夜夢道人來謝曰。荷若超拔。已歸極樂界矣。自此不至。

註釋

南漳　見夢。

把總　官名。清代為武官之末級。

常德　地名。

女子。

豪邁　謂邁往不羈也。○宋史。姿稟動特氣節豪邁。

獻賊　即張獻忠。明末流寇。

梵事　即佛事。請僧喋經以超度亡魂也。

極樂界

佛家謂阿彌陀佛所居之國。在西天云。

陰縣

歙邑朱君南園。倅成都。某邑有令蒞任。甫升堂。聞樂聲自庭砌晉井出。以語吏。吏不聞也。令疑蛇虺為祟。命縛雞絕下。踰時曳出無恙。令曰陰氣也。復懸燈以驗。亦不滅。聆之聲轉盛。乃下令能下探得實者。受上賞。吏卒相顧無敢應。令曰雞尚無恙。人何怯耶。懸筐親下。繫鈐為號。至底明朗見地。絕少他異。諦視旁有巨穴。可通行徑。樂聲自內出。透迤數里。至一城。有赤面神當門坐。類守衛然。向令詢來歷。令具以對。曰。然則君何遲耶。入城胥吏齎遞。如迎新官狀。鼓吹喧闐導入公庭。既就座。吏以印上。繼陳文案數十冊。吐階下械囚纍纍。請命。令納印袖中。展案牘一一判如律。衆皆聽服。事畢。欲出。吏曰。奉帝命。公已官此。無歸也。不聽而出。神復遮之。令知為冥府官。甚念堂上老母未及別。以情白神。神曰。此孝思也。當以三日返。遲則非所敢專。令不得已。諾之。既出。曳鈐引上。出印示衆。非石非鐵。文類蝌蚪。皴裂過半。惟辨一縣字。餘不可識。遂入別母。區處家事。越三日卒。方伯某公。令護其櫬及眷屬以歸。印庋藩庫。朱鈐其一。恒以示人。

註釋

歙見黑毛人。倅佐貳之官也。○宋史。每歲冬夏。詔提刑行郡決囚。提刑。憚行。悉委倅貳。倅貳不行。復委幕屬。成都見蜀商。晉井見林四娘。透迤猶逶迤。逶遲遠也。冥府見異聞。孝思見方孺孫傳。文若蝌蚪文字。方伯見水煙筒。藩庫舊時布政司所屬之庫也。

拒奔報

馮里南杭州北關人言康熙間鄰顧姓者。閩人也。謹愿有長者稱。嘗泛當江甯。經吳門。見婦人溺河中。急拯之。詢故。則夫員官銀。苦刑迫。將鬻女以償。媒貶其值無以濟。矢同自盡。而婦先赴水焉。顧惻然。解囊中金五十兩付之。事得已。比返。夫婦要諸途。瀘潛設筵留宿。其家方挑鐙坐。有女奔寢所。麗之少艾也。詰所從來。嚅嚅曰。父感大恩無以報。使妾奉箕帚耳。顧大駭曰。不可。娘子未及笄。我五十老人矣。幸蹲七十而嫁。況通財濟急不為功。責報貪淫。誠大罪矣。峻拒之。女慚而退。晨起。父母趨而謝之。仍理前說。顧憤然出。既思此麗妹。豈無涎之者。我即不納。保其不終陷耶。返謂其父曰。若意良摯。願以若女為吾女。可乎。父大喜。掖女出拜。顧為之留。乃代卜壻。治奩更耗百金。得儒士某歸之。禮成。始歸。但見鄰居蕩然而已。舍薪煨存。驚問則其月日燬矣。火光中人見紅旗。覆顧屋。獨得無恙。即吳門拒奔夕也。顧後享大年。子孫以科名顯。鈐曰謹厚德善報。

【註釋】杭州　府名。明清時為浙江省治。民國改為杭縣。康熙　見周生姬。謹愿　見吳某。長者　見蜀商。勾當　北史。事無大小。士彥一言幹辦也。江甯　見葛衣人。吳門　即今江蘇吳縣也。解囊　見鄰人。瀘潛　說文。漢律曰。及其門首瀘潛。○段注。蓋謂壅水於人家門前有妨害。○按本書作瀘梅解。及笄　見孜心氏女。嚅嚅　見梁昭明文。心敬卿。麗妹　唐書宜人更求敘郎。

鬼祟

朱文貴國學字蘇仙。世居邑之蛤蚄溝宅外有菜坊一區。閉歇數載。門戶久扃。鼠跡塵封。不堪向邇。一日鄰鋪烟商之夥。年十餘齡。忽失所在。尋之三日。杳無踪跡。朱偶因事啟戶。見菜仰卧

發其中。棉塞諸竅。奄奄一息。灌救始甦。叩其由來。弗知也。此光緒辛巳年七月間事。甲午秋。其次子王壺。娶刁氏女為婦。婦因嫂病殁。往哭之。嫂即附婦以歸。神情恍惚。如醉如癡。問以嫂家事。便應對不爽。家人患之。攝以周易符法等。鬼處之裕如也。友人授以斬鬼咒。誦之。始怖而去。越數月。鬼復來。再誦咒語。了無畏怖。鬼亦能應聲誦咒。弗絕。由是來去無定。率以為常。今春二月間。其四弟忽竟梁氏產一女。盤腸而生。復有一鬼附焉。設法驅之。鬼曰。汝之難產。而得無恙者。皆吾默佑之功也。驅逐奚為。越月。梁氏竟不起。薤仙與余善。故知之最詳。

註釋　國學　禮國有學。○隋以後稱監生曰國學生。本此。　奄奄　見牛報。　光緒　清德宗之年號。　周易　書名。文王周公孔子所作。因伏羲所畫八卦。重之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其言周易者。或謂其道周普。無所不備。或謂取岐陽地名。即周原膴膴之周。以別於殷易也。

黃旗

山西王氏適韓。夫向宦兩淮。因家計貧苦。每於九月十九庵。焚香誦經五百遍。虔誠祈禱。數年後忽得一兆夢。見一老人云。汝誠求若此。神必佑之。贈詩兩句。上句云。落花時節多光彩。後又夢見童子數人。或著紅衣。或著紫衣。各執黃旗。上書其夫姓名。舉以相示。初不解其意。前及一月。其夫果得優缺。境況由是日裕矣。客京口三益公棧。主人所述。錄之為誦經者勸。

註釋　韓　即陝西也。　兩淮　地理通釋。自古立國東南。以兩淮為根本。今江蘇淮陽通地。京口　地名。即今江蘇丹徒縣治。京口之口也。

牛義

丸都歸氏兄弟同居家頗富有耕牛甚馴一日兄黃橫訟而兄勝其弟以歸至家舍舟先入將其訟勝語家人也牛忽起觸之死弟與衆至而後知之枕其股而哭焉吁可以人而不如牛乎

註釋　丸都　即今奉天輯安縣

迂尼

迂尼者某生之鄰菴尼也生家寒素年弱冠下帷攻苦咿唔之聲恆達旦其齋與菴偪有窗隙可通尼方少時啟窗與語夜寒常具茗點以進生也安之居三年生小試失意鬱鬱而歸啟鍵入齋就榻橫睡忽有人先臥在榻則少尼也生峻拒之尼曰菴居非閨閣比倘圖淫好往來豈乏少年郎哉所不惜厚顏自薦者以燈火浦團出頭無日欲託此身無如君者向以君場期攻苦未敢相擾故待試畢而來語次聲淚俱下生曰玷污清白不敢聞命而今而後師勵志清修吾亦免老於牖下終不相忘而已正談論間門外喧聲大作則生補弟子員招覆者至也尼踉蹌去自是生假他館不復入是齋而尼遂究心釋典閒親翰墨持論堅僻沾沾自好不可以游詞干能達者以迂尼稱之名遂以迂著生既貴騶宣猷中外去桑梓者四十餘年少時所親接者不復相聞一日忽於親串書中得一簡乃七律一首詩曰自蒙慧劍割塵緣翠竹黃花志獨堅香燼篝寒猶爇火窗虛月照洗心泉雲遶路隔三千界苦海波平五十年篤老未嘗忘結習祝公累葉珥貂蟬不著作者姓名展玩久之始悟為迂尼作曰堅白至此可謂出淤泥而不染矣顧豆粥麥飯雅意久不報是吾過也乃寄清俸三百金為新其菴尼既老勉其徒侶始稍稍道

註釋　弱冠　見銀手圖。咿唔　讀書聲也。蒲團　許渾詩。吳僧誦經罷。敗衲倚蒲團。解奇詭　所得者皆驚遽。絕去翰墨畦逕。沾沾自喜　耳。○注。沾沾言自整頓也。獻諂功績昭著也。○晉書。伯奇事父。恭敬止。○以父母之所欲為鄉里之稱。慧劍　以維摩詰經。有僧明贊號懶殘。泌察其非凡人。洗心　杜荀鶴詩。患心是幻塵。○禪玉。水流皮膚語洗心。雲遊　謂雲路也。○顧雲文。振清風於戚里。飛逸駕於雲達。苦海　佛家語。喻無窮之苦境也。○楞嚴經。引諸沈冥。出於苦海。結習　沈約文。結習紛綸。隨理悟。○蘇軾詩。結習漸消留不住。珥貂蟬　漢制。侍中常侍之冠。皆插貂尾金璫。附蟬為飾。出於泥而不染　周惇頤文。予獨愛蓮之出於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

二皂役

族祖某公。處鄰村王氏西席。一夜夢自家赴館。道逢二皂役。以黑繩牽二婦人。婦人哀哭。役呵之曰。此何時。猶效楚囚耶。公前問故。役曰。奉公拘人。何與爾書生事。公視二婦人大駭。其一主人之母。其一主人之傭媼。老於其家者也。亟言此為某某。今何罪而見拘。役曰。亦無甚大罪。但二婦好咀詈人。口角太多。公辨曰。此亦婦女常態。官長奈何察此細故耶。役曰。閨門詬誶。風化攸關。那得不察。即牽以行。公復追之。為之緩頰曰。是固有罪。然於我曾有段落。乞縱之。並取囊中錢二百以畀役。役不聽。言之至再三。二役乃私相謂。其語不可聞。既而指主人母謂公曰。是本當拘去。今為先生舍之。遂解攣縱之去。公稱謝。役反其錢曰。吾曹得此無所用。但求歸語

主人。以後無相忘足矣。傭媪啜泣向公。公欲更為之請。役已棋之奔而去。公度不能及。太息而行。忽殘梧鳴窗。驀然驚覺。深詫所夢之異。攬衣而起。敲石燃釭。坐以待旦。旋開書僮來報。昨夜主人之母及傭媪同時暴卒。主人之母復甦云云。

註釋　西席　塾師也。○柳宗元詩。若道柳家無子弟。徑年何事乞西賓。楚囚　相對泣也。口角　俗謂雙方爭吵曰口角。謂以口角勝負也。緩頰　見周生頌。太息　見沈翹翹。

碧桃

馬晴湖為余言。其鄉趙夢虛宇雲友。性倜儻好為汗漫遊。年二十餘。客杭州。愛西湖之勝。流連近半載。為山水所醉矣。而春夏之間。花柳爭發。靚妝袪服。香車畫舫。為湖上游者。四望如雲。趙往來寓目。亦不覺其情之移也。一日艤舟斷橋。獨步至花神廟。向一神注視良久。戲謂曰。花神年少。得毋寂乎。因吟一絕云。彩雲堆塚眩雙睛。欲向羅浮夢裏行。今夜月明橫笛裏。玉梅花下待卿卿。悒然返旅舍。買酒夜酌。朦朧就枕。夢一少女搴簾而入。衣五銖縞素之衣。披六幅綃碧之裙。足繫五色雲霞之履。耳垂明璫。鬢朶珠翹。行步姍姍。丰神曠世。遙坐謂趙曰。感君摯意。不避崔苑之嫌。來與君共談風月。言詞淵雅。謔浪波生。趙頗惑之。挑以微詞。不答而起。辭曰。坐久更深。恐風露侵入衣袂。妾行矣。趙急挽之。已再出戶去。莫知所之。遺素帕一方於榻上。取視之。有詩曰。瓊樓深處片陰遲。久別孫山處士家。自有碧桃開洞口。不須惆悵向梅花。覽畢。悚然驚

覺辨色而興。珮聲香氣猶堪想像。洵哉花神之來也。次日至廟禱請再見。花神若相視而笑。有意無意。宛然搴裳夜過時也。低徊而返。倘佯湖上。水光山色。盡入愁腸。花外鳥語叮嚀。若與愁人浩歎相響答。有老翁見而問之曰。少年何歎。非歎所矣。趙曰。人各有心。翁豈知之。翁曰。若是何不過我。我有薇廬在武林門內。桑園十畝。頗稱閒適。朝夕與老夫晤對。或可以破寂寥乎。蓋翁實心儀趙之風采。而未知其才藻也。欲有以試之。故倉卒相邀。趙堅辭不獲。勉從之。而心亦頗許。既至。館趙於桑園。園與內室相聯接。蓋幽居而華構者也。款接之盛。實踰凡分。而賓主觴詠之間。亦稱勁敵焉。一日方賦詩。微聞簾間鄰澤。銀鈎動處。半露烟鬟。趙頻目之。翁覺之而不語。如是凡十餘次。趙相思之情。見於顏色。翁乃笑指簾間曰。此弱女也。請以侍君子箕帚。趙惶恐謂翁詭己。半晌乃辭曰。已昏鄔氏。曷敢辱命。翁復請以女備小星之選。趙避席再拜曰。一介鄙人。辱長者置之門舍。已幸矣。奈何復以閨彥下匹高艾乎。翁固言之。乃卜吉成禮焉。定情之夕。女豐艷非常。才亦婉麗。問名曰碧桃。趙忽觸悟花神碧桃開洞口之句。遂為碧桃言之。碧桃嗟嘆曰。是矣。是矣。花神乃攝合山矣。妾向見君而弗能釋也。則頻夢一女郎來謂曰。郎在卿家。不可失。因是而情愈不禁。妾父母憐妾過甚。不欲違其意。絳蘿之託。有自來矣。趙聞所夢之狀。則容顏服飾。一一與己夢相符。洵哉花神之來也。遂共焚香詣廟中。謝蹇修焉。而以沈香肖其像祀於家。

註釋　倜儻見紅拂酷似・汗漫淮南子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注・汗漫不可知之也。○杜稱放浪而無檢制曰汗漫杭州見鬼奔報・西湖見鬼假妓靚

妝束服見點妝○張說詩。商女妝束之華美也。○蘇軾詩。新妝束服豔羅紈。**香車**香車珠結網。天人寶馬玉鞍韉。**畫舫**遊宴所乘之舟。裝飾華麗。故曰畫舫。○蘇軾詩。全家依畫舫。**斷橋**斷橋在西湖。斷橋殘雪。為西湖勝景之一。**羅浮夢**見梅花。**翠羽**見宋玉。**玉梅**蘇軾詩。長與東風約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卿卿**見紫騮。**朦朧**月朦朧。**盼盼**見長春。**雲霞履**中華古今注。梁有五色雲霞履。**明瑞**以明珠為耳飾也。○瑞。**珠翹**白居易詩。翠翹金雀玉搔頭。○珠翹。珍珠之翹也。**姍姍**見長春。**崔苑之嫌**博異志。唐崔元徽遇戴美人。自謂若風。常求十八姨相配。處士每歲二月朔。作一朱籬。圍百餘步。花精名其籬曰護花籬。即衆花精。皆會於江岸玩月。或間此中有人。即衆花精。名其籬曰護花籬。**談風月**南史。崔慰祖詩。清風明月。可與我輩之。**瓊樓**拾遺記。程乾話於江岸玩月。或間此中何有。翟玉宇瓊樓。宋林逋。錢塘人。宇君復。結廬西湖之孤山。種梅養鶴。恬淡好古。不趨榮利。二十年足不及塵市。卒謚和靖先生。**六幅碧裙**雲笈七籤。風鬟畫領龍翠裙。金雀玉搔頭。○參看粉蝶湘裙波。**雲霞履**中華古今注。梁有五色雲霞履。**片箔遮**見上崔苑注。**孤山處士**見梅花美人。○畜鶴。恬淡好古。不趨榮利。二十年足不及塵市。卒謚和靖先生。**碧桃**見林閣題句。**惆悵**見長春苑主。**低徊**見紫騮。**倘祥**猶徘徊也。○宋玉賦。叹郎。**林**漢書。錢塘有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今稱杭縣曰武林。城有武林門。**寂寞**洞長。見紫溪。**心儀**見夕。**風采**後漢書。趙壹體貌魁梧。美髯眉。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儀容也。**才藻**文才也。○宋書。少有才藻。**倉卒**見茶。**鞭敲**見夕。**針觸**強敵也。○左傳。宋及楚戰。子魚曰。勁敵也。**鄰澤**香氣也。○史記。從閒鄰澤。**烟鬟**蘇軾詩。淮山相媚好。曉霧開烟鬟。**箕帚**見夕。**小星**詩。嘒彼小星。三五在東。○注。衆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今因稱妾曰小星。**蘭蕙**見鬼假妖。**嵩艾**比君子。艾比小人。與比貴賤同一意也。**定情**俗稱媒人曰撮合山。元曲中馬致遠陳摶高臥喬夢符楊州夢鄭德符修梅香。俱用此語。見通俗編。**絲蘿**見袁氏。**寒修**見三南越志。**沈香**沈香木心與枝節不壞。堅沈水底。即沈香也。經年皮幹俱朽。爛木心與枝節不壞。堅沈水底。即沈香也。**我來也**

昔京師一偷兒奇絕莫測每入大家竊財物雖高墉堅壁弗能防也臨去必粉書我來也三字於門壁間被盜之家歲以百計官吏羅而捕之久不獲一日近縣獲一盜云是我來也解以來京繫之郡獄怨家共詣守言之皆欲得而甘心焉盜聞之謂獄卒曰我固嘗作賊然實非我來也今既誣服有死而已子幸善視我當有以相報卒遂善待之數日盜謂曰我有白金三百在某塔下盍往取之卒以為誑盜曰子夜半繞塔三匝當有應者金可得也如言果得之卒喜甚待之益厚盜又曰某橋下水中有金器數事亦以贈子卒曰橋道行者甚衆何術取之盜曰不難以竹籃盛衣往澣沈之水底下而取衣因以金置籃中誰能見耶果又得之是夜盜謂卒曰有所求於子而無損於子其許我乎卒問云何盜曰求為暫脫桎鉗出獄勾當一事五更即至決不子累卒頗難之盜作色曰子受吾千金之贈我出即不返子以此受薄譴亦無負也別不至此耶若必不獲命誠不難破網而逃於子反恐不利耳卒不得已縱之去心甚惶惑比五更盜倏從簷際投下復就繫卒大喜過望次日有富民詣府投狀云夜來大亡其財門上大書我來也守訖曰我來也固未獲耶獄中盜之誣明矣遂薄責而釋之卒歸家妻迎謂曰夜來一事頗奇有誰何呼門甚急我啟門問之其人突入擲一布袋於地而去其中纍纍者不知何物我不敢發也卒亟啟視之則皆黃白物乃悟盜即我來也為此以求免且以報已也秘不告人此事似出宋人說部姑記於此

註釋

京師見梅花美人　偷兒見周生姬　甘心見財賄某甲　白金見西村商賈　勾當見柜奔報　黃白見竹冠道人　似出宋人說

部按西湖志曾載此事。此篇頗與當同。

董公

樂安董公。紹興縣人。傳者隱其名。未遇時。從師讀書他姓。為同學士所不齒。弗與共飲食。謝讓偕厚。靡所不至。以其貧也。同學竊主人園蔬為羞。董覺嫁之於董。董弗能平。他日試亦竊之。粹遇主人甚慙恧。主人曰。無害也。先生果缺於供。當日奉不腆之饌。蔬何足道哉。董謂其謝己。辭謝而返。主人果遣奴子餽飲食。甚豐備。禮意有加焉。董驚其異。數屢辭弗獲。深不自安。同學亦莫不疑駭。稍稍親暱之。主人復言於師。請以女妻董。師許曰。公真不有其女。王人曰。先生休矣。烏有董生而長貧賤者。師固素器董。聞言甚喜。乃更私問曰。董生固可妻。但公何以識之。主人曰。以盜蔬識之。前夜吾偶窺園。見二紅燈籠照耀菜畦間。迫而視之。燈固無見也。是必大貴。蓋鬼神為之役矣。師亦深以為異。遂媒而妻之。董後果居顯秩。有聞於時。惜嘗附秦檜主和議。為平生之玷云。明時猶傳其畫像。鄒忠介見之。戲曰。胡澹菴請斬檜。近等。若老夫在廷。恐公亦不免耳。言畢其畫劃然而裂。尤可駭異云云。

註釋

樂安　見竹冠道人。

紹興縣　按紹興縣縣字。疑誤。宜作時字。蓋民國以前。祇有紹興府。無紹興縣。且上既云樂安董公。而又云紹興縣人。殊不可解。所謂宜作時者。考。因下有惜附秦檜四字而云然。蓋秦檜宋高宗時人。高宗年號紹興。因此推知紹興二字。是時非縣也。

秦檜　宋江寧人。字會之。政和時登第。靖康初為金人所擄。高宗時脫歸。後為相。力不肯啟釁。主和議。殺岳飛。竄張浚。趙鼎。進建康郡王。在相位十九年。卒贈申王。謚忠獻。寧宗時追奪王爵。改謚繆醜。

鄒忠介　名元標。明吉水人。字爾瞻。萬曆進士。熹宗時。累官左都御史。建首善書院。集同志講學。有

高名。魏忠賢亂政。龍歸。崇禎初。騎太子太保。諡忠介。胡澹菴名銓。字邦衡。號澹菴。宋廬陵人。舉進士。任樞密院編修官。上疏乞斬秦檜王倫孫近三人頭。懸之葉街。好事者鏤木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秦檜恐其逆己。除名編管昭州。後再入為工部侍郎。請祠以歸。卒諡忠簡。著澹菴集一百卷。

香囊婦

袁州某生。年十六。美丰姿。偶自塾歸。過一人家。見繡羅香囊。掛於兩壁。蘭麝襲人。心愛之。就門內呼問曰。香囊市否。有美婦出見之。笑曰。妾家妻此。云胡不市。生問值幾何。婦詭曰。妾夫攜此日賣於鄉里。問實未識其值。君欲之。第持以去。無須問價也。解一以贈生。生受以歸。蓋婦實悅生。假此通意。而生不知也。後同學者見之。詰所自。生習不諱。咸以為誕。難之曰。倘能再取數具。分與諸人。則信。不然。且奪爾所佩。脅而諾之。他日歸。因重造婦室。婦見生。以為搴裳來就也。急引入內寢。具茗飲已。復設酒饌。生愕然致謝。謂主人款客何太厚。欲辭去。婦堅留之。而挑以微詞。生亦不解。婦復整襲易服。為華艷之粧。以手抓生面。而摩其痕曰。郎君郁李粉桃。幾為我彈破。因取鏡共照。以頰相偎。若兩玉之相倚也。婦不自持。竟摟生就榻。笑而求歡。生大駭曰。此何事。烏可為。固求去。婦摟之愈力。時牀頭有劍。映然作聲。自躍出匣三四寸。生掙脫。掣劍顧之曰。不畏劍鋒耶。婦笑曰。爾忍殺我。即使殺。終不教爾去。遂引頸向生。生竟揮之。奔而出。洎暮。夫歸。見而駭愕。有鄰父者。婦之假父也。嘗出入其家。夫疑之。執而訟之官。迫於刑。遂誣服。獄具矣。生聞之。急詣縣自陳。具述本末。願為死囚。償婦命。夫聞之。慨然曰。有婦若此。宜死久矣。感君盛德。為殺之。不然。其辱我滋甚。今何敢復相累乎。願息訟以歸。縣宰義之。允其請。而加禮於生。其年學

使按郡。生遂入洋。

非非子曰。生真偉丈夫乎哉。其事魯男子之所不及。而柳季之所難也。然既已受美人之貽。入之子之室。與偷香鑽穴者何以異。則慎始之道已失。及其抱璧將投。按劍相盼。亦何難翻然高逝。與彼長辭。完其節而全其軀。斯盛德之至也。而必加及焉。君子以為忍矣。論法。殺人者死。即原情未減。亦自有應得之罪。其得脫然無累也。倖矣。至觀其毅然自投無少諱避。則不謂之偉丈夫不可也。

註釋　袁州　府名。明清時屬江西。民國廢。今宜春縣其舊治也。　香囊　繫於胸前。青囊繫肘後。　蘭麝　見紅粉骷髏。　郁李　本草。郁李子若櫻桃。赤色而味甘酸。　假父　諸異姓為父曰假父。○唐書。肅宗養建寧王倓。倓健兒。皆李錡心腹。擇錡為假父。　學使　見邊義軍。　入洋　古謂學曰洋宮。○詩。既作泮宮。故稱入學生員曰入泮。　魯男子　見袁氏女。　柳季　未詳。　美人之貽　詩。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香偷　見紫釵記。　抱璧將投　左傳。二十四年春正月。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公子曰。臣負羈絏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請由此亡。投其璧於河。　按劍相盼　漢書。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路。人莫不按劍相眄而至前也。

青青

昔有相士。僦居京師虎坊橋。術頗驗。往來士大夫家。往往禮為上客。車馬輻輳。殆無虛日。一日。有乘白騾造其廬。以求相者。衣冠都雅。從者數人。相士相之曰。君神姿爽異。氣色方新。必貴人也。其人唯唯。復命相其從者。則或言當得財。當得壽。當有小疾厄。小損傷。不一其詞。從者亦唯唯。其人復問曰。吾壽幾何。相士又周視久之。謂當得八十九歲。位至卿貳。其人曰。忍不能也。相

士曰。吾寄跡京華四十餘年。閱人多矣。所決窮通壽夭。鮮有不驗。何獨爽於君。於是歷數其生平應驗之多。侈陳其交游聲勢之盛。意氣揚揚。詞色軒舞。其人曰。先生神鑑。僕所素欽。僕有友人。尤為仰慕。惜今不能來。屈尊趾同過可乎。相士欣然命駕。速騎而行。至宣武門內一宅。頗幽曲。既通刺。便有一人便衣出迎。各道相見之意。相士先以言餂之。知其好諛。乃虛詞稱美。其人大喜。出酒餚款之。席間因言有令親居南西門外。願同往一相。相士諾之。乃以後檐車載相士而自策馬。與乘騾者從。既至。日已昏暮。燈燭煇煌。出於華屋之內。有老人大笑坐談。有頃。相士請郎君相見。老人頻頷曰。老夫衰邁。尚寡嗣息。小妾方有身。願先生相之。辨其男女。遂引入內室。一少婦含羞而出。相士既相。揖老人曰。丈人久當產麟。當由尊相某處未佳。故應少晚。今細觀貴寵。必是弄璋之喜。老人顏色頓悅。忽聞屏後有人吱吱而笑。意似嘈其妄者。老人呼之曰。青青兒汝可出。令先生相。嗣好否。一婦人遲回而出。年三十許。顏色頗麗。雙頰羞紅。笑容猶未盡斂也。相士復揖老人曰。此位娘子。目下亦有玉燕投懷之兆。言甫畢。婦人大怒而唾。就屏後索梃逐之。老人亦神色頓異。急挽相士出。謂之曰。此是老夫寡女。性最貞烈。先生奈何失言。同來二人。亦謂先生信口而談。此事全無影響。誠青娘其甚矣。相士大慙。赤顓汗面。無言可答。老人又曰。雖然。勞先生遠行。豈可空返。當奉薄謝。即入內取金錢贈之。二人亦各有所與。相士皆辭而後受。共議留宿耆癵。忽聞青青率數婢持梃而出。大罵曰。賊奴猶敢逗留受賞耶。須令吃吾棒。相士奔逃。女追之

半里。及城乃返。時城門已閉。坐以待旦。向明視金錢皆紙耳。往跡所居。杳無人境。知逢鬼物。怖駭而歸。事聞於街衢。後遂無問津者。

註釋 京師見梅仇美人。上客 猶尊客也。應侯延蔡澤入座。尊為上客。見國策。輻輳見科場舞弊。卿貳 猶調鉉。尚書曰卿。侍臣亞之。亦猶貳卿。京華 即京師。以其為文物薈萃之區。○南史。劉勔逋逃。湯清京華。通刺 見夢驗。後檐車 京師驟車之開門車旁者。其車以門旁門。頓碾轉軸。故設兩軸於後。猶之後檐車。肩紀昀所製。三品以上得乘之。千歲鶴 抱朴子。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木。其來千歲者。終不集樹。頻顧 見胡笳詩。麟 詩。麟之趾。振振公子。○好好。麟後世因以產子口乘麟。男曰麟兒。弄璋 詩。乃生男子。載弄之璋。○俗稱生男曰弄璋本此。後遂無問津者 的陶唐名相。

奎章道士

鄉人之始死者。其家必召道士畫符。有奎章道士。以術鳴於鄉。凡建醮設法。道士無不與者。一日。於人家畫符歸。夜已初更。星光昏黑。逸還行田野中。西風颼颼撲面。忽有一物迎至。面澗一尺。長僅數寸。色黝黑。似笑似哭。兩耳大如葵扇。與道士交臂過。兩肩相觸。冷氣射人。入肌骨。道士立而凝視。物亦止。相向。道士初不甚辨。久之乃審見其狀。始知非人。驚怖失措。亟以米囊提之。物亦倏滅。

註釋 逸還見楊柳枝。

李氏婦

余客郡城時。談席間。聞客述一事甚怪。有張姓娶李姓婦。道稍遠。親迎之日。中途而新婦不見。

香車繡箔。女家對鍵依然也。於是張疑李氏未嘗以女來。而媒者及輿夫固見其以女來也。李開之。亦疑張殺其女。故責我不以女至。而媒者及輿夫誠未見其女至也。兩不能釋。以聞於宰。宰不能明。於是遂疑媒者及輿夫。或利其金。或淫其色。中道共圖之。而媒者則兩家之親舊鄉里之所謂端人也。而輿夫則未嘗迭一人。駐金則未嘗亡一物也。以聞於宰。宰不能讞。以聞於諸司。兩臺。諸司兩臺不能決。延滯三年。遂成疑獄。兩牲之民。咸願息焉。忽空中擲下一人。正新婦也。枯槁死矣。其事遂白。噫。此何怪歟。

註釋　覿迎　見錢氏女。香車　見碧桃。繡箔　胡天游詩。珠簾繡箔深深具。簪　莊奮　莊抗也。奮鏡奮也。○韓愈詩。莊奮一簪開。今俗猶隨絲之一切物品曰莊奮。諸司　即按察司是也。兩臺　即巡按與布政司也。巡撫稱撫臺。布政司稱藩臺。故曰兩臺。疑獄　證據不明。不能判決之謂獄也。○禮。疑獄汜與衆共之。

胡夫人墓

分宜某塾師。聚徒山中。門人某生。聰穎而好學。師極愛之。而見其體漸羸瘦。神色愴然。謂攻苦所致。戒以少輟。然殊不開諭。謂聲。竊疑之。夜就其窗外伺之。則聞有人喁喁私語。音似婦人。而聽不能徹。意其私人閨閣也。甚恕。明日使他徒詰之。生不能諱。遂告曰。向暮行山下。遂一女子。含笑而來。姿容曠世。致語通情。遂訂私約。夜分乃來。入自側門。會於燈下。比寢則幽香軟玉。宛轉衾席間。復以徑寸明珠置我口中。戒勿吞咽。將曉則仍取之去。蓋已如是兩月矣。叩其居址姓氏。乃山下前村之一女。如此佳人。如此密約。吾非石人。誠不能還。直願為斯人死耳。徒以告師。師益疑之。度人家閨女。惡能曉夜獨行。蹤跡不露。如此。果若所云。其殆妖魅也。且明珠必取精之

具。若再來當吞之。以觀其變。乃召生而教之。是夜女子復來。納珠如故。及其將取則吞之。女子跌足而泣曰。垂成之功。墮於一旦矣。生歎然不安。叩其故。女子曰。此珠已歷五百年。死於此珠者凡九十九人。皆聰明富貴考之人。其精氣盡在於是。若經百人。則成正果。不謂乃敗於君也。邪道求仙。終歸無益。安敢怨君。君後日福祚。正未可量。幸念枕席之情。明日求吾屍於東山下。棺槨而葬之。得比於君之姬妾。歲時以杯酒澆塚上。不使游魂弱魄寂寞。泉臺君之惠也。死亦無憾。遂相持慟哭而去。同室之人。莫不聞之。惟不見形耳。次日至東山之下。見一大狐死焉。生伏而哭之甚哀。賚葬如禮。為文而祭之。夜乃夢女子來謝。生自吞珠之後。精神智慧。盡倍於前。居顯秩。登上壽。皆珠所益云。乃題狐墓曰胡夫人之墓

註釋　分宜　縣名。明清皆屬江西袁州府。今屬江西廬陵道。　嘓嘓　史記。嘓嘓然皆爭歸利。○晉書。本書作私語解。　曠世　猶言空一世也。○晉書。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　幽香軟玉　西廂記。軟玉溫香抱滿懷。　正果　佛家語。學佛之人。精修有得。謂之證果。別於外道。正果者。喻如果實之成熟也。　枕席　見紫釵郎巫山註。宋史。宋孫子。　泉臺　宅冢也。○宋史。宋臺寂寞。魚燭熒輝。

古瓶

金谿郵路亭胡姓。有甲乙二人。入山游獵。見一白兔。自草間逸出。急引弓追而射之。兔忽不見。相與疑惑。甲謂乙曰。兔也而白。必義也。蓋里巷以得害錄為義。謂其利以義取也。故謂之義。亦閭閻有見白物而得白金者。以其色同而幻化也。故甲意及此。乙亦以為然。謹誌其處。伺人靜往發之。則古塚也。槨槅無存。惟斷磚殘碣可驗。旁得一大缸。中貯古瓶二。古硯一。二人本圖大

獲見此爽然甲恚甚舉奮碎其一瓶乙曰止取此聊為養花器不庸愈於空返乎因提一瓶及硯以歸硯乃泥硯甚平平瓶置几上數日覺有氣自內浮出氤氳若雲氣之蒸不測其故試折花木貯其中無水而花木不萎且抽芽結實若附土盤根者然始訝瓶蓋寶物也一日風雨大作雷轟電閃震耀室中忽霹靂一聲起於柱側破屋穿瓦而去舉室皆驚驚定視瓶已為雷擊碎矣非非子曰瓶出塚中明器耳何寶之足云然而雲氣生焉植物花實焉不可謂非寶也寶矣而雷殛之者何也豈其陸離炫耀竟干造物之忌歟抑有妖物憑之而受池魚之殃歟殆非也蓋既為寶物則隱見之間倍宜珍重當世無博物君子抱甕全真可也藉扑柁以為先容引獵徒以為知己寶之自待不已褻乎獵者不知而碎其一宜也獵者無罪也即獵者不知而收其一俾也獵者無奇也且一瓶既碎則一瓶豈忍復完兒死孤悲芟焚蕙嘆凡物且然而況寶乎雷之擊之殆瓶之自悔其誤自傷其孤而假手於豐隆以為蛻一者也則瓶雖不慎殆猶善其終也嗟乎張雷逝而劍化矣隋和死而珠沈矣瓶即邀大雅之鑒登博古之堂而策後人之不能傷斯人之已往終亦人琴俱亡殉知己於地下安能轉移市儈之徒消受三斗塵哉或者且為獵者惜以為非常之物既得而復失之也夫訣墓得金昔人猶譏矧於啟其墓而取其物哉吁掘地得金何以便謂之義使果無心掘之無心得之猶可言也今則為義而因以掘地掘地而因以掘墓不義孰甚焉利由義生也既不義矣又何利焉然則雷之擊瓶固不僅為瓶計也

註釋 金鈴見兩村斷織。遊獵見梁劉孝威詩。佳氣日氣氣。霹靂見雷篇。匜金盥器。○禮。其四明鑑。神明之也。陸離楚辭。言物傷其類也。○宋史。柳宗元。柳氏寧州刺史。○今語見死。炫耀炫耀者。猶言光耀也。造物見夕。池魚東魏杜弼。梁文。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按池魚之解甚多。英哀一是。要不過殃及之義而已。珍重猶寶。張淵明。見女。抱甕見女。全真晉書。周訪全真和。爽通洞庭。孤死鬼泣。李氏滅。本此。之焚蕙歎陸機感賦。信松茂而孤悲。義當本此。之焚蕙歎柏悅。嗟芝焚而蕙。見女。隨和史記。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隨侯。隨侯珠。見投神記。和卞和。琴彈之。久而不調。嘆曰。嗚呼。子故人。琴俱亡。市儈會合市人者。承曰。牙儈。謂買賣之居間人也。○和玉見韓非子。人琴俱去晉書。王獻之卒。徽之不哭。取獻之平。徽之故俗以老於市情巧詐百出者。謂之市儈。三斗塵唐書。語曰。宵飲三斗塵。處。逢桃悵恩。訣墓唐書。劉文静。韓愈全數斤去。四。此訣墓中人得來耳。不若與劉君為喪。愈不能此。

婉姑

龔生者。浮薄子也。年二十餘。讀書開元寺。先是某典史一女。殯寺中。與龔隔院。有二門通焉。女名婉姑。有殊色。能詩。年十六未嫁。以情死。龔聞而慕之。憑其棺戲謂曰。生為有情人。死亦有情鬼。柳生麗娘之事。寧不可嗣徽音乎。寺僧笑之。而龔不顧也。他日又戲之曰。卿青春佳麗。寂處泉臺。寧可無郎。又寧不念鰥魚永夜乎。是夜挽袖空階。月華浸影。微聞隔院嬌歌。聲如鶯燕。深怪僧徒。那得容此摩登女。傾聽久之。非歌也。乃吟詩耳。時微風貫耳。字字清越。可辨。詩曰。棠梨

花老杜鵑殘玉磬淒涼翠袖單不耐瀟瀟連夜雨斷腸明月又添寒龔慨然曰噫安得此情側之音也又聞吟詩曰紫玉多情忽化烟曲中誰唱想夫憐鏡臺長挂蒼鸞鎖小小眉灣畫不全龔太息曰詞愈好而心愈悲何處佳人愁怨乃爾忽陰氣砭肌毛髮皆立見一女郎由牆角旖旎而前畫頰仙髓亭亭玉立笑謂龔曰屢蒙相憶今來矣龔失驚猛悟階下香魂即棺中玉骨也急唾而奔女亦踵逐不捨龔大呼寺僧盡起燭之見龔仆地上神已癡矣口中呼婉姑不止僧知為女鬼所魅急告其家載之歸癡情魔語逐日而增其家恐甚召道士作符呪不治召醫師進湯藥不治龔氣息奄奄猶言我無婉姑百年情好義不獨生但求為我作鴛鴦塚可矣其友人白雲生風雅之士善屬文聞其故乃作書焚於婉姑之柩龔數日頓愈書曰益聞陰陽事重姻緣薄必訂三生伉儷情深溫柔鄉何難一死誓盟不爽然皆同牢合巹共枕連衾結大義於山河寫素心於琴瑟一朝離別孤鏡裏之青鸞中道解攜落釵頭之白燕是以神傷舊夢甘殉傾城意絕新歡願圖合塚疑寃禽其解語比翼千秋借拱木以還魂相思百尺其或已諧鳳卜未偶魚軒花合窓以先凋玉無瑕而遂葬思雲雨之未試欲遂幽歡傷蒲柳之無依爰求故偶紅絲猶在重牽未斷之魂黃土難乾長作同眠之夢斯皆義在倡隨是以情無生死也又或曾謀數面久許同心倩侍女以代冰人托短箋而申素約誓鴛鴦之不獨宿願蝴蝶之必雙飛未卜他生俟成隔世望佳人兮不見淚灑梅花思公子兮何言歌殘桃葉此黃衫所以挺身於生前紫玉所以延頸於沒後者也乃婉姑以碧玉破

瓜之年。抱綠珠捐粉之恨。人皆惜玉。曠弗傷心。我不偷香。亦為知歎。然而絳雪無丹。莫駐蛾眉之壽。彩雲竟散。仍還鸚馭之班。既已歸清淨真緣。當勿念風流舊債。況乎身猶柳嫩。曾無枝白婚姻。期未桃夭。寧識棠砧滋味。而於龔生。又陌路之不如。雲霄之迥隔者矣。良緣惺梧葉溝無。顧況新詩。好面隔桃花。洞絕劉晨舊路。玉釵塵葬。豈挂臣冠。寶鏡雲封。誰撼子悅。未聞溫郎玉鏡。徒聘麗影於泉臺。石氏珍珠。猶買嬌鬟於地府。縱情根已斷而未斷。不甘豈蔓胎含。然色界本空而又空。誰為牡丹花死。且貞魂銷湯於地下。則織史遂流於人間。白骨其猶包羞。青山何能止謗。女也不爽。應教清白長存。魂魄歸來。那使門庭受玷。姑誠念此。庸獨安乎。嗚呼。金鈿盒空。金盥非定情之物。玉鉤斜冷。玉簫乏再世之緣。崔羅什事本無稽。杜麗娘尤安可效。吾故特為友訴。不避瓜李生嫌。卿宜亟放郎還。毋謂緣羅可託。從此瑤臺浣露。世間知有許飛瓊。蓉苑看花。天上豈無丁文雅。

註釋

浮薄　猶言浮躁輕薄也。○後漢書。杜季良名保。仇人上書。訴保為行浮薄。亂聚輿論。終當以情死耳。

柳生麗娘之事　即柳春卿與杜麗娘故事。見胡夫人墓。

鯨魚　見虞中郎。

摩登女　楞嚴經。阿難因乞食次。經歷旌室。遇大幻術摩登伽女。以婆毘迦羅先天梵呪。攝入婬舍。撫摩將毀戒體。

青春　見大赤蛇。

泉臺　即湯翽所著還魂記傳奇。

徽音　猶言令聞徽音也。

典史　官名。元置。明清因之。為知縣之屬官。即縣尉也。

情死　世說。琅琊王伯輿。終當以情死耳。見虞中郎。

棠梨　酉陽雜俎。劉某入京。逢一舉人。年二十許。同行數里。因藉草。劉有酒。傾數杯。日暮。舉人指之迴曰。某敝止從此數里。曰左廟矣。程期。舉人肉賦詩云。流水洞洞許勞芽。織烏雙飛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至明年。劉歸襄陽。尋訪舉人。則殯宮存焉。

杜鵑　花名。每於杜鵑鳥啼時盛開。故名。○崔塗詩。蜀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

玉磬　洽聞記。隋文帝於翟泉獲玉磬十四。懸之於庭。有二素衣神人來擊之。其聲妙絕。

翠袖　杜甫詩。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劉迎詩。日暮倚樓雙翠袖。

紫玉　化烟　錄異記。吳夫

差女紫玉。年十八。悅童子韓重。許為妻。重求婚不與。玉氣結死。已葬矣。重往弔。玉墓。則見形。要還家。盡夫婦之禮。取明珠以送重。

想夫憐 樂苑。想夫憐。羽調曲也。白居易詩曰。五管朱絃莫急催。客聽歌送十分杯。長愛夫妻重唱和。想夫憐。

鏡臺 鏡奩之大者。兼儲妝飾品。上有三十六實。

戚樊鎖 錄異記。劉熙為河間太守。婦亡。埋棺於府園中。遺黃巾賊婁鄙而娶婦人往就之。遺一雙鎖。曰。此藏雞鎖也。以金纏之。

相連 屈伸任人。實珍物。今方當去。故以相別。

後照兒 迎喪。守乃悟云。兒見鎖感慟。

太后送七寶鏡臺 合

庵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思公子楚辭元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桃葉用楫○參看阿諛桃葉渡王珠未來思公子兮未敢言桃葉王獻之愛妾名桃葉渡江不即黃衫客唐時之俠客也霍王有女名小玉與隴西李十郎並遇後為俠所棄小玉愛憤而病終不得見益怨有黃衫豪士挾益至其家小玉既相見長慟而絕見詩訪霍小玉傳紫玉延頸於沒後見上紫玉化姻逝碧玉破瓜年郎為情顧○碧玉破瓜年郎為情顧見上碧玉妓劉汝南王妾也綠珠捐粉嶺表錄異綠珠姓梁氏白州博白縣人生雙角山下美而艷石崇為交趾採訪使以真珠三斛致之後孫秀閱而求焉崇不與秀遂遣石崇謂綠珠曰吾為卿得罪矣綠珠泣曰妾當先致死於君前遂墮樓而殞

罷。當以相還。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崔氏抱兒還。又與金鐲。并贈以詩。○定情見鬼仙姬

地在江蘇。為隋煬帝葬宮人之處。**玉簫之再世之緣** 雲漢友誼。西川節度使韋皐。少游江夏。止於怨使君之青衣曰玉簫。常令祇侍。後稍長。因而有情。時廉使得韋孝父書。發遣歸蜀。送與言約。少則七年。取玉簫。至八年春。玉簫竟絕食而殞。韋鎮蜀。聞之。廣修經像。以報厥心。有祖山人者。有少第之術。令齋戒七日。清夜玉簫乃至。謝曰。承僕射寫經造像之力。向日便當托生。却後十三年。再為侍妾。以謝鴻恩。後韋以隴右之功。鎮蜀不替。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未雷破瓜之年。亦以玉簫為號。觀之乃真玉簫也。韋歎曰。吾乃知有前定。送與言納

於侍御。侍御笑而置之。卒無答。後神夢於鄉人。求為新其主。鄉人重為立之。至今奉祀不衰。然虐戾則已熄矣。

非非子曰。諺哉左氏之言。妖由人興也。觀於侍御橋梓之事。亦從可見矣。其正氣之所懾歟。御貴達之徵也。三聖公王者。不識為何神。其稱號亦殊僭妄。吾郡鄉里亦處處有之。多能崇人。迹其所為。殆厲鬼之屬。要其所禍者。皆其良敗者也。又能為神燈。燈色淺碧異常火。去地尺許。隱隱見腳跟。若有人持之以行者。明滅多寡不常。夜行多見之。余髫時侍太夫人板輿自信州歸里。未至家數里。日暮道黑。無從覓炬。忽見神燈起於前。相隔近一丈。導輿夫而行。追之莫及。賴以識途。甫及里門而隱。則家僮已捧藥道左矣。燈滅之處。有本里三聖龕云。噫。三聖於我是為有施。吾亦神之而已矣。若孝廉昆仲所為。則動於公憤矣。能令人壯。

註釋

饒州　府名。清屬江西。民國廢。今鄱陽縣其舊治也。

景德鎮　在今江西浮梁縣西南二十里。宋景德中置鎮。因以為名。

江右　見飛天使者。

輞輳　見三舅。

撫州　府名。明清時皆屬江西。民國廢。今臨川縣即其舊治也。

魑魅　左傳。投諸四夷。以禦魑魅。○注。魑。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者。又謂山神獸形。魅。老精物也。

昆仲　典出謂兄弟也。

左氏　即左丘明。魯之太史。著有左氏春秋及國語。

橋梓　二木名。伯禽孝廉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北山之陰。有木名梓。二子往觀。橋高而仰。梓卑而俯。反以告商子曰。橋父道也。梓子道也。見尚書大傳。故今人謂父子曰橋梓。

板輿　唐時州名。明改為廣信府。今江西上饒縣其舊治也。

東嶽府掌簿

明末。成都有仕宦至卿貳者。其子年十九。忽暴病死。逾數月。其父夢之。召兒生簪纓之家。長紈袴

之席。席豐履厚。固已久矣。近為東嶽府君皂役。既賤且勞。備諸苦況。而某吏部之子。亦與兒共事。前數月。有新任判官。生時與吏部有舊。即轉其子為內班。今復轉為錄事矣。吾父姻黨多在當路。獨不能囑託使為兒免此役乎。父覽而傷之。百計圖營。然明冥異路。無可為也。於是作書千餘言。焚於東嶽廟。大約求東嶽君照拂其子也。後夢其子來告曰。吾父書為門者所格。幸未達於東嶽君。不然。且獲罪。東嶽君豈可干以私者乎。兒今探知寅伯父張公當為東嶽府掌簿。兒免此役矣。父覽而憶之。因思張吾至交也。些須之求。庸必賄乎。且事屬虛渺。恐徒費無益。竟未果有是。不煩叮囑矣。父再拜而退。至期而張果死。十餘日後。子復於夢中告父曰。吾父吝費。不惟無益。且受其虐矣。兒屢謁張公。求以猶子之禮見。均為閽者所叱。最後見之。張公怒言吾與爾父偶爾同官。聲勢依倚。初無天倫骨肉之愛。復鮮金珠幣帛之交。即使陽世請託。亦不能耽無賄之令名。而為之委曲。況幽冥之間。時異勢殊。吾既與爾父無情。則爾亦與我何與。與衆役等耳。而冥法不可輕干。公門不可私謁。爾屢犯焉。法不可貸。不然。府君聞之。且謂我門如市也。杖兒三十而逐之。兒前日之言。蓋逆知有今日也。倘賂之。何以至此。即吏部子之於判官。亦非託諸空言者也。掩泣而去。父為之大恚而覺。遂鬱結成疾。數月亦死。

註釋　成都　見蜀卿貳　見青簪纓　貴者之冠飾。王詩。簪纓北闕來。紈袴　見西村路寔之中外文職銓敘勳階職陞之政。東嶽府君　見冥遊記。吏部　舊制。六部之一。掌中外文職銓敘勳階職陞之政。判官　判斷公事之官。本書則謂冥官也。錄事　官名。清制各部皆有錄事。本書則謂冥官也。當路　居要路而用事。謂執政柄

者也。○孟子。人子當路於齊。照拂（猶言照顧。乞其委青之意也。）寅伯（同官之交誼曰寅。寅伯者。與其父同官。而年長於其父者。）稽子（姓也。○禮。兄弟之子。猶子也。）閻者（見吳某。）天倫（叔梁傳。兄弟天倫也。）骨肉（見漢叔孫通傳。）無賄之令名（左傳。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委曲（如言委曲求全。謂不惜折節屈身以求全也。）門如市（見善人。）

段生

段生者。逸其地與名。年十七八。丰姿秀朗。時有潘安魏玠之貌。自少失怙恃。家計貧乏。然鄉鄰戚友多器之。每佽助其金錢。得不甚困。生既自負英特。銳意進取。亦念非毛錐脫。終不免窮鬼揶揄。因是而名心甚熾。應童子試。補諸生。鄉薦不售。乃從諸戚好釀金入太學。赴都應順天鄉試。復落解。貧不能返。遂止京師。以圖再舉。城東小宅一區。素不靖。主人以是故。取值甚廉。生固不知也。遂居之。自夏徂秋。略無所異。惟紙窗石炕。孤悶無聊耳。一夕滅燭而寢。少選而覺。乃在綃帳繡被中。蘭麝芬芳。撲鼻驚起四顧。則漆几銀缸。人影在壁。一女郎背燈而坐。釵光鬢影。隱躍撩人。而明璫玉珮。時珊珊作聲。生不禁毛髮悚然。亟問此何地。爾何人。女郎迴眸斜盼。半露芳姿。少焉發聲。如流鶯語燕曰。君自至此。君顧不知。吾不爾詰。反詰我耶。言罷。仍轉臀背燈。微聞歎息之聲。生故惴怯。不敢復問。但蜷縮衾中。汗出如蒸。不覺昏然。竟成熟睡。既寤而殘月射窗。曉鐘切枕。依然獨眠孤館耳。遂以為夢。次夜既寐。忽有人搖之醒。則前背燈女郎也。微笑而無言。生諦視之。有傾城冠世之姿。疑懼頓消。因推枕擁衾而坐。展問邦族姓氏。女低應曰。天下固有如是倉卒客而次造訪。猶自不識主人氏族。兒姓杜氏。名蘭秋。本貫洛陽。初從父母移家於

此生因請謁其父母女曰復移去五載矣惟兒與婢子小鈴居此耳復問有何親串往來女曰無之惟異姓姊妹數人皆別宅而居生竊喜稍以游詞侵之女頗頻無言撫頸撚雙帶而已削玉纖纖類麻姑手爪生大動前握其腕求與歡女雖推拒而治蕩之態漸覺不支乃低罵曰何物小郎作劇太惡使世間無復貞姜遂解衣登榻成眷屬焉抱璞含芭依然處子也已而一婢欻闖入手捧一盞置桌上曰酪奴來矣青衣窄袖夭冶殊常既見生作色曰誰家秀才不守法度亟當使受水厄以懲其佛牆花影之罪生聞言惶惑莫知所對女睨之而笑以手揮婢曰去去枝犨婢子故以險語駭人不讀書癡破膽耶婢徐徐匿笑而出女謂生此即小鈴覓之私人也姑弗恐生始敢縱怠徐悟水厄之說叩女曰卿好茗飲乎女戲撫其聰曰虜殺小郎膀能為左紈素助敵否此兒生平實有此癖自謂女中盧仝故婢子輩習聞此說不識小郎杉膀能為左紈素助敵否生故嗜茶應聲曰黃九之窮羊為車聲羊腸七椀之技豈足道哉女曰書生大言恐累是其故智姑試之遂攬衣下榻生從後戲捉其足曰新花著雨莫眼嫵否女回顧怒之以目瞼潮忽生無語可措乃挈生衣衫睨之鄭地曰蘇季子貂裘敝矣下第緇生一寒至此猶漫作醜態向人生不覺赧然跼蹐數息而起女慰之曰前言亦戲耳大丈夫不恥縕袍寧慙敗絮即拾衣起為生著之旋取椀傾茶對啜生意稍解且啜曰貧非病何足恢恢良以主司冬烘致使書生貶躁胸中悵鬱殊覺懊然女曰是尤不然兒聞曹沫不恥三敗之辱卞和不懼再刖之刑忍以成之艱以得之觀其所為志念深矣即謂千金之弩恥於再試則權撞折牙永息機用效妙手空

空可也。士誠有才。何適不然。而自令若是。生曰。此老生常談。誰則不知。緣身入其中。乍動於不及覺耳。且吾向者視卿。背燈太息。宛似重有憂者。以卿玉腕珠顏。妙齡芳蓋。有何不釋。亦愁苦若此。豈其為郎憔悴乎。女不覺愀然曰。兒之愁苦。其於下第秀才。人孤似月。命薄如雲。回首當年。春風幾度。抱衾姬之深痛。比倩女之離魂。人世丁零。孰甚於此。言訖。玉茹雙垂。嬌啼嗚咽。生亦悽然淚承睫不能已。頻以袖為女拭面。慰以寬言。小鈴聞之。亦來勸勉。乃始止泣。淚痕縱橫。粉頰慘黛。長眉尚壓。盈盈秋水也。於是傾茗復嗽。各鬾愁襟。喁喁絮語間。已盡數器。女雙臉桃暈。若被酒然。愈覺妍媚撩人。生興狂不禁。辭言茶已不勝。欲飲盞橋瓊液矣。女哂曰。解名痕已取盈耶。未便築受降城。且再賜金莖露一杯。使小鈴捧茶向生。生勉盡一碗。曰。胸有奇渴。非苦茶所能消也。小鈴置茶笑而出。女亦笑而止。遂復就寢。生戲謂曰。溫柔鄉一宿。死不為柱。女曰。本與君有夙緣。不圖於今夕了之。生聞夙緣之說。轉滋疑抱。曰。逆旅孤眠。不審何以在此。猶恐跬離戲我。非有夙緣。祇成幻夢。向梅花個悵而已。女曰。天下恐無此夢。夢中恐無此人。人中恐無此景也。即既垂涎於夢。則與即同夢何妨。生為解頤。然終疑之。乃伺女睡。私於茵下搜得繡履一隻。藏之腰間。俟明日驗其真幻。初欲不寐達旦。緣與女狎。倦甚不支。因復沈睡。至曉。女失所在。而履故存也。纖小類新月花樣。精巧殊倫。不異人間美人步蓮物數說久之。悟蕉鹿之非夢矣。而亦知其非人。疑懼填膺。凡三夕目不交睫。獨寢如故也。既而心味其美。思念頗摯。曰。玩弄繡履。珍若連城。以為美人之賄。物在人亡。信可惜也。越四日黃昏。無聊偃卧。恍惚復眠。繡榻見

女郎搴帷凝視欲批其頰曰書生鏽虎雕龍乃盜人衾物何為所謂穿窬之類非子也耶生驚喜應曰刺史不能守鞮從者豈其竊屨會須以此要盟耳時小鈴在側佯怒曰酸子作賊三日逋逃今吾強猶爾請令長跪促總用懲厥後直前輩生下牀挾合屈膝女笑曰郎亦可憐矣姑貸之使出力自贖生亦笑曰武庫戈矛隨身而具奈無用武之地何小鈴曰昨高七姑折柬約秦溺遊想文員彼詩債盍與小郎俱往一角鼓枻楚漢女曰微爾言吾幾忘之寧馨雅集彼細酸技癢當鏖殺先登稍煩勸駕耶生笑曰既欲乞師解圍乃用激將法真智囊也雖然夜深矣心旌不定庸敢他出彼倘問歸壽何來將何以應不且鴻離魚網乎女曰桃源女伴皆司空見慣無庸唐突兒亦自有袖裏兵用不着促刀人所以相屈者誠慮小郎向隅耳生乃許之小鈴前導甫出門西風砭骨涼露侵膚片月東來松陰搖影蕭跡滿地約三四矢地燈光隱隱露於林表少頃而至則甲第一區綠以茅屋土室叩鐶數聲一女使啟關援入徑造其堂女向內呼曰不速之客來主人何避之深耶俄有美人自內出年可十八九婷容修態直與女埒笑曰我謂是何嘉賓乃紅拂妓獨偶偕奔耳生跼蹐謙讓啓舌無措美人曰烏衣子第固如此哉生私詢小鈴始知美人即七姑也七姑請入內生惶恐稱不敢女曰我郎即彼郎也何遂以形迹拘拘即挽生先行七姑罵曰妮子唇鋒剌人乃爾生至是不復畏回首睨七姑笑而謝之七姑低鬟略不應既入內素壁文窗雙几華燈獸爐藝香一縷圖書筆硯位置駢羅膏燭光中遥見階前盆花比列綠葉紛披生問何花濃麗若此女使告曰斷腸花也生今秉燭觀之胭脂點點嬌楚

可憐。回視諸女。皆有愧恨之色。旋聞剝啄聲。令女使往應。頃之。偕數女而入。一年四十餘。面秳瘦。一年三十許。一年二十餘。各相見通款。則皆左右鄰女。赴七姑之招者也。敘坐畢。仍設茗飲。供山果數品。殊雅潔。生始詳叩七姑家世。答曰。兒高縣尹之女也。父官福州。留老母與兒居此。一月前。阿姐家迎老母去。猶未還也。生曰。大家風範。固自非常。七姑揖辭酬對。吐納生新。諸女游詞浪語。無所不至。惟七姑正襟端坐。無戲語。生頗惑之。已而年四十餘者曰。七姑見召何為。七姑乘機而起曰。酒軍籌政。連日芬如。今玉郎在座。不可以俗事敗意。但宜煎烟烹茗。各賦新詞。如詩不成。罰以玉川茶數。年三十許者笑曰。主人不欲破慳。徒以蘋蘩昭其忠信。乃修然欲執牛耳耶。年二十餘者曰。亦可謂所持者小。而所求者大矣。女曰。良夜苦短。無事以口舌殺風景。便可從七姑之議。留為身後佳話。毋酒食是議。使舞文之士。又臧否譽也。衆皆發粲。生意屬七姑。乃起而請曰。羣芳畢集。安用遠覓舊題。庭中秋海棠盛開。殊可賦咏。聞此花乃少女懷人灑淚於地而生。真情花也。某已占就一絕句。不識可呈覽否。諸女皆曰善。因授牋筆使書之。生書畢。徑授七姑。詩曰。豈讓無香種。芳名況復同。夜深花不睡。應為怕秋風。年四十餘者閱之。睇女而笑曰。爾家阿郎。意別有在矣。女曰。得隴望蜀。薄倖郎類多如此。固足怪哉。生支辭以解之。既而女與七姑詩皆成。七姑詩曰。秋日看花最可憐。碧雞空見海棠顛。玉腰未識花成淚。誤到香廬小閣前。女詩曰。當年珠淚墮頭識。化作秋來花片片。玉骨長埋夜夜獨眠。柔腸斷盡無人見。年二十餘者曰。七娘悲涼太甚。蘭娘愁怨無端。讀之使人感慨悽然。那復

有愉詞赴筆不如且已生視語女眉黛間皆有恨色謂已能達所致急自引咎七姑曰薄命之人各有心事非小郎之過也於是鄰女皆辭去女亦謂生曰七姑與君有緣君亦有心盍止此以畢夙緣兒亦去矣芙蓉鏡下當復相見七姑亦無語推拒生心搖意奪留止不能自主而女已呼小鈐出戶矣女使旋即閉關引生入七姑臥室華煥與女室無異少焉七姑亦入背燈癡坐不發一語女使徐出反為關扉焉生前揖七姑曰漏深矣百無所求惟乞早寢為幸七姑初不應生逼不已乃低罵曰蘭私陷我矣忽聞女使驚報曰夫人歸矣七姑變色亟伏生於牀而出俄聞有老婦聲自外而內問曰茶具縱橫何客至此七姑曰鄰姓姊妹也老婦又曰適見我爾神色不定何故七姑曰別阿娘久故喜形於色耳老婦又曰非喜色實懼色也旋見老婦入臥室年近六十面目黧黑有怒色語七姑曰何得有男子氣七姑不能隱遂告之老婦大恚曰爾父居官不潔故貴報於爾耶何中毒之醜如此七姑羞慙伏地女使啟帷促生耳出於衾中長跽謝罪老婦氣塞半晌乃罵曰好秀才禽行至此耶徐操挺撻女使數十命逐生於大門外門遂閉猶聞內譁不已生俯於檐下聽之聞老婦曰不看業是進士貴令出耶餘語嘈雜不可辨遙聞犬雞亂鳴語聲遂寂生亦倦甚就檐下宿焉比醒而東方白矣覺風露滿衣蟲蟻賭耳仰見樹木蕭疎犬雞鳥啁啾夜來房舍化為烏有乃臥亂塚之間耳驚愕而起踉蹌而歸距所居已二里許不識夜來何自而出又若此其近也以所見語主人主人不能諱告之曰此宅實河南杜某所居聞其有一女未嫁而卒一婢亦旋死容所遇其必此也至高七姑云云官地塚

多不知伊誰也生又問杜氏之墓主人亦不知但言客宜去不然且禍客生細思他處房值必昂無從措置而心戀蘭秋之美將殉而甘心又念青蛾諧鬱較玉溫香當非福人者仍堅請不去主人無如之何亦聽之入室將取綉履示主人履舊置枕下則已不知所在矣徘徊眷念冀其復見久之杳然因憶老婦進士之語知必擬南宮心轉安之遂下帷攻苦果於次科領鄉薦明年復成進士將理歸裝一夕滕臞之際見蘭秋姍姍而前再拜曰知郎君垂注頗殷非不相念奈緣盡於此所以復見耳欲求念枕蓆之恩下及枯骨耳兒向者不慎逢怒於父母迫而殞其生婢亦坐是致死未謀葬地遂瘞於此室郎君卧榻之下即兒與婢之幽宮也郎向者無力改葬故不敢言今則貴人矣幸為別擇塋壙更築新居俾近七姑斗眠之地使魂魄得所依倚小婢亦受及烏之愛也銜環之報其敢不申因於袖中出一玉環授生曰此兒嬰年所弄父母用以為殉今以贈郎雖不足以報亦金盆難鎖之意也郎其毋辭使兒抱歉九泉生欲答之胸中竟如物壓不能出聲手還不能運但以首頷之而已忽耆然一聲驚寤而起蘭秋已失所在疑思久之始悟美容鏡下復見之說次日遂告主人於炕下掘之果得二棺焉昇至官地並瘞於向者所卧高七姑墓旁立石碣二一題曰洛陽美人杜氏蘭秋之墓一題曰蘭秋侍女小鈴之墓澆奠慟哭而歸果於茵下得玉環焉匣而藏之珍為異寶生後官至二千石

註釋　潘安　晉書潘岳美姿儀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縈而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岳字安仁故後人或稱曰潘安　簪玠　晉書衛玠美容儀年未成人見之者如以為玉人　恬恃　見王姓婦　欸助　見宋毛錐　筆也○五代史史弘肇有大志嘗謂人曰安朝廷定禍亂豈須長鎗大劍若毛錐手安足用哉

脫穎　史記。毛遂自薦於平原君曰。錐之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

童子試　唐制。凡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奉試論一首。十通者與官。通七者與出身。試之語。每卷誦文十通者與官。通七者與出身。試之義。見記。水經注。童子科。諸生　諸生。

鄉薦　舉試也。謂薦舉之使得與貢試之義。

鄉試　晴秋。

落解　解發也。唐制。進士由鄉而貢曰解額。故科舉時稱中鄉榜者曰落解。

京師　見麻花。

蘭麝　骷髏。

明璫　見碧桃。

玉珮　見宓妃。

珊瑚　九玉佩聲。○杜甫詩。時聞雜佩聲珊珊。

毛礫　唐書。顏眞卿如柴石錢。菊作蠙。毛礫。孫仲謀音宣王之流亞也。

惟怯　言畏縮也。

左紈素　晉左思之妹。左芬有紈素辭。

黃九　車聲羊腸　志林。山谷和答詩云。曲几團蒲聽煮茶。成都。東坡云。黃九恁地怎得不窮。

見毛遂。

童子試　唐制。凡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奉試論一首。十通者與官。通七者與出身。試之義。見記。水經注。

鄉薦　舉試也。謂薦舉之使得與貢試之義。

諸生　諸生。

鄉薦　○顧雲山戚。自隨鄉薦。並記門牆。

太學　即昔之國學也。

順天　直隸。今改。

京師　見麻花。

蘭麝　骷髏。

邦族　見鄉。

倉卒　

洛陽　縣名。明清時皆為河南府治。今

酪奴　茶之

秀才　明清時入學

校獵　

脫穎　史記。毛遂自薦於平原君曰。錐之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

童子試　唐制。凡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奉試論一首。十通者與官。通七者與出身。試之義。見記。水經注。

諸生　諸生。

鄉薦　舉試也。謂薦舉之使得與貢試之義。

鄉試　晴秋。

落解　解發也。唐制。進士由鄉而貢曰解額。故科舉時稱中鄉榜者曰落解。

京師　見麻花。

蘭麝　骷髏。

明璫　見碧桃。

玉珮　見宓妃。

珊瑚　九玉佩聲。○杜甫詩。時聞雜佩聲珊珊。

毛礫　唐書。顏眞卿如柴石錢。菊作蠙。毛礫。孫仲謀音宣王之流亞也。

惟怯　言畏縮也。

左紈素　晉左思之妹。左芬有紈素辭。

黃九　車聲羊腸　志林。山谷和答詩云。曲几團蒲聽煮茶。成都。東坡云。黃九恁地怎得不窮。

脫穎　史記。毛遂自薦於平原君曰。錐之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

童子試　唐制。凡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奉試論一首。十通者與官。通七者與出身。試之義。見記。水經注。

諸生　諸生。

鄉薦　舉試也。謂薦舉之使得與貢試之義。

鄉試　晴秋。

落解　解發也。唐制。進士由鄉而貢曰解額。故科舉時稱中鄉榜者曰落解。

京師　見麻花。

蘭麝　骷髏。

明璫　見碧桃。

玉珮　見宓妃。

珊瑚　九玉佩聲。○杜甫詩。時聞雜佩聲珊珊。

毛礫　唐書。顏眞卿如柴石錢。菊作蠙。毛礫。孫仲謀音宣王之流亞也。

惟怯　言畏縮也。

左紈素　晉左思之妹。左芬有紈素辭。

黃九　車聲羊腸　志林。山谷和答詩云。曲几團蒲聽煮茶。成都。東坡云。黃九恁地怎得不窮。

椀 盧仝歌。一椀喉吻潤。二椀破孤悶。三椀搜枯腸。惟有古文五千卷。四椀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椀肌骨輕。六椀通仙靈。七椀吃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

眼 唐信詩。花繡顏醉眼繡。

蘇季子貂裘敝矣 國策。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鎰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季子即蘇秦。

鮮生 見春苑。

一寒至此 句見史記。范雎傳。

跼蹐 見芳。夕

縕袍 論語。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敗絮 劉基文。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而敗絮其中。

冬烘 鄭嶽言。唐國史補。進士不擇而飲。謂之打毬。○蘇軾詩。爾我自為鄰眠暗。

昧曙 見范雎傳。

張鷟 唐人。字文成。初為岐州司倉。調授長安尉。以為狀元。入朝之日。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

不懼再刖 韓非子。卞和嘗得璞玉於楚山中。獻之厲王。以為誑。刖其右足。及文王即位。和又獻之。果得寶焉。名曰卞和之璧。

千鈞之弩 蘇軾詩。建人千鈞弩。一兎難再彀。

恥於再試 史記。曹沫三敗。以和。猶後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於柯。而劫桓公。桓公與莊公盟於壇上。曹沫執七首劫齊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侵地。

卞和 見必

妙手空空 晉隱娘傳。劍俠。晉隱娘。唐貞元。大曆間。人莫能測。或見或不見。或聞其語。而不見其形。

老生常談 謂年老之人。談論無奇。

為郎憔悴 劉孝綽。秉燭夜遊。重珠。梁簡文。有女名倩娘。美容儀。而柳毅。亦琴。憲。有一人。至船上。死之。倩娘。病始痊。受降城。軍廣利。西伐大宛。

衛姬 劉孝綽。秉燭夜遊。重珠。梁簡文。有女名倩娘。美容儀。而柳毅。亦琴。憲。有一人。至船上。死之。倩娘。病始痊。受降城。軍廣利。西伐大宛。

情女 雜魂記。清河張鎰。有女名倩娘。美容儀。而柳毅。亦琴。憲。有一人。至船上。死之。倩娘。病始痊。受降城。軍廣利。西伐大宛。

玉筯 見紫山人。

盈盈 見紫釵郎。

蓋橋瓊液 見紫釵郎。

解若薇 見紫妃。

溫柔鄉 見紫釵郎。

逆旅 見館人。**趾離** 致虛閣離。哼之而寢。夢神曰趾離。哼之而寢。夢清而吉。**向梅花憫悵** 見梅花美人。**頤** 開口笑也。○漢書。**解人頤** 匡衡說詩解人頤。**蓮步** 南史。東昏侯鑿金為蓮花以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孔平仲詩。雲鬟應節低蓮步。隨歌舞。**蕉鹿** 鄭人有薪于野者。遇驚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之隍中。覆之以蕉。不勝之喜。既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連城** 史記。趙王書曰。願以十五城請易璧。○後因謂其璧曰連城璧。謂其價值連城也。○新論。連城之璧。產於荊山。**批其頰** 見梁氏女。**繡虎** 成章。世目為繡虎。**離龍** 史記。越王勾踐七步成詩。曹子建七步

乃英雄也。○今俗代人作丈者曰捉刀人本此。**向隅**漢書。滿堂而飲。有一人向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為之不樂。**甲第**猶言巨室。○張衡賦。北闕甲第當道直啟。**不速之客**見林春四娘。**紅拂妓**見長卷主。**蹋踏**不伸也。○謂地不踴。**獃婦**蓋厚不敢不蹋。○詩。謝天蓋高。不敢不蹐。**獃婦人之語。**

獸爐香爐之作獸形者。如狻猊獸爐之類。**斷腸花**葉正綠反紅。秋開。名曰斷腸花。又名八月春。即今秋海棠也。**剝啄**見郭璞。**善人。福州**府名。明時屬福建。清因之。民國廢。今閩侯縣其舊治也。**酒軍**白居易詩。酒軍詩敵。**酒**酬拔劍斫地歌。莫抑寒磊落之奇才。**剪燭**李商隱詩。何當共剪西窗燭。○薩都剌詩。新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玉川見上盧仝注。茶數。○又祝允明詩。未用一杯浮鞏酒。正須七碗玉川茶。**斗耳**左傳。衛人請戮其斗耳。○疏。盟用牛耳。牽者執之。尊者飲之。○今俗稱為盟主者曰執牛耳。**殺風景**李義山雜纂。其一曰殺風景。謂清泉濯足。花上曬茶。松下喝道也。**老饕**左傳。洮之役。晉人謂貪食曰饕。而蘇軾老饕賦。**發粲**發笑也。○穀梁傳。軍人皆粲然而笑。**秋海棠**羣芳譜。秋海棠一名八月春。草本。花色粉紅。葉綠如翠羽。**少女懷人灑淚而生**見上斷腸花注。○又祝允明詩。未用一杯浮鞏酒。正須七碗玉川茶。數。○玉川見上盧仝注。茶數。○又祝允明詩。未用一杯浮鞏酒。正須七碗玉川茶。**無香種**本草。海棠花不香。**夜深花不睡**蘇軾海棠詩。只恐夜深花睡去。**玉**

骨花葉夫人詩。采肌玉骨清。**柔腸**張昪詩。墻藕縈絲柔腸。**婉**。言郎君明年美蓉鋭下及第。明年果狀元及第。詩賦有人鏡美蓉之語。**挼**乃金天神也。**弄。跟蹌**見夕。**甘心**見旰。**貽**某甲。**青蛾皓齒**徐安貞詩。青蛾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軟玉溫香人**見胡夫人墓。**徘徊**見天金。**南宮**禮部試曰南宮。試。○淝水燕謀錄。范文正章過人。一試為南宮第一人。**鄉薦**注見上。本別上。**朦朧**見碧桃。**姍姍**

見長春枕席見紫釵郎主。○說文。塊。高爆地。○左傳。景公欲更路堁塊者。牛眠晉書。劉佩步牛不知所在。一老父曰。前岡見一牛眠。其地若葬。位極人臣。及烏之愛說苑。武王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奈其士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愛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銜環之報續齊諧記。楊寶年九歲。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鵂鶹所搏。墜樹下。寶取歸置巾箱中。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矣。金盌見始。娩雞鎮見始。九泉穆玄聞仲文卿家。仲堪葬後。是何似人。仲文曰。雖不能明一世。足以映翠九泉。頷之見科場舞弊。二千石漢太守秩二千石。世謂知府為二千石。

逆旅少年

陳孝廉奇璧自京師之金陵。制府勻當公事者。因同行。一日解裝逆旅。則北寢已有宿客。遂止東偏。頃見少年自外入。深笠寬衣。面掩於笠。不甚可辨。即北寢。客也。趣召主人。使治具待客。必豐必潔。主人諾去。少年入北寢。曲肱支頤。凝燈宴坐。陳亦遂就榻而臥。使素好選事。秣馬儲芻已。潛往窺之。伏於梁間。旅邸再鳴。啟見一物飛入。狀類鵂鶹。乃覽室中韁轡勢。若鬬兵。燈影散亂。莫可端倪。頃之有一人踏地。乃胖僧也。少年揮劍擬之。曰。若不自量。欲犯乃公耶。僧固稱不敢。卑辭乞命。少年曰。若雖不競。然亦吾屬也。羽翼可任。安肯相逼。遂釋之起。復仰視梁間。謂騎使曰。君為壁上觀。亦殊勇敢。宜下相見。騎使方怖。聞言駭甚。趨下拜伏。少年並攜就坐。呼主人將酒肴來。相與飛觴大嚼。少年與僧語。騎使畧不解。危坐項聽而已。酒酣。少年謂僧曰。能少年又曰。三日後會我某山。能不愆期乎。僧曰。謹如命。少年即袖中出書付僧。僧使乞辭。復如鵂鶹飛去。騎使亦謝出。往卧東偏。天

明迹之。北寢室矣。叩主人。亦弗知也。以狀語陳。相與記異。計僧所寄書。及所期之地。殆三四千里。騎使又言少年形貌。玉立美如曲逆云。

註釋　李廉　見笑李廉。京師　見梅花美人。金陵　見梅花美人。制府　清時稱總督曰制軍。制府即總督府也。勾當　見拒齋報。逆旅　見鄉曲美人。曲脇　論語。曲脇而枕之。支頤　以手托頤也。○韓愈詩。暫舉一手支頤臥。選事　猶言喜事也。○國語。魯饑。臧文仲言於嚴公曰。請糴於齊。公曰。辭使。對曰。辰也。備鄰長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若不命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秣馬　吉秣其馬。詩。吾子翔之。壁上觀　漢書。諸侯兵救鉅鹿者十餘壁。皆從壁上觀。韝鼓　集韻。韝。鼓聲。不競　競。強也。○左傳。叔向曰。則不競。何憚於病。羽翼　輔佐也。○詩。難見面。時展尺書看。鱗鴻　鱗。魚也。鴻。雁也。古詩云。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又蘇武有繫帛書。雁足之事。後因以鱗書雁札。○李甲詞。又還問鱗鴻訊息。期約之時也。○詩。匪我愆期。玉立　見婉約。美如曲逆　漢陳平封曲逆侯。故稱。參看阿惜阿情冠玉注。

朱克

宛平朱克。感疾晝寢。夢遊河濱。眺望甚樂。有四馬服車東來。車中五人。御者一。御者曰。某貴家張樂召客。但有知者。皆得往。汝盍俱焉。五人者亦呼巫登。克不覺已在車上。疾驅而行。抵一處。嘈雜類市鎮。西有崇臺。優伶演劇其上。其下列席。馬賓容甚盛。克與五人亦共據一席。酒饌隨至。亦不知主人誰也。克素不習酒。又念抱病未癒。辭。飽不敢飲。啜而五人饗饗彌甚。杯盤盡罄。御者促曰。可歸矣。復上車馳行。少焉。皆下。入一家。則克之姨家也。御者直擁至大窩。遞推五人作。皆成小犬。次至克。克惶欲走避。亦為所推。大呼昏去。比甦。則身亦犬也。遍體痛楚。毋夭為舐之。痛頓止。姨至見之曰。大產六子矣。克呼姨弗應。復訴曰。我爾甥也。非犬也。姨亦弗聞。遂入內。

牽狗皆爭食母乳。克亦覺乳香。饑欲食。復念我人也。奈何食狗乳。欲趨歸。足弱不能運。強行數步。母狗輒銜至故處。中心悽然。自傷遂為異物也。忽見御者踉蹌來。頗惶恐。旋有二役追至。以銀鐺繫其頸。叱曰。何物小鬼。敢私誘人為畜。即一役牽御者奔去。一役舉克而掌之。昏痛之際。倏已復故身。即隨役至家。為所仆。蹶然而悟。母妻環之哭。蓋死馬而復甦矣。並述其事。使驗諸姊家。大果產六子。其一壯大者死矣。黑首而赭身。與克冠服之色相符。克取死犬歸。裹以布而埋之。

非非子曰。跬步不謹。即墮畜生道。微乎危哉。幸地府敏察。復其故我。不然。雖欲不為犬子也得乎。

註釋

宛平　縣名。明清皆屬順天府治。民國移置廬溝橋。屬京兆。

俳優　俳人之通稱。優為雜戲。伶為樂人。今之戲劇兼演唱者。故稱戲子曰優伶。

天下之人。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注。貪財為饕。貪食為餮。○今則稱貪嗜飲食者曰饕餮。

後輪回於六道之中。所謂六道者。一天道。二人道。三阿修羅道。四鬼道。五畜生道。其地獄道。是也。

借金人

康熙中。有圖公某者。厚於貲財。其母氏八十初度。日置酒張樂。召客為壽。是夕客散。圖歸私室。將寢。而屋瓦作聲。聲及於地。俄有一人。排扉入。軀貌修偉。巾服皆青。露及於腰間。屹立於燈下。圖駭怖失色。請問所欲。其人曰。聞公多積金。姑以百兩貸我。旬日當還也。圖曰。敬諾。顧侍兒取金授之。其人乃出門升屋而去。圖甚嘱家人秘之。越數日。燈下獨飲。其人忽復至。圖亟問何

來曰來還金耳遂出金圖曰金已贈壯士不欲還也其人笑曰吾亦有少金不知其品高下故借公好金較量耳非剋公金者圖因曰壯士能飲乎曰能即滿引奉之立竭數觥乃辭去曰感公厚誼公此時無所用我他日當相報言訖已逝圖異而歎曰真奇士也後數年圖被罪在獄夜有搴簾入者負一囊置地拜曰公尚識某乎圖詫曰甚憶然忘之曰疇昔貸金之人也即解囊出衣裹二襲白金五百兩相授曰知公困乏聊以相助且酬舊德圖感泣相謝曰義士惠我於窮幸不死宜何如報敢問姓字其人答曰吾無姓名久矣向嘗借公金即呼我借金人可耳又曰圖扉嚴蓬吾往來幸無覺者公宜密之倘洩於左右此金非公有矣遂別而去圖後經赦出獄卒衣食其金以終

虎

圓明園離宮界虎圈三區坎地為之覆以鐵網有尸可梯而下也旁名為小押限以木閘上為轆轤抽柵之虎奴將糞除則啟閘俟虎入小押則閉之故虎奴下上幸不與虎遇有某奴役此有年矣亦漸狎易一日啟閘虎入閉閘不盡者去地尺有咫弗覺也既下而虎出將咥之奴震慴流汗跽而請曰若啖我即啖尚念我喂養之恩毋啖我若即入毋恐我虎聞言躊躇不決奴又

（見紫欽朝食其力禮食其力無數。○疏謂工商農賈人之為陳力就業乃得食。躊躇見前。白金見西村雜俎。圖扉獄門也。○玉融於硃圖扉。）

（見周生姬初度也。覽觀也。按度考也。覽觀也。按度稱生日曰初度。精金上金也。○世說精金百鍊。在割能斷。滿路。詩茂草於圖扉。）

衣乞於是虎竟入柙。不復顧。奴乃緣梯上。幾墮者三四。官日供羊一頭為諸虎俸。於是奴德此虎。飼之往往倍他虎。遇有事殺虎。奴率以他虎應。此虎以奴庇。老且壽焉。後圍虎且盡。將殺虎。無代者。不得已。檻此虎以往。奴痛哭送之。謂虎曰。命也夫。奈何。虎既殪。奴亦尋斃。

靖安有虎。夜躍上人家屋。虎重屋弱。四足陷椽中。大吼。棟宇撼動。其處者為二女子。蓋姑嫂也。閉屋上。虎聲仰見虎足。走且恐。久之。虎不能去。姑嫂相與謀曰。此易制也。不圖且有患。盍決其蹯。乃共梯上梁間。以繩縶虎足。其姑持而引之。嫂斫以伐薪之斧。四足次第解下。不及天明。虎竟卒。

註釋

圓明園　在北京西直門外。地名海淀。清世宗在藩邸時賜園也。中有正大光明殿。勤政殿。雍正間。每歲初春。即於此聽政。歷朝遂以為常。咸豐時。為英法聯軍所燬。

離宮　行宮也。○漢書。修治上林。雜以離宮。轆轤　即絞盤也。蓋轆轤為古汲水之器。能上能下。今之絞盤能捲能伸。故亦名絞盤。

糞除　禮。凡為長者糞之禮。○糞。掃除也。

躊躇　見劉叔崖。

靖安　縣名。清屬江西南昌府。今屬江西瑞陽道。

芙蓉館掃花女

一士人忘其地與姓矣。名谷。下帷攻苦。罕與外交。舍旁溪水清潔。奇花絢爛。心愛之。日暮徙倚焉。有一麗女子。提甕來汲。谷見惑之。由是谷每至。女子輒來。遂有玉洞桃花之約。女子行而谷從之。西行至一山。危峯連天。奇峭插雲。遥聞雞犬之聲。而不見村落。時已昏暮。谷惶恐不行。女子故紿曰。閨人眼疎。迷失故路。山君且至。奈何。奈何。忽林中衝出一虎。咆哮而前。谷驚而仆。女子以手揮之曰。去。毋驚我郎也。虎吼而奔。

註釋 低徊 見長恨歌 叙郎 玉洞桃花 見玄都觀 劉阮 注。山君 虎也。○說文。虎 ㄨ 獸之君。○ 見荊 虎苑。虎為獸長。亦曰山君。 咆哮 州女。

毛人

硝商數人。穴蜀山取硝。林間遇毛人。以為怪。發殺之。毛人拜且泣。若欲言而不克者。愍其意。乃舍之。推與飲食。數日遂能言。曰。我崇禎時人也。獻賊屠蜀。避山中。食草根木實。得不死。久之。偶下山。聞金鼓聲。甚恐懼。遂不敢復出。今見燈光。故來耳。並不知今經幾年月也。又數日。毛盡脫落。攜以出山。逾月而死。有商於蜀者言之。

註釋 硝 礦物也。結晶透明如玻璃。燃之發紫色。製火藥玻璃用之。 以聲氣也。 蜀 見銀手圖 崇禎 明思宗之年號 獻賊 見驪。黑 金鼓 金鼓即鑼也。○左傳。金鼓

壁蝨

某氏女子。夢黑甲人為祟。其家患之。問所自來。女曰。自樓來。樓久不登。旦日索之。見故櫃有物。大與櫃等。舁下焚殺之。壁蝨也。怪遂絕。又某甲宿齋中。日就羸。延家人疑其故。夜燭之。見壁蝨大如椀。伏甲胸。小者萬計。周身而集。無隙地。見燈即引去。人礙旁穴中。灌而掘之。盡死。病尋愈。吁。斯真陰賊之尤者。

註釋 壁蝨 俗稱臭蟲。今日謂之臭蟲。

沈髯

夏店人沈髯者。赴都門訪親。途遇少婦獨行。衣縞素。姿致明冶。髯悅之。而玩其孤弱。因與接談。

婦曰。妾夫壻客死。遠葬烟郊。昨發麥飯一盂。親薦其冢。今欲往京師。大歸母家。忽值羣馬奔至。與童子相失。日昃矣。鞋弓不速。懼有遇焉。惟君攜翠之。毋竊喜曰。幸辱同途。敢先步武。婦稱謝。遂與同行。泊暮抵通州。聾曰。逆旅詰問。何以應之。盍兄我以塞衆口。婦笑曰。即壻君亦復何傷。冥必兄也。聾喜甚。既就舍。遂同食寢。遲明聾寤。則見婦紙衣泥首。乃芻靈耳。驚而呼衆至。詢得其故。發視之。猜織流蘇紙褌間。莫不謔聾。聾慙極。遁去。取芻靈焚之。他日聾返。出故道。復遇婦來。笑謂曰。沈郎歸去。不攜我行乎。聾駭。亟避之。至家尋病卒。

註釋　麥飯（後漢書。弇曰。倉卒蒸薁亭豆粥。沈河麥飯。厚意久不報。京師見猶為偏者不仁。）鞋弓（見脞語。通州見市中賃娼。）逆旅（見鄒善人。遲明。天將明而未明時也。○漢書。遲明圍宛城三匝。）芻靈（東草所成之人也。○禮。孔子謂芻靈者善。）

河東丐者

有新鬼者苦餓。往見舊鬼而問術焉。舊鬼怒其無聲。紿之曰。子欲得食易與耳。有樵於終南之旁者。子代為負薪。彼且享子。新鬼信之。附樵者之擔而致其力。數日。樵者不知也。偶憩路旁。新鬼負其擔而趨。樵見薪之自行也。且駭且馳。鬼恐失樵。迫遂之。樵至家而薪亦至。疑薪妖也。燎諸大門之外。終不食。鬼由是竟飢且憊。復往見舊鬼。舊鬼答其無聊。舊鬼笑曰。向亦戲子耳。是固惡可得食也。山下某氏將祭。請與子俱。既至。有衣冠而拜於墓者。魚肉在俎。果實在籩。爵有酒。盂有漿。墓中有鬼出。避其拜。涕泣而不忍嘗食。新鬼饞甚。徑前掬嗽之。忽有聲鬼扼其喉。執而

繫之樹。訖於其既。以餕餘分啖諸鬼。獨斯鬼以攘食故。怒不與。且鞭而後釋之。寃苦無所訴。忽大悟曰。物各有主。固不以幽明異也。吾獨無家乎。乃夢諸其子。語以前事。子泣而祭之。然貧不備物。菜根鹽粥而已。鬼不暇擇。饜飽而去。既飢復走告。其子漸疑之曰。父已死矣。而頻頻索食。當不其然。其有偽而託者歟。竟不祭。鬼窘甚無策。反其故主者曰。此業報也。予生時烹鮮割肥。極口腹之奉。物以殄家以貧。故身死而腸胃猶生。不爾更也。鬼大覺悟。哀主者而告之悔。請得自比於衆鬼。弗許。乃痛恨閉居墓中。不復出。竟餓死為聾。而飢渴甚。不得已復崇諸鬼。間得一飽。忽自訟衒有窮而飢無已。祟何為耶。且既為聾矣。寧受復死。忽金光中現一人。如菩薩狀。以指彈之。則身已在墓中。旋復轉生為鬼。俯仰甚樂。念向者望為鬼不可得。一念之復。幸得至此。得長為餓鬼足矣。於是仍坐墓中不出。亦漸不甚飢。深悔生時之饕餮。欲補過而道無由也。久之。主者召之去。曰。爾能自責。可以為人。但宰殺過多。膏腴之福盡矣。殘羹賸炙。其可飽也。使往生乞丐之家。宿因了了。遂持戒不茹葷腥。乞食河東。往來郡縣里黨間。輒自述之。常言鬼多於人。聾又多於鬼。又言人不盡生。鬼亦不盡死。

寶劍

註釋

餕餘　食之餘也。禮。餕餘不祭。

幽明　見夕。

饜粥　平存詩。飢幸有飯。幸有鹽豉粥。

口腹　見汜水諸生。

聾　五音集韻。音積。人死作鬼。人見懼之。鬼見怕之。菩薩　梵語。菩提薩埵簡稱。菩薩。菩提。自覺本性。又能普度衆生也。羅漢者。覺之義。薩埵者。衆生之義。謂既能修行精進。即成菩薩。位次於佛。

餮餮　朱克。

河東　秦漢時有河東郡。其地在今山西省境內。

李介夫言。浙江趙君長公。豪邁好俠。所攜劍。實劍也。以懾鬼怪。往往驗。常佐某公幕。署後有室一堵。華且敞。而蓬蒿蔽之。以問胥吏。曰。居者輒死。或竟失所在。用是鞠為茂草。趙笑曰。惡有是。以避喧良便。遂翦草解裝其中。使二僕共卧對室。其夜二僕縱飲。他所。趙方秉燭閱公牘。聞屏外啄門聲。呼問無應。少焉門大啟。覺有物入。噴息甚厲。俄焉及寢門。觸簾簾動。趙異之。乃仗劍秉燭挑簾出。則見有口大如牖。其身崔嵬若山。幾與梁齊。摩急以劍擲口中。物竟吞劍。復以燭并錫具擲之。物以負痛。乃轉首急去。屏門竟傾。有項二僕來。趙呼語之。亟移榻去。次日見血於門外。淋漓相屬。迹之十餘里。得穴於山旁。有巨蜂焉。馬剖腹求劍不得。燭具乃無恙。

註釋　豪邁　見黑牘。　胥吏　見秦少府。　鞠為茂草　句見詩經。　啄門　見郷善人剝啄注。　崔嵬　土山之戴石者。○詩。陟彼崔嵬。○按作崔巍。崔巍高峻貌。

蛟

乾隆癸卯二月。金谿北鄙崇嶺崩。蛟也。大雨電風。霆怒甚。山下村幾墟。民幾魚。其暴如此。郡中故多蛟。某年小山出九蛟。得九穴。然不為暴。某年夏雨甚。鄰里陳坊橋。漲及於梁。有田父荷鋤過橋上。見兩巨蛇黃色。隊行水中。隨以鋤擊之。斃其一。致之橋上。聞者皆來觀。已見上流有浮萍如席。去梁數丈。盤旋不前。浮萍者。相傳蛟屬行水中。用以自覆者也。於是觀者皆走避。浮萍乃奔下。勢若山裂。浪沸起高丈許。梁不盡撼。漲亦頓落。而人無損者。若此皆不為民暴者也。聞古老言。唐太守在吾郡時。選材官。教之伐蛟。其法不傳矣。驗蛟之法。於大雪時。四山望之。

無雪處其下乃蛟窟。

註釋 乾隆見虎嘯兒。金溪見周顗。北鄙。謂北方邊鄙之地也。春秋齊侯伐我北鄙。蛟。說文。龍之屬也。池魚三千六百。蛟來為之長。○埤雅。蛟狀似蛇而四足。細頸。頸有白嬰。大者數圍。卵生胎生。或謂之蛟。田父。本農之稱。○淵鑑。岳珂曰。父之客。太守。見李廣。材官。若今之武弁。古其為幹力之官也。○史記。周勃引強。欽飛。漢武官名。欽。健利也。取勇力之人以名官。言其便利輕疾若飛也。掌弋射。

愛驢

某翁富而吝。善權子母。責貧無虛日。後以年且老。艱於遠。遂買一驢代步。顧愛惜甚至。非甚困憊。未嘗肯據鞍驢出。第胯下者。歲不過數四。值天暑。有所索於遠道。不得已與驢俱。中途翁喘乃跨驢馳二三里。驢不習騎。亦喘。翁驚即下。解其鞍。驢以為息已也。望故道逸歸。翁急遽呼驢。驢走弗顧。追之不及也。大懼驢亡。又恡於棄鞍。因買鞍趣歸家。亟問驢在否。其子曰驢在。翁乃復喜。徐釋鞍。始覺足頓而背裂也。又傷於暑。病踰月乃瘥。

註釋 子母。即本息也。母之生子。故云子母。○漢書。責取錙銖。代步。李尤車銘。輸以代步。○蔡度詩。代步本趣非速足。胯下。兩股間曰胯。○史記。不能死。出吾胯下。

貓言

某友言。某公夜將寢。開窗外偶語。潛起窺之。時星月如晝。闃不見人。乃其家貓與鄰貓言耳。鄰貓曰。西家娶婦。盍往覘乎。家貓曰。其廚娘善藏。不足祝吾駕也。鄰貓又曰。雖然。姑一行何害。家貓又曰。無益也。鄰貓固邀。家貓固却。往復久之。鄰貓躍登垣。猶遥呼曰。若來若來。家貓不得已。

亦躍從之。曰。聊奉伴耳。某公大駭。次日。執貓將殺之。因讓之曰。爾貓也而人言耶。貓應曰。貓誠能言。然天下之貓。皆能言也。庸獨我乎。公既惡之。貓請勿言。某公怒曰。是真妖也。引槌將擊殺之。貓大呼曰。天乎冤哉。吾真無罪也。雖然。願一言而死。某公曰。若復何言。貓曰。使我果妖。公能執我乎。我不為妖。而公殺我。則我且為厲。公能復殺之乎。且我嘗為公捕鼠。是有微勞於公也。有勞而殺之。或者其不祥乎。而鼠子聞之。相呼皆至。齧壞器。公不得一夕安枕而卧也。妖孰甚焉。故不如舍我。使得效爪牙之役。今日之惠。其寧敢忘。某公笑而釋之。貓竟逸去。亦無他異。東陽夜怪錄。記苗介立事。貓之能言。古有之矣。而此貓滑稽特甚。足為捧腹。

註釋

厨娘 司飲饌之事者。○玉台書史。京師中下之戶。每育女教以藝業。用備士大夫採擇。娠侍。就中厨娘最為下色。然非極豪貴家不可用。**稅吾駕** 見三衣架也。○稅。男女不同枷。**苗介立** 傳奇。成自虛雪夜於東陽驛寺中。遇苗介立。吟詩曰。滿懷愁肉主愁深。日曼蟠蛻卧錦衾。且學忘人知白黑。那將好爵動吾心。吹日視之。乃一大貓兒也。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能亂同異。楚人是也。一說讖如骨稽。酒器也。轉注。吐酒然。日不滑稽雄禍。云。鴟夷滑稽。廣大如壺。是也。一說。滑利。其智計疾出也。並見史記滑稽傳。索隱。**捧腹大笑** 俗用捧腹大笑。○按用事考索。

瓜異

某公嘗市一瓜。大可如斗。置案下。夜半。地上有聲。嚶嚶如雞雛千百。察之自瓜中出也。視瓜乃洞灼有光。如萬星燦爛。射目。驚語左右。開見皆同。使燃燭諦觀。則聲寂而光斂。乃置屋外。旦日

剖之。戛然有聲。然非常瓜也。或啗之。味仍甘美。無他驗。

註釋　嚶嚀 小聲也。又作嚶嚀。小鳥之聲。爛爛 宋玉賦。眴曒爛爛。雜糅轉移。

秦某

宋某者。直隸玉田人。嘗舉進士。後以事被罪。配烏魯木齊。白香幼隨其考為邊吏。嘗從宋受書。時有秦某者。亦配軍也。山西徐溝人。與宋特相善。每過宋齋說往事。故白香聞而熟焉。白香告余曰。宋初至配所時。謁關廟。階下立一人。年界五六十。疎眉而秀髮。目宋而笑。似曾相識者。已而呼宋曰。子吾故人也。而不識乎。宋愕然。唯唯莫對。其人乃能道宋郡縣鄉里氏名。及事狀甚悉。且曰。田國榮來歟。然當至。田國榮者。宋之家僕也。時果在道矣。於是宋聞之訝甚。曰。仙乎哉。何以能然。亟叩其姓氏。則曰秦某也。秦謂宋曰。吾所以識子。乃以夢故。雖然。言長矣。非立談可訖。遂與歸其所居。述其詳。秦謂宋曰。吾向在京師。某年除夕。忽夢為有司逮去。鞫於刑曹。獄成。配於此。親舊相弔而別也。吏卒相拘而行也。山川關塞道里之所經。水陸舟車步馬程宿之所身受。無不盡歷。至烏魯木齊乃驚覺。則歷歲而賀客來也。心疑而惡之。至上元夜。忽又續前夢。則至配所。以訖於身終而覺。遂信其有以。越三日而事果作矣。得罪以來。事無鉅細。卒與夢符。莫能強異。適遇子於廟。亦遵夢而行者也。而果遇子。請更言其後。其試吾夢。如子某年某月吉。某年某月當小蹇。某事如志。某事當無成。某月且疾。病。某月當愈。某月有獲。某月當有所失。某某當來。某某當去。此皆吾夢中事也。夢境渺茫。每不自信。又恐迕涉詭怪。惑人聽覩。重

取罪庚。深祕不敢言。子厚於我姑言之。以試吾夢。宋於是遂與訂交。然疑其或有他術。久而察之。然後知其果夢也。而非術也。識其所言。無弗驗者。夢既久。事以千萬計。秦亦不能盡記。事至輒憶之。則娓娓而竟。其後無弗驗者。秦謂宋曰。無弗驗者獨一事弗驗。吾夢居此地時。乃三城品列。今獨一城耳。此為不驗。乾隆三十年後。屯田既廣。商賈雲集。更築新城以處之。後又移陝西滿兵駐防於此。復築滿城。三城之說亦驗。宋有母年老。歲時誕節。未嘗不瞻望涕泣。秦慰之曰。無傷也。子行遇釋。且終養。後數年宋果釋歸。奉母以終。乃卒。秦卒於配所。噫嘻。除夕一夢也。異矣。越十五日續夢之。其後十年復履而行之。以至周旋瑣雜。語言纖碎。目見而耳聞。無與於己。而不相謀者。莫不如印同符合。比於他人。蓋不啻兩世。亦古今以來僅有之事也。然豈非數哉。白香在烏魯木齊年尚少。不能具悉。比述於余。又忘其四五。余記之又逸其四五。蓋非其詳矣。白香又言。宋晚歲頗明於卜筮。推占後事。往往與秦夢符也。然耶否耶。

註釋

玉田　縣名。清屬直隸遵化州。今屬直隸津海道。

進士　見科場刑戍邊者。○瑞桂堂暇錄。東坡入京師。有相者云。一雙學士眼。半個配軍頭。

徐溝　縣名。明清屬山西太原府。今屬山西冀寧道。

關廟　奉祀蜀漢關羽之廟也。

烏魯木齊　地名。即今新疆迪化縣。元時稱失剌八里。今為新疆省治。

配軍　流刑戍邊者。○瑞桂堂暇錄。東坡入京師。有相者云。一雙學士眼。半個配軍頭。

京師　見梅花北人。

除夕　見遵義案。

刑曹　見冥遊記注。

歲始　楚辭。歲始既陳。

歲發春　上元　白六帖。正月十五日為上元。

渺茫　韋莊詩。扶桑已在渺茫中。

娓娓　見雙玉。

乾隆　見虎丘。

屯田　以戍卒從事於邊。見漢書。後因稱屯田。

便　趙充國陳屯田十二便。

終養　言終養其母也。○李密文。

符合　按漢符以竹為之。長尺二寸。以鐵印文記人之年名字物色。題曰符合。

武侯碑

李制軍莊成都日掘城下得古碑勒五火字旁有武鄉侯款識因移置武侯祠是日大蛙見於市旁有穴焉或傾以盂水蛙避入穴穴亦塞次日蛙數萬隊行詣武侯祠填塞門巷衆禱焉已而不見頃之成都火起者五處延燬萬家乃悟所掘者武侯鎮火碑也復埋之遂不復火

註釋　制軍　清時稱總督曰制軍。成都　見蜀商。武鄉侯　即諸葛亮。三國陽都人。字孔明。相蜀。卒謚忠武。封武鄉侯。

奎光

諸生某銳意進取歲當賓興往往夢中躍起走叫出門外曰中矣中矣已又作報喜人索來錢往往復爭競良久復就牀鼾然睡去次日憶之惘惘然如不第者然又聞人言登科則奎光且見一夜有偷兒炷火耀窗間某正擁被冥想見之喜曰茆奎光耶果爾當再見偷兒承意復耀之某大喜遂熟睡不疑偷兒盡發其囊篋以去

註釋　諸生　見汜水諸生。賓興　周時選舉法自鄉小學舉賢能而賓禮之以升於國學也。○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登科　謂應試而中式也。○閒天遺事新進士才及第以泥金書帖之附家書中用報登科之喜。奎光　李經援神契奎主文昌。○薩都剌詩簾捲奎光聽玉音。偷兒　見周生姬。

燕

豫章某節婦家歲有雙燕巢其堂後雌燕獨來蓋亦孀矣或謂孤燕不祥毀巢而逐之燕旋毀旋葺終不去他日忽有雙燕者徑來奪其巢孤燕露處宇下宇然悲鳴而是夜雙燕竟為鼠嚙以死孤燕乃復聞者快之節婦既貧鬻其室他徙明年孤燕至訝主人已非徘徊舊巢已復去卒訪得其新居構壘處焉去來者十九年而周厚菴來都下述於余此與姚玉京及衛敬瑜妻

事略相類。噫嘻。今孤燕尚無恙耶。可不謂貞且義耶。夫鼠黠而竊者也。乃亦能俠善乎哉。

註釋 豫章山人。見秋心。婦人喪夫曰孀。徘徊。見天章之賢。如是數年。玉京死。燕來窺室。周回累夕。姚氏語墳在南郭。可往。燕遂至墳所。悲鳴而絕。衛敬瑜妻事。南史。衛敬瑜妻王氏。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勸姑欲嫁之。截耳置盤中為誓。乃止。所住戶有燕巢。常雙來去。今春獨來。獨帶前雛。女因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獨獨居。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無恙。劉玫崖。

蓀翠

某生篤學。自少至長。無交游。誦讀之外。亦無他嗜好。泊如也。讀書城中某寺。其鄰以宅謇他徙。有叟挈眷來稅居之。鄰故有樓。俯臨生書室。久扃鑰。翌日忽施簾幙。甚華煥。俄有女子自樓出。妙齡殊姿。生見而好之。木立移時。女凭檻他顧。略不垂盼。徐徐搴簾入。徑闔其扉。生徘徊竊嘆。天下乃有是人耶。翹首樓上。其女且復出。數日杳然。生意必叟眷屬。即往謁叟。欲結比鄰歡。叟曰。吾家置剩不為通。生怏怏而返。次日復往。則杜其門焉。由是益悵惘欲絕。日對樓凝望。冥想而誦讀之聲。不復作矣。一日薄暮微聞樓上步屧聲至。乃髣髴閨閣紅袖生喜。注目待之。忽微覺颼颼一箭出簾間。生驚閃避。箭已著地。拾視蠟鏃耳。少焉女挾弓矢出。見生似甚怪怒。復射之。生神奪。不復知避。又以蠟鏃無傷也。仰面視之。箭發中生頰。甚痛楚。拔視箭端易以繡針矣。流血及頸。女乃大笑。趨入內。生既病創。數日偃卧不能起。終不怨女。念女戲而賣己。殆非無意者。且以投梭故。博傾城一笑。計亦良得。及瘥。則樓上簾

懊無見。扃鑰如故矣。悽然喪魄。訝叟何故遽遷去。偵諸其門。則叟殊未遷。卑辭叩門者。乃知叟蓋山西富人。有二子外商。室中止老婦及竈下婢耳。始悟女竟非人也。憶念頓灰。然猶時時念其美不置。遂感疾。遷延卧榻上。家人聞之。請醫來問狀。生但瞪目直視。不復作一語。舉室驚悼。謂生且死也。無何躍然從牀起。神色怡然。若並無疾者。家人愈疑駭。環而守之。生辭焉。弗聽。衆始相引趨出。伺諸窗前。則聞生語曰。退矣退矣。卿盍前少間。生又曰。君太惡作劇。乃以人面為鵲耶。則聞有吃吃笑者。笑已。乃答曰。聊相試耳。君乃不恕。既知為異物。乃復不畏。且念我而病。君良苦矣。而情亦至矣。是以來。家人聽其語。知其鬼也。急排闥入。共徙生以歸。生悲怛無已。奄然復病。飲之藥弗效。更為召巫。生乃見女來。乘此一遊。生欣然從之出。略無阻隔。倏忽間行入一室。綉帷香榻。壁有圖。瓶有花。琴書玩好之屬。位置疎雅。女闢旁牖。引生出簾外。凭欄而指曰。是何處。生審視。即己書室也。始覺身在女樓中。益自喜且幸。已於門側得斷弓及矢。生問此射我者耶。女粲然曰。然。為其射君。罰而折之矣。生亦笑。生既與女處。因問女姓字。女曰。妾前明張總帥女也。小字葆翠。遘疾夭逝。棲魂於此。煢煢守泉闕。未敢自涜。感君意厚。故不避非禮。赴情申義。不幸形迹乖異。見防於人。遲遲至今。生曰。鬼真畏人乎。女曰。非也。桑濮之事。安得靦然不避人目。彼雖不見。妾實恥之。非畏之也。生曰。吾與君今日。殆夙緣耶。女曰。非緣也。情也。無緣者神魂不親。飛絮因風。飄萍逐水。偶合偶離耳。妾向遇君。蓋如此矣。若情之所結。自有而無。亦自無而有。由生而滅。亦由滅而生。山川不能間。死

生不能奪。天地明神不能禁也。生曰。卿理香已久。九原寂寞。盍為再世玉簫乎。女曰。鬼之不欲生。猶人之不欲死也。人不能不死。鬼則可以不生。且人之生也。饑寒伺其身。職役勞其形。嗜好攻其情。災患怵其慮。妾嘗為人備領之矣。而溘化以來。舉不復有此。何樂如之。雖有絳雪神丹。還魂靈草。不願服也。生唯唯。歷三日。女促生歸。生恐失女。不肯行。女曰。無傷也。君歸請宣言於衆曰。聽我我乃生。不聽且死。孰與聽我。衆必聽。則使人迎我於樓。妾即至矣。不然。幽遘亦何可長哉。然須將帶帛。具輿馬。如婚娶禮。妾乃行。非以為文。禮不可廢也。生唯唯。遂歸。忽從榻上起。則聞家人驚喜曰。生矣。問魂亦何之。生如女教。家人不忍違。竟為娶女以歸。居室如夫婦。女性貞謐。不好治媒。生之外。雖三尺童子。莫能覩也。生有外兄某。聞其事。欲求見女。女不可。某堅坐不去。語漸褻嫚。女掩耳讓生曰。閨幃之中。安得容淫朋穢語。幸速遣之。某聞慙而出。其嚴凜如此。女流相對。間亦形見。往往相謂曰。目中閨彥。無如新婦妍且慧者。居數年。惟薄其修。遇有休咎。多因女決之。生家呼女為神娥。生感女意。不復娶。勸生納姬。生二子為父後。生卒。女亦去。

嘗出生時小像。使生題識之。藏於家。

註釋

宅警　謂凶宅不能使人安居也。妙齡　見秦少游。徘徊　見天台。朱陳　白居易詩。徐州古豐縣有村曰朱陳。一村惟兩姓。世世為婚姻。刺　見夢髮鬠　與仿佛同。○楚辭。仲先曰。若得時將時髮鬠以遥見兮。紅袖　青箱記。仲先曰。若得時將碧紗籠。投梭　晉書。鄭家高氏女。有美色。謝鯤為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幼輿。鯤字也。傾城　姑見婉嫕。龜下婢　後漢書。滕夫人多著繡面衣。錦袴。長安為之作劇。謂戲弄過甚也。唐士人韋生。路逢一僧。要至其寺。行十餘里。不至。疑之。乃紿曰。郎君莫惡作劇。見劍俠傳。鵲　即鵲者。殺鵲的。射盜取弓彈。中其腦。凡五發。俏始舉中處。徐曰。郎君莫惡作劇。見劍俠傳。

為的也。○國策。今夫鵲的非各雖於人。吃吃 其聲。○飛燕外傳。笑吃吃不絕。泉關 猶泉眼也。桑濮 見三官神。飛絮因風 世說。王凝之妻謝道韞聰明有才辯。九原 見三官神。玉簫 姑。遺化 見阿堵阿堵 猶言。貞謚 猶言。治媒 治媒者。猶言冶容誨媒也。外兄 外兄也。○漢書。張敞子為武陵太守。休咎 吉凶也。漢書。龔舍子為武陵休咎之應。飄萍逐水 杜甫詩。委身萍水客。理香 喻美人之氣。○李賀詩。柏林飛燃 老柏飛燃。道藴曰。某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絳雪神丹 見婉娩始。還魂靈草 本草繁苑一名返魂草。○張說狀。腸胃虛更服返魂之草。

西坡逸叟

西坡逸叟。渭河赤仙也。元時隱山中。至洪武己巳。采藥山陽。見黑風起艮方。須臾四障。天地昏黯。穢氣撲鼻。少焉天宇寥青。紅雲匼晚。恍惚有物露爪拏空。巨聲雷吼。振動林野。叟乃悚恐。疾走還山。回望西方。濃雲復布。猛雨繼集。雷劃雷爍。冰雹凌風。山谷喧撼。復覺穢氣撲鼻如前。叟頗惶遽。倥傯斜行。不半里許。遇一道士。手持桃枝。問叟何往。此時尚采藥乎。叟未及對。道士即手中劈一小桃枝授叟曰。此可當兵。方欲問訊。道士已杳。叟不勝嗟異。視桃枝已化鐵矛。六叉犀利。寒風可栗。霹靂再作。欻有一蛙。大可埒牛。口血盆張。舉爪向叟。叟急揮矛當之。蛙被創脂裂。血膏塗地。叟亦頼倦。弛然僵卧。乃見前道士騎龍挾虎來。謂叟曰。予孫真人也。今來賀爾。已聞異音仙籟。繚繞霄漢間。遂有絲繒一幅。斜披叟體。道士又遺一葫蘆。內貯神丹。曰。服此長生。於是凌雲攝虛。頃刻已逝。叟亦驚覺。夢中所授。宛然在焉。又於身畔得黃紙大書。助天仙翁四字。蓋以旌其殺蛙之功也。叟自是服丹勤修。遂登仙籙。乾隆辛亥四月。某貴家扶鸞。叟降壇自

述顛末如此。王人錄其語。余為詮次焉。

註釋　洪武　明太祖之年號。良方　良方謂之良方。倥傯　迫促也。○孔雅陸文。犀利　堅利也。○漢書。靁不犀利。靁靂　見雷霆。孫真人　即孫思邈。仙籙　雲仙雜記。房次律弟子金圖。十二歲時。況律徵問葛洪仙籙中事。以水玉數珠手節之。凡兩遍。近二百字。琅琅誦之不止。乾隆　見飛天使者注。

過期孕婦

近傳賈人某氏婦。孕十四月矣。其夫夢人語之曰。若婦是月也。必誕男也。且貴。然若必毋出。出而婦產。產必殺兒。若必毋出。其舅之夢亦云。遂信之。於是彌月皆不出。婦亦不產。亦漸疑其妄。父與子易而出焉。又五六月如故也。皆曰夢妄耳。遂同出。既出。婦腹痛產兒。兒墮地疾趨視其面。黝然黑也。婦驟甚。舉物投之。作旋起。又投之。復作。而婦腹又痛。產兒。面紅色。直前按黑面者起。婦又驟。尋刀並斫殺之。腹又痛。產兒。婦體已憊甚。不能運視兒。面則白色。行甚緩。就視前二兒。皆已死歟曰。噫。遂仆而絕。鄉里多見之者。其後亦無他異焉。

註釋　黝然　黑貌。○歐陽修賦。黝然黑者為星星。

三都人

某公性迂拙。偶出所居村外。迷不能歸。遥見其季父耕田間。不識也。從之問途。而連呼曰。農農。季父怒且笑。戲應之曰。血血。公即其處歇息。至暮始引歸。有鄰婦冬夜號寒。公意憐之。次日往謂曰。汝無衾苦寒。盍就我宿。婦大恚。詈公出述其故於人。曰。彼婦殊不知恩。聞者大笑。他日宰

某邑有訟者三都人也。甫投牒。公怒。即杖之。訟者請罪。公曰。吾作秀才時。三都人屢負吾租。又詬辱我故耳。或告曰。此三都非彼三都。公悟。徐笑曰。我真誤。天下固有兩三都也。

註釋 秀才見殷生。

詳註野叟閒談卷之四

杜鄉漁隱著
委羽山樵註

雜貨鋪

京江殷培元年五十而無子。開設雜貨鋪。有友人在伊鋪司會計。後稍漸裕。獨往鄉間開張。同人往賀。而殷與焉。午餐後。信步閒眺。出其土園。芳草被堤。樹木陰翳。夕陽掩映。荒塚纍纍。遙而望之。忽見墦間一幼孩。年可八九齡。身着襤布棉襖。木立不動。心疑焉。即而撫之。已殭矣。不勝惻然。歸命其僕荷鋤掘而埋之。當年妻即有娠。至歲除果生子。白面秀眉。舉堂狂喜。越十六年。遷居吾邑。仍為雜貨理其子已納婦矣。一日暑夜。隣右與夫來購物。袖藏一小瓶。乘其不覺。盜油約三四兩。不意殷知之。羣起痛擊。受創而去。其妻為之復仇。大聲詈辱。殷黃緣毛某。贈孔方兄八百文。將與夫送官究治。責以四百板。與夫歸。憤悶死。未匝月。殷之子並毛某之子。先後得霍亂而卒。殷後以此貧賤老矣。

漁隱曰。埋幼孩而得子。責與夫而喪子。得喪之間。不爽毫末。夫盜油細故也。痛擊已矣。究治何為。毛某以八百文而易一子。便宜乎。不便宜乎。世之逞兇得賄者。何不以此為當頭棒喝乎。若曰二子會逢其適。則予不信。

註釋 京江 胡三省通鑑註。大江經京口城北。謂之京江。○故今稱京口曰京江。纍纍 見長壽無路難歸寓緣 板附也。○韓愈詩。青壁無路難攀寓緣。○今稱板附他人以求進身曰寓緣。孔方兄 謂錢也。錢孔方。故云。魯褒錢神論曰。孔方兄。字曰孔方。棒喝 臨濟則黃檗。三度被打。後參大愚。得悟黃檗宗旨。却

回黃驟機鋒敏捷驟便打師便喝以後接人棒喝交施故云今謂驟暨曜人之速辭看曰當頭棒喝

黃衣女

益都士人安文在貌韶秀而鈍於資屢試鎩羽從師別墅中方夜誦有黃衣女搴簾入生瞥覩之嬌波淺黛艷麗軼倫驚詢來踪曰毋深詰兒非禍人者前緣所訂不嫌毛遂耳自是無人輒至一日師課藝女適來生才思素澀頗厭遲稿憂形諸色女覺詰故曰文未成不及歡耳女亟索觀大喙曰君真金玉其外者蓋諷其貌美而文不佳也生頰赤曰淺學固屢聆教不識鄭能為我一字師乎曰能審題一過命研墨伸紙拈筆文立就生大驚視所作殊勝己錄以質師師李姓濟南明經夙有名覽之擊節曰此仙才何銳進乃爾疑焉反覆試胥由俎代鮮不精當師喜寖信之有同學生段赤亭嘎嘎不服俟再課潛踪以伺聞嘎嘎私語就窺見女握筆疾書而安生袖手觀也丈白師師至舔窗紙覘之一蜂突出螫師目楚不可耐聞戶內啞然笑曰惡有為人師私瞰生徒婦者是所以儆也師知為妖愠甚未如何勸生避歸而女隨不去無何生應童子試謂曰冀承牀頭人捉刀場屋中亦能之乎曰能第寓齋宜靜閉毋與友共也生曰諾比至寓女竟不來屆期夜向晨矣女猶不來生焦心如焚萬慮攢集怨女誑我而女倏至欣欣有喜色曰急煞郎矣生答其爽信而窮以遲來之故曰非故慢也入擫試題耳彼念未動迄莫能測適念動矣遂乃得之蓋樂然後笑題也命研墨伸紙拈筆文立就顧時既迫記誦不遑密藏以入題紙下果如所言錄其文青錢中選矣感極燕婉等伉儷切磋若良友及秋闈又謂曰冀

承場屋捉刀。被鄉闈復能之乎。女搖首曰。此則不能矣。問何故。曰有命。君非甲科中人。吾何能助。且得隴已足。案必脫白紵衫。始為利市哉。生興。嗒然俄中秋節。置酒為樂。女愀然曰。緣盡行與君決矣。生聞意喪。離緒頓縈。為罷讌良挽之。不聽。曰。尚有一面緣。言已不見。生大慘愴。未幾果復來。生喜求與歡。不可。曰。來了一面緣耳。吾已仙。非疇昔比。各宜自珍也。遂去。杳不再至。生學亦大進。稱名諸生。此乾隆壬辰年事。江定甫茂才從阮芸臺學使校士山右。聞其詳。

註釋

益都縣名。清屬山東青州府。今屬山東膠東道。**鍛羽**烏羽脫落。不能高飛也。今以喻人之失志者。○劉峻文。握槉瓌而鍛羽。**別墅**見魚怪。**毛遂**戰國趙平原君之食客。秦攻趙。平原君求救於楚。毛遂自薦請從。與楚王定從約歸。今人稱毛遂自薦本此。**金玉其外**言虛有其表也。見劉基憤世者。**雖不治庖尸祝**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見莊子。**嚄唶**讀作嚄嘖。爭盜。**袖手**韓愈文。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元好問辭。世事今歸袖手看。**童子試**見段生。**捉刀**見段生。**場屋**見林閩題句。**青錢中選**見西村常。**燕婉**見衰氏女。**伉儷**見夕之益者。**秋闈**見林閩題句。**得隴已足**見段生。**白紵衫**古未仕者白衣。白紵即無出身之服也。**嗒然**見過陰。**中秋**陰歷八月十五日為中秋節。**疇昔**見過陰。**諸生**見汜水諸生。**乾隆**見虎帥紀年。**茂才**見造冊。**阮芸臺**名元。字伯元。芸臺其號也。清儀徵人。乾隆進士。卒謚文達。**學使**今稱山西為山右。以其太行山之右也。**校士**考校士子也。**山右**按本文當作山左。山左注見先中中。

拓婦津

辰溪富賈田某。妻性苛刻。初產不育。妾生子若女。能容極焚時。及妾事之彌謹。妻謂其詐。將以惑夫也。益嫉之。凌折逾甚。田避嫌遠妾。恆止厥室。連舉五男。愛若掌珠。而等妻母子於奴隸一

日田出覘謂妻曰。庶不先嫡。吾詎昧之。第衣食無使或缺。以杜外言。幸甚。妻佯諾之。田甫出門。即屏其母子於門外。晒曰。再能向主翁前持長短耶。妾無奈。走鄉間。就莊舍棲焉。無何山水驟至。田之居當其衝。隨水去。妬婦五男胥及溺。妾與子以見逐幸存。田歸。竟與妾偕老。

【註釋】辰溪縣名。清屬湖南辰州府。今屬湖南辰阮道。苛矜見周禮掌珠見紅豹骷髏。

竹雞

曹石雁明經名鳳元。歙邑雄村人。其先治鼈沒宿。役人戴某。休甯寓居者。妻張氏。為竹雞託生。先是張妊。如婦同居。如畜竹雞。性不馴。頻啄如子。如怒。命僮殺之。婦夜夢皂衣女乞命。許之。旦方梳髮。竹雞撲匿牀下。僮執以出。婦詰得故。驚曰。且止。吾將救之。握髮走白如。既如請。而僮已殺之矣。婦殊悵悵。未幾。娩身。夢竹雞來旋。產一女。知為孽諸。端順之。女長成。頻怦母。而婦不與校。女浸安之。嫁戴。數遘疾。頻危。向人曰。我竹雞也。婦救我不力。致遭殺。矣以相報。不謂撫我良厚。悤悤以釋。今當去矣。衆曰。投生匪易。盍少留。曰。修短有數。難自主。頃心如油炙。頗類前生見殺時。以是知不可活也。遂死。自是戴日替一日。至為人役。

【註釋】明經見袁氏叢說。歙見黑毛人。汝甯府名。明清屬河南。民國廢。形如鷄而較大。尾短羽褐色。有殺色斑紋。喜居竹林中。如婦謂。即如娟婦娟也。兄弟之妻相呼如娣。娣婦娟也。休甯縣名。清屬安徽徽州府。今屬安徽蕪湖道。竹雞鷄類。

獸怪

康熙癸未。辰州紅苗逆命。軍門俞公益謨奉命進剿。師駐乾州鎮溪。幕友劉生。江南名士。不習

居行幄。安置某廟。午夜方理文書。有軍士披幃入曰。諸將軍菲薄。祇候。願乞屏臨。劉謂麾下營將相招。從之出。二校攜燈導。經里許。至一處。門庭壯麗。殊非陣伍中。擬見壯士三人。戎服出迓。麾之。絕不相識。竊疑奸苗誘陷。踧踖不安。顧身已入阱。策無從出。強以為禮。詢姓名。主者曰。某王寅也。兩客一毛一山。此邦望姓。皆某契友。家世武人。聊堪樂飲。奈族戚聞往往攖蠢苗之害。飲恨有年。聞先生決策勦賊。恩勤五中。不腆之酌。難云酬德。風月清佳。用瞻風雅耳。劉聞意稍定。俄就宴。餚核紛陳。三人談笑爽豁。苗區形勢要害。瞭如指掌。劉大欣悅。相見恨晚。舉觴滿引。而酒味殊淡。劉量素豪。甚不滿意。王覺之。目二客曰。山鄉但饒野味。苦無旨酒。二君能為我一謀乎。二客無以應。劉興發。喉癢不可耐。向王同。王曰。寓有藏醞。帥府所賜。尚未嘗飲。願取共酣。惜乏佳肴耳。王笑曰。此易事。第反客為主。令人不堪。命校代取之。須臾攜至。掀瓶共酌。甫數爵。三人五山頓頹。俯几卧。劉竊笑量隘。以酒徧賜軍校。飲之盡倒。益詡良醞。拊掌大笑。呼客強飲。三人屹不動。撼挽久之。王始醒。昂首愕顧。已化為虎頭。劉大駭。轉視二客。一熊一野牛也。其軍校盡豺狼兔鹿。駭極奔號。觸閫而仆。軍中聞聲。以為賊警。急偵之。劉生也。被役帳中。俞公詰故。以所遇告。公命燃炬親往驗之。驀無舍宇。惟豐林茂草中。一酒瓶在焉。即劉寓攜來者。始知為山中之怪。不勝酒力也。劉用其言。辨途徑。決進退。不數月遂以平苗。

註釋　康熙　見周生姐。辰州　府名。清屬湖南省。民國改為乾城縣。屬沅漵。紅苗　苗人之一種。即以紅布纏頭者。軍門　見銀手圖。乾州　廳名。清屬湖南省。民國改為乾城縣。屬沅漵。李賀　見舟車夜悲。麾下　見夕。五中　素問五中所處。謂夜半也。○詩雕幹午夜。注。

五中謂見張玉笥。風雅見孫鍾齡。相見恨晚見林蘭題句。玉山頹世說。嵇叔夜之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鬼妻

康熙初。大庾李生。性儇佻而美於姿。多為婦女所悅。頗蹈邪徑。閭里鄙之。避謗他適。次梅關逆旅。鐙下有款門入者。視之則素所私酒家女。詢來意。曰。聞君遠遯。矢相從耳。李喜過望。攜之韶州。僦屋授徒。以給旦夕。女勤操作。頗著賢聲。生徒寖廣。家以粗足。踰歲誕一兒。穎慧倍常。年十六。食餼韶郡。李以囊篋豐滿。兒又成立。謀挈屬歸。以咨女。女有難色。李堅請。女曰。不獲已。君其與兒去。我固不欲往也。李意其有私奔嫌。不更強。暫偕兒歸。徧謁戚黨。既詣酒家翁壻。無恙也。命兒修外孫禮往。翁卻曰。我故無女。惡得外孫。子其誤耶。究以母在韶對。縷述姓名。翁益惶惑。召李詢故。李道顛末。翁驀大驚曰。審爾。則與君處者鬼也。吾女某年無故經死。今已十六七載矣。詳厥時日。正逆旅相從之候。李疑信莫決。即曰治任之韶。比及門。僮婢倉皇泣愬。前數日已失主母所在。而釵裙盡委地焉。李始信為鬼。追念叢情。感涕不已。請於翁。徙柩歸殯祖塋。命兒縗絰成服焉。兒後娶婦育子。年及五十始殂。與恆人罔異。惟日中無影。宵分不寐。較人稍殊。究莫測其為人為鬼。

註釋

康熙見周生姬。大庾縣名。清屬江西南安府。今屬江西贛南道。儇佻大庾嶺上。界江廣之間。石壁對峙。是為梅關。宋蔡挺置。逆旅見鄒善人。韶州府名。清屬廣東。民國廢。食餼國語。廩人獻餼。故稱廩生曰食餼。無恙見劉經自經注。虎嘯生曰。食餼秋屋。經見石室。縗絰衰服也。左傳。子墨縗絰。

義婢

崇義醫士王德化。年五十無子。妻為置妾。生子周晬。夫婦相繼死。妾典鈕梳得營喪葬。賸破屋數椽。絕無活計。抱兒哭泣。恨不欲生。有婢秋菊。慨然請曰。主人惟此一脈。娘子徒死。不足塞責。宜勤撫育。惡衣粗食。奴當任之。毋過苦也。妾含淚謝。自此秋菊日出為鄰家操作。夜歸織屨鬻錢。五六年。屨錢盈口。竊喜資生有具。無何妾殂。秋菊大慟。出錢治具。既念己出傭。兒無依。乃附村塾就學。師憐之。罔較所酬。秋菊旦送兒往。暮迎兒歸。形影呼吸相依為命。日饋兩餐。皆出十指。衣敝垢。首飛蓬。無厭怠。復倩良工繪主人妻妾像。懸中庭。旦夕命兒瞻拜。一室中儼如主人在焉。遇兒廢業。秋菊輒對像悲啼。兒為感動。一意力學。十七入膠庠。秋菊喜。探牀頭錢又數甕。為兒整廬舍。潔衣冠。俾游翰墨間。以資砥礪。將擇婦。里人薄其寒。鮮與論婚者。塾師獨器兒。以女妻之。秋菊走避。謝曰。秋菊婢也。何可當小主人拜。兒請自今事以母儀。秋菊曰。此尤不可。秋菊昔事主人。未薦枕席。名分所在。敢與兩主母匹哉。兒固請。堅拒不受。塾師勸再三。始允以平等見。於是兒稱曰姊。婦尊之曰大姑。外人呼曰姑娘。大姑以儲錢授弟婦。謝家政。然不敢自逸。恆紡績以佐薪水用。是家寖裕。兒無內顧憂。得卒業。邑有富人喪耦。聞秋菊賢。遣媒聘。秋菊笑曰。使我欲得丈夫。少時嫁去久矣。待今日耶。吾主人大器。終有賴。彼骯髒翁。奚足動吾念哉。媒慚而退。後兒舉孝廉。適秋菊六十初度。郡邑稱壽臻九十。以處子終。孝廉用姊弟禮。服期年喪。

殯於王氏先塋享祀焉。

註釋 崇義縣名。清屬江西南安府。今屬江西贛南道。手值手藝所得之工值曰手值。飛蓬詩。首如飛蓬。飛蓬蓬戕髮亂也。膠庠見夢中行雷。翰墨見迂尼。砥礪皆磨刀石也。引伸之為磨煉之義。○禮。砥礪廉隅。唐妾玉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新水見周生姬。骯髒見陶半仙。孝廉見笑孝廉。初度楚辭。皇覽揆余於初度兮。俗稱生日曰初度。處子見段生。

孝猿

雍正間。南安獵人鍾某。過梅嶺。縛得一猿。歸繫庭際。跳躍悲號。向鍾膜拜。鍾曰。爾思歸耶。猿點首。淚珠如貫。鍾心動。牽至來處縱之。暗伺所往。抵一處。巖懸如竇。猿趨入。鍾伏窺之。中有母猿。僵臥呻吟。毛脫脂枯。奄奄欲斃。猿撫摩良久。酸嘶而出。意似覓食。時際隆冬。草木凋喪。苦無得。就澗銜水哺之。鍾為惻然。歸懷榛栗投巖隙。猿出見狂喜。而躍拾歸竇。嚙以進母。甫進數果。母猿側伸。能動。咻唧作聲。若相慰勞。鍾歸越年餘。復經嶺上。一猿突出。以巨桃獻。視之。向所縱者也。納桃袖中。比至家。母患熱疾。勢甚篤。頗思冷飲。急以桃進。食竟。頓愈。齒頰芬香。決日。人謂仙桃。為縱猿投果之報。

註釋 雍正見以石投水。南安見二陽生。梅嶺即大庾嶺。因上多梅。故名。在江西大庾縣南。膜拜長跪拜也。○穆天子傳。乃膜拜而受。呻吟見鼠狗。仙桃杜甫詩。九重春色醉仙桃。

土地輸婦

土地輸婦。事屬不經。所傳亦不一。而乾州營與廳。嘗目覩其像焉。兩署聯垣。各祀土地。傳兩神

共博。厭神貪。以婦償之。示夢於人。命舁婦往。初不之信。繼而屢夢。且為祟。乃以其配送營祠中。或議請歸。及重塑女像。輒得禍。迄今營祠一神兩配。而女像大小懸殊。厭祠獨神無配。歷百餘年仍其舊。無敢異。今淮安府山陽溝亦然。夫聰明正直之為神。神而猶博。又何怪世之賭風日熾也。譎語無徵。一至於此。

註釋 土地見竹葛道人。不經猶妄言也。○史記。乾州見獻怪。淮安見盱眙某中。譎語證語也。○唐書。張亮譎語曰。四等畏死見註耳。

鼠促登樓

休甯程翁。治典淮上。懼鼠為耗。夜貯穀數升置空室。恣其飽啖。鼠聚以百計。數十年未有噍物者。一夕翁寢樓下。方酣睡。有鼠登牀。銜其足。驚而寤。呵之不去。翁起燃燭。羣鼠旋繞。作諸怪狀。以杖擊之。羣奔樓上。格格作聲。似呼翁名。翁怒。執燭逐之。甫登梯。而洪水至。排垣決戶。頃與樓平。居樓下者盡死。翁以鼠警獨全。人謂鼠報德。乾隆甲午八月間事。

註釋 休甯見竹雞。淮上即今江蘇淮揚一帶之地。乾隆見虎哨兒。

蛇化鱉

歙曹君榮波。嘗客汝甯。有丐者以無厭取憎。曹斥之。因仇曹。一日見巨蛇升樹。墮地化鱉。知其能殺人。攜以獻曹。將甘心焉。曹買而烹之。既入饌。而郡守適至。緣命庖人反諸釜。出與守接。抵暮客始去。乃取啖之。明日丐偵諸門。問鱉食乎。曰食久矣。丐知罔驗。爽然失。他日又見蛇化鱉。

遂弗為意。取歸食之而死。同伴以告人。且遺前事。曹乃知幸免。或謂物入湯千沸毒即解。曹之不死。以守來故。然此第未知耳。如知為毒。雖經千沸。不可食也。至曹不死。而丐即因以自戕。冥冥中實有主之者。報應固不爽也。

註釋　歙見黑毛人。汝甯見竹雞。甘心見貽某甲。庖人掌膳羞之人。俗稱廚司。冥冥漢書。乃合大道。混混冥冥。

友義

宣城劉伯箴二十喪考。遺弟一五齡。一周晬。踰年母又死。箴夫婦鞠以成立。授室誕子。而二豎皆不才。煢戲無度。兼溺北里游。羣惡少嗾與兄析產。冀得浸潤。遂日與箴相庇牾。箴苦喻弗聽。耗轉甚。箴弗獲已。憑舅母品而三焉。田百畝。箴取三十。弟各與三十五畝。屋二區。讓歸二弟。自僦居焉。二豎始無語。未半載。盪盡。向兄誅求。箴設筵速舅及弟曰。弟等不用良言。今若此。舅胡以教我。舅曰。若輩所為宜餓死。尚何言。箴曰。不然。兄弟手足也。手全而足廢。身何安。弟能改轍。巽事昜足校。吾所受田三十畝。仍父產也。可各取十五畝。以資生策。須努力毋再耗耳。二豎得田。稍稍悔。而羣惡少遝焉。百計誘陷。二豎感焉。未幾。十五畝又屬他人矣。愧不敢面兄。至不謀旦夕。箴聞泣曰。家何不幸哉。復招舅告之。舅曰。然則奈何。曰。天下無不可為善之人。教之不服。以意感之。未有再三而不化者。甥叩舅曰。數年來滋產治廬。已如父數。再量與之何如。舅未答。箴妻自內出曰。若爾是蹈前轍也。非愛之適屢形其過耳。我家舍宇閒曠。盡羣處而合業焉。則產莫能移。兩叔庶無苦。箴大喜。卜日迎兩家合居焉。兩弟感激。叩頭流血。自悔昔日非人。誓不

再耗。併力贊助。十餘年益田幾千畝。屋舍連亙。子孫士賈。各專其業。寖成巨室。箴年六十。綜核財產三分之。兩弟辭曰。毋爾也。昔由分而合。冀今日之成。今由合而分。杜後日之患。蓋諸弟非復似昔。自可守其財。吾子孫未必如今。或難全吾義耳。兩弟感其誠摯。拜貺焉。一時頌箴友義。

註釋 宣城縣名。清為安徽寧國府治。今屬安徽蕪湖道。府肉。硬也。足謂兄弟也。○李華文。綜核。漢書。綜核名實。綜聚而考核之也。

劉酒鬼

江都諸生劉某。名下士。善謔。性嗜酒。人呼酒鬼。竟以醉死。既有年矣。同硯數生。赴試金陵。卜乩問得喪。批云。我劉酒鬼也。眾驚愕。焚錄啟之。已而復請。則云呂某降。眾各加敬。以闈題請。曰。試事秘密。未可輕洩。諸生意慶。各跪飲墨汁一器。眾急欲得題。研墨瀝汁。跪飲如命。飲畢。箕動大書云。窗下懶讀書。臨場喫墨水。爾認是呂純陽。我還是劉酒鬼。眾大悔。知為所弄。聞者為之絕倒。

淫報

註釋 江都見趙。諸生見北水諸生。名下士北史。薛道衡聘於陳。作人日詩曰。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及人歸洛雁後。思發在花前。乃曰。名下固無虛士也。金陵見梅花。天美人。乩見飛。天使者。闈見棘闈題句。呂純陽見硬肉。租吾絕倒見笑。孝廉。

陸君筱飲言山右富人某。例選都門。性游蕩。喜狹斜。經某衙衙。見少婦美而艷。探之。乃良家女。

萬無諧理。而某感焉。向同寓友問計。友故狎客。工媕合以攫人財。曰事良易。我所善媒媼。慣蹈人家。多計較。以百金餌之。必得當。某喜。如數付友去。居有頃。媼竟誘婦至。招某往。醉以酒。淫焉。某意良快。思得頻聚。友故難之。慇請再三。曰。我亦有意中人。力難致。再能耗百金。為我謀之。今君意滿也。某既與百金。友去數日。反曰。事諧矣。請與君偕至。則兩美具焉。各擁所好而寢。晨興。某造友所。見女齒甚稚。而貌尤麗。試挑之。操鄉音。怪詢氏族。則所聘子婦。隨母探戚都門。而為媼所誘焉。某聞憤欲死。悔莫能發。停其娶。母家知女過。無敢爭。後父母殁。女無依。遂為娼。

【註釋】山右。見黃衣女。狹斜。妓女飲酒也。○撫言。杜牧在揚州。為狹斜游。無慮數十閭。拘禮法之人也。陳後主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江總孔範等十餘人。常侍宴後庭。謂之狎客。意中人。意中所思戀之人也。○陶潛詩。佘我意中人。

狎客（親狎而不褻）

鬼事姑

甯國山中。有姑婦共處。姑已衰老。而婦則孀也。家貧。孝養備至。一旦婦病勢篤。篤。姑泣曰。脫有短長。依誰為活。惟有死耳。婦曰。毋苦。姑在兒何敢死。即死。心必不死。當有以奉姑也。語竟大慟。姑恐傷其心。收淚慰之。數日。婦竟死。痛絕復甦。謂姑曰。未也。市棺惡劣。及土而板已開。兒得不死。歸奉姑也。姑大喜。信之。翌日。鄰媼來探問。見姑獨坐一室。喃喃若問答。問語誰。曰吾婦也。問婦安在。具以告。媼疑為顛憐之。曰。饋薪米於其家。婦執炊煮事。姑如故。越半載。姑卒。復藉鄰人力舉其喪事畢。有黑氣自幃中出。恍惚見婦扱地謝眾。方驚愕。黑氣已出。戶去。從之。及婦塚而滅。還視

婦室。揮椀几案。了無塵垢。若常拂拭者。乃信姑語非虛。而婦之孝。生死罔易云。

註釋 甯國縣名。清屬安徽甯國府。今屬安徽。揮椀見牲牷也。○禮。不敢即。揮椀縣於夫人揮椀。語非虛猶言非過亡口也。左傳。是虛言也。

孝牛傳

乾隆乙未。廣陵歲歉乏食。民間牲畜賤值以鬻。陳家集某屠收得一牛一犢。將宰之。犢隨其母。向屠哀鳴。且頻顧母。若為乞命者。屠鞭之。鳴愈甚。屠怒曰。行將及汝。何暇他顧耶。遂殺其母。犢見之。犇跪母側。長鳴如號。以首觸地。似不欲生。屠又殺之。首既墮矣。猶張目流淚。自數武外。旋入母懷。觀者靡不駭異。屠因為改業。林君蘭汀。陳家集人。親其事。作孝牛傳。

註釋 乾隆見虎哺兒。廣陵見豌豆針。

女化男

乾隆庚辰春。耒陽辭氏女。字於黃。奩具既治。嫁有期矣。腹乍楚。欲死。耒俗尚鬼。羣以為疫。聘巫覘之。巫曰。此吉也。非凶也。而家世善。將天報汝。召巫奚為。羣嗤巫妄。巫去。女疾自若。昏迷間。見老嫗來。徧撫其體。漸及下股。女方羞縮。嫗遽以物實女陰。女大號。母驚問。泣以告。視之。有物突出如齒。日漸滋長。旬餘竟為偉男。疾亦旋愈。走告黃。黃曰。詎也。訟之官。耒令徐公介亭。逮而驗之。良確。判以其妹歸黃。黃之姊方待字。遂以匹辭子焉。

註釋 乾隆見虎哺兒。耒陽縣名。清屬湖南衡州府。今屬湖南衡陽道。

廬州士人包萬有。孝肅裔也。從壽春。性仁厚。喜放生。下至昆蟲蟻蝨。不忍戕害。鐙必施障。以衛飛蛾。行必徐視。防踏螻蟻。人以為迂。包曰。天地好生。冥分鉅細。跋行喙息。各具性命。詎可以微貌忽哉。生平全活生命無算。嘗遠行投宿。將施茵褥。有蟻無數集榻上。恐傷之。就外舍寢焉。夜半內舍樓傾。得免覆壓。又頸患巨疽。醫巫計竭。自分不治。奄然一息。僵卧室中。忽青蠅千百成羣。競嗍患處。拂去仍來。營營不斷。轉痛為癢。意頗適。遂聽之。踰日而滯膿頓淨。新肉生焉。醫見好生之德。洽於民心。營營往來貌。詩。營營青蠅。

註釋　廬州府名。清屬安徽。民國廢。今合肥縣其舊治也。　孝肅即包拯。字希仁。宋人。卒謚孝肅。　壽春州名。清屬安徽鳳陽府。民國改為壽縣。屬安徽淮泗道。

義騾

平陽賈劉某。畜一騾。馴而善走。日數百里。愛之勝珍貝。飼飲必親。夜伴戶闥。不少離。劉出騾必繞室而嘶。若覓主人狀。還乃已。一日載資赴東省。路出中州。遇盜射劉死。刼資跨騾去。至家方解索。騾忽咆哮而奔。噬殺盜。並蹄其妻子斃之。馳還守劉屍。長鳴如號。僕繼進。見劉遭殺。而騾資無恙。罔測厥故。咸於官。驗之。道側有蹄痕。循跡至盜家。訊諸其黨。得實。始知騾之復仇也。論

池金

註釋　平陽縣名。清屬浙江溫州府。今屬浙江甌海道。　珍貝猶言珍寶也。　中州見收條。　咆哮見荊軻。　無恙見劉屋。

太原趙生。巨室也。蔭入成均。康熙某科。將試京兆。經僧寺中。對院有游客先寓焉。明日過之。詰邦族。則洛陽鄭生。來探友。事竣將反轍矣。趙覩其爽豁。遽投契。便邀同舍。鄭欣然諾。移就趙。晨夕講論。才識淹雅。趙歎不及。甚敬禮之。訂為異姓昆季。趙齒長。弟之。歸輒與偕。趙素侈靡。賓從雜沓。鄭頗不愜。密告曰。盈虛消長。瞬息異形。事當有節。當不可恃。兄所與游。都非佳士。尚其慎之。趙笑曰。弟何迂也。交游衆。豈能一一辨臧否。若以貧為患。我曾埋金十萬某池中。何憂不繼。顧此事頗密。妻孥不知也。宜秘之。鄭曰。如此便佳。無何。趙迫試期。欲與俱。鄭曰。客外久。老母懸切。實不及伴矣。同日治任。及岐途。揮淚別。居數載。鄭苦憶趙。束裝再往。比至。則門已扃。鈿大駭。詢諸鄰。云趙死都下。門客某與盜交。事發誣及。家被籍。妻孥止尼菴。鈿其屋。變價焉。問價幾何。曰。三千金。鄭急至菴。趙妻大慟。愬所苦。鄭曰。已知。勿復言。今柩安在。曰未反也。曰。我能反之。兒何往。曰傭未歸也。曰。我能教讀之。日食何從來。曰十指力也。曰。我能任之。傾橐出金以付。曰。無苦需數日。我必返。遂去至洛。鬻廬產。得金三千。入官反其屋。徙居之。迎趙妻子至。潔正室舍趙妻。整書廬課趙子。親詣都反趙櫬。痛哭葬之。種種耗鄭囊。孑然感動。學益力。不數歲。入膠庠。才名噪一邑。鄭喜曰。金有主矣。集趙妻子於池上。告曰。中有金十萬。而父所埋。向之不告。而未樹立。懼外侮也。今聲重宮牆。無虞矣。發之。業可復。妻子驚愕不信。鄭令舁水搰之。得十甕。白鏹盈焉。出之符十萬數。妻子感激願與均。鄭曰。此汝家物。我何與。妻曰。不然。屋已去。微叔力。恐得此。叔不取。予曷敢獨據。子曰。金為父金。叔不取。屋為叔屋。姪不居矣。鄭峻拒。不得已。受金三千。償

屋值馬。翌日告別。趙妻子苦留。繼以泣。不聽。竟去。趙氏得金富如初。其族趙永年嘗詳言之。

註釋 太原 縣名。明清皆屬山西太原府。今屬山西冀甯道。成均 見財神康熙。見周生姬。試京兆 見鬼燕客。邦族 見鄉善人。洛陽 見段生。妻孥 妻子也。○詩、樂爾妻孥。通。治任 見周生姬。束裝 見方孺人傳。膠庠 見夢中行雷。宮牆 元稹詩、李暮擊笛傍宮牆。

芋甎

河南某巨室。築屋既成。自題於壁云。竈突無煙。惟有敲甎敲甎。語蓋俗以敲甎為乞丐之行也。未幾。其地大旱。閭境乏食。富民多擁資待糶。其子孫繹敲甎語。疑壁有積穀。破之無所得。諦視壁甎。膩若粉。舐之殊甘美。異焉。試敲以煮粥。芬香撩鼻。入口味如芋。乃知儒熟芋搏成者。嗣遇歲凶。日食一甎。數世無絕糧之厄。

註釋 巨室 世家大族也。○孟子、巨室之所若。一國蒸之。芋 芋、蔬類植物也。

梁節婦

陝西梁節婦。談者略其鄉邑。十八而孀。伯利厥產。謀靡之。以媒來。婦摑其面曰。婦人從一而終。甯死誓無二。伯知不可奪。託言掃母病。紿以歸。至則王姓富戶。婦知為所購。長號見死。王窺婦美。大悅。百計勸慰。不從。曰。婚嫁有主。伯何能偪。容歸請母命。不更悔。王以力能操縱。姑順婦意。竟予歸。將餌其母。使婦無辭也。母見王家舁女至。方駭問。故。女遽入室。引刀斷髮截耳。血流被面。向衆曰。王家陷我者。以吾容耳。今則鬼矣。囑無作妄念。衆奔告王。王怒。訟於官。官故廉吏。鞫得故斥王。杖伯幾死。婦以不復可歸。請居尼菴。官許之。伯由是憾婦。糾諸無賴焚其菴。大雨驟至。

撲火滅。又使益夜叔之斬關入。而牆適傾。壓溺婦閨歎曰。君子不念舊惡。矧骨肉耶。吾責也。婦覺二子鞘之。紡績以活。閒事儲積。薄治生產。二子賴長成。以一續夫後。秉婦教。皆克樹立。婦守節六十年。壽躋八十。有司上其事旌焉。

註釋　醮見大赤蛇　無籍與無賴同見趙某　骨肉見紫叔部

俞氏園

吳儋爵部郎。歙南豐人。僑居武林。乾隆己亥。為子邦卿娶周雲衢孝廉女為媳。未半載。遘奇疾。胸腹作楚如割。疾劇輒見黑白氣二縷。周繞其體。類束縛狀。宵旦號呶。肌革銳減。家人共憂之。歷數十醫。莫名其證。或曰祟也。醮禳益劇。迄無驗。乃焚牒闕帝廟中。一日。雲衢晝卧。儻然若死。閱二日甦。語家人曰。適帝命召去。吳婿與女俱在。帝令溫元帥撝妖至。乃一牝猴。其黑白二氣。則蛇也。妖言至正間。僧壯窩果創氏園。婢見攔石。壯驚逸。獵人張信逐殺之。牝逃括蒼山。修煉證道。今吳子即張女即婢。矢以相報。問二蛇何仇。曰。此吳園中物。巧以相助耳。帝怒曰。驅猴護果婢。職也。獵人斃獸。亦恆事。何報之有。且不報於生前。而報於身後。又不仇張而仇婢。非理甚矣。劃二蛇無故助虐耶。鄭叙斬蛇。令猴治女病。猴抗不服。繼迫帝命。乃抉女耳目口鼻中。去針刺無算。復於胸間出一物。堅類銅鐵。曰。病根去矣。但囑吳氏祀我園中。怨可釋。帝許之。飭諸人歸。遂甦。先是邦卿夫婦亦皆作。比醒。述所見同。女病自此瘥。乃於別齋為猴設位焉。吳冀田中憲言者。儋爵其族弟也。事載新齊諧。而未詳其名。

註釋　部郎　清代各部侍郎之稱。歙　見黑、毛人。南豐　縣名。南豐係南豐縣也。武陵　見桃。乾隆　見虎。嘯兒　孝廉　見笑。孝廉　舉人。闡帝廟　見秦。溫元神　關廟中所塑四將之一。括蒼山　在浙江臨海縣西南四十里。亦曰括蒼。又名天臺山。一作赤隱山。中憲　即御史中丞也。新齊諧　書名。即子不語。清袁枚著。

女妖

邵某言。乾隆初。崇明徐姓。忘其名。閒行郊鄙。邂逅一女郎。睨之而笑。感焉。比歸。已在室。訝甚。詰所從來。曰。與君有緣。矢相從耳。徐喜。白父母。謂跡涉詭異。戒勿納。徐曰。兒故貧窶。不患為累。且罔所耗而得婦。事良佳。胡卻為。父聽之。及夕。與共寢。女峻拒曰。夫婦大倫。詎容趨趄。須族戚證盟乃可。從之。蠲吉成禮。女勤井臼。奉翁姑盡職。而持籌鹽米恆裕如。徐涎其有私蓄。求解橐以資生業。女未措辭。居有頃。出白金百兩。曰。世間金有主。悉為神守。斯無主者。取之無禁耳。徐罔解所謂。心良德之一日。女出辭。有道士踵門告徐翁曰。君家妖氣熾。不治且為厲。翁曰。無之。道士固爭。翁曰。惟新婦來歷未審。然事兩老人孝。持家勤。何妖之有。道士曰。即此是矣。留符使懸諸門。約再至以觀其變。翁漫應之。道士去而女歸。見符。問翁。翁不能欺。告之。女收符哂曰。是惡能治我。裂而擲於地。翁頗赤。謂道士誑己。明日道士來。翁語之故。且讓焉。道士曰。毋囫也。我術良淺。然有能制之者。遂去。女聞。屈指以卜。大驚。投地乞援於翁。翁曰。而果妖耶。我何能為。曰。彼去必控之關帝。兒命休矣。翁如庇我。以兒孝行牒諸廟。或邀幸萬一。翁如其請。俄晝暝雷聲轟然。翁閉女密室。為叩禱焉。已而天霽。女出謝曰。兒禍免矣。顧奉帝旨往栽眉聽役使。不復可留。遂

起拜別。舉室悽愴。女曰。緣未滿也。會有見期。言已去。越半載。有青衣婢銜命迎翁。詢居址。曰。往便知。囑翁閉目。憑其肩。覺耳畔風鳴。少選。曰至矣。開目則瑤島宮窿。瓊居幽邃。奇花異卉。羅植庭砌。非復凡境。女拜翁。謝活命德。兼謝姑壻意良摯。舍翁別院。祇奉極周。而食皆蔬果。信宿翁辭歸。婢復送之。嗣歲數往返。從未及徐。徐躁不可耐。乘婢再至。謂曰。頻致娘子。何無伉儷情。獨不念我耶。婢曰諾。越日遂來。召徐。徐喜從之。相見悲喜交集。徐道契闊。其尋舊盟。女意殊淡。曰。郎來且憩。我迫使令。不及伴。語良久。遽出。徐獨處。鮮聊。佘窺婢風格。意動。伺其晝寢。往調之。甫掀幃。一虎突躍出。驚而仆。昏不知人。頃女歸。以指彈其顙。頓甦。見婢侍立如故。愧不敢言。女曰。向所以不召郎。以塵未捐耳。此輩皆虎狼。惟無慾能制之。匪推妾分。遭唾矣。今若此。難久留。遽命送之歸。踪跡遂絕。

註釋

乾隆（見虎阜）崇明（縣名。清屬江蘇太倉州。今屬江蘇滬海道。）避逅（見好好）遂超（后小說。○袁衍盛。井白。後漢書。妻子不見操三王之遂超。）井白（見西村井白。○汲水舂米也。）白金（見泰某）顧常（見華島。○今諸瑤島為仙人所居之處。）關帝（關廟法。）我眉（山名。亦作峨嵋。在四川。峩眉縣西南。山相對。如蛾眉。故又名蛾眉。）瑤島（史學詩。薰風十里瑤垂也。與穹窿下同。○太玄經。天穹窿而剛乎下。）伉儷（見少芳。）

賜緋羊

吳門李良字止亭。性豪邁。好游覽。嘗探五嶽九疑之勝。一日抵成都西南十五里。古梅叢植。翁蔚可觀。時薄暮。迷不知道。見一宅。入而問津焉。基構華麗。梁棟崔巍。闃然無人。歷亭閣。綿亙里許。抵一室。有危髻女數人。笑語喧闐。戲於廊下。見李至。遽之入。宣報主人。有頃。香氣撲鼻。俄而

環佩鏗然。見一步輦垂重簾。環結香囊。中坐麗妹。年三十許。冠蓮花冠。衣雲霞畫衣。翩翩然。羣婢扶之出。笑問客從何來。李以失途告。主人命酒。婢獻蟠桃杯。佐以盤飧。李詢名何。主人曰。郎不識乎。此賜緋羊也。李又問製法。答曰。以紅麴煮肉。臘老石鎮。用酒淹透。乃成。酒數行。娘子命歌。錦屏風後。艷姬四。攜樂器而出。各賦一絕。歌曰。相見懽時仔細聽。私裁麗句寫銀屏。等閒一關新翻曲。唱到朝天不忍聽。燕王宮外愁珠飄。人倚紅雲面面嬌。夜宴燒殘銀燭冷。海棠花下坐吹簫。牀前七寶見應慚。桃核杯中酒正酣。二百樓船千百錦。東風一夜散江南。華嚴閣上滿塵埃。金鏁重門冷碧苔。明月樓空歌吹斷。玉霄仙子不歸來。歌未已。娘子淚下沾襟。羣婢亦揮淚相向。李叩其故。娘子答以詩曰。舊時衣服盡雲霞。不到迎仙不是家。今日樓臺渾不識。只餘古木記宣華。歌畢。忽驚覺。則於荒烟蔓草間。纍纍數塚而已。急入成都。詢之居人。始悉孟蜀葬宮人處。憶其詩皆後蜀故事。姓名不傳。殆李艷娘之儔歟。

註釋

吳門　見拒奔馳。五嶽　中嶽嵩山。東嶽泰山。西嶽華山。南嶽衡山。北嶽恒山。謂之五嶽。九疑　即九疑山。名。在湖南寧遠縣南六十里。○水經注。九疑山羅岩九峯。同勢。游者疑焉。故曰九疑。成都　見蜀商。菊蔚　草木盛貌。○張衡賦。閒閑然　見閑雅。無人　見禁溪洞長。步輦　人挽之車也。○班固賦。乘茵步輦。香囊　見香囊。蓮花冠　白居易詩。秋水蓮冠春雲霞。畫衣　劉閒文。服雲衣之披披。○曹唐詩。隔水殘霞見畫衣。○披周禮注云。韋衣畫衣也。翩翩　見何惜阿憐。笑問客從何處來　賀知章詩句。蟠桃　朱詳。○漢武內傳。西王母以蟠桃四顆與帝。○泥古錄。仙家有桃核杯。盤飧　見石崇客至。虎魄　西昇經。上清白虎聖經。玉帝所居。閶闔重重衣不禹。瓊樓十二嵯銀屏。朝天　玉海。祥符六年。以萬國朝天之曲。同和之舞。緋珠　閻丹緋。忽珠宮。紅雲　異聖經。玉帝所有。紅雲繡之。

海棠花下坐吹簫　費氏宮詞：殘折銀笙先按曲，海棠花下合梁州。**牀前七寶**　北史：韓秀子務高鄯州刺史。廣七寶牀，象牙席。**桃核杯**　見上幡桃杯注。**二百樓船千百錦**　開河記：煬帝御龍舟幸江都，舳艫相接，自大堤至淮口，聯綿不絕，錦帆過處，香聞十里。**江南**　見造**玉霄**　續仙傳：司馬承禎居玉霄峯。○常建詩：玉霄九重閉，金鎖夜不開。**迎仙**　唐書：高駢造迎仙等樓，皆度高八十尺，飾以金珠，美玉，侍女衣羽衣，新聲度曲，以擬鈞天。黛齋具上。**新聲**　五代後蜀主孟昶也。**宣華**　按蜀梼杌，宣華苑名，纍纍纍見長春縣。**孟蜀**　即五代後蜀主孟昶。**李艷娘**　五代後蜀主宮人。

畢韜文

畢着字韜文，歙之奇女子也。稟異姿，幼工文翰，兼能挽强弓，善擊刺。思陵末，父守薊邱，攖城禦賊，力竭戰死，屍陷賊中。衆議請兵復仇，着曰：城在援且絕，刼城沒耶。即有應，亦曠日，賊備無濟矣。乘夜率衆襲賊營，賊幸主將亡，不疑有變，方媟妓酣飲，着軍突入，賊驚愕失措，着手及賊渠，握首級號於衆曰：敢拒王師者有如此。賊衆遂潰。焚其營，追殺無算。賊平，舁父屍還。時年甫二十也。督師聞捷音，嘉之，援蕭山沈烈女事，奏請授官。俾討賊，着以父喪辭歸，營葬金陵會鼎革事寢。後歸崑山，士人王聖開僭隱吳門，結廬僻境，宅旁種梅數百株以自給。人異其能殺賊，爭識之。則見麤布釵荆，無復疇昔英銳氣概矣。與壻於劉邱。父馬高賊乘，父屍為賊收，父仇不能報，有愧泰女休。乘賊不及防，夜進千虺斛，殺賊血漉漉，手握仇人頭，賊潰自踐踏，屍橫滿坑溝。父體與櫬歸，簿葬荒山陬，相期智勇士，慨然賊同仇，蜮賊一掃除，國家舉金甌。

註釋　歙　見黑毛人。**思陵**　明莊烈帝之陵也。帝於明亡殉國，清軍定京師後，乃以禮改葬，名其陵曰思陵。**薊邱**　地名，在北京德勝門西北，亦曰土門關，即古薊門遺址。

蕭山縣名。清屬浙江紹興府。今屬浙江會稽。遭沈烈女沈雲英者。明蕭山長巷里人。父至綺。任道州守備。為流寇殺。掠其屍去。雲英年二十。自卿十騎入賊營。殺三十餘級。負父屍還。朝廷以雲英為游擊將軍。領父衆。夫賈萬策。亦死於賊。雲英訓兒童以終。嘉興俞汝言。以雲英烈女。而授將軍。與數也。載其事三述補中。金陵見梅花美人。鼎革易。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崑山縣名。清屬江蘇蘇州府。今屬江蘇蘇常道。吳門見拒奔報。裙布釵荊見寶畸昔過陰。秦女即秦良玉。明石砫宣撫使。馬千乘妻。忠州人。饒膽智。善騎射。兼通詞翰。常為男子裝。萬曆中。破賊鄧坎。天啟崇禎之交。屢有戰功。歷官總兵。拜都督僉事。貔貅見宏地。蛾賊喻賊之衆多如蟻也。○後漢書。張角等皆黃巾為標幟。時人謂之黃巾。亦名蛾賊。金甌喻疆土之完固也。○南史武帝言我國家猶若金甌。無一傷缺。

江公道

江某歙人也。性捐介。家貧。貿易鳩江。嘗以銀四兩。市布於肆。江故乏貲。贏縮必較。當肆苦其煩。鄭銀完之。江出檢視。則十金也。急入投銀於櫃曰。從君計。予羨無多。從予計。君利尚厚。幸無拘執。當肆罔解其意。他顧不問。江無奈。危坐以俟市散。從容謂曰。予非強相賒。如成數不符。何以出銀示之。當肆駭然曰。吳不早告。曰。此時東人在。暴之則君任過矣。其人嘆服曰。吾過矣。吾過矣。裹以小人心待君子矣。遂如其值出布。以付一時傳頌。目之曰江公道。厥後獲利甚豐。為邑巨富。

註釋

歙見黑毛人。猶介晉書。以為許由猶介之士。未竟心。豈足多恭。鳩江即浙江溫州府也。從容舒緩貌。○中庸。從容中道。聖人也。東人即東道主人也。

弱冠卅二子

乾隆初。鄱陽有監生黃姓者。家貲鉅富。樂善不倦。族人延焉。需索頻仍。生罔不應。而迄少厭足。

卒以贋券訟生於縣。逮生質訊。生矢曰。脫子負若金。令三十二。男皆斃。官聞詫訝。問其年。纔二十。愈誕之。徵諸吏。吏曰信。此蓋生父兄弟四。三歲皆乏嗣。惟生一人。各家為娶一婦。婦俱孕。生四婦歲舉八子。婚四年。得三十二子矣。官大奇之。既知為善士。敬禮愈至。直其訟。賜卮酒。表裏榮焉。

註釋　乾隆見虎阜前見。鄱陽見巨儒。監生清制。五貢皆得入國子監肄業。謂之監生。而普通所稱。則皆由於捐納者也。監生雙生也。○方言。學生。

紅裳女

吾邑季愈未通籍時。性豪放。嘗與無賴子弟為伍。值清明節。往郊外踏青。一肩輿至。共贊此婦大妙。愈亦神往。尾其後。有曰。能得其鞋者。當共醵金錢。沽美酒謝之。愈挺身自任。急走至前。竟得其繡履。衆悉鼓掌。醵飲而散。輿中人。醫生某之新娶婦也。夫責其妻。疑有外遇。妻忿自縊死。愈應鄉試。首場夜。忽見婦來索其卷。堅不與。是秋中式。聯捷成進士。以第二人及第。禮闈中。婦又來曰。爾應發蹟。將待君於西子湖邊矣。太息而去。後簡放浙江學政。其親戚故舊隨之任者。不下百人。舟至西湖。愈忽謂家人曰。船首之紅裳女子誰也。家人皆不見。言畢。已杳然逝矣。隨之任者。多不能歸。邑人遂有乘榜眼上任。坑死人萬千之謠。至今流傳不絕。愈之子孫亦凌替。

註釋　通籍任官新進無賴見趙某。清明三月節。在陽曆四月初五或初六日。踏青歲華紀麗譜。二月二日。踏青節也。○按今謂清明日出郊曰踏青。肩輿見夕陽。鄉試見嚴冰秋。中式舊時科舉條例。前場以明理會心。不悖先儒者為合式。後場以出經入史。條對詳明者為合式。錄取中者謂之中式。聯捷

即中舉人。通於是科。場成。進士。謂之聯捷。科場見笑舞弊。禮闈見笑。西子湖。即浙江杭縣之西湖。蘇軾詩。欲把西湖比西子。夫枚叢林總相宜。○故俊人稱西湖曰西子湖。學政。見選舉。科舉時代。以延試及第之第二人為榜眼。○陸餘叢考。人為狀元。逡專以第二人為榜眼。必有二。故第二第三人皆謂之榜眼。其後以第三人為探花。凌替衰弱也。

街筐乞食

南安丐人畜一犬。得食輒與共。行止坐卧。十餘年不少離。丐老廢足。憊卧破屋中。莫能出。犬街筐乞於市。群與焉。知為丐畜。投以食。而覘所往。犬竟以獻丐。甘食其餘。丐遺穢溺。犬輒舐之。淨如洗。寒夜以身溫丐足。相依若父子。以故丐雖病。藉免狼狽。丐死。犬繞市哀吠。或憐之。殮而瘞高。犬隨至瘞所。卧塚上數日。不食死。衆感其義。埋丐旁。

註釋　南安。見二陽生。狼狽。見三官神。

白頭花燭吟

貞女姓劉氏。直隸平谷人。年七歲。隨父登庸至京師。與山陽程上舍允元締姻。已而程隨父觀察河東。女父蒲州守任。不數年。登庸病歿。女及眷口流寓津門。母兄以次殂謝。乃寄居城北梅家巷。依一老尼。貞信自守。而程家業中替。數十年不通音問。女燈火蒲團。有終焉之志。乾隆丁酉夏。程隨漕艘北上。道出津門。得女踪跡。叩庵求見。女遣尼謝之。程乃籲請當道。以太守命主婚。迎至都。治成禮。年皆五十有七矣。夫婦附舟南下。兩江制府高公為請於朝。表其閭。為貞義之門。士林賦詠甚多。歸安某生。性慷慨。喜談忠孝節烈事。慶困棘闈。賣志以歿。已二十餘年矣。

嘉慶庚辰冬忽夢於其姪曰余向客津門咏程允元與妻劉白頭花燭詩十首頗有神韻世道朗吟一過聲淚俱下姪憬然而悟吟聲若琅琅在耳亟起記錄強半遺忘乃從故篋中檢得遺稿果有此詩詩曰雛鸞么鳳掌中珍早結紅絲縢下春兩姓高華簪紱冑一般嬌貴綺羅身香車緩緩升蒲阪駿馬翩翩指汴津十載為期原有約肯教三七悞芳辰文禽計日看雙飛喬木清音瞥眼違詠絮襟懷拋逆旅如荼歲月奉慈闈數年骨肉凋殘盡千里鴻鴈尺素稀腸斷漁陽歸未得煢煢孤影嘆何依自顧嬋娟百不堪珠藏玉韞借尼菴雲鬟留待蕭郎索縞袂翻教趙女慚鸚鵡流言空處寂風詩大義定中參藁砧漫問今何在長此皈依古佛龕冰心真似女維摩數十年來一剎那冀北幽芳憐寞索江南春色易蹉跎仙風忽引蓬萊櫂斷梗還浮渤海波見說守盟人尚在肯教交臂失銀河蓑驢得得遶香台芳訊遥傳轉助哀已分長齋堪及齒不圖寒盡報春回容枯羞對菱花照淚絶難燃蠟炬灰老去北宮甘獨處天桃別自訪天台欲見無由意悒然郡庭呼籲語便便雙棲肯為他生卜一息終酬未了緣憔悴平生非薄倖睽違垂老倍相憐不因賢守扶持力滄海何由復化田四十年前好女郎錦輿銀燭忽催妝蓮台喜現三花影天女應分一瓣香未必熊羆還叶夢却令荊布自生光道雯萬古休爭譽四首韶華暗自傷不數韋牛織女星黃堂蕭管會韓邢作羹無復尊罇奉佳話須教薄俗聽曲恨離鸞終比翼算周花甲剩餘齡今宵不是人間夢傳語人間總漸零一生漂泊各天涯空締良緣未有家過去光陰闌在谷已衰顏色玉無瑕北來不負三生願南去如歸萬里槎匹婦匹夫成素志肯

將貞義自矜誇。大府封章曰下馳旌門異數煥茅茨。三星合見珠聯瑞。兩美何嫌合璧遲。史筆千秋傳盛事。藝林百體製新詞。吾鄉亦有倪陳匹。華燭光搖兩鬢絲。語曰。義夫貞女。白頭花燭。史不多見。郡志載歸安倪氏字陳敏八。敏八從軍不返。誤以死聞。倪矢志不嫁。越五十載而敏八歸。始成婚姻之禮。女年六十一。夫年六十八。皆時代未詳。詠劉貞女事及之。最為典切。且以見貞義芳規。吾鄉固有先之者矣。

【註釋】

平谷　縣名。清屬直隸順天府。民國屬京兆。

京師　見梅花。

蒲州　見秦少府。

津門　俗稱直隸天津曰津門。

燈火蒲團　謂誦經拜佛之事也。

乾隆　見虎丘。

太守　見李齊娘。

兩江　今安徽江蘇二省。

制府　見逆旅。

士林　見紅紗燈籠。

歸安　縣名。清與烏程並為浙江湖州府治。民國廢府。

觀察　按清代俗稱道員為觀察。

河東　見河東巧婦。

上舍　見造冊。

山陽　見冥案。

上舍　見造冊。

觀察　按清代俗稱道員為觀察。

河東　見河東巧婦

大藏法數。一念中有九十刹那。一刹那中有九百生滅。或云壯士一彈指間有六十刹那。蓬山 李商隱詩。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渤海 中國東方之海也。○漢書。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相傳在渤海中。交臂 莊子。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銀河 太倉稊米。蹇驢 能旋磨及馱負。罷稱小。不甚駿異。故曰蹇驢。得得 見龔聖予詩中婦。長齋 杜甫詩。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菱花 鈿郎。蠟炬 成灰淚始乾。北宮 即北宮長春苑。宮嬰兒。戰國齊孝女。繳其環鎖。至老不嫁。以養父母。天桃 見姚主劉阮洞。便便 論語。便便言。薄倖 見宋玉。滄海 化田 青年也。○白居易詩。勿學世人心變改。化為滄海變桑田。○儲光羲詩。滄海成桑田。恩雖斷。即見三神山。一年三花。一瓣香 陳師道詩。劫來一瓣香。願為南畫南。熊羆 叶夢 詩。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男子之祥。○又。維熊維羆。男子之祥。韓郡 杜詩。韓公本是貴家。珠聯璧合 慶信文。閨閣成家。珠聯璧合。

魏翁

魏翁病革。呼諸子問曰。視吾何如。諸子曰。固無慮。又問諸姬。諸姬曰。固無慮。翁曰。脫我死。爾曹何為。諸子泣曰。萬有不諱。翁所教畫。必遵必赴。敬承厥志。毋敢貽翁羞。諸姬泣曰。恩誼深矣。有生之年。皆公之身也。敢有貳志。翁乃益悲慟。悅惚之間。見二人催請甚急。不禁隨之行。至一殿廷。有衣冠數人相揖就坐。其一曰。候公許時。何遲遲其來。其一曰。必顧獨弄稚。不能遽舍。翁唯

唯。問此是何地。諸公何人也。其一曰。地則陰府。吾屬冥判耳。翁始悟已死。大驚投地。哀籲求生。其一曰。此何負於公。公乃不願。翁泣曰。藥生惡死。萬物之情也。夫家之所有。皆得而有之。與身之所有。反不得而有。死生之判。苦樂懸絕矣。故吾且拜曰。苦樂所不暇計。但使我復生。有感無怨。然公果終不死。則苦乃無盡。公固不思耳。翁哭且拜。其一听然語衆曰。此公亦太俗。姑聽其還。使嘗而後信可也。衆微笑頷之。復命前二人引還。霍然而甦。由是病全愈。家人覩之。翁亦私心自幸。謂求而得之者也。是歲長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仲子季子相繼登第。諸子婦皆孫。以男以女。門閭寖興。翁步履亦健。諸姬多孕。連舉數子。雞豚牛馬之畜。碩大蕃滋。其姻姬連結。皆貴家右姓。鄉邑間號稱鼎盛。然翁之季年。食不充口。衣不周體。疾病無藥餌。其死也以縊。煢煢婦孺。不能為喪。衾冒棺椁之薄。猶勾於鄰里。七日而後斂。行路哀之。聞其故。則長子死於官矣。仲子奔之。遇盜殺而尸諸途。季子罪而佚者也。健訟好博。與吏胥相倚。為鄉曲害。人避而畏之。若蜂蠆。翁不能禁。後卒以得罪伏法。因是家亦傾。家孫畏負從其外舅賈於黔。尋客死。次孫齒未冠。失業游惰。忽亡去。於是魏氏一門丁壯殆盡矣。翁既屢遭禍敗。聲憂愁苦。殆不樂生。而家室怨歎聲不絕耳。諸姬以柬餞求去。翁不得已。竟開閤而予孫婦之寡者。亦相率去帷。其存者貌焉孩稚。及仲子之婦而已。翁是時年幾八十。追維今昔。恍若兩世。身經衆故。魂傷貌悴。乃悟冥司之言有以也。每以述於人而悔其向之不達。故縊而死。

非非子曰。死生命也。聽之。盛衰理也。順之。勇不能違。智不能移。強而行之。必無益而有咎。無益其分也。有咎所以惡之也。譬諸丐者。僵卧原野。勢不過死。起而乞食。主人不與。猶之死也。多一乞矣。主人不與。求索再三。主人必怒。或詈或逐。雖復少與。豈足償辱。辱而苟延。斯何為哉。故翁之死而復生。勢若火燿。其與勃焉。不二十年。烟滅灰燼。安知非強魄橫干。鬼神怒而懲之也。且人無二生。亦無二死。今欲重生。乃犯重死。吁嗟彼昏。所失良多。誰為辨之。

註釋　領之　見科場舞弊。舉於鄉　見陶幸仙。進士　見科場舞弊。青其衫　見柴溪長。食饈　見鬼妻。庠　見夢中行雷。姻婭　見正黔　見遵義案。冠　見科場舞弊。

女湘

再生事影矣。莫奇於女湘。湘姓金氏。能記宿世事。嘗為士人子。生時有骨橫其胸。遇道士相之曰。此情骨也。吾能蛻之。不爾將為歷劫累。家惡聞其說。叱而遣之。稍長無他慧。雅善傷心。妍花素月。凄風悄雨。皆斷腸時也。魂魄縷縷。常在珠箔鏡奩間。然一往情深。初不作登徒之想。嘗歎曰。吾不幸形骸之累。不孝皆兵。死見氤氳司。求生我蛾眉班中。有海棠一株。愛護甚至。花時作紫羅棚幛。覆蔽其風雨。每戲謂花曰。汝若憔悴。吾當殉汝。花落必泣於樹下。且泣且訴。泣訴已。必疾病。歲以為常。父疑花之祟也。伐其樹。湘大慟。一踊遂絕。湘之始死也。皇皇無所向。覺彩霞滿天。溪谷絢映如錦繡。有二女使候於途。隨至大第中。列幔甚邃。鈿光環照。雲璈數聲。衆報夫人出。玉容端麗。服飾如古妃主狀。降席徐言。湘竊左右顧盼。未之聞也。侍者潛曳其衣曰。夫人問

法。湘張皇失措。莫知所對。滿堂寂然。夫人笑曰。君侯信自癡。俄有侍者執燭導湘度東廊。啟月扉。達於曲房。帷榻衾枕甚設。數婢擁一女子入。坐榻上。闃然遂散。湘交袖側身。睇不移睛。女推而遠之。遂解衣入衾。湘復移鐙窺枕。女嬪嫣微笑。回身內障。湘周視覆蓋。恐風露侵其肌也。下帷蔽光。恐華燈燦其目也。斂衣屏息。枯坐坑端。恐擾其酣眠清夢也。東方白。女覺而起。微語曰。君貌如冠玉。何無丈夫氣。湘對曰。得聞鄉澤。於願至足。臣之好色。不在牀第間也。女微笑唾之。湘急承以襟。須臾成海棠一蒂。異而問之。女顰曰。君未識妾耶。君疇昔所愛樹即我也。感君同死。願生生世世同作多情物。言次。夫人促召去。令侍者展繡幡招颺之。飛花襯空。著湘衣袂間。不復脫落。旋有暖風一縷起地上。頓覺身輕如葉。飄飄然惟風所向。頃之。觸樹而止。身乃與樹合。而枝葉動搖。無異臂指之使。蓋轉身為海棠矣。其旁有桃樹。則女托焉。於是相呼樂甚。其地朱闌玉砌。苔徑橫斜。繚以短垣。垣有鑿坏通巨宅。蓋某貴紳花圃也。圃中花姊妹咸來問訊。致接甚歡。月明風細。輒游戲清池碧草間。情致殊愜。宛也。未幾。桃始花。紳有女雪燕。絕嬌好。偕諸婢來觀。各折枝簪鬢。閒諦視海棠相謂曰。何尚未蕊。湘即欲具蕊。女止之曰。君花期尚在半月後。何遽也。違候而花。將不壽矣。湘不聽。明日花焉。雪燕不意其群開。數日竟不至。落矣。又開以待之。三開雪燕來。驚曰。何遽若此。徘徊久之。折數枝作膽瓶供。湘不勝喜。次日紳折簡治具召客。花侶聞之。皆弔湘。已而車馬闐咽。冠履雜沓。不能堪。日暮各選條折枝而去。於是晚風颯起。落片驚飛。湘歎息曰。封家姨來何暮也。是夕遂

病。日就槁以死。女感其情。亦從之見夫人。夫人慰恤之甚厚。復與女同生者數世。事不能詳。一日夫人謂之曰。君嘗欲現女人身。今當如志。天地絪緼。化生萬物。人其一也。湘頓首謝。女導至一樓。以繁香浴之。澡滌而訣曰。緣深矣。可若何。然情根糾結。何時已乎。請從此判。不復游於人間矣。言已。遂推湘樓下。乃如自雲霧中墮。形頓縮。遂為金氏女湘云。及笄。父母欲婿之。湘堅矢不可。而憐釵惜粉。不異曩時。珠自忘其身之既離也。嘗言作海棠時。被折甚楚。無異創其肢體。雪燕來析。則心悅其麗。不復覺耳。年二十而卒。卒之前一日。有比邱尼至其家。湘見如舊識。家人皆莫之識也。握拂對語。如參悟曰也。尼曰。露珠極明潔之立辟。霜華至瀟。觸之即消。湘曰。究竟何如。尼曰。裏霞光非空非色。鏡中花影。是幻是真。湘點首者再。尼遂去。翼日湘卒。瀕卒。歷敘其夙因。命瘞諸海棠之下。

註釋

登徒　宋玉有登徒子好色賦。故後世稱色者曰登徒。

形骸　形體也。○莊子。而子形骸之外。

索我於形骸之外。

瓜李　見秋心山人。

氤氳司　清異錄。世人陰陽之契。有總持司總統其長官號氤氳大使。諧夙緣冥數。當合者。須藉為媒。媒下乃成。

蛾眉班　○張本書蛾眉班。當作婦女叢解。雲鬟黛色名。即雲鬟也。○元史。雲璈制以銅為小鑼。十三同一架。下有長柄。左手持而右手以小槌擊之。

玉容　白居易詩玉容寂寞淚闌干。

粲然　見殺生。

君侯信自痴　晉書。王述為揚州刺史。增謝萬曰。人謂君侯癡。君侯信自癡。

屏息　見過。

碗針　茶具。

冠玉　見阿嬌。

丈夫氣　法書要錄。逸少卒有女郎才。無丈夫氣。

臣之好色　見宋玉賦。

林第　見錢氏女。

曙普　見過陰。

花期　蘇軾詩。且銜杯酒酬花期。

徘徊　見天雨含。

膽瓶　瓶之形如憩膽者。○陳傅良詩。折花置膽瓶。

封家姨　崔元徽月花遇數美人。曰楊氏李氏陶氏。又緋衣少女。曰石崇家十八姨來。措措。又有封家十八姨。措措曰。諸女伴花住苑中。每破愁風所撓。常來十八姨相庇。處士每歲旦與作一朱幡。圖日月五星則免矣。崔許之。其日立春。東風括地。折木飛花。東風而苑中花不動。崔方悟來花之精。封家姨乃風神也。見博異記。

綺麗　晉書。帷帳車服。窮極綺麗。

登仙　唐書。

訖行若登仙。吾恨不得為騶僕。友笄見秋心山人。比邱釋氏謂行乞之募化者也。露珠猶綴野花枝。霜華白易詩。駕有瓦岑參詩。霞光曙後殷於火。非空非色茹白居易詩。霞光曙後殷於火。非空非色茹見前。鏡中花詩家直說。詩有可解不可解。海棠若鏡花水月。勿泥其迹可也。海棠草本。花色粉紅。葉綠如翠梢。

齊福喜

雍正中。有大興縣民齊福喜者。好儇弄。其嫂性苦慳。數綾兩頰間。面傅粉墨。銜豬舌。表羊裘而披之身。將伏廁間以俟嫂。裝訖。覽鏡忽心動。既如廁啟門。一鬼迎而出。與齊形絕肖。合於齊身。齊大呼倒地。家人舁視。有鬼死焉。燭之乃齊也。亟舁之牀。滌其面。飲之薑湯。始漸甦。病月餘卒死。或曰。厠之鬼。齊之魂也。引鏡心動時。蓋離舍而先往矣。然歟否歟。

註釋　雍正見投水。石大興縣清為順天府治。民國移治黃村。儇儇薄也。弄戲弄也。即輕佻之意。

狼狽

海州多狼患。莊民捕得其雄者。殺之。或剔目決足。仍縱之去。意以警狼。其後莊民某暮從他鎮迴。遇數狼於道。狼似相識。并力而前。某亟走避稻積上。狼不能登。環而守之。夜既深。狼忽散去。某亦不敢下。以待天明。冀行者之助己也。俄而狼大至。有小狼銜大狼尾行。視之瞎狼也。即某前剔其目者。其來也。將甘心於仇。以快其志。又一狼負一狽至。狽足前短後長。處於狼背。孰視稻積。忽銜稻一束。望後擲之。羣狼喻意。爭銜稻。稻積將塌。會向晨。有荷鋤及擔者數人來。某大

呼救數人操具奔至狼乃始解去由此觀之濟狼之惡者狽也狽菜而狼攻酉陽雜俎所載事類此。

註釋 海州 即今奉天海城縣。 狼 博物類典。狼前二足長。後二足短。狽前二足短。後二足長。狼無狽不立。狽無狼不行。甘心 見前貽害。 酉陽雜俎 書名。唐段成式撰。凡二十卷。續集十卷。

何生

山左何生者。富而好義。嘗客金陵。遍謁同舍郎。一少年客居西室。首戴長巾。衣甚繼縷。而珠神玉貌。如好女子。見人輒扃戶避去。何心儀之。投三刺。客瞰亡。始來答拜。他日窺其室。曲突無烟。客坐繩牀上。擁敗絮而已。退問主人。亦弗之知也。乃謂稅居半載矣。債弗償。不能復館之。何歎惜不已。意必避難而窮於途者。乃代為納值。囑勿言。間餽之金錢。周其乏。客不辭亦不謝。無何。欵其關則無應。入其室。無人焉。客竟去矣。牀下有青布囊。啟之。所餽錢悉在。深歎其廉。然心竊怪之。未幾。何還山左。里人誣訐其陰事。縣官索賄至鉅萬。始得理。家由是破。遂南游於楚。稱貸其故舊之官湖湘者。薄有所得。旋治任經洞庭之野。忽林間逸出一巨獸。紅毛銅齒。當途而立。勢將搏噬。莫可逃匿。突有女子飛騎來。錦衣弓鞋。腰劍袂弓矢。即馬上舉足鉤獸鼻。獸狂吼而奔。女逐之。絕塵而去。何雖幸得脫。而所駕馬驚於獸。鞭之不肯前。不得已返轡故道。馬乃行。日已遲暮。不及宿。獨止野廟中。不能成寐。夜深月出。起步廟門外。徙倚拂面。隱隱聞笛聲。悠揚纖妙。且聽且行。笛聲止而笑聲起。則燈火煇然。甲第大闢。有攝華衣冠者迎門外。

揖何而進之抗賓主之禮何懷疑不測其由乃倣其民族其人曰君忘金陵西室之人與即我也何審視果是因問向者何去之密今何遇之巧客曰余窮而適去投止於此感君舊誼故特相俟何訝其預知客唯唯語次聞客腕劍觸几頻有聲何竊左右顧而見其冠下微露鬢梢心愈疑而不敢詰客笑曰君疑我耶曰聞馬上驅猛獸為君除道者亦我也因探去其冠而雲鬟見何大驚亟拜稱謝呼曰神人女亦答拜之曰吾雄服游戲人間以貧自晦遂不為人識君獨顧謂侍者呼丁奴出乃十三四歲女子頭作雙角髻短襖窄袖秀若雲霞女與之語殊隱躍丁奴曰諾遂拂簷而去頃之劍聲呦然丁奴已瞥下反命曰畢矣女乃命治餐杯盤立具極海陸之陳夜向晨何不勝酒食起辭告行女亦不強留黯然眷戀之情溢於顏面有長鬚奴控騎候門外即何所乘馬裝資亦在何遂別至家家人乃言里人及縣官一夕死於盜而並亡其首問其時日適何見女之夕也始悟即丁奴所為愈感之及理行篋則益以厚贐別一小匣貯甚固啟之得小劍長三寸許淬利如霜雪試削庭前樹未至樹已斷劃石石解意所向擲劍劍輒往已復還手中蓋飛劍也何喜甚寶之匣中間出而玩之歲餘劍首之環脫其夜室中如虎嘯有白光拂牖而出劍乃止何惘惘如喪者累日時適寒窓雪忽聞門外馬嘶聲出視有駿馬止焉鞍鐙悉具疑止而逸者而戲間隱繫繡囊解視得蓮花一瓣書曰騎至即發並不署款識何頗疑怪而馬數數昂首跑地若勸駕之狀試跨之則東南而馳絕馳亦不知里數既至一處蓮花池相續如帶及第三池上馬止而嘶不復行乃見高墉

裹延立處當朱戶。戶內人語曰。至矣。戶乃闢。有小鬟招之曰。進。何徐徐步入。遠引至內。則曲室銀釭。熒熒發碧。繡帳中有呻歎者。小鬟前白曰。至矣。則聞鈐聲鏘然。帳徐啟。有麗人擁衾而坐。神韻酸楚。何逡巡審視。女也。女見何。訝然色喜。已而躍然起。問奚以能來。何告以故。女顧侍者曰。此必了奴也。侍者皆點首微笑。頃之。了奴自外入。紅衫翠袖。六花滿身。鴉鬟婥婥。已勝崔翹矣。女彈其頰曰。妹子召客。何得不告我。了奴笑曰。吾為姊病甚。趣召之。故不及關白。女默然低首。已謂何曰。妾相天下士。每不留盼。雲翔電邁。頗亦自豪。不圖為君纏綿至此。於是與何為夫婦。何以失劍告。女責之曰。吾贈君飛劍。為君能用之。乃秘藏為弄具乎。彼乃神物。豈長處匣中。宜其亡耳。顧此物怪變非常。非得了奴。莫能收攝也。何故屬意了奴。乃請與之俱。女初不聽。何固請。女笑曰。察君之意。殆非為劍也。何不能隱。以情告女。曰。吾固欲之。然事不可驟。當說之以偵其意。乃謂了奴曰。郎劍適是物不易馴。須妹子一往。使郎佐汝。了奴自足了當。何以佐為。女曰。雖然。亦使郎一睹其狀。聊試勇怯耳。了奴如龍者劍也。毋怖毋卻。然且偽為怖恐者而匿就妹子。彼為君畏故。將不忍拒也。遂同行至萬谷之間。風聲肅肅。了奴顧何曰。劍在是矣。果有物長五六丈。蜿蜒於層崖之顛。了奴招以手。物即投下入手中。遽已縮小。依然小劍耳。何憶女教。乘其舉手佯驚呼。走抱了奴腰。作戰慄狀。了奴大笑。道姊亦大憒憒。如此薄膽郎。何必教來。因以劍授何。何故故畏縮不敢受。而抱持益力。了奴兩頰漸發赬。若不自持者。何凝睇送意。迫愈之。遂及於亂。及還。女戲曰。妹子嘗為吾蹇修。

吾今報稱焉。於是了奴亦歸。何了奴謂何曰。吾姊妹皆紫蘭宮捧劍侍者。與弟竊戲西園中。拔劍對舞。悞傷守宮之鸛。故謫墮人間。使主游俠之事。遇鏡而圓。幸託於君。及瓜而代。又將去汝。此後落花明月。萬古相思。殆無相見之期矣。何大悲。二女亦泣。女謂了奴曰。妹子故善笛。今盍為郎奏之。了奴攬笛為悲涼促遏之音。一時風吼霜飛。肝腸盡裂。乃投笛於地曰。離緒填胸。安有佳響。不如且已。遂大慟而別。何獨還鄉里。亦能通白猿之術。每為人旁雪不平。或有妖憑魅祟。室宅不禁者。何以劍往立驚服。

註釋

山左　見先中中。金陵　見梅花美人。纖縷　方言。布而無緣。敝而秩之。謂之纖縷。心儀　見夕芳。投刺　見騰。瞰亡答拜　瞰其無人。始來答拜。曲突　漢書。霍光傳有積薪。客謂主人者。見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不則且有大患。○突烟患也。繩牀　晉書。莊繩安息。楚檠盜　見財神。湖湘　即湖南也。湖南省有湘江。故曰湖湘。或稱湘省。治任　見周生姬。洞庭妃　見宓妃。弓鞋　見縢脂娘。絕塵　言奔走極遠。超軼乎塵埃之上也。莊子。夫人奔軼絕塵。而回瞠乎後矣。申第　見段生。抗禮　行敵體之禮也。○史記。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盤狼籍　既盡。杯盤狼籍。海陸　猶水陸也。謂水陸所產之食物。○晉書。庖膳窮水陸之珍。飛劍　開天傳信記。葉飛小劍擊之。應手墮地。勸駕　言勸之行也。○漢書。郡守具有意稱明耑者。心身駕而為之駕。曲室　密室也。○晉書。延于曲室。謂曰。元伯。天下真如我何。銀釭　銀釭。銀燈也。逡巡　見周宋人。異聞莊錄。建康楊二郎。遇一婦人。稱為鬼母。遣小鴉饗出探。○按本書。鴉饗宜作鴉鬟。戰慄　恐懼也。○論語。使民戰慄。慚慚　猶言糊塗也。○三國志。前人作書慚慚。誠不及前人。蠖蛇　越蛇類。行貌。○曹植　漢武內傳。帝問居承華殿。東方朔在側。忽見一女子。著青衣。美麗非常。帝問東方朔此何人。朔曰。是西王母紫蘭宮玉女。常傳使命。侍者　古今詩話。陳徐德言。尚樂昌公主。陳政虞。德言謂妻曰。國破必入權豪家。乃破鏡各分。各執半以為後信。公主入越公楊素家。寵嬖特異。德言至京。訪公主。遇一蒼頭賣半鏡。德言出半鏡合之。題詩曰。鏡與人俱去。人還鏡不還。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公主得詩。涕泣不食。素知之。召德言還之。公主與德言偕還江南。今盍忘。必有缺。侍有缺焉。游俠　雲游四方之俠客也。史記。有游俠傳。遇鏡而圓　古今詩話。陳徐德言。尚樂昌公主。陳政虞。德言謂妻曰。國破必入權豪家。乃破鏡各分

其米。約他日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及陳已。妻為楊素所得。德言至京。有蒼頭賣半鏡者。德言出半鏡合之。題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未歸。無使鏡空明月輝。樂昌得詩。悲泣不食。素知之。乃召德言。還其妻。及成而代。見周生姬。白猿之術。吳越春秋。越有處女。將北見於王。道逢一翁。自稱白猿。遂得風雲之志。

倫兒

某生夜讀制藝。往復數百遍。猶不熟。漏四下。誦聲益譁。意且達旦矣。有胠篋者伏牀下。躁甚。突起捆之。曰。爾非生鐵。何頑鈍若此。余焉能待遲趨出門外鼓掌而去。

註釋　制藝　經藝之別稱。以為制科之文。故稱制藝。　漏　古時計時之器。　胠篋　竊盜也。謂盜人藉匿以盜物者。莊子有胠篋篇。　鼓掌　猶擊掌也。○有人鼓掌。則拿蛙鳴。

柏秀才

鄧州柏生。授館他鄉。歲晏歸其里。道逢婦人。攜幼子哭於水濱。問其故。曰。妾夫博而負其僧。索資將償。妾以償妾。寧死不願。固將溺也。而不忍其子。是以哭。柏止之。請其金數。曰五十。柏計囊中金適足。見其夫。使召諸博徒。代償而去。坐是稽遲。不及村店。已曛黑。乃宿野廟中。西階之下。恍惚見兩卒。坐於其左。其一曰。柏秀才何人也。乃令吾二人守候。為呵禁蛇虺。夜寒衣薄。不得休息。心竊不甘。其一曰。阿六。爾又作醉語。頃褚虞侯言。彼乃丈人。又新有盛德事。故將軍敬之。而不聞耶。幸勿多言。言將笞爾。於是寂然。心知為鬼役。亦殊不畏。既而門外呵導聲甚譁。云有貴使至。伏而窺之。見一神戴盛服儀衛。赫奕。皆古時裝束。一神甲胄。迎入內。語少時。使者從

去則聞鼓角聲震士馬奔集。旌旗鎧仗。行列嚴整。略如人世行師狀。傅呼而起。頃刻已遠。復聞前二卒相語。其一曰。失馬安知非福。吾二人守護柏秀才。乃不與此役。豈非厚幸。其一曰。不然。師出而功成。猶可博一頭銜。今則已矣。其一笑曰。沙場危險。還者幾人。爾醉中憒憒。已算定入凌烟閣。大是異事。其一怒曰。兄縮項如龜。亦太畏死。男子頭顱如許珍重耶。爭攘久之。忽有數騎馳還。過門曰。柏秀才尚在此否。卒役曰。在。一軍官下馬趨入。致禮於柏曰。將軍萬秀才於帝君矣。遣余奉迓。柏詫曰。人神異道。何得相干。軍官曰。帝君命不可違也。即請登道。強扶之上馬。俄至一山。殿閣宏峻。前將軍者候於門。引柏進謁。帝君坐於上。豐頤秀髯。顏色和霽。謂柏曰。逆同國犯境。將加撻伐。或曰降之便。宜先檄之。帳下無能秉筆者。故授簡牘。敢以勤先生。招攜服叛。惟先生之賜。柏謝曰。宣播威德。義尊辭順。但書生柔翰。當此鉅製。褒餘弗勝。恐辱明詔。帝君曰。幸勿謙讓。柏乃坐於旁。草檄云。蠢爾逆同。棲非巖邑。戍在坰疆。廣圃遺芽。天厨賸鬻。是以邊氛鞠守。育茅不徵。惟治海之容鯨。豈泰山之讓卵。邇聞凶首。肆啟戎心。墜斧思攻。蜂芒恃螫。踐我草木。觸我戈鋋。將驅虎賁之軍。立掃鼷藏之穴。關弓尚桂。磨盾先聞。果其風鶴知驚。沙蟲自化。仁能大宥。義不窮誅。尚全朽血於降城。毋莽輿尸於京觀。帝君覽之。甚嘉歎。檄下。遂同猶弗順。帝君震怒。命將軍徂征。以柏參其軍政。大選車徒。決機進勦。摧銳搗虛。雲飛電掃。不及旬日。遂同破陷。親屬竄孔。盡俾以還。帝君命將軍磔其長。餘悉斬以徇。其長有女絕姣好。頻顧柏而泣。柏憐之。說將軍曰。太公斬妲己。高頍誅張麗華。雖曰剛正。亦殊殺風景。況此

乃其息女非福水之比罪人不孥惟將軍憐愍將軍笑曰秀才有愛於彼耶當為秀才留之乃白帝君免其女即以女贈柏更欲授柏顯秩柏辭曰某雖從惟幄寸策未獻敢冒爵賞況游鱗散羽志在池藪置之樽俎反為不祥至於俘女之救情良不忍亦非辭封侯之印而覓愛卿者歲暮思歸幸即放還受賜多矣帝君疇踏曰既先生志行恬退亦未敢強留命具馬來送柏歸及於里門柏忽墜馬下乃如夢覺人物烏有矣倉皇至家若忘若遺妻問之秘不以告夜夢女來曰兒之軀命由君再造請於帝君誓從君子而身形渺茫不能明奉巾櫛方自悼痛帝君仁恩不可思議使兒附夫人之體而轉移其間久而俱化所以酬君之高勳報君之善行而慰兒無窮之情也故特來相就言已遂登牀而滅覺而異之始縷述於妻妻弗信也妻貌故平平自是乃漸妍麗不及半歲則神姿逸態宛然肖迷同之女見者皆驚妻往往窺鏡亦自失也柏後謁某官乃絕類廟中將軍探以前事注然不知及柏歸某官厚贈之皆神明假借以彰報施云

註釋

鄧州　清屬河南南陽府民國改為鄧縣屬河南汝陽道。秀才　見段甲胄　起戎衣也。胄兜也。○書惟甲胄起戎。失馬安知非福　淮南子塞上叟失馬人皆弔之叟曰此何遽不為福數月馬將胡駿馬而至。憤憒　見何之稱。戰場　唐太宗圖畫功臣於凌烟閣。凌烟閣　人間祿籍故元加號曰帝君而天下學校亦有利祀者。捷伐　猶言討伐也。邑　險要之邑也。○左傳制嚴邑也。蜩螗　何晏切。蜩虎類於蜩螗。天厨　星名主盛饌。邊桑　未詳。○唐書黨項漢西羌別種其地古斬枝也。東距松州西葉護南春桑等羌北杜谷渾貢茅　左傳齊侯伐楚次於陘屯人是獻。○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貢職也。滄海容鮹　呂覽魚之美者。

東海之鰌。泰山讓卵。晉書。是烏獲舉永貴肯拔柱。猛獸吞狐。泰山壓卵。因風燎原。未足方也。我心之兵戎言欲開戰端也。螳斧。陳琳文。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逕。○轍云。轍前有兩足。舉之如執斧。故云。眾蟻百萬。列陣臨肥水。謝玄以精銳八千涉水。堅不堅。眾奔潰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見晉書。人為蟲。杵血。李陵民詩。浮世幾場漂杵血。日使書云。血流漂杵。一戎衣而天下大定。禍水。漢成帝寵趙合德。披香博士淳方成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見飛燕外傳。罪人不孥。白虎通。不及其妻子也。言罪人之中。次勝千里。惟幄。漢書。運籌惟幄之中。決勝千里。悟退。言安靜退讓。而安豐曰。親卿愛卿。見劉敬席。為男女相愛之稱。躡踏。見劉敬席。為男女相愛之稱。

鱗羽。南史。性同鱗羽。愛止山藪。愛卿。世說。王安豐謂婦曰。卿卿。我自愛卿。為夫婦之外。鱗羽也。店沈傳師。性恬退無競。見唐書。巾櫛。左傳。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

龍蟲

有童男女兄妹者。戲於庭。空中墮一物。狀類魚。共烹食之。不能起。或以所食龍蟲也。

註釋　龍蟲。泉南雜誌。泉州有龍蟲。如半糞上蟲。似黑而薄。俗傳殺食之。少有風味。

華廣

華廣病。夢徐生來謂曰。頃遇趙君。某言近為魚梁之遊。魚梁海內勝蹟也。趙君招我。屬我更致。君君盡行乎。華素衰邁。欣然往。至深谷之間。溪水黝黑。鑑人無影。漸行漸廣。有飛橋跨空。衰延

天矯莫知所在。橋上行人如蠅。累累不絕。乃見趙侯於橋側。相揖數語。徐趙乃登橋。華亦繼之。甫舉踵旁。一辛叱曰。勿過。即橫棒攔之。華怒奮臂與爭。辛終不聽其前。而趙徐已去遠矣。不得已。拂袖而返。意甚怏怏。道遇偉丈夫。龍聲鳥鳴。聲甚哀。華側然止而說之曰。羽族志在霄漢。何故籠之。丈夫曰。不籠則飛去。華笑曰。天傳之翼。固當飛也。丈夫曰。公不知此非鳥也。皆罹罪罟之人耳。然公意甚仁。今為公縱之。乃次第開其籠。獨留一大鳥不放。華曰。何故。丈夫笑不答。攜之而去。鳥既出。皆化為人。其一華故族兄也。泣謝曰。幸弟援我。然弟亦宜亟歸。此不可留也。見我家人乞為我寄聲。華諾之。別而行。過高臺之下。梯而登焉。俯見城郭室廬。榛莽丘墟。烟火相續。樹木叢萃。不知是何處。悒然下臺。過一帝覽。寫就。酒肆呼酒獨飲。興發。哦詩曰。酒魄詩魂落半天。肘生楊柳舌生蓮。長松瘦殺千年鶴。飛入春城萬竈烟。忽見族兄至。驚曰。汝尚飲酒吟詩耶。宜亟亟歸。緩則無及矣。華笑而起。傭保索酒錢。無以應。則持華袂不得行。族兄呵曰。安得爾亟為償之。送華歸。至門推之入。霍然而甦。已死踰日。將殮矣。病尋愈。惟胸間悶然者數日。乃以酒故也。徐趙皆華舊識。時趙死月餘。數日徐訃亦至。

陳著

註釋　魚梁（孟浩然詩。水落魚梁淺。）天矯（飛騰貌。○郭璞遊仙詩。靈妃顧我笑。粲然啟玉齒。朅來乘清漢。翻翮陵霄翥。）飛橋（三國志註。滄海飛橋。長一百三十餘里。）霄漢（指天際也。○後漢書。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櫛比（見車夫奇過。）鱗次（見長春苑主。）肘生楊柳（莊子。俄而肘生柳。）舌生蓮（法華經。有人聞是品。能隨喜讚善者。是人口中。出妙音。）春城（韓退之詩。春城無處不飛花。）訃（見秋心遠看。）

陳着富室子也少時家遭疫惟着僅存一老僕執炊而已着嘗從蒙師受學頗識字僕因勸之讀且曰他日當不可量着深然其言出錢使市書僕至書肆盡買肆中書以歸着乃鍵戶下帷無寒暑晝夜抉冊呻吟幾破千卷然略不解其文義雖郎抄公撥盲解稗說之類諷誦如經史終歲不出戶庭間出則低頭背誦剌剌不休往往頭觸牆壁覺痛則大叫叫已復誦或竊聽所誦乃顛倒拉雜音讀訛舛至甚訕笑之不顧也年二十餘未嘗與人通酬酢牛馬救麥不辨一日誦書門外有少婦過之着未之見也且行且誦竟抵其懷婦大駭且怒着惶恐遽前撫之為摩沙其兩乳婦益羞怒面發赤詬詈而去着謂人曰彼何為者一怒遂不可解乎人憐其騃論之曰男女有嫌奈何辱之着愕然徐悟曰彼殆書所稱女子者耶人笑頷之着乃狂喜四躍以為得解他日讀毛詩至女子善懷亦各有行點首歎曰書言之矣昔者女子行而我獨其懷宜其怨耳書義深遠不可背如此三復不已由是讀書每冥索其解解多類是又日坐門外遇物輒詰訪於人冀博識其名與狀以佐證其所讀有豕觸藩出視之不識也懼而却走或告曰猪耳何畏着誤以為珠迫而視之恍然曰物不經見固難懸揣始吾以珠小物耳今而知珠之能行也即問曰鬻乎或為質主人主人故昂其值乃以三十千市之着竊喜以為書言珠價至貴今乃賤獲焉大利也於是鬻者利其值競以豕來售至則買之無大小率準前價老僕力諫卒不聽甚年得豬數百頭櫛柵不能容穢籍縱橫滿室傭數人飼之日不暇給豕聲狗狗然晝夜與書聲相亂着亦漸不能堪憮然曰昔人實珠不可解命悉逐去之計所耗費殆累數百千家

以是少頃焉。著年齒既壯。僕恐其斬嗣。勸之娶妻。著默然良久曰。汝言良是。書固有之曰。娶妻如之何。但不知娶妻如何耳。僕曰。公讀書豈不聞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著曰。此與娶妻何與。且何以言無後耶。僕恨其愚。乃笑曰。姑依書為之何害。著許諾。僕遂乞鄰黑為之媒。定吉。軿至。有贊於堂者。曰拜。著愕眙木立。問何為。僕相之跪起。乃得成禮。著笑曰。我知之矣。娶妻乃如此。洎合巹。熟視新婦曰。汝亦女子耶。心懲前事。執禮甚恭。夜雖共寢。絕不敢復褻其腕。久之。婦不能忍。私教以人道所在。著不覺暢言曰。此大樂事。而書中畧不及之。讀之何為。次日盡焚其書。不復覽。

非非子曰。此公讀書。所謂侏儒飽欲死者歟。行秘書不如沒字碑。異哉愚矣。誰啟其喪者。而放豚歸之。等諸隋侯之寶。其殆氣類之感耶。然乃知衣裙之下。有此珍妙。卒易其所嗜。亦天性之絕特也。此公不愚。

註釋

呻吟　誦讀也。讀破千卷　杜甫詩。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邱不辨　言其愚也。○左傳。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盲辭　鄭玄詞。擇幾見冥晦論語書之辭也。盲辭瞎詩　稗說　見異聞錄。剌剌　見洞長。訕笑　譏笑也。○唐書。雖蒙訕笑。路而後奮。酬酢　見科場好好。敘參　敘稱手也。○稗愈詭之舞辭。毛詩　即詩經也。以其書為毛公所傳。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孟子。軿輜　軿輜婦人之車也。合巹　見水烟筒。人道　見泰少府。侏儒飽欲死　漢書。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行秘書　世說補。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上曰不須。廣世南在此行秘書。沒字碑　後唐明宗欲相崔協。任圖曰。天下皆知協不識丈字。而虛有儀表。號為沒字碑。見五代史　隋

侯之寶（一本古帆隋侯注。）

張碧雲

有諸生應豫章舉者。曰張碧雲。稅居觀音寺。其隣父者。亦張姓。嘗仕宋。僚罷官居此。生以同姓故。往投刺焉。隣父喜。延之。禮數隆異。由是遂投分。往來甚密。已而生報罷。過歸其家。隣父送之曰。郎君年少才俊。不鄙老夫。甚辱高義。今知此云別。何以為懷。生曰。會待次科。重承顏色耳。隣父曰。甚幸。復執手歎曰。惜哉惜哉。生亦殊惘惘別後浪跡吳越間。音問遂絕。遠生歸。重赴鄉舉。已越一科矣。及豫章之郊。見道旁小山一石碣。署曰張碧雲之墓。心甚詫異。已實未死。誰葬斯郎者。而姓名之符耶。低徊向暮。始驅車入城。僑寓城西。試事既畢。忽憶隣父。即訪之。至則高柳婆娑。蒿萊沒徑。叩門良久。一老婢出應。問訊隣父。已下世。絕無子媳。其孀尚存耳。生為悽惻。婢猶識之。曰。子非張郎君者乎。生曰然。婢乃垂泣曰。吾家慘苦。子尚未知。請見主母而說之。遂領生進。見一老孀坐南榮績麻。傴僂昏瞶。婢白客至。通姓名者再。孀乃驚起。旋復漸淒。坐生於破氈之旁。婢進茶一甌。殆不可飲。生強為啜盡。孀哽咽而語。不能了了。婢為代述之。蓋鄰父有女亦名碧雲。年始笄矣。麗而文。父母憐愛。恃女為性命。相依數歲。卒鮮可妻者。方生之謁隣父也。隣父奇其姓名。及見生。又欽其器宇。女聞其同姓名也。亦數數窺生。隣父常借覽生所屬文辭。女輒竊觀讀再三。未嘗不稱善。孀覺其意。告隣父欲壻生。而格於同姓。且慮生已昏。莫可為計。會生亦告歸。議遂寢。而女自是每不懌。微吟短歎。漸以流露。羅幬翠被之間。始多淚痕矣。又書

己名而繡之畫藏袖中夜則置枕下數月遂病廢飲食又數月竟殁家人皆知女之為生而死也而生不知隣父痛女死未幾亦卒卒後三年餘生始至聞婢言之不禁哭之慟婢又言女平生雅善筆札病中卷火之惟鏡匣中偶遺數紙得不焚翁已死家中無識字者不知是何語又不欲示外人今尚貯故處生乞取觀之得詩草二首詞半闋及臨寫黃庭經一片而塵涅鼠齧字句斷缺蓋不可讀矣生感女意再拜於軀曰某庸愚賤子又忝宗系識不敢妄托非愛厚誣賢女得罪名教然銘心之惠不敢忘也請妹事賢女而毋事夫人迎歸敝里終身侍側申萬一之報而已夫人幸無辭焉軀泣而許之生又欲拜隣父墓及女之墓而後行忽憶向所經過乃即女墓也益悲不自勝遂返館舍為文以告女明日往弔而焚諸其墓其文曰維年月日張碧雲焚香酹酒敢告張碧雲之靈卿即我耶我即卿耶夫陰陽者至結之根株男女者同開之蹤跡羣引徂固土既驪媧皇躍冶鑄金宵為平野而拘拘造物乃限以方隅擾擾生民復分其氏族億萬姓要無二本五百年誰是一家且敬宗收族不少衞仲卿即別嫌明微仍多吳孟子然一源所發百世不通誠大義之所閑孰深情之敢越乎若夫事屬憐才分同知己描眉黛筆偷評羅隱之詩繞指紅絲欲繡平原之像閨中感遇尤榮於流水高山夢裏相思絕異乎朝雲暮雨素心如此青眼非常斯則性命之恩不作形骸之論矣況乎畫閣藏春香閨似海衣緘琥珀了不聞聲屏暗琉璃何曾透影徒以青衫作客蘭若偶卜芳隣黃石論交松門常掃宗衰初不識王孫有女琴瑟相求更誰問小姑無郎堂筵自叩而紅綃聚淚竟少人知紫玉成烟乃由我死

尚安得拘牽典禮格守宗盟反因瓜葛之親致絕燕銜之愛哉前者羣鴉啅晚匹馬嘶秋旁瞻墮淚之碑宛是葬身之地笙吹鶴背豈王喬竟已入棺雖處囊中乃毛遂何曾墮井嘗知桃僵李代惠歎芝焚漆燈未熸於沈栰金盌先從於崔女蓋連蜷青桂當時未近姮娥零落紅梅別後難逢驛使故飄蓬千里虛擬投金宿草二年未聞葬玉今則謝家月冷燕子重來鄭曲花殘鸚哥不語青鸞如故白鶴無歸愁深南浦之雲瘦折東牆之杏訪陳陶賦詩舊宅始感啼烏開吳女寫韻遺軒空悲冷翠鏡臺塵掩印粉留編研匣雲乾圍香賸字素旗丹旐私招芳草之魂桂酒椒薑重拜小桃之墓碧雲碧雲卿耶我耶如影隨形知響應聲如蕭艾之同香如笙簧之合韻我實作我卿自憐卿本異苔而同岑亦求鳳而得鳳楊加柳姓樹合消魂烏借花名鵑應叫血翠禽臨水乃辱號於魚師彩蝶穿雲幸棄稱於鳳子非男非女何死何生兩美二難之合并千秋萬古之聯接彼紹威結江東之羅正倫擊城南之杜相如慕蘭元數名雍但附聲華尤增光寵劃襲名於琬玉遂刻苔華真同譜於金蘭長矜齒頰方為我慶實為卿悲縱復多情將毋不壽然而身蒸火宅委蛇仍難骨冷泉臺迴腸曷已飛殘絳雪莫逢山叟之師搗盡元霜僅見雲英之媼賣珠侍婢常苦羣雛積玉隣翁實容樸棄西州長慟徒拜母而登堂南郭奇貧願移居而共宅且也鵁鶄既判勿處嫌疑昭穆雖遥敢干名分欲作蒹葭之依倚宜聯棠棣之班行接木無痕連枝有本九原侍父鄧伯道不惠無兒四海皆兄張君瑞何妨有妹青陽主祀於弧宿既殊勾吳支流紅拂通譜於虬髯尤勝朱陳嫁娶嗚呼慈鴉泣雨行就鵲巢斷雁鳴霜將辭鴛

冢墳前玫瑰。詎感行人。門外杌把。應思故主。幸從親於手足。聊銘德於肝腸。孤露之感何窮。大雷之書莫寄。冬青樹老。年年風雨清明。光碧堂深。日日烟霞伴侶。固識三生因果。當著同姓名錄中。誰將一代容華。更入繡神仙傳裏。是歲生偶馬。經數年。生游潯陽。舟既泊。忽一雉拂舟樓過。止於沙灘上。生上岸欲攫得雉。雉且飛且止。生漫逐之。行稍遠。雉嗅然一聲。穿樹而去。邨見樹間一老人呼生曰。郎君何為。尚識老夫否。生審之。則隣父也。生喜曰。公固無恙耶。隣父曰。幸無他。暮眺江流。偶出於此。不謀相遇。生問其所居。隣父曰。循平林而西。敝居斯在。便請相過。生從之。半里許。乃至。固高墉而深宅也。生執子姓禮。從容展問。隣父曰。別後攜幼女卜築於此數年矣。感謝厚愛。未嘗去懷。生詫曰。女公子亦無恙耶。隣父曰。固在。使人謂女曰。汝兄至矣。宜出見。勿復為嫌。有頃。女遲迴而出。眉黛慽然。無語即退。生亦睨視歎悅而已。既燈。聞呼門曰。夫人至。門啟而軀入。隣父與生起迓之。女聞軀至。亦趨出相見。各悲欷。生愕然。訝姬在吾家。焉得至此。軀乃謂生曰。吾本欲俟汝為別。僕御在門。不容稽遲。快快就道。今反晤於此。實由望外。遂述生家中事甚悉。且曰。老婢尚留備役使。未與偕來。新婦且病。可即歸。然終吉無患。將曙。隣父促生行。各相涕泣送生至故處而別。生恍然如夢覺。遂返舟。旦而跡之。野岸空林。固無村落。有社令祠焉。社令之旁。新塑夫人像。深為詫異。度軀必已死。社令乃隣父也。亟棹舟還家。軀果以是日暴卒。生婦亦果病。亦尋愈。其他家事。悉如軀言。

註釋　諸生（見紀昀閱微草堂筆記）　豫章（見秋心山人）　投刺（見夢驗）　報罷（見選舉）　吳越（吳江蘇也。越浙江也）　鄉舉（見嚴曉霽秋）　婆娑（舞貌。○詩子仲

之子。晏其下。下世　見方孺人傳。偃僂　見梅花美人。笄　見秋心山人。器宇　人之儀表也。○晉書。王義之風度宏達。器宇高雅。寫黃庭經　晉王羲之好鵝。為山陰道士寫黃庭經。而籠其白鵝以去。李白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是也。○世說。名教中自有樂地。名教　名謂名分。教謂教化。凡奠倫之所關。聖賢之所訓。皆是也。○世說。名教中自有樂地。銘心　感人之恩。如銘諸心。不能忘也。○三國志。銘心立報。永矢無貳。根株　白居易詩。將欲芟夷去根株。必先找根株。斷鼻　北史。斷鼻連衛子夫得幸武帝。故冒姓衛氏。武帝時。以伐匈奴功。封長平侯。吳孟子　春秋時。魯昭公娶於吳。與魯為同姓。避之而改稱吳孟子。描眉黛筆　見臨頓娘畫眉法。紅綠　見秋心山人。評羅隱詩　羅隱。聊城繁衍。幼穎悟。年十歲。能詩。名噪江東。生平游趨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望其碑者。莫不涕淚。杜預因名為墮淚碑。晉書。羊祜生平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望其碑者。莫不涕淚。杜預因名為墮淚碑。晉書。羊祜生平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望其碑者。莫不涕淚。杜預因名為墮淚碑。晉書。羊祜生平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望其碑者。莫不涕淚。杜預因名為墮淚碑。晉書。羊祜生平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望其碑者。莫不涕淚。杜預因名為墮淚碑。晉書。羊祜生平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望其碑者。莫不涕淚。杜預因名為墮淚碑。

繡平原　李賀詩。貿綠繡作平原君。流水高山　列子。伯牙鼓琴。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兮以作知音之喻。朝雲暮雨　見楚襄王與宋玉遊雲夢。玉對曰。旦為朝雲。暮為行雨。素心　見南楚社令。青眼　見晉書。阮籍白眼對俗客。青衫　白居易詩。青衫書記何處是。紅紱將軍昨日歸。蘭若　僧人所居處也。本梵語阿蘭若之省。其義即空寂。屏暗琉璃

衣女。墮井李白詩。毛遂不墮井。桃僵李代樂府。桃生露井上。李樹生桃僵。古詩。桃根桃葉。李樹代桃僵。蒸芻棄灰　見古詩。坑彬居一大樹。嘗曰。吾死可葬於是。及葬。穴之乃古冢。其間一古燈臺。上有漆燈一盞。壙爾銅牌篆文曰。佳城今已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藝。留待沈彬來。金盌　崔女見婉。青桂　殷文珪詩。月中青桂漸看老。○參看長春苑玉月中桂注。桐一枝春。　暗飄蓬　杜甫詩。秋來相顧倚飄蓬。投金　吳越春秋。子胥過漂陽瀨水之上。太息曰。我嘗饑於此。乞於女子。女子飼我遂投水而亡。將欲報之以百金。而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宿草　隔年之草。○禮。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燕子　劉斧摭遺。王文有深深深處有燕子。鸚鵡埋香之語。謝家　唐李益與霍小玉傳。止燕子閨也。鄭曲花殘鸚哥不語　唐李益與霍小玉傳。鸚哥能人言。陳陶　隱洪州西山。種桐橙以自給。妻子亦知讀書。自號三教布衣。以修煉為事。後不知所終。白鶴　見長春苑注。丁令威化鶴歸遼。○參看前注。李賀詩。銅鏡立青鸞。○李賀詩。銅鏡立鸞之誤。南浦　離騷。送美人兮南浦。東牆杏　見宋玉好色賦。○雖隱杏花詩。半里紅妝宋玉牆。啼烏　高啟詩。夕陽寺掩啼烏在。開吳女寫韻　隋煬帝事。見獨花記。楊柳姓　開河記。廣世基請用垂柳栽於汴渠兩堤上。帝御筆寫賜柳姓。楊曰楊柳也。銷魂　江淹賦。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烏臼花名　杜鵑花一名杜鵑。一名山躑躅。一名山石榴。一聲催得一枝開。啼血　白居易詩。杜鵑啼時花撲撲。九月三月杜鵑來。石榴花發時。聲聲啼血猿哀鳴。翠　即翡翠也。○韋莊詩。翡翠鴛鴦不獨宿。魚師　埤雅。翡翠一名魚師。蜀者。或黑色。或青斑色。為鳳子。兩美二難　王勃文。四美具。二難并。

海棠風　楊加柳姓　開河記。廣世基請用垂柳栽於汴渠兩堤上。帝御筆寫賜楊姓。楊曰楊柳也。銷魂　江淹賦。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烏臼花名　杜鵑花一名杜鵑。一名山躑躅。一名山石榴。一聲催得一枝開。啼血　白居易詩。杜鵑啼時花撲撲。九月三月杜鵑來。石榴花發時。聲聲啼血猿哀鳴。翠　即翡翠也。○韋莊詩。翡翠鴛鴦不獨宿。魚師　埤雅。翡翠一名魚師。蜀者。或黑色。或青斑色。為鳳子。兩美二難　王勃文。四美具。二難并。

城南諸杜。昭穆素遠。求同譜不許。銜之。後既執政。建言鑿杜固南杜自是不振。見唐書。

元歎名雍 江表傳。蔡邕謂顧雍曰。卿必成致。以吾名與卿。越雍與伯喈同名。○按雍與邕同。伯喈蔡邕之字。元歎顧雍之字。

相如慕蘭 漢書。司馬相如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名犬子。既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吾名與卿。越雍與伯喈同名。○按雍與邕同。伯喈蔡邕之字。元歎顧雍之字。

玩玉 汝家閩山。得女二人。曰琬曰琰。皆同名。○按雍與邕同。伯喈蔡邕之字。元歎顧雍之字。

金蘭 見青州貫。

火宅 法華經。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衆苦所燒。我皆救濟。○佛家以煩惱世界為火宅。

泉臺 宋史。泉臺寂寞。魚燭煌煌。

絳雪 見婉妗。

山叟 晉書。晉家求士。乃構仙臺。凌雲切漢。山叟知秋。

玄霜 見密妃。

雲英 見藍橋注。

賣珠 拿雛 杜甫詩。侍婢賣珠回。拿雛補茅屋。

撲棗 杜甫詩。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

西州長慟 晉書。羊曇者。知名士也。為謝安所愛重。安薨。曇辟不就。以馬策扣西州門。慟哭而去。

南郭奇貧 宋史。王僧祐雅。為穢侶所重。謝病不與公卿交。一說古人。

賂穆 宗藐。見長春。

棠棣 棠棣詩篇名。周公所作。燕兄弟之樂歌。唐宋人誤作唐棣及棠棣。

賽雛 杜甫詩。巴西驛路北。右有行旅客。左有賽雛翁。

接木 按羣芳譜。有移花接木法。後世因謂羣就之事曰移花接木。

九原 見三晉。

伯道無兒 晉鄧攸字伯道。石勒亂。挈家而走。以其弟早亡。全其姪。縛子於樹而去。過江事元帝。官至吏部尚書。死竟無兒。時人哀之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見晉書。

四海皆兄 論語。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君瑞有妹 唐張洪宇君瑞。寓於普救寺。寺中有崔氏之眷。亦寄焉。崔有女名鶯鶯。張見而好之。會丁文雅兵變。圍普救。君瑞為兄見會真記。

青陽 晉語。司空季子為招杜確將兵解之。崔母遣君瑞致謝。悅。令女鶯出拜君瑞為兄。見會真記。

通譜虹霽 見長春。

斷雁鳴霜 薛道衡詩。寒夜哀鳴雁。驚飛滿塞霜。見列異志。

慈鳩浴雨 薛慈與其妻之塚。後人為慈鳩浴雨。見列異志。

墳前玫瑰 花名。色紫。葉曲。

占鵲巢居之 詩。維鵲有巢。維鳩方之。

○李商隱詩。蘇小小墳樹在西泠。紫蘭香徑與招魂。門外枇杷　元稹詩。枇杷花裏閉門居。經。我華覆棣。鄂不韡韡。楊慎真逸。忽遇慈母。大雷　鮑照有登大雷岸與林慧冬青樹老　見楊慎真逸。冬青一名冬青。光碧　十洲記。崑崙山有光碧之堂。三生宮神。因果　見袁氏女。容華　張華賦。容華外曜。心神內正。神仙傳　書名。晉葛洪撰。落解　明清將鄉試。中式者曰落解。不中者曰落解。尋陽　江名。在江西九江縣北。即大江也。無恙　見劉敬叔異苑。平林　詩。依彼平林。林。林木之在平地者。社令祠　見南楚社令。

鐵丸

聞某公言。昔曾遇游客。類三齋卜少布衫廣袖。腰繫夾袋。內貯二鐵丸。別無長物。或問丸所用。答曰。弄具耳。或延拆字者於家。問叩紛然。客至見之曰。此亦拆字耶。衆問客能爭曰。亦嘗學之。然不能若是。請各心識一字。余乃能測之。衆異其言。競試之。無弗符者。次至一人。容忽躊躇曰。君之所識者天也。而字不類。乃取筆畫形作圖書。阿補喀。蓋欲變文以驗其術也。遂笑曰。良然。其神異如此。或曰。人苟造意。子必知之。何以待子。容曰。不知也。此特以機相觸耳。他日至郊外。逢彈鳥者數人。適有雀戾空。容使彈之。彈鳥者謝曰。高矣疾矣。非弓繳所及。容笑曰。易耳。即袋中出鐵丸拋之。隼應手翻墮。胸已洞矣。丸故在容掌

註釋　三齋　按三齋即今三泉地。長物　見毛詩。踽踽　見劉敬叔異苑。弓繳　孟子。思援弓繳而射之。

廬山僧

近有某人裹糧游匡廬。重趼不息。至紫霄峰下。石室軒然。有僧破衲枯坐。兩目上瞼覆下寸餘。知其異人也。再拜而問。僧瞪開一目視之。靈靈如碧玉有光。歎曰。噫嘻奚以來。余嗣祖也。某訝曰。

吾祖歿時某尚未生即於土五十年矣安得在此僧曰向實蛻化爾父不知也乃道其世族事狀悉符合某泣拜曰果吾祖矣聞祖平生好內典不圖竟證佛果今幸遇祖何以令之僧曰爾非此中人宜便去某涕泣不舍乞留一宿許之訪以後事悉不答比夜半山皆暗獨石室光明如晝僧曰爾畏乎某曰祖在亦何畏僧徐舉指彈坐旁石壁壁忽開一舍使某處其中戒之曰倘有所覩勿畏亦勿語勿出今夜適有事矣某應諾俄聞風颼颼起林間萬木怒號有鬼魅無數笙入石室僧搖首者再乃見小人百十自僧耳出如連珠激箭執弓刺鬼鬼悉遁小人復還耳中頃之復有元鬼修修然參伍而至藍身巨吻類夜叉僧張口噓之則一石墮地分裂盡化為力士擊鬼鬼又遁力士亦隱某戰栗齒叩僧曰未已也無恐旋聞崩崖裂壑砰訇不已有二人屹立如山僧大放兩目二人忽縮小各入一目中目即閉聲亦遽止已而梅檀氤氳仙樂鏗然幡幢隊來金光灼灼僧即下座作禮訖便解袈裟胸乃洞開悅見一人端坐其中僧遂再再升空俄頃而杳天亦曙矣某出拾得履一隻歸白其父父見履泣曰爾祖殮時所著也

戩

註釋

匡廬　山名即廬山在江西星子二縣間周時有匡俗兄弟七人結廬於此故曰匡廬

颼颼　風聲也○趙壹賦颼颼飄風

連珠　如珠之相連貫也

修修　荀子修修兮如統類之行貌

參伍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注參三也伍五也或三或五以相參合以相改變也

夜叉　鬼物之醜惡見形者○宣室志異劉見何晉書見古

梅檀　出扶南南越筆記古今注紫梅木紫檀木謂之紫檀

氤氳　見瓶

砰訇　見紫滄洞長

某公子嘗養鴿。所居宅五區。閎敞深邃。東偏有小門。達於長廊。廊有旁室。架木為鴿巢百十如窗櫺。以卵以雛。鴿以蕃息。一夜忽失鴿數十頭。公子疑之。夜持棒伺諸巢下。已見有鼷鼠長數尺。徑來取鴿。公子突擊之。不中。鼠人立相向。躍登公子頂。齧其衣領。俄而羣鼷至。共圍公子。公子大譁。僮僕共操具來。鼷乃引去。公子怒曰。是何可耐。旦日偕數僕。持兵赴之。將入旁室。聞門內言曰。姑勿來。來且不利。從者懼。皆止公子。公子曰。鼠輩詐嚇耳。排扉徑入。則見鼠睛睒然。如萬道金星。縱橫巢上。內惴而退。是夜跳踉百端。若有大木從屋拋下。燭之無有也。南壁圮窗。廣可逾尺。規以玻璃。乃有白面映窗。大與窗埒。而北尸有物矚扉求入。僕輩大怖。共相抱持。公子拔劍奮臂曰。吾將止於此耶。將焉避之。若猶未也。妖何能為。鼠輩無逃。吾與爾并命矣。於是二物並隱去。後亦不復出。

註釋　鴿。鳥名。有野鴿家鴿兩種。宇鴿俗稱鵓鴿。　蕃息。言孳生之盛也。○史記。非子居犬丘。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　鼷鼠。爾雅釋獸注。江東呼鼸鼠曰鼷。能咬鼠。能跳踉。足亂動貌。○晉書。眠中鷩起跳躍。如與人相打。　鼠輩。三國志。不憂天下當無此鼠輩也。　跳踉。俗稱鼠狼。

韓五

國初寶應縣捕役韓五者。貧不能炊。思嘗捕鼷馬。姑試一效之。為計良得。乃從人假羸馬。挾弓矢而出。伏於麥隴之幽。是時大亂初平。流亡未復。道路之間。尚少人跡。亭午始見一騎緩緩來。臺笠深衣。挂囊於鞍。略類商旅。韓私計蓋一利市。引弓呼之曰。速解囊。否且畢爾命。矢乃發。客從容舉鞭拂之。矢旁落。又發亦如之。五矢不中。矢盡。韓恐。策馬走。客笑曰。行刼者反避人耶。

雖然爾馬逃俄聞風聲蕭蕭客追已將及則短衣執刀叱韓曰毋走韓度不可脫垂投馬下叩首乞命曰良以母老待哺不得已出此今乃初試不圖誤犯壯士幸寬宥之號泣戰慄客諦視之曰爾尚謹朴姑貸爾隨以來勿恐韓懼勉從之行十餘里入一山甚邃叢樹間得穴馬進之甚闇半里許有光既而屋舍忽見客引韓入內則先有數十人在多虬鬚虎眼衣巾偉岸見客起問十四兄來何暮也客滑稽數語衆目韓皆大笑已而酒饌堆埰規地而坐序兄弟之次以燭林野夜中縱橫醉臥手足相枕藉韓愁愁然莫知所為竟夕不成寐明日衆醒客為韓請曰此人尚有母貧不能養殊可矜憫宜稍資潤之皆曰諾各探囊出金錢珠貝不等無慮數千金以授韓韓惶恐拜謝客曰視爾馬弱馬能致此歸吾仍送爾行一人曰我曹亦散耳後二年當期於山東皆曰諾遂拱手各去或獨行或東或西頃刻都杳客乃與韓俱謂韓曰盜豈易易哉諸君皆技勇絕人故馳驟綠林鮮有失敗吾亦有薄技使爾觀之袖中出匕首指前椿樹第三株標枝東接者曰吾截其某枝擲之枝落匕首故在手又別擬之三擲而三中韓咨嗟驚嘆客曰爾向者太孟浪幸遇我倘值我兄弟之暴者爾作此樹杖久矣韓唯唯請客示姓名誓圖報效客笑曰無須爾吾屬雖肝人喋血其實行雲流水耳散游天下率二歲一期會雖數千里不失約此外無知姓名者爾奚問焉既至韓門解所贈囊擲地曰吾往矣已縱馬絕塵而去韓賴其資遂為富人

非非子曰以盜遇盜強者利焉茲乃以弱獲利盜固有道哉然履虎不咥濡穴得出蓋亦偉耳所

謂先逐後將。小懲大誡者歟。而吾又以恐張李之餘沴。嘯聚荏苒。其消融於釀化者何多也。

【註釋】寶應縣名。清屬江蘇揚州府。今屬江蘇淮陽道。譬馬劇盜名。多在山東一帶。亭午午日在午。日亭午。戰慄兢生。虬鬚髯如虬也。虎口。虬鬚虯髯。虎眼虎之眼也。來何暮後漢書。廉恥廉。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皆日無禍。今五禍。綠林兒毛生。椿樹落葉喬木。俗名香椿。孟浪莊子。夫子以為孟浪之言。○俗謂固莽冒昧為孟浪。肝人嗜血殺人飲血也。張李張獻忠李自成也。均明末之流寇。

易內

有甲乙相善者。乙妻有姿。甲通焉。乙知之而弗禁也。他日乙偶自外至。覆甲於牀。佯怒。甲叩頭曰。若不深責。願以荊婦薦枕席。易內而處。亦猶行古之道也。乙許之。與之期而縱之。甲歸告諸婦。婦不可。甲無以謝乙。固強婦。時甲兄養疾於外。嫂不節。婦因獻策曰。請說嫂而代之。乃說言甲實他往。己善睡。挽嫂共宿。故為媟語以蕩之。伺其已寢。托如廁暫出。使甲以乙往。而己之嫂室宿焉。於是嫂竟與乙狎。甲亦趨乙家。尋其故處。是夜甲兄思歸。甲婦已熟寢。其扉圖而弗遂。甲兄入。徑登牀。以為要也。啟衾而憑焉。既亂。乃知為弟婦。各秘之。其後甲乙隙於末。交相抉露以為謗。事遂彰。

非非子曰。以媿易妍。甲誠巧矣。以如易婦。甲婁又巧矣。孰知冥冥中更有巧於是者哉。天道耶。鬼神之戲耶。時可畏。

【註釋】荊婦自稱其妻也。○王貞儀詩。丁寧語荊婦。○參看慶中姊荊釵布裙送。如廁見前。如廁以避之。如廁見前。如婦見前。

薦枕席見義。易內而處左傳。以目內嬖於慶氏易內而飲酒

瘋道人

有瘋道人者敝衣一襲冬夏服之忽哭忽笑人問哭何悲曰無悲笑何樂曰無所樂遇人輒拜亦無所求也語無倫次如風雨之迷離雷電之倏忽往來晉趙間人皆呼為瘋道人博菊衣嘗赴貴家宴道人在焉飲噉兼數人杯盤俱為之罄衆頗鄙之而菊衣獨奇其量他日乃招道人飲道人欣然來菊衣為具豚肩羊胛各十簋雞鳧之屬稱是殽胾絡繹竟日至則盡之酒亦無算爵終不醉飽及暮而止菊衣問之曰道人日食幾何不常飢乎道人曰吾食亦不飽不食亦不飢也惟向在東海羅氏姑遺酒二十斛飲而甘之飛觥三日不覺徑醉耳尚有未盡者來日當與君傾之遂別而去次日亭午道人始來笑曰昨歸逢故人邀與共飲竟忘宿約甚罷始憶之真倉卒主人可便行矣引菊衣至一廢圃望空亭上凡榻之外他無所有菊衣意其詭欲辭焉而未發也頃之見雙鶯在霄道人招之曰速來客不耐矣鶯墮地化為兩童子一捧壺一執盞道人酌客曰且潤渴吻菊衣異而飲之果佳醞也既而珍饌殊品連翩而至送觴者行炙者擘脯者進果核者具湯者皆名姝妙選供張之盛人間未有也洎暮菊衣起辭道人挽留曰嘉賓既臨更當卜夜但無燭奈何乃顧語雙鬟最麗者往請明月來須臾雙鬟反命曰來矣俄見白光起於東南如玉山千仞遥遥泛空漸近乃是一仙人周身洞朗躡虛而至仙風道骨軒軒若霞舉而殘醉未醒衣巾尚作酒氣女從數十人皆具殊色於時雲氣幕天萬里滅沒獨圃中花草樹石盡在月明中菊衣踧踖下拜仙者亦抗禮入座連引巨觥數十舌本翠花談詞

英妙。閒與道人論說。語多玄著不可解。夜將半。道人曰。世無此樂千年矣。盡歡罷以盡歡乎。仙者曰善。一妓前席捧玉盤。貯紅籌數十。刻翠篆書各二字。有縈塵集羽雙拂合蟬陽阿結風虛影海眼橫影諸色目。益舞籌也。使菊衣探之。得虛影於是衆者數人。騰衣拂袂。飛翔空際。亭中麗影。褊褷如錦。才生波。輕雲幻彩。覺一時風露蒼涼。松竹動搖也。仙者曰。舞妙矣。誰為歌者。一妓應命發聲。歌曰。春風東來忽相過。金尊深酒生微波。落花紛紛稍覺多。美人欲醉朱顏酡。青軒桃李能幾何。流光欺人忽蹉跎。玉敲珠含。頗極悠揚纖婉之致。一妓繼歌曰。白兔搗藥秋復春。嫦娥孤棲與誰鄰。古人不見今時月。今人不見古時月。古人亦誰見今時月哉。仙者歎息。因舉杯屬菊衣曰。公聽此語。猶不痛飲乎。菊衣故不勝酒。為浮一大白。仙者拔侍女佩劍起舞亭中。已而倚劍朗吟。顧侍女擘牋書之以示菊衣。菊衣讀而識之。詩曰。海風蕩八表。雲氣低漫漫。仰首睇飛鴻。宇宙何其寬。磨劍逢萊頂。芙蓉開紫瀾。俠累何足仇。壯氣鳴心肝。談笑殺兩蛟。翻身跨孤鸞。道逢赤松子。飲我瓊漿寒。一醉五百年。仍卧三神山。當時相識人。輪轉沙塵間。十萬紫宮女。大半非朱顏。雙淚不可揮。下救溟渤乾。却驅雲和笙。還求神鼎丹。朗然化片月。流光照人寰。仙者吟竟。復引十餘觥。大醉辭去。夜忽黑。道人更燃松節以繼之。謂菊衣曰。此李青蓮先生也。菊衣訝曰。頃言明月者非歟。道人曰。子未識乎。月者才人之化身。匝月而一代。盈虧出沒。其氣默然也。然古今以來。不過數人。循環相照。今適是青蓮。吾與有舊。故延之來耳。菊衣曰。世傳先生為長東。又言為東

華上清監清逸真人。又言掌戒奏於高山。今又為明月。不亦歧乎。道人曰。神仙星月。初無定位。不足疑也。言次東方白。菊衣乃歸。自是不復見。

龍某

舉人龍某謁選都下。住櫻桃斜街。一夕被酒卧。苦渴求漿。起呼僮。僮已睡熟。及門見一女背階

註釋　龍見莊子義。某卜夜陳敬仲與齊王正飲酒公酒公樂使繼以夜不罷見左傳。玉山西王母所居。軒軒高舉貌。○世說諸公每朝堂猶暗惟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踧踖見夕大解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舞袖也。○晉書王敦酒後輒詠魏武樂府短歌以自慷慨每節輒咏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舞畢擲如意擊唾壺壞。擲盧見劉義慶幽明錄。盧舞女二人。一名碧翰一名綠水舞畢名結風。楚結風陽阿之舞。虛影海眼橫影均舞名。棄羽拾遺記。次日集羽言其毛之從風。雙拂拾遺記燕昭王時。廣延國獻

亭亭立月下。甚訝之。伏窗而嗽。女聞人聲。乃回顧。徐度西角門而去。覺羅袂弓鞋。形影俱麗。疑想忽忽。復就睡。覺而疑焉。以為醉也。跡夢也。然憶揣不置者累日。殊香然。戲題一絕句。貽之曰。兩瓣蓮花踏影行。全身都是可憐生。巫陽神女多情甚。偷到人家看月明。是夜既寢。有咏其門者。龍起延之。女子也。曰。余為黃氏婢。特來召君。龍愕然。問故。婢愠曰。小姑前夜偶來此看月。和不敢相聞。亦素不解吟詩是何生活。今大姑拾得一紙。讀其前二十八字。云是一情詩。驗其款識。乃君為小姑看月而作。白之縣君。縣君怒。訶責小姑。疑有他涉。小姑涕泣訴其誣。意稍霽。君既以飛語陷人。宜往承之。且明月豈君家私物。輒云小姑偷看耶。龍惶惶恐謝過。婢牽其裾曳之曰。去去。不覺隨之行。出一門。迴非熟徑。歷三四曲巷。乃達一第宅。始而閉故。繼而幽窈。處處有燈燭。至垂幕之下。婢止之。先入。俄傳縣君見客。龍趨踏進謁。一婦人上坐。年可四五十。辭色俱厲。曰。何物狂且。造詞媒冶。誘人家閨閣。不畏拔舌耶。龍震慴流汗。長揖對曰。某何敢。然特醉後戲筆。旋焚棄之矣。安得塵縣君之目。婦人曰。汝詩吾所親見。奈何遁飾。龍曰。才人綺語。類皆寄託耳。聘花蝶月。何所不有。縣君亦惡乎考之。乃欲以影響談說文致罪名。斯為寃矣。婦人赻曰。尚敢強舌。諸妮子為我撻之。龍乃趨出。涉內霤。蹉跌。諸婢蹴操鞭梃踵至。方恐迫閒。前婢馳出揮衆曰。止止。毋得動。縣君宥之矣。命吾引還。命剛曹各去衆詬而退。婢導至小閣。情語曰。君之免。大姑力也。龍稱謝。婢曰。未已。大姑言君既好吟詩。吾此恣筆。宜更作數章。如佳乃釋爾。龍曰。幸不深罪。此何足辭。請給紙筆。并將韻本來。婢去有頃。攜文具至。設几上。復於袖中出韻本。笑

曰。大姑言此詩君護身符錄。故萬不可少。姑以此為題。試作一詩。龍視韻本牙籤縹帕。裝潢精麗。而脂香粉印。漬溢行間。知為閨中習覽物。意甚得。成五言律詩一首。婢持稿去。旋來曰。大姑言君識議聲韻。殊未允當。且詩語粘滯。不類才人吐屬。須更作之。龍不得已。伏几苦吟。婢立於案頭。拉雜漫語。亦頻頻流睇。送情。龍思慮撓亂。不復能構想。因問婢。汝宅中幾人。曰。主翁亡矣。獨縣君攜兩女。并僕婢輩居此耳。龍曰。汝侍大姑乎。小姑乎。曰。侍大姑。曰。大姑何名。年齒幾何矣。婢笑曰。汝亦作詩耳。奚用知此。豈詩料耶。龍亦笑。佯俯首作屬思狀。甫醮筆。婢又促催之。龍因投筆長跪曰。汝奪吾魂魄。雖李杜當此。不能更道隻字矣。幸憐而拯我。遂侵之。婢面赤。不甚拒。因成歡好。乃竊語龍曰。吾視大姑如春風飄蕩。其情之隱躍久矣。今留君索詩。意豈為詩哉。君會心人。何不解。龍喜曰。奈何。婢曰。但尾我行。保有良會。隨入複室中。乃見大姑者坐鏡奩之旁。貌頗妖冶。脉脉有思。婢乃伏龍於案下。前語曰。彼人詩殊不能就。可若何。大姑始覺。徐答曰。姑縱之。婢曰。中門管鑰。縣君自掌之。天且曙矣。可若何。曰。姑留之。婢曰。婢子不敢宿客。已攜至。須阿姑處分。徑趨出。反闔其扉。龍出而追之。大姑驚駭曰。賤婢乃陷我。龍遽撫之。竟合焉。潛蓄之室中。每夕專對。婢欲圖一私覿不可得。經數日。小姑出於庭。龍隙窗窺之。光彩妙麗。乃無倫比。丐大姑欲得一當。大姑咋舌搖手曰。咄咄。此貞而烈者。何可犯也。且彼以前日之故。有憾於我。旦夕伺吾短。今授之以隙。必為所持。此間無側足地矣。龍意阻然。不能絕念。時時稱美其美。大姑不懌曰。男子薄心腸。得隴復望蜀也。君既慕之。請自從之。乃使婢引出。龍徬徨求解於婢。

婢哂曰。推賢讓能。風徽遠矣。君以古道遇今人。宜其齟齬。猜嫌既啟。雖吾亦不復能謀。龍曰。彼誠逐客。君亦不容耶。婢曰。吾雖鄙陋。不能對故容。君再三導之去。龍把其袖。貪賴不肯行。由是復與婢接。婢陋之積。多之困。數日。大姑悔。思龍欲復見。問婢。婢對曰。彼既去。誰能往召。且彼實怨怒阿姑。即召不復來。明日大姑又言之。婢對如前。大姑乃怨婢。常假他故。挫辱婢。婢以是以怨大姑。乃詣小姑語前事。陽為大姑謝小姑。實欲挑小姑怨。以傾大姑也。小姑性故和柔。殊不以介意。婢歎曰。姑德惠若此。使人不忍復欺。乃竊發大姑之覆。而自隱其私。且曰。大姑禁我不得言。吾懼獲罪。乃不敢不言。小姑大驚曰。姊素談節義。不意反自越禮。為門戶羞辱。婢以是知之。當奈何。婢請白縣君。小姑弗許曰。吾冰清玉潔。豈樂與聞此事者。婢請之至再。小姑察其妄。怒曰。汝主也。何得無情。略不相護耶。且汝實左右大姑。即何事弗與。誘盜而保姦。皆汝之由。果白縣君。當先治汝。吾白縣君治汝矣。婢始懼。轉求秘之。小姑曰。欲吾庇汝。須亟絕私人之路。不然。不汝隱也。婢恐。以語龍。求策之。龍亦恐。寓室。婢倉皇馳去。次日尋之。不復識路。

註釋

舉人　見笑孝廉。亭亭　見柘姑。弓鞋　見腰脂娘。兩辮蓮花　見段生蓮步注。巫陽神女　見楚致郎。縣君　婦人封號也。按明清之世。宗室女稱縣君。位列郡主翼主之次。飛語　即謠言也。○漢書。乃有飛語為怨言聞上。跼踏　見少孝武帝文。不無綺語之過也。○後世賢人稽習。多喜以美人香草寫言。凡涉於閨闈者。皆謂之綺語。妃子　呼婢曰妃子。與日傳燈錄。耽原為惠忠國師侍者。云須要見侯攜盆入方丈因。師曰。盆裏有什麼物。曰青梔曰。何用。曰供養。蹉跌　失墜貌。○廣書注。不敢蹉跌。護身符　唐書注。裴潾匠二人。○潾染服也。今謂裝裱字畫曰

（筆記）李杜　唐詩人。李白字太白。杜甫字子美。

李會心　翰苑舊聞。李會心廟謁。方右丞在座。會心不見。

妖治　見多。

脉脉　古詩。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

嗤嗤　嗤嗤子陵。千相助為理耶。

側足　側足而立也。○莊子。得隴望蜀。見後漢書。

顦顇　太白飲酒顦顇。

逐客　見景差。

敬容殘客　南史敬懌傳。功懌與參軍何敬容居偕執。敬容輒奏。有過毒懌。懌輒拒不協。敬容意趣不協。

冰清玉潔　按晉書。衛玠舅王濟語。盛哉冰清白也。

徐元直

康熙十三年。平涼總兵王輔臣叛。遣大將軍圖海征之。有兵丁于英。途遇風雪。與大軍相失。晚宿山谷間。策騎盤旋四向無路。約夜半。度不得出。遂下馬倚樹息以待旦。俄見紅燈冉冉來。既近視之。乃一叟。鬚眉如畫。衣冠古野。不類今世。謂于曰。若迷道乎。于曰。然。唯丈人指南之。叟曰。此山荒僻。虎狼縱橫。去大路尚五六十里。速來。吾導汝。遂前行。于乘馬從之。經亂峯叢篁之間。叟運屐如飛。馬幾不能及。久之。平曠。叟乃息足。以燈餌于曰。坦途不遠矣。于視其燈。非紗非紙。亦非膏燭。而表裏瑩徹。如琉璃。而紅。而圓。心異之。請其姓名。叟曰。吾三國時徐庶也。于驚駭。方欲拜謝。叟已失。于獨行數里。果遇大道。東方白矣。燈亦熄。審視則紅杏耳。大如椀。趨至大軍。備述其異。咸以嚴冬氣候。不宜有杏。而且大。信其果遇元直也。

（注釋）康熙　見風懷。

平涼　縣名。清為甘肅平涼府治。今為甘肅渭原縣。

璸　即玖璸也。按琉璸之名。始見於此書。而琉璸傳。

徐庶　見夢。

總兵　官名。清於各省提督之下。設總兵副總兵等官。

冉冉　見西村。

琉

沈璧

沈璧者秦人也少迫於貧辭母薄游至文登登臺望海見波浪滔天慨然舒嘯旋有少年至紫衣絳幘儀狀光瓌揖璧而笑曰君清興不淺能同游乎璧欣然諾之俄見皂雁一點破浪而來乃大舟也離岸數尺忽止不進少年遽挽璧下臺履水登舟身不沈衣亦不濡舟中乃無人亦更無一物心頗異之叩其姓名及所自少年曰余玉皇君之子也璧另欲再問忽覺水聲澎湃耳不可勝自窗間視之則銀濤萬丈璧寫從天不覺驚駭失色問是何處少年笑曰適去臺下已萬里矣璧眷念鄉井悲形於顏頃之濤聲已寂碧玉湛然微風一拂鱗鱗如玻瓈萬頃恍惚有無數麗人混漾清漣中方疑詫間水上絲管作矣舉首凝睇則彩舟一具相去數尺有數女倚棹臨波頃所見蓋其影也少年攜璧過彩舟珍奇陳目不可具名須臾席啟玉貌旁羅奏具行觴肴品絡繹亦非復人間芬苾侍者進璧果一枚大如瓜紫色咬之味絶甘度必世所傳蟠桃之屬竊懷其餘欲歸以奉母酒酣璧避席稱謝因便求歸少年數曰孝子哉此乃君所以仙也今姑不強留終當至此遂屬諸女曰何以送客諸女各摘鬢上花及釵劍之物為贐曰持此當人間吃著不盡矣一女俯而笑解裳下繡鴛一釣投海中少年目之曰妮子獨殺猶不慮墜落耶女面發赤退去璧視鴛已化小舟少年曰君登矣遂辭衆而登則前舟已杳鷺濤淙漫恬然自失小舟中異香噴溢神骨俱醉少焉醒豁已泊野岸河水僅測如衣帶舍舟登陸莆數武小舟已凌風去矣信步獨行追想所遇恍惚若夢雜而懷中餘果儼然在也薄暮抵驛館語皆秦聲距家中綫一舍耳璧既歸出餘果進母兼逮妻子皆數月不飢以核種庭中亦不生也後十

餘年。忽甲折數年成樹。又數年作花。花類蓮而大。數年不謝。久之乃結實。由小而大。又數年色漸紅紫。如曩舟中所食者。時壁已枯坐一室。不復與人事。一旦忽出至庭中。仰樹大笑曰。果熟矣。即訣妻子去。

註釋

秦　見鄭善人。

文登　縣名。清。屬山東登州府。今屬山東膠東道。

桑君　未詳。○史記扁鵲少時為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常謂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蓋謂此。

澎湃　水波相激。○稽康賦。汩節澎湃。

銀濤　楊萬里詩。萬頃銀濤半要時。卽琴箭之類。

鄉井　謂家鄉也。○蘇軾詩。夢分明墮鄉井。

玻璃　或作黎頗梨。玻瓈始見於顧野王玉篇。

綠管　個綠竹也。○許。芰芬孝祀。

玉貌　見女湘。

碧玉湛然　喻水之清碧也。

芬芰　馨香之食品也。

蟠桃　十洲記。東海有山。名度索山。有大桃樹。屈蟠數千里。曰蟠桃。

妃子　見龍某。

吃著不盡　狀元一生吃著不盡。見東軒筆錄。

投獵　見譚襄敏夫人。

淚漫　淚音戾。字林。淚漫水廣貌。

衣帶　隋文帝曰。當以恨於一衣帶水。而不拯之耶。見南史。

一舍　古時行師。三十里曰一舍。

余時鏸

余時鏸善寫真。江南常州人。乾隆四十五年。客大梁。薄暮獨坐。有青衣者持刺入云。王人奉迓已。牽馬門外。遂乘之行。稍遠有城。臨河。進至一官署。青衣投刺入。有頃。傳語云。誤矣。本延江西余時惠。非時鏸也。請速歸。仍還至沈所。頗咎沈失言。極歡。問此何地。曰贛州。問其官。曰司馬也。比以長官命。延君寫真。即具儀從送之往。後抵一署。有累遠涉。沈曰。吾已坐此罰俸四年矣。請便送君歸汴。梁。盡迂道毘陵。一視閭井。余然之。各乘馬行。一炊許。聞城市人語。皆操土音。果常州也。余憑望故居。悽然良久。沈曰。宜行矣。十二年後。復相見耳。遂匆匆別去。余亦恍惚還舊館。甫入門。聞哭聲。遽然而寤。則家人已哀絰矣。蓋死者

二日心尚溫耳故未殮蘭雪說

註釋 寫真 畫人之相貌也。杜甫詩：每逢佳士必寫真。江南 見卷耳。常州 見秦少府。乾隆 見虎阜。大梁 古地名。即今河南開封府。青衣 見春苑主。刺 見險。夢 贛州 府名。清屬江西。民國改為贛縣。司馬 舞弊。見科場。汴梁 即今河南開封。因元時曾置汴梁路故也。毘陵 即今江蘇武進縣。線 見鬼。經 見卷耳。

章五

琴師章五宿邯鄲。漏初下。有美人來就之。章疑為狐。美人曰。妾平原君美人也。以笑覽者罹慘禍。訴於冥帝。帝怒。收覽者置重典以償。并逮平原。平原自辨。實諸客迫勝。恐失士心。為趙國憂。不得已出此。帝謂平原果好士。士果歸平原。豈在乎殺妾。殺妾以媚士。所以待士者可知。殺妾而客來。客亦可知矣。平原啞然。頓首請罪。帝以其素賢。僅從薄譴。赦妾無罪。復其元。使游人間。妾傷往事。故不願復生人世。君亦平原君客也。當時處門下。聞而傷之。喟然嘆曰。公子之賢。賓客之盛。何其重覽者之足。而輕美人之頭也。吾聞蘭杜敗焚。則松筠不茂。孔翠見彈。鴻鵠高逝。哲女戕虐。則國士遠引。吾何為於斯。故諸客皆還君。反獨去。及秦圍邯鄲。魯連未來。晉鄙不救。諸客束手。莫能展一籌。或請於君。君以身既不預。竟不為設策。平原不知也。故史冊亦闕書焉。君亦殆不復憶矣。妾感君義。求之數千載。今始相值耳。章莊然嘆息不已。乃授琴作歌。美人取瑟以和之。歌曰。碧草油油兮。故國荒邱。房陵遂遷兮。誰遺之讎。賢士如雲兮。惟妾之仇。臨樓一笑兮。身命休。念公子兮心慘憂。於是相對嘘唏。歌歌

曰。寂寥兮山阿。厌飛兮綺羅。今夕何夕兮與子婆娑。既見君子兮我心則那。露泠泠兮泣復歌。予秋一息兮哀情多。明月墜西兮奈子何。歌竟。羣雞膠膠。東方欲白矣。美人送巡別去。章悵怛至曙。亦登道。

非非子曰。吳起殺妻求將。孫武教戰斬隊長。罪有浮於此者。

註釋　邯鄲見秋心山人。平原君名勝。戰國趙武靈王之子。封平原。故號平原君。相趙。好食客。至數千人。笑變者羅慘禍史記。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有變者輒行觀。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變者至。平原君門下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問之。門下一人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變者。以君為愛而賤士。即去者至平原君乃斬笑變者。賤者。即去耳。蘭杜江孝嗣詩。蘭杜向合風。松筠晉光義詩。節操方松筠。孔翠孔雀翡翠也。鴻鵠孟子。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哲女哲女猶哲婦也。見蛾姑領城陷。國士史記。若韓信者。國士無雙。魯連即魯仲連。戰國齊人。秦圍趙。魏使新垣衍請帝秦。仲連義不辭秦軍為卻。晉鄙魏人。秦圍趙。魏使晉鄙救之。晉鄙不敢進。住陵君殺之。奪其軍以救趙。寂寥漢房陵。家家寂寥淵長。婆娑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泠泠古樂府。山泠泠。淵何泠泠。膠膠詩。雞鳴膠膠。吳起殺妻求將春秋時齊人。攻魯。魯疑使吳起為將。起娶齊女為妻。而魯其執宮女習戰。一宮笑而不聽令。孫武遂斬之。孫武教戰斬隊長孫武春秋時吳王闔閭將。嘗命之。起遂殺之。見史記。

王黃鬚子

有王黃鬚子者。以鬻黃得名。自詡劍仙。嘗會飲貴家某公宅中。誇耀四座。遞叩諸客所能。莫不謙讓。王意益肆。末坐一客。儕癃憊衣冠。貌有他長。客笑曰。僕誠不能與諸君子比藝。然聞君論劍。頗解鄙好。願各為戲劇。博諸君子歡。

王掀髯作色曰。何容曰。劍之為用。上倚星漢。下披黃泉。旁行四極。剸蛟鯨於不測之淵。翦妖魅於幽暗之叢。雖脫兔逸林。拂隼赴霄。縱鶩飛鋒。罔有遺遁。今第試其易者。請伺飛烏而刺之。王心難之。適已日暮。乃謂曰。陽烏匿矣。用族急矣。何天有烏。尚來迎吾及者乎。客曰。若是且已。盍試登高為二項之舞。一決楚漢。王又辭曰。休矣休矣。星月不曜。燭燎不輝。仰不瞻山。俯不察地。惡乎可登。而角吾技。客指主人廳事曰。崇墉巍巍。飛甍冠之。上探雲霞。高華可喜。顧不高耶。請灼爾目。趙滴足。僕雖跋躓。願導先路。於是搴袖離席。挾王以出。如提嬰孺。履牆緣栱。如步康衢。徑跨簷牙。升於屋脊。坐王於鴟吻之上。而撫之曰。此地平曠。聊可棲息。君請匡坐。僕便來迎。言已。復下。神氣澒然。堂下觀者。無不色飛口呿。嘖嘖稱神。客便索酒。連罄數斛。頹然就舍。主人命支梯樹架。闔扉終宵。王始得下。天明視客。已豹隱矣。王甚慙。主人甚悔。海內奇士。交臂失之。

註釋

劍仙　見卓夫奇遇。

了烏　通雅。公鉉鯛鶫其面了烏其衣。○了萬本作了。

漢星　星辰也。漢雲漢也。

黃泉　見林閒題句。

四極　四方極遠之地也。

脫兔　見孫臏。

陽烏　左思賦注。陽咸於三。故曰陽烏者陽精也。

羽族　諸鳥類也。

二項之舞　漢高祖與楚項羽會於鴻門。項莊拔劍舞。而以身蔽之。漢人舞。欲殺漢高項梁亦拔劍舞。而以身蔽之。

鴟吻　宮殿屋角上之飾也。本名鴟尾。或作鴟尾。見墨客揮犀。

豹隱　見秋心山人。

文臂　見白頭吟。

貓犬

康熙中。大興縣某掘家奉佛。佛前懸一燈。一日薄暮。聞佛舍小語。隙而窺之。見黃犬人立。以前足承白貓。貓亦人立。盡飲佛燈油。貓吸油。轉注犬口中。復吸之。稍緩。犬促之曰。速飲速飲。人且

至。細視貓犬皆家所蓄也。媪驚。推門入貓犬皆奔出。索之杳然。越翌日夜中。聞庭中有聲。密起察之。復見貓乘犬肩。犬仟仟而行。叱之立隱。夜夢一黃衣男子。一白衣女子。來謂曰。寄主人廡下久矣。蒙養之恩。未知所報。顧形跡已彰。不可留矣。乃相向再拜。卧地轉身。忽成貓犬。貓躍登犬背。騎之而去。

註釋　康熙見閒生姬　大興縣見齊福荅　仟仟見賣餅者。

周英如

昭武之東某市鎮。嘗張雜劇。士女治遊竟日。連襟舉袂。紅霧幕衣。有少年姜某。仰見西樓一女子。憑窗凝望。與樓前矮屋薔薇花。艸約爭麗。絢成妙彩。遂仰睇不移。女亦凝眸專注。目成焉。而神癡矣。比日斜人散。兩人猶相對而望。有見者嗤之。始各避去。次日姜復往。女已先在樓高而屋隔。語不可聞。姜以手中素帨。裹約指金環。擲諸樓上。女報以腕釧一枚。遂掩窗而入。女益周姓。名英如。依母以居。父某。為茶商遠出矣。姜故悉其根荄。伺黃昏無人。伏其家寢門之右。既而烏栖人定。潛窺英如之閨。閨已扃。見英如獨坐燈下。案絮與燈語。姜以腕釧觸窗櫺。以聲致英如。英如訝然問曰。誰。姜曰。我也。腕釧在此。英如復大驚。趨至窗下。悄語曰。速去。遲且敗。姜求啟戶至再三。英如終不可。姜曰。君豈畫圖耶。何顏如玉而心如石也。英如祈之曰。幸相愛。何忍陷我乞從後戶出。更思遠策。今不能納也。不聽。我乃呼。姜懼。乃避還家。抑鬱殊苦。俄聞叩鐶聲啟門。則小髻弓鞋。滿身香露者。英如至矣。謂姜曰。頃者拒君。良非得已。而思君彌迫。故轉就君。姜

大喜過望遂締衾席之好將曙英如去夜定輒來如是者數月於是姜年幾冠矣其父亦服賈於外其季父主家政焉以姜尚未室旦夕論婚擇焉而未決姜甚恐欲白母而聘英如乃先告英如而與之策英如意殊懈請媒諸其家乃反不欲姜竊怪其故又疑其曉夜獨行略無所阻亦卒無覺者非弱女子所能必有異旦俟英如去尾而瞷之出門數武已飄然失去大訝而返潛訪諸其居則英如固已死矣姑悟所接者英如之魂也為之悲痛是夕英如至笑曰君謂我死耶姑勿畏吾導君往見一人足祛疑抱而慰君懷感之情使姜凭其肩攜之以行若飛燕驚鴻之迅疾至一城中衢市曲折殿閣相比及大第之門雙獸銜環寂然虛掩排而進之蘭芬桂馥眩曜若仙居內有鏡堂焉四壁皆鏡冷光遍射眉髮皆寒西南隅懸一響板英如彈以指冷然一聲便有數女子連翩而出影入鏡中花紅玉白迷離遠近中有一女宛似英如卻顧英如儼然在側也而再視諸女忽復不見方欲致詰英如曰此上清瓊館不可延佇即曳其裾引之徑出旋至家乃謂曰英如與君空有解佩之緣合當數面盡於此矣吾非英如蓋女也實有夙分應君之情將尚一於英如故髣髴其容見於左右疑實既啟良緣斯盡今亦去矣姜不及挽留已霞舉而逝姑悟所接者并非英如之魂也卒婿於他姓

註釋

昭武　地名未詳按福建有昭武縣　綣約　見袁氏女　約指　即戒指○劉芑動根荄以遂　絜絜　見秦少游　顏如玉　宋真宗詩娶妻莫娶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　心如石　戊日休序余嘗慕宋廣平之為人疑其鐵腸與石心見良嫉　弓鞋　見科場腳娘　冠舞弊　即門上之戴環也　雙獸銜環　獸環也　鏡堂　清紀昀有鏡堂　響板　說薈蔡雅改新州侍兒名琵琶板　鸚鵡　呼其名

道家以玉清上清太清爲三清。皆仙人所居之府。瓊館趙昇詩。瑤宮瓊館依山麓。延佇見紅裳女子。解佩見密妃。髣髴見陳思王。

癡女子

昔有讀湯臨川牡丹亭死者。近時聞一癡女子。以讀紅樓夢而死。初女子從其兄案頭搜得紅樓夢。廢寢食讀之。讀至佳處。往往輟卷冥想。繼之以淚。復自前讀之。反覆數十百遍。卒未嘗終卷。乃病矣。父母覺之。急取書付火。女子乃呼曰。奈何焚寶玉黛玉。自是笑啼失常。言語無倫次。夢寐之間。未嘗不呼寶玉也。延巫醫雜治。百弗效。一夕瞪視牀頭燈。遽語曰。寶玉黛玉在此耶。遂飲泣而瞑。

非非子曰。紅樓夢悟書也。非也。而實情書。其悟也。乃情之窮極。而無所復之。至於死而猶不可也。無可奈何而姑託於悟。而愈見其情之真而至。故其言情乃妙絕今古。彼其所言之情之人。寶玉黛玉而已。餘不得與焉。兩人者情之實也。而他人皆情之虛。兩人者情之正也。而他人皆情之變。故兩人爲情之主。而他人皆爲情之賓。蓋兩人之情。未嘗不繫乎男女夫婦房帷牀第之間。而絕不關乎男女夫婦房帷牀第之事何也。譬諸明月。有光有魄。月固不能離魄而生其光也。譬諸花。有香色。有根蒂。花固不能離根蒂而成其香色之妙且麗也。然花月之所以爲花月者。乃惟其光也。惟其香色也。而初不在其魄與根蒂。至於凡天下至癡至慧。愛月愛花之人之心。則併月之光花之香色而忘之。此所謂情也。夫世之男女夫婦。莫不言情。而或不能言情之所以爲情。蓋其所謂情。男女夫婦房帷牀第而已矣。今試立男女於

此男之悅女。徒以其女也而悅之。女之悅男。亦徒以其男也而悅之。則苟別易一男女。而與其所悅者品相若。吾知其情之移矣。情也者之品之上。吾知其情之奪矣。情也而可以奪乎。又使男女之相悅。終不遂其媾。則亦抱恨守缺。因循苟且於其後。而情於是乎窮矣。情也而可以窮乎。即使男女之相悅。竟得如其願。則亦安常處順。以老以沒。而情於是乎止矣。情也而可以止乎。故情之所以為情。移之不可。奪之不可。離之不可。合之猶不可。未見其人。固思其人。既見其人。仍思其人。不知斯人之外。更有何人。亦并不知斯人即是斯人。乃至舍身之所當。心之所屬。時之所值。境之所呈。一春一秋。一朝一暮。一山一水。一亭一池。一花一草。一蟲一鳥。皆有凄然欲絕。悄然難言。如病如狂。如醉如夢。欲生不得。欲死不能之境。莫不由斯人而生。而反不知為斯人而起也。雖至山崩海涸。金消石爛。曾不足滅其毫末。而間其須臾。必且致憾於天地。歸咎於陰陽。何故生彼并俾故生我。以致形枯骨朽。神泯氣化。而情不與之俱盡。是故情之所結。一成而不變。百折而不回。歷千萬劫而不滅。無愜心之日。無釋念之期。而窮而變。變而通。通而久。至有填海崩城。化火成石。一切神奇怪幻。出於尋常思慮之外者。斯即有靈心妙舌。千筆萬墨。而皆不能寫其難言之故之萬一。此所謂情也。夫情者。大抵有所為而實無所為者也。無所不可而終無所可者也。無所不至而終無所至者也。兩人之情。如是而已。不然。者男女夫婦。天下皆是也。房帷昵第之事。天下皆然也。奚必兩人哉。知此乃可以言情。言情至此。乃真可以悟。或曰。紅

樓夢幻書也。寶玉虛也。非真有也。女子乃為之而死。其癡也甚矣。嗟乎。天下誰非子虛。誰為真有哉。癡者死矣。不癡者其長存乎。況女子之死為情也。非為寶玉也。且情之所結。無真不幻。亦無幻不真。安知書中之寶玉。不真成眼中之寶玉耶。則雖謂女子真為寶玉死可也。

註釋　讀湯臨川牡丹亭死者（湯顯祖字若士。明臨川人。著牡丹亭傳奇。一名還魂記。小說也。）牀第（見錢氏女子虛弔馬相如有子虛賦。假托子虛公子烏有先生以立言。後人因謂虛無之事曰子虛。）

忘誤

某夜夢隣人招飲。旦而詣之曰。公何事召客。主人詩然。某亦徐悟曰。殆夢耶。大慙欲出。主人笑留之。為具食。他日隣真召之飲。某疑亦夢也。使者敦促至再。始敢赴。又有某公者。當自外入見其妻共男子款語。大怒。更不審視。遽上堂叱曰。何物狂子。白晝公然調人婦。妻詬曰。瞽耶。何妄言之甚。某因諦視之。妻弟也。慙恐笑謝。後其妻私一少年。值某於寢門奔去。某愕然。徐憶前事。以為妻弟也。詰妻曰。第一何忽遽。妻因紿曰。恐復見叱耳。某信之。亦更不憶面目之不似。又李某者。性紕繆。里中歲暮音書郵至。請商於外者。其家各就郵索書。李遽聞之。亦往索。郵問公何人在客。李恍然曰。固無之。一笑而返。又某公者。嘗晝寢。同僚者戲剪其鬚。僅存頤頷。某醒。亦殊忘之。妻見而大笑。問公鬚安在。某始探頤。記向果有鬚。遽有難髮者過其門。遂疑鬚為所雜去。竟執而拳之。其人驟問得其故。力辨乃解。或假某公衣數日送還之。某已不記。但問曰。欲賀耶。佑

耶。或亦詭應曰。亦估耳。與往復競價。竟以數千錢買之。某生就傳於外。數歸視其妻。一日者又將歸矣。其友伺其睡。戲取竈煤畫圈於其腹。生固弗覺也。及生來。友故避而出之外。遲回而後入。生問曰。公何之。友故不即答。又故作忸怩之色。生詰之。友乃長揖曰。公素長者。又厚賜於我。我不忍復欺公。然公不罪我。我乃敢相告。公曰諾。云何。友曰。適訪公於家。公已出。暫遇賢夫人。蒙其眷愛。生駭然未信。友曰。其臍下有圈。吾所畫也。生大怒。趨歸見其妻。亦更不他語。趣解衣而驗腹焉。果有圈。始戮而詬之。梯袖竟出。偶就涿。見己腹有圈。始悟其印也。復歸。妻已挂梁間幾死。某氏女將嫁。其母戒之曰。壻家不可深恃也。須自封以防厥後。女曰諾。既嫁。數置錢數藏母家。姑覺而出之。母乃謂女曰。吾固曰不可恃也。縣中代人受杖者曰毛鬼。某乙聞而慕之。乃代某甲杖。與之二金。既受杖。楚甚。急以二金賂行杖之隸。杖乃輕。乙出謝甲曰。非公金。為賂杖幾死。

註釋　敦促　與敦趣同。催促就道也。○書。遣使者四輩就趣。○紕繆　失誤也。○禮。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書郵　晉書。殽不為郵書郵也。○恫怩　慙色也。○書。顏厚有恫怩。

惡鼠

某惡鼠。破家求良貓。饗以脛骨。眠以氈罽。貓既飽且安。率不捕鼠。甚者與鼠游戲。鼠以故益暴。某怒。遂不復畜貓。以為天下無良貓也。因設機。置鼠帶臨餌以毒。弗食。某怒鼠詒無虛日。然無如何也。他日失火。焚廩及寢矣。某趨出門外。大笑不止。鄰人為撲滅。某大恚曰。鼠輩方熾於一炬。

諸君救之何也。

非非子曰。余甲辰家居。屢厄於社君。室中木器。殆無完者。暴鬬之聲。夜作於樓上。雖熟寢。每為驚覺。余固弗較也。其後理架上書冊。見鼠跡縱橫。於是亦有惡焉。乃檄貓捕之。而家有一貓。性不嗜鼠。迥異常貓。捕不捕未可知也。口誅筆伐。聊快余志。雖一時戲作。追錄於此。良足助此公張目。其檄曰。噫嘻。鼠類。火浣餘妖。甘艮象之光明。屬于辰之陰暗。搔鬚弄黠。滿腹藏貪。挾五技以偷生。持兩端而避患。異乎君子。不嫌徑竇之羞。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遂乃通逃有藪。封殖多方。恃憑社之難熏。謀處倉而逸獲。戶庭不出。饒石常儲。何老鼠之無厭。猶小竊之不已。宂居若蝟。時礪穿墉之牙。粒食如山。不果飲河之腹。尋魚盤盎。盜肉庖廚。入寮拊牀。既驚宴坐。翻盆竊髻。更攪清眠。庭燧樓梦。憑陵而暴鬬。冠箱衣笥。滅裂而游行。斯已難容。吾猶不問。乃至開牀塵蹟。波及連屋。圖籍高架雲編。資為循牆階級。丹黃剝蝕。余方苦爻爭之訟。縹碧耗殘。罔更助丙魚之虐。雖百城徒擁。未免可羞。而三篋頻亡。豈能無憾。嗚呼。烏圖不作。白老難求。方惠化之無窮。詎鴟銜之可盡。發機匪易。掘隧仍難。遂以丸而旋來。卻以刀而不畏。寸光晝逞。萬狀宵興。跳梁已過於慈孫。營窟還多於狡兎。見忘吐腸之悔。檢惡不悛。即置剖腹之刑。餘辜莫逭。惟爾貓奴。實稱鼠將。循名核實。非徒誇飯鴨之能。績事程功。豈虛有銜蟬之表。況乎修魯直之聘禮。數良優。護放翁之書。職可攸重。豈其花陰趁蝶。雅好清閒。秋局翻棋。徒供戲弄。以致室無完器。案有殘牋。聽若輩之公行。如強鄰之過處。

甚或薄荷沈醉。苦竹橫陳。縱奪食而無爭。使同眠而不拒。抱喉真候於來世。鼾耳定卜於何年。雖曰慈悲。得毋懶惰。尚即全更雞德。大舍虎威。翦除梁魁。庇及桃枷。勳存几席。遠原非遠。拮同人鼈之行。味即不佳。聊當餐魚之飯。庶幾眠貔藉錢。略用武於爪牙。亦免撒瓦張羅。差解嘲於耳目。噫嘻。語貓無計。將來許薦之書符。鼠惟文。竊比張湯之斷獄。檄下如律令。

註釋

獰罔 猫貌。○唐書。寫獰賢於戰鄴。○禮。罔罟。

大浣 山海經。犬鼠之毛。可作大浣布。

民象 易。民不興。

社君 社公社君者。鼠也。

金勿 異苑。西域有鼠王國。大如常犬。鼠頭悉白。帶金環。

鼠輩 見鼠類。

子辰 鼠屬。○註。子丑寅卯。屬鼠。

五技 戴丈。碩鼠技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

兩端 何為兩端。

徑竇 徑行也。竇穴也。

穿窬 見良。

通逃藪 見良。

封豕 左傳。夫封豕猶豷也。不能生長也。

兎社難 兎社君者。鼠也。

薰 晏子春秋。社鼠。薰不可薰。不可灌。

鏖 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

倉石 漢書。家產不過十金。乎無倉石之儲。晏如也。

丹黃 圖點書冊所用者。○陸龜蒙。丹黃雜記。貽於好事。

裘泰 家語。卜商反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白帖。以己為三。以亥為豕。

老饕 見朱元。

穿墉 詩。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

飲河 莊子。鼴鼠飲河。不過滿腹。

鏢碧 吳都賦。綠碧素玉。

丙魚 陸游詩。金薤丙丁之丙。謂火也。魚者靈魚也。

百城 晉王儉生人曰謝藏書。武帝幸河東。亡書三篋。記其事。

三篋 漢書。武帝幸河東。亡書三篋。記其事。

烏圓 格物論。貓一名烏圓。

白老 貓神有貴一名白老鼠。

化 禮。田鼠化為駕。

鵠街 莊子。桂是鵠得鼠。鵠鼠過街而視之。曰。藉令子之梁國。而嚇我雙。

跳梁 莊子。東西跳梁。不避高下。○按莊子胡蹻踱之類也。

懸貍 懸貍善升木。○柳宗元詩。半壁跳懸貍。

狡兎 兎三窟。貓奴高啟詩。許贈貓奴白雪毛。花陰猶卧日初高。

鼠將 清異錄。貓名鼠將。

狩。飯鴨飛兵外傳。是狸不他食。當飯此鴨。○按貓一名狸奴。街蟬黃庭堅詩。聞道枳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聒街蟬。○劉蟬貓名　魯直之聘黃庭堅字魯直。聘見上注。護放翁之書陸游詩。畫讀山房萬卷書。○陸游字放翁。花陰趁蝶花陰見上貓奴注。陸游詩。不叫花間捕蝶忙。○西陽雜俎。明皇與親王對奕。將輸。賣妃放康國獨子上局亂之。上大悅。○獨子貓也。薄荷洗醉薄荷醉貓。苦竹橫陳楊萬里詩。貓兒苦竹牀。○唐書。武后殺王皇后及蕭良娣。蕭嘗曰。願武后為鼠我為貓。生生世世扼其喉。鋸耳未詳。○唐書。張百鼠反圖貓耳。慈悲佛家語。愛念曰慈。憐傷曰悲。合言之口慈悲。雞德飯有海魚。眼有慈。背教鼠。蓋頭書。撒瓦張羅柳貓法。露爪能翻瓦。廊長善走家。許過符山堂肆考。許過有訟。蓋衣者訟。不篤者去。犀鼠皆去。惟一鼠伏不敢動。張湯斷獄史記。湯為御史。斷獄。

惡蠅

昔有惡蠅者。日操砧杵擊蠅。蠅集父首。大怒梗之。父腦裂死。而蠅飛去。有司以殺父論。置極典。嗚呼。彼非不愛父也。惡而妨愛。君子愚之。

註釋 砧杵　搗衣之器。○古子夜秋歌。良人理寒服。萬砧砧杵聲。

洪四大王

順治中。登州漁人洪四。於海濱拾得巨卵。歸而食之。遍體熱作如火炙。口吻奇渴。飲冷水立盡一桶。已而骨節皆鳴。漸生鱗角。妻李氏號呼門外。鄰里畢集。俄而雲氣冪天。雷雨繼作。竟化青

龍破屋飛去。村舍頃刻皆浮沈於水。李氏登大樹得免。水既落。貧無所依。寄居尼寺中月餘。雷雨忽復如前。村人皆逃去。有牛頭人騎大魚來曰。四大王居人神之。為立廟曰洪四大王廟。至今祀焉。順靈應。

註釋 順治 見林清 屬山東。民國廢。今四娘 登州 府名 山東 筆者 家鄉 其舊治也。